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诸神复活

雷翁那图·达芬奇传(上)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译者序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自从十九世纪间发表了他遗下的笔记之后，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家才知道：他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中国学西洋画的人，无不知有蒙娜丽莎画像，因之亦无不知有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而且是最杰出的雕刻家、建筑家、工程家、音乐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化学家、哲学思想家……总之，凡是他所涉猎的科学和艺术部门，他无不精通，无不有新的发现。自有历史以来未曾见过象他这般多才多艺的人。近代科学上有许多发明，他当时已启其端倪了，可惜埋没在他的笔记之内，至十九世纪始为世人所知悉。于是发生了一阵雷翁那图研究狂。雷翁那图至被尊称为第一个出现的近代思想家。近十年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混乱，第二次引起人去注意雷翁那图。一九三九年意大利开了“雷翁那图展览会”，一九四〇年全部展览品又搬到纽约“科学工业博物馆”去展览。不少研究雷翁那图的专著在各国出版。这位怪杰，在生活、艺术、思想各方面，至今仍有不少谜一样的东西为世人所不能了解。关于雷翁那图的研究将继续成为一个有兴趣的课题。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部小说，作于四十年前，亦是当时解释“雷翁那图谜”诸著作之一，但小说本身也变成一部不朽的作品了。一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是拿“时代”——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意大利文艺复兴来解释“雷翁那图谜”的。原来这个“谜”乃是时代的谜，并不难解，因为这时代是承中古而启近代的“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之冲突，无论以前以后，都未曾象这时代那般敏锐和微妙。这个冲突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个性，同时也决定了雷翁那图的个性。与其他的人的解释相较，我们不能不认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这个解释最近于真。二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能够驾驭繁复的题材而写成一部“充满了美丽场面”（见克鲁泡特金著的《俄国文学史》对此书的评论）的小说。著者写雷翁那图，不能不写他的时代。——应当说，著者原意是在写时代，故借那最足以代表时代的雷翁那图为线索。读者一定看得出：著者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是何等渊博；又如何以轻松而美丽的笔触，融化那些干枯无味的考古知识，使得四百年前的古人，古物，古事，宛然同出现于我们面前一般的生动和肖真。有几段写得何等动人，何等美妙，简直令人沉醉于最美丽的诗境！即使与研究雷翁那图无关，单凭其中艺术的美，也已足够使此书永为世界文学名著了。

著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中国是个生疏的名字，但在世界文坛上并不是生疏的人。他生于一八六五年，在旧俄时代与高尔基齐名，自然是属于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的俄罗斯文学系统的。但这是优点呢，还是缺点？据某批评家说：在俄国文学诸大家之中，梅勒什可夫斯基最没有俄国文学那种独特的作风。他的著作很不少，但重要的是《基督和敌基督者》三部作：《背教者朱理安》（一名《诸神死亡》），《雷翁那图·达·芬奇》（一名《诸神复活》）和《彼得与阿列克西》（一名《敌基督者》）。三部作开始于一八九三年，完成于一九〇五年。著者有其自己的历史哲学，写的不是个人，而是经过个人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整个说来，这三部作的主题乃是历史上三个相续的文化：古代，中古和近代。第一部写的是古代和中古两文化相交替的时代即第四世纪中叶；当时基督教已由君士但丁大帝定为国教了，但是朱理安皇帝继位之后图谋复兴古代多神教，即是图谋扑灭新兴的中古文化，而挽

回临死的古代文化。这个图谋自然要失败的，但是两个文化之间剧烈的斗争最足表现各自的精神。第二部写的是中古和近代两文化相交替的时代，即意大利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当时中古文化已经趋于没落了，一种新文化在复兴古代的旗帜之下兴起来，——我们知道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

但是梅勒什可夫斯基理想一种未来的新文化，能够统一古代和中古，统一知和爱，美和圣，善和恶，认识和信仰，基督和敌基督者。这样理想的文化，梅勒什可夫斯基寄托其希望于斯拉夫民族，因之流入于神秘的斯拉夫主义了。第三部，《彼得和阿列克西》，成了一部有名的神秘小说，著者自己也得到“神秘作家”的称呼。现在他是俄国白党亡命作家，与其他白党作家库卜林、蒲宁诸人一起在巴黎作寓公了（这是几年前的消息）。但是在这部《雷翁那图·达·芬奇》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实证主义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描写宗教和科学，基督教和“异教”的冲突之中，他如何站在科学和“异教”一方面呀！（当时的“异教”，即是那从基督教中古高压下复兴起来的希腊罗马古代精神，亦即是近代“科学”精神。）我们第一次介绍梅勒什可夫斯基到中国来，但介绍的不是神秘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乃是反对中古迷信的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这是可告无罪于读者的。

译者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

这个译本系以德文译本为根据。德文译者 Erich Bo-ehme，出版者柏林 Verlag von Th. Knaur Nachf，译完后拿英文译本（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 translated by Bernard Guilbert Guerney,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mpany）校对一遍。英文本名为全译其实删去甚多，尤其后半部。前十章译于一九三七年三月至八月，后七章则是最近译成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校后记

诸神复活上

第一章 白色女鬼

佛罗棱斯 城鄂尔圣弥迦勒教堂附近，聚集着染业公会属下的铺子。屋子旁边都有呆笨的辅屋，堆栈，用倾斜的木柱支撑着的各式凸出的窗户；上面瓦盖互相紧挤着，以致底下只能望见一线的天，即使在白天，街上也是阴沉沉的。铺子门前，横梁上面，挂着在佛罗棱斯染色的外国毛织物样品。在那用平坦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有一条水沟流着从染缸倒出来的花花绿绿的污水。阔绰的铺子，门上还挂有画着染业公会徽章的招牌：红地，一团白羊毛，上面立着一只金色的鹰。

这样一家阔绰铺子里面坐着佛罗棱斯官商，染业公会理事，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身边尽是商业文书和大本帐簿。这位老先生挨着冷，在这三月间天气，在那从他的堆满了货物的栈房发出来的潮湿的蒸气里面。他紧紧地裹着一件栗鼠袍子，这皮袍穿得很久了，肘弯处早已磨破了。一根鹅毛笔插在他的耳朵背后。用着那双微弱的近视的然而什么都看得见的眼睛，他正在审查——表面好象不经意，其实很细心地——本大帐簿的羊皮页子；每页上面都画有横线和纵线，右边记载负债，左边记载资产。货品名称是用一般大的圆形字体写在上面的，没有大写字母，也没有标点符号，数码也是用罗马式，而不用阿拉伯式，——阿拉伯数码那时还被人看作肤浅的新花样，不适于记帐之用。帐簿第一页上用大字写着：“此帐簿以主耶稣基督及圣童贞玛丽亚之名开始于基督降生后一千四百九十四年。”

齐卜里亚诺先生审查完了最后一项帐目，并小心改正了那当作抵押品收来的毛织物、胡椒、麦加姜和肉桂等清单上面一处错误之后，便疲倦地靠在椅背上，心里正在考虑一封商业上的信，要写给此时正在法国蒙伯里布市的他的代理人。

有人走进铺子来。老头子睁开眼睛，认得是他的佃户格里罗，他的在郊外穆农谷圣格尔瓦西奥地方的别墅旁边那些田地和葡萄园，就是佃给格里罗耕种的。

格里罗行了一个礼。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内是用碎草小心包裹着的暗黄色的鸡蛋。两只小鸡，绑着双脚，在他的腰带旁边头下足上地挣扎着。

“格里罗，是你么？”布翁拿可西和颜悦色地说，他无论对高贵的人或对卑微的人谈话，都是和颜悦色的。“你近来怎样？今年春天很好不是么？”

“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春天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齐卜里亚诺老爷。春天到了，周身骨头都痠痛，好象就要到坟墓里去似的。今天带来了一些鸡蛋和一对子鸡，给您老人家过复活节。”停了一会，他加上这一句说。他和悦而狡猾地眯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眼眶周围起了细微的浅褐色的皱纹，象惯常受日晒和风吹的人所特有的那样。

布翁拿可西向这老佃户道了谢，就开始谈起正经事来。

“那边，做工的人都备办好了么？我们的事情到天亮时候就可以完工么？”

格里罗担忧地叹了一口气，并倚靠在他的拐杖上面。“一切都备办好了。做工的人也足够了。但是，老爷，我看，这事不如缓几时再做。”

“可是，老头子，前几天你不是自己说过么，我们得赶快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不错，但我心里害怕。现在正在封斋时节，我们的事情又不是好事

情……”

“有什么罪过我来担当好了。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们果真能够挖到什么东西么？”

“为什么挖不到呢？一切的预兆都告诉我们有东西可挖。我们的祖宗已经晓得磨坊背后‘水地狱’近旁那个小丘了。夜间还有鬼火在圣卓梵尼上面发光。那里埋有很多很多这类东西！什么人都说，不久以前，有人在马里容拉一个葡萄园内淘井的时候，从黏土里才挖了一个魔鬼出来。”“你说什么？一个什么魔鬼？”

“一个铜制的魔鬼呀。头上有角，底下是生毛的山羊腿，还有蹄子；面孔是很滑稽的，好象哈哈大笑的样子。他一只腿跳着舞，弹着指头。因为年深日久，他全身都发绿了，起霉了。”

“他们拿他怎么处置呢？”

“他们拿他铸成一口钟，送给大天使弥迦勒教堂了。”

齐卜里亚诺先生气得跳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格里罗？”

“那时您有事情出门去，您在塞拿，没在这儿。”

“你可以写信给我呀，我可以派人来，或者自己赶来呀。我是不吝惜钱的，给他们铸十口钟的钱，我也拿得出来的。这些蠢才！一个跳舞的潘，给他们铸成了钟！恐怕还是希腊雕刻家斯谷巴斯的作品哩！……。”

“那些人果真是蠢才。不要责怪他们吧，齐卜里亚诺老爷。他们已经是自作自受了。自从新钟挂起两年以来，他们园里的苹果和樱桃都给虫吃了，橄榄也不结实。那口钟也没有一次发出好听的响声。”

“为什么？”

“何必我说呢？那钟简直发不出可听的声音。它不会安慰基督教徒的心，——它只莫名其妙地嗡嗡响着。当然啰，一个魔鬼怎能铸成一口好钟呢？请您老人家不要见怪，也许神甫说得有理，他说：地下挖出来的齷齪东西，是做不出好事来的！所以我们须得小心在意去做，我们须得祈祷，须得请十字架帮忙，因为魔鬼是诡秘多端的，这杂种，他从这边耳朵钻进去，从那边耳朵钻出来。那只大理石手，就是去年查克罗在磨坊小丘那边挖出来的那只大理石手，也是魔鬼用来作弄我们的：它专会弄出倒霉的事情。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只要想到这只手，心里就已经惊吓起来了。”

“告诉我，格里罗，——你那时怎样找到这只手的？”

“那时是秋天，圣马丁节前一天晚上。我们刚坐下吃晚饭，我的老婆刚端来一盘面包放在饭桌上，忽然我的教父的侄儿，我的雇工查克罗，冲进房子来。黄昏时候，我留他在田里，在磨坊小丘旁边，拔一根橄榄树头的，因为我要在那里栽种大麻。‘老板，老板，’查克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面孔很可怕，全身发抖，牙齿捉对儿厮打。‘上帝保佑你，孩子，’我回答他。他接着说：‘老板，田里出鬼了，树根底下一个死尸从土里爬出来了！不信时，您自己到那儿去，亲眼看一看！’于是我们点了灯笼，到那里去。天已经黑了，月亮在小林子背后升了起来。我们看见那根橄榄树头；拔出来的洞里有个白色物事闪着光。我弯下身子，看见一只手从土里伸了出来：一只白手，指头尖尖的，十分可爱，象城里娘儿们一般。‘倒霉，’我想，‘这是个什么鬼？’我拿灯笼在洞里一照，那只手居然动了起来，指头还会招呼人。我忍受不住了，我喊了起来，几乎跌倒在地上了。可是我的外婆彭达，

——她是个稳婆，又是个巫婆，虽然老得很，身体还是结实的，——她喊我们说：‘怕什么，你们这些蠢才？你们没有看见，那只手不是活人的，也不是死人的么？那是石头做的！’她握着那只手，从土里拔了出来，象拔一根萝卜。这手恰是在肘弯那里折断的。‘由它去罢，姥姥，’我喊，‘不要动它罢！我们还是把它埋在土里好，免得它出来惹祸。’——‘不对，’她说，‘这个办法不好。我们须得送它到教堂去，让神甫念咒镇压一下。’可是她欺骗了我，这老太婆；她没有把那只手拿到神甫那里去，她拿来藏在她的柜子里，那里什么东西都有，破布啦，膏药啦，草药啦，符箓啦。我同她吵了一场，我要她把那只手还我。她无论如何不肯交出来。从那时候起，她给人医病就灵验起来。谁害了牙痛，只要她拿着鬼手在面颊上抚摩一下，立刻就消肿了。发热，肚痛，癫痫种种病症，她也医治得好。母牛生小牛生不下来，苦痛得很，她拿着那只石手在母牛肚皮碰了一下，母牛便大叫一声，早把小牛产在草堆里了。这样灵验手段，远近都闻名，老太婆赚了好多的钱。但她没有一点福运。我们的神甫，董浮士蒂诺，简直不让我安静。他在教堂说教时候，当着众人面前骂得我狗血淋头。他叫我做败家子，做撒但的奴才。他还恐吓我，说要到主教那里控告我，说以后不分圣餐给我。那些野孩子在路上跟着我屁股后面跑，拿指头指着我说：‘看哪，格里罗来了！格里罗是个巫师，他的姥姥是个巫婆！婆孙两人都把灵魂卖给魔鬼了。’您老人家可以想得到，没有一晚我能安稳睡觉；做梦我也看见那只大理石手在我前面，仿佛愈走愈近来，用着那长而冷的指头，象抚摸我一般，抓着我的脖子；然后紧紧地捏住我，捏得我不能喘气；——我要喊，但我喊不出来。……‘这不是好意的玩笑’，我想。有一天早晨，外婆到草场去了，为的趁露水未干采点草药；那天我起了一个早，打开她的柜子的锁，取了那只手，拿来送给您老人家。那个旧货商人洛托情愿出十个索独买它，但您只给我八个索独。为这两个索独，我是不会同您老人家争执的，为您的事，我上天下地都去的。但愿上帝赐给你们一切幸福，——你老人家，和安哲里佳太太，和可爱的少爷们和孙少爷们。”

“照你说的话看来，我们在磨坊小丘里面一定可以找到些东西，”齐卜里亚诺先生说，一面深思着。

“一定可以找到的，”老佃户回答，深深叹了一口气。“但我们要小心呀，不要让董浮士蒂诺知道才好。让他知道的话，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那时您老人家也是不得太平的：他可以鼓动许多人来，使您工作做不下去。好罢，托庇上帝的恩典罢。可是请您不要抛撇了我，您是我的恩人哪。请您在法官老爷跟前替我说一句好话。”

“为了磨坊司务同你争的那块地么？”

“是的呀，老爷。磨坊司务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连魔鬼尾巴摆在什么地方都知道。我送法官老爷一只牛犊，他知道了就送他一只怀孕的母牛，我们官司没有打完，这牛就生小牛了。这流氓比我狡猾得多！我害怕法官老爷偏袒了他；尤其不幸的是，那只母牛竟产了一只公牛犊。请您老人家帮帮忙罢！只为您老人家，我才肯那样出力干这磨坊小丘事情。若是别人，我就不愿沾染这种罪过的！”

“你尽管放心罢，格里罗。法官老爷是我的好朋友，我会替你说好话的。现在去罢，到厨房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骑马到圣格尔瓦西奥去。”

格里罗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道了谢，就走了。齐卜里亚诺则走进铺子旁边他的小办公室里，那里除了他，是不许别人进去的。

这小房子象一所博物馆，大理石和青铜做的各种各式东西陈列着和悬挂着，布头垫着的木板上放着古代钱币和奖章，雕像的碎块则凌乱地装在箱子里面。布翁拿可西的这些古董，是他的无数分店从世界各地替他搜集来的，从雅典，士每拿，哈里干拿斯，居比路，雷可西亚和罗底，从埃及内地和小亚细亚。

这位染业公会理事，检阅了他的宝藏，然后专心地思索毛织物捐税问题。一切事情彻底考虑过了以后，他才开始写那封给在蒙伯里地方的他的代理人的信。

可是，背后，在堆栈里面，那里货物堆得高到天花板，白天也只有圣母像前那只摇晃不定的小灯的亮光照着，——此时正有三个青年人谈着话：多尔福，安东尼阿和卓梵尼。布翁拿可西先生的伙计多尔福是个红头发的青年人，态度活泼而善良，有一个狮子鼻；他正把量过的布匹尺寸记在帐簿上。安东尼阿·达·芬奇是个旧式装束的青年，有一双玻璃样的鱼眼睛，稀疏的黑头发一束一束地耸得很高；他正在用卡那——佛罗棱斯通用的量尺——敏捷地量着布匹。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米兰人，十九岁，是个腼腆和沉默的图画学徒，有两颗无邪而忧郁的灰色大眼睛，一个迟疑不决的面孔；他正叠着腿，坐在一堆捆好的布匹上，倾听着别人谈话。

“这个年头真真是无奇不有，”安东尼阿说，声音很低且带点讥讽口气。“现在异教的神灵已经给人从地下挖出来了？！——苏格兰毛布，褐色，有绒毛，三十二尺六寸八分，”他插入几句话，面向多尔福，多尔福就把数码记在帐簿上面。

接着，安东尼阿就把那匹量过的布卷好，轻快而灵巧地抛到指定的地位去；然后，他举起了食指，模仿萨逢拿罗拉修士的先知者口吻说：

“*Gladius Dei super terram cito et velocite!*——‘上帝的刀剑快朝地上降落下来了！’当日圣约翰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看见一个异象：一位天使捉住一条龙，那龙就是古蛇，又叫撒但；天使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世人，等到那一千年——一年要算一年半——完了，现在撒但从无底坑放出来了，一千年已经过完了。那些伪神灵，做‘敌基督者’的先督和奴仆，现在从天使封印过的土地里钻了出来，要来迷惑世人。住在地上和海上的人有祸了！——布拉班毛布，平滑，十七尺四寸九分。……”

“你以为怎样，安东尼阿？”卓梵尼问，心里很害怕，又带着急想知道的好奇心。“这些兆头都表示……”

“不错，正是表示这个。当心哪！日子近了。现在人们不仅把古代神灵挖了出来，人们还制作同古代那样的新的神灵哩！现在雕刻家和画家都替摩罗做事，摩罗就是魔鬼。他们把神庙做成了撒但的殿堂。他们把龌龊的神灵做成了圣像，当作殉道者和圣者来崇拜；拿巴库斯当作施洗约翰，拿淫妇维纳斯当作圣母。这类的神像都要烧呀，烧成的灰都要随风播散呀！”

这位虔诚的染坊伙计的幽暗眼睛，发出了义愤的光辉来。

卓梵尼沉默着；他一点不敢反驳，只蹙着稀疏的小孩子般的眉毛，在做着无可奈何的思索。

“安东尼阿，”过了一会他说，“我听说，你的堂兄雷翁那图·达·芬

奇时常招收学徒在他的工场习艺。好久以来，我就有了一种心愿，要……”

“如果你要败坏你的灵魂的话，卓梵尼，”安东尼阿带着嫌厌的神气打断他的话，“你就到雷翁那图先生那里去罢。”

“为什么？”

“他虽然是我的堂兄，而且比我大二十岁，可是《圣经》上说得好：‘经过一次两次教训之后，你就要离开邪教徒！’雷翁那图先生就是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撒但的傲慢盘据着他的精神。他想用数学和黑魔术去探索自然界的秘密。”

说到这里，安东尼阿便抬起眼睛望着天上，重复萨逢拿罗拉最近一次说教的话：

“我们的世界的智慧，在上帝面前只是荒谬罢了。我们看透这些学者了，他们都是走向撒但窠巢去的。”

“你听人说过么，安东尼阿，”卓梵尼再问，带着更加腼腆的神气，“雷翁那图先生此时正在佛罗棱斯？他是刚从米兰来的。”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的公爵派他到这里来看看，豪华者罗棱慈的遗物里，有什么好图画值得买没有。”

“好罢，他在这里，就由他在这里罢，同我不相干，”安东尼阿抢着说，一面更加敏捷地拿着卡那量布。

此时教堂里的晚祷钟响了。多尔福爽快地伸了一个懒腰，合起帐簿。工作做完了。店铺关门了。

卓梵尼走到街上来。灰色的，稍微带点红影子的天空，在潮湿的屋顶中间闪耀着。没有一点风，正在落着毛毛雨。

在一条小巷里，忽然有一阵歌声从打开的窗子内响了出来：

山上的姑娘哪，牧羊的女郎，
从何处来的，如此活泼和漂亮？

这歌是一种充满了青春的嘹亮的声音唱出来的。踏板的匀称的响声，使得卓梵尼猜出，唱歌的女郎正坐在织机前面。

他倾听着，忽然想起现在是春天了，他的心受了莫名其妙的感动，忧郁地跳着。

“娜娜！娜娜！你躲在那儿，小鬼头？你耳朵聋了么？来吃晚饭呀！面条要冷了。”

一阵木鞋的声音在砖石上面急速地响过去，——以后一点响声都没有了。

卓梵尼还站了一会，呆呆地看进那开着的窗户里面去那首春歌还在他的耳朵里响着，好象远处的牧笛声音：

山上的姑娘哪，牧羊的女郎……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就走入染业公会理事住宅里去了，他上了一道用腐朽的、摇晃的、虫蛀的栏杆围着的梯子，踏进一个做图书室用的大房间；卓尔曹·梅鲁拉（11），米兰公爵的史官，此时正在这个房间里，低着头坐在

一张写字台前面。

卓尔曹·梅鲁拉奉了他的主上的命令，到佛罗棱斯来，为的从罗棱慈·德·梅狄奇的藏书里选购些罕见的书籍。他每逢到这里来，总是下榻在他的朋友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家里的，这位染业公会理事也是一个嗜古成癖的人，同他一样。这位米兰史官在路上一家旅店里偶然认识了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便与这个少年人结伴到佛罗棱斯来，同住在齐卜里亚诺家里；卓梵尼能写一笔秀丽的字，而他是需用一个好的秘书的。

卓梵尼踏进这房子来的时候，梅鲁拉正在十分注意审察一卷破碎不堪的书，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卷礼典书或颂歌集。他拿着一块浸湿的海绵揩拭着下地即死的爱尔兰绵羊皮做成的薄而软的书卷，用轻石擦了几行，又用一个刀片和一个折纸板磨平，然后拿起书卷对着亮光细看。

“亲爱的小东西，”他喃喃自语说，内心激动得很利害，几乎说不出话来。“走出到上帝的亮光底下来罢，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你们是何等可爱，何等悠久啊！”

他弹着两个指头，抬起那个光秃的头，现出一副肿胀的遍布柔软而活动的皱纹的面孔，一个红蓝色的鼻子和一双表现乐天 and 快活神情的铅灰色小眼睛。在他身边窗板上面，放着一个瓦瓶和一个杯子。这位学者倒了酒，喝着，咳嗽一声，正要继续他的工作，忽然看见了卓梵尼。

“晚安，小修士，”老头子带着玩笑态度问他好；他叫卓梵尼做小修士，因为这小孩子总是循规蹈矩的。“我这里已经挂念着你了。‘他那里去了呢？’我想。‘他爱上了什么女人么？佛罗棱斯的姑娘是很有名的，恋爱也并不是什么罪过。’——可是我在这里也未曾虚度我的光阴。象这样滑稽的事，你一定有生以来还未见过的！要我告诉你么？不，还是不告诉你好，——你要传扬出去的。这卷书是我在一家犹太人的旧货摊上发现的，我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好罢，算了罢，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他很神秘地用指头招呼卓梵尼走拢来。

“到这里来罢，走近亮光来罢！”

他指示一处写满了教堂用的尖细字体的书页给卓梵尼看。写的是宗教的赞美歌，祈祷文和诗篇，还附有粗笨的音符。然后他翻出另外一个地方，拿得同眼睛一样高，对着亮光。此时，卓梵尼发现，在梅鲁拉擦掉文字的那个地方，显出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小几行字，其实是旧式字体在羊皮上留下的微凹的无颜色的痕迹，不是字，而是早已磨灭的字的淡白的微弱的影子。

“怎样？看见了么？”梅鲁拉得意地问。“那就是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呀！我不是说过，这是一件滑稽事情么，小修士？”

“这是什么书，是谁的著作？”卓梵尼问。

“我还不知道哩！这大约是古代一卷诗集的残片。或者还是世界未曾知道的一种希腊诗歌的宝藏哩。没有我，它永远见不到光明！它将隐藏在赞美歌和忏悔诗底下直到世界末日为止……”

于是梅鲁拉给他解释说，大概是有个修士，中古时代一个抄写人，舍不得这片有价值的羊皮，便把上面异教文字擦掉了，写上新的文字。

太阳虽然没有冲出云围，却从云底薄层透射过来，拿着它的渐渐消失的玫瑰色光辉充满了这个房间。在这种斜阳光照之下，微凹地方，旧时文字的痕迹，看得更加清楚了。

“你看，你看，死人从坟墓里钻出来了，”梅鲁拉喊：快活得很：“这

大概是一首歌颂奥林匹斯山（12）神灵的诗，你看，开头几行已经可以读了。”

他从希腊文翻译出底下的诗句：

万寿啊，你，头上饰满葡萄叶的，慈惠的巴库斯！

万寿啊，你，用银弓射得很远的，威武的费布斯，（13）

迷人的神啊，你杀死了尼阿伯（14）的众儿女……

这里又是一首歌颂维纳斯的诗，就是你最害怕的那个女神呀，我的小修士！但这首颂诗却很模糊，看不清楚：

万寿啊，你，金足的母亲，亚弗罗狄特神（15），

神灵和人类都为了你颠倒梦魂……

诗句到此就断了，以下的混到教堂文字下面去了。卓梵尼放下了书。文字的痕迹变得模糊了，微凹地方看不出来并且同平滑的羊皮的黄颜色混在一起了，影子也消逝了。惟有礼典的痴肥的黑字和赞美歌的粗大而多角的音符，此时还看得见：

“上帝呵，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唉哼。……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

外面玫瑰色光辉已经黯淡了，房间里面变成一片黑暗。梅鲁拉从瓦瓶里倒了酒，喝了一口，又让卓梵尼喝。

“祝你康乐，小朋友！Vinum super omnia bonum diligamus！——万事不如杯在手呀！”

卓梵尼不肯喝。

“好罢，愿上帝与你同在！我一个人喝，来祝你康乐好了。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呢，小修士，这样没精打采的，好象什么人把你浸到水里过一般？那个假圣人安东尼阿又拿他的预言来吓唬你了么？对他吐痰罢，卓梵尼，真的对他吐痰罢！这些伪君子吹的什么牛皮，——叫魔鬼把他们收拾去罢！实说：——你今天同安东尼阿谈了话没有？”

“当然谈过。”

“谈的什么？”

“谈过敌基督者，又谈过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

“对啦，对啦！你总在幻想什么雷翁那图。难道你中了他的巫术么？听我说，小朋友，把那些呆念头排除出去罢！好好地当我的秘书，——我要提拔你的。我教你拉丁文，我培养你做一个法学家，一个演说家或一个宫廷诗人。你将来要名利双收的。图画是什么？哲学家塞尼卡（16）已经把图画称为一种手艺，不值得自由人去做了。你看看那些画家：他们都是些鄙陋无知的人……”

“但是我听说，雷翁那图先生却是一位大有学问的学者。”卓梵尼回答。

“学者？算了罢！这个人连拉丁文都看不懂。把西塞禄（17）当作了昆提良（18）。若说希腊文，那他梦也未曾做到。学者是这样么？笑话……”

“可是他发明了许多新奇的机器？”卓梵尼坚持他的意见。“而且他对于自然界的观察……”

“机器！观察！不行的，小朋友，这些玩艺儿没有什么意思，我著过《拉丁文字之美点》一本书，搜罗了两千左右特别优美的新的语式。你梦想得到这种工作费了多少劳力么？在机器旁边安设些复杂的轮子，或者考察鸟儿怎样在空中飞着，草木怎样长大起来，——这不是什么学问呀！……消遣罢了，儿戏罢了！”

老头儿闭了嘴。他的面孔严肃起来。于是他抓住这个青年人的手，温和而正经地对他说：

“听我说，卓梵尼，还要记住我的话！我们的教师就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凡是尘世人类能做的事情，他们都做过了。我们只能够追随他们和模仿他们。俗语说得好：学生是强不过先生的。”

他吞了一口酒，狡猾地滑稽地看着卓梵尼的眼睛，他的柔软的皱纹忽然组成了一副笑脸。

“青春呀，青春！我仔细看了你，小修士，我很羡慕你。你是一朵青春的蓓蕾！酒，你不喝；见着女人，你就逃开了。你既沉静，你又虔诚。可是，在你的内心，魔鬼正住在那儿！我看透了你了。你等等看，小朋友，魔鬼就要从你心里出来的。你总是郁郁不乐的样子，但同你在一起也很有趣。你恰象今天这卷书一般，卓梵尼：上面写的是忏悔诗，但是底下，——底下却是歌颂维纳斯的歌曲！”

“天黑了，卓尔曹先生。现在不是应当点灯的时候么？”

“等着罢，由他去罢！我却愿在微茫夜色中说话，回忆着我的青年时代……”

他的舌头呆笨起来，他的话没有连贯。

“我知道了，好朋友，”他继续说，“你望着我，心里想：这老家伙喝醉了，胡说八道。可是这上面，我也有点东西！”

他得意地拿指头指着他的光秃的天灵盖。

“我是不爱吹牛的。你去问问第一流的博学家，他们会告诉你，在拉丁语文学上有人胜过梅鲁拉没有。马提亚（19）是谁发现出来的呢？”他愈说愈加兴奋起来。“提布提那门残骸上的有名铭文又是谁辨认出来的呢？我常攀到那上面去，高到头脑晕眩。若是脚底下一块石头脱落了，我只能抓住一枝灌木，才免得倒栽下来。我整天地不怕太阳晒炙，在那上头揣测古代铭文并抄录下来。漂亮的乡下娘儿们在那里过路，笑着说：‘姊姊妹妹，看那个兽头爬得那么高，——他一定找寻什么宝贝哩！’我也同她们开开玩笑，她们走过去了，我还做我的工作。在长春藤和荆棘底下，在碎石子中间，我发现了两个字：Gloria Romanorum。”

好象倾听着这久已寂然了的二个大大的音响一般，他又沉重地庄严地喊着：

“Gloria Romanorum！——‘罗马人的光荣！’——唉，想这事情做什么呢，那个时代不会再来了！”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举起酒杯，用着暗哑的声音唱着博学家的饮酒歌道：

当我清醒时，
闭口无一语。

我生在酒肆，
我死在杯底，
我爱酒与歌，
拉丁文章美。
我饮我复唱，
赛过荷拉土。（20）
我心已陶然，
有酒须当醉。
齐起唱颂诗，
赞美巴库斯！

他咳嗽了几声，就不响了，……

此时房内完全黑暗了。卓梵尼几乎看不见老头子的面孔。

雨愈下愈大了，人们听见檐溜滴在水沟内的声音。

“不错，就是这个，小修士，”梅鲁拉带着大舌头说。“咳，我想说什么呢？对了！我的老婆是个美人儿……不，不，不是这话。……等一等。对了，对了……你还记得那首诗么：Tu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你知道么，他们都是伟大人物，全世界的统治者……”

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卓梵尼觉得卓尔曹先生的眼睛充满泪珠了。

“不错，是伟大人物！可是现在……唉，一提起就要惭愧的！就拿我们的罗督维科·伊·穆罗，我们的米兰公爵来说罢，我在他底下做官，我替他著作历史，而且用提多·李维（21）的笔法去写的；我拿这个怯懦的兔子，这个暴发户，去比拟庞培和凯撒。（22）但是在良心上，卓梵尼，在我的良心上……”

没有忘记他是个老官僚，他疑虑地向房门看了一眼，看看有人偷听没有，然后他屈身向着这青年人，在他耳旁低声说：

“在老梅鲁拉的良心上，爱自由的心情还是未曾消失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是，——这话，无论对什么人你都不要说！这个年头儿太糟糕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这样堕落过。说到现在的人，哼！看到就要呕吐。尽是些矮草，刚刚长出地面来，可是鼻子就抬得高高地，并且拿自己同古人打比！这些人是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有个朋友从希腊写信给我说：奇奥斯（23）地方一个修道院的几个洗衣婆娘，不久之前到海滨去洗衣服的时候，在曙色微茫中发现一个真正的古代神灵，一个特里东（24），生有鱼尾、鳍和鳞甲。愚蠢的娘儿们害怕起来，她们以为是魔鬼，都奔逃了。后来，她们回来再看，却是一个老的，衰弱的，而且似乎有病的。它躺着，肚皮贴在沙上，发着冷，正在太阳底下晒着它的绿色的多鳞甲的背脊。它的头是灰色的，眼睛是浑浊的，象婴孩的一般。那些卑贱女人就大起了胆子，念着基督教祈祷文围住了它，拿洗衣服的棒槌敲打它。她们把它象一只狗打死了，这最后的强大的海神。怕还是博塞顿（25）的一个子孙哩！……”

老头儿闭了嘴，忧愁地垂着头，怜悯那个海神的两行醉泪流过他的腮边。一个仆人拿了灯来，关起窗户的遮板。异教情调的阴影完全消逝了。人们邀请吃晚饭。但梅鲁拉已经醉倒了，人们只好扶着他的臂膀上床睡觉去。

这晚上，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听着卓尔曹先生的无忧无虑的鼾声，心里想着那个近来比谁都更多盘踞他的心头的人，——想

着那个雷翁那图·达·芬奇。

卓梵尼受了他的叔父，玻璃画家鄂斯华德·英格临的委托，从米兰到佛罗棱斯来，购买绘画用的颜料。即是那类闪光的透明的颜料，这种颜料只有在佛罗棱斯才买得着。

玻璃画家鄂斯华德·英格临是格拉茨人，曾从有名的双堡画师约翰·奇尔希含习艺。此时他担任米兰大教堂北面圣器库窗子的工作。卓梵尼是个孤儿，他本是鄂斯华德一个哥哥、石工赖印霍德·英格临的私生子。他用着母亲的姓氏：贝尔特拉非奥；母亲是伦巴底人，据叔父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父亲就是为地而倾家荡产的。

卓梵尼是唯一的小孩子，在叔父的古板的家庭里长大起来。鄂斯华德·英格临的无穷尽的故事，关于种种龌龊神鬼、巫师、术士和邪祟的，使得这小孩子的灵魂阴郁起来。使他害怕得最厉害的，是那个从北方传到意大利来的故事，关于一个女怪，所谓“白眉毛妈妈”或“白色女鬼”的。当卓梵尼还极幼小，晚间在床上啼哭时，英格临叔父就拿“白色女鬼”来吓唬他了；这小孩子立刻住了哭声，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虽然这样害怕，但他生了一种好奇心，渴想有一天能面对面看一看这“白眉毛妈妈”。

鄂斯华德送他的侄儿到画圣像画的本涅德托修士那里去习艺。

这是一位善良而朴实的老头子。他教卓梵尼在工作以前，须先祈祷全能的上帝，替罪人辩护的童贞玛丽亚，第一个基督教画家福音使徒路加，以及天堂上一切圣者，恳求他们帮助；须先穿起爱和敬虔、服从和忍耐的外衣，然后才去拿水和酒调和那蛋黄和乳状无花果汁做的探派拉（26），才去用动物骨头烧成的炭末磨擦那旧无花果树或黄杨树做的画板——这用的炭末最好是母鸡或阉鸡的肋骨和翅骨烧成的，或者是阉羊的肋骨和肿骨烧成的。……

这老画师有好多好多的学说。卓梵尼预先知道，每逢谈起那个名叫“龙血”的颜色时，本涅德托修士准会扬起眉毛，表示鄙蔑的态度，说道：“算了罢，不要去惹它罢，这种物事不会给你什么体面的！”他感觉到，本涅德托修士的师父，以及他的师父的师父，准是说这几句同样的话的。同样，每逢他将他的艺术的秘密，——他以为这是人类艺术和科学的最高成就，——传授给卓梵尼的时候，他也准会显出一副安静的得意的笑容。譬如他规定，画青年人的面孔应当用城里喂的母鸡的蛋黄，因为这种蛋黄比乡下母鸡的要浅明些；乡下母鸡蛋黄带了点淡红颜色，却较适宜于画老年的浅褐色的身体。

虽然画画有这许多讲究，本涅德托修士却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同小孩子一般。着手工作以前，他须斋戒，还须彻夜祈祷。他又须跪在地下祈求上帝给他力量和智能，然后提起笔来。每逢他画耶稣钉十字架像时，他准会泪流满面的。

卓梵尼爱他的师父，认为是一切画师里面最伟大的。可是近来徒弟心里起了疑惑，尤其当本涅德托修士教他那条唯一的解剖学法则时，即说：男子全身之长为其面部长之八倍又三分之二，于此，他又带着谈起“龙血”时那种鄙蔑面孔添加几句说：“至于女人的身体，那我们可以搁起不论的，因为女人的长度没有一定的比例。”这个见解他不可动摇地确信着，就象确信：鱼以及一切无理性的生物，颜色都是上暗下明的，或者男子比女人少了一根肋骨，因为亲爱的上帝取了亚当一根肋骨去创造夏娃。

有一次，他用着四种动物来象征四大元素：地是鼯鼠，水是鱼，火是火龙子（27），风是避役（28）。但他把避役（卡麦龙）当作是卡麦罗（即骆

驼)的另一种写法了,所以他的简单的头脑把“风”设想做一只骆驼,张开大口,为的更好呼吸些。每当后辈画家嘲笑他这个误解时,他就用着基督教谦逊之德,忍受他们的嘲笑,但他心里仍旧确情:骆驼和避役是没有分别的。

这位虔诚画师的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都是这样高明的。

卓梵尼心里早已发生疑惑了。新的迷惑人的鬼魔,即本涅德托称之为“俗世哲学之魔”的,缠住了他。未动身到佛罗棱斯来以前不久,他偶然得见雷翁那图·达·芬奇的几张图画,已有的疑惑更加厉害地侵袭他的灵魂,使他再无法抗拒下去了。

那天夜里,当他在那无忧无虑地打着鼾的卓尔曹先生身边躺着时,他又审察他头脑里这种思想,——已经是第一千次了;但愈审察下去,他的头脑愈加混乱起来。最后他决定祈求上帝帮助。在暗夜中,他抬起充满希望的眼睛向着天上,做如下的祈祷:

“主呵,愿你帮助我,不要舍弃我呵!如果雷翁那图先生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科学真是罪过和诱惑,那就请你使我不再去想他,使我忘记他的图画,使我离开诱惑罢,因为我不愿意在你面前犯下罪孽。但如果这仍旧能够服侍你,用图画这项高尚艺术荣耀你的名,同时又能够知道那为本涅德托修士所不知道而我渴想知道的一切东西:解剖学,透视学以及关于光和暗的奇妙的法则,那么,主呵,就请你赐我坚定的意志,照耀我的灵魂,使我再不怀疑什么,又请你使得雷翁那图先生容纳我到他的工场习艺,使得本涅德托修士好意宽恕我并知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罪过的。”

卓梵尼祈祷过后,心中感觉愉快和安静。但他的思想混乱起来了。他不知怎样想到玻璃匠手里拿着尖端烧成白热的器具在玻璃上割着,割得玻璃发出清脆可听的叫声;他又看见,那些把一片片画好的玻璃镶到框子去的柔软的铅条,怎样在推钹底下翻卷起来。一个声音,象叔叔说的一般,喊道:“留点隙缝,多留点隙缝在边缘那里,以后玻璃就安得牢固了!”接着,一切都寂静了。他翻了一个身,就睡着了。

这夜,卓梵尼做了一个梦,以后他常常记起来,他好象朦朦胧胧地站在一个大教堂里面一个花花绿绿的玻璃窗子之前。这窗子画着收获神秘葡萄的故事,就是《福音书》上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被钉十字架的人,赤身露体躺在酒榨上面,血从他的伤处流了出来。教皇、主教、皇帝,盛着血,装在桶子里面,然后把桶子滚开去。使徒们拿来一穗一穗的葡萄,彼得在上面踹着。后边,先知和教父在掘土并剪着葡萄。一桶满满的酒装在车上正驶过去,这车由福音动物(29):狮、牛和鹰拉着,驾车的人就是圣马太天使。这一类玻璃画,卓梵尼在叔叔工场里常常见到,但从未见见过这种颜色画的,那么深暗,同时又那么闪耀的颜色,象宝石一般。他尤其喜欢耶稣的深红色的血。从大教堂深处还响出了他素来爱听的一首歌的温柔的声音:

贞节的花啊,
香喷喷的百合,
何等可爱啊,
你的血红的颜色。

歌声寂静了，玻璃图画也模糊起来了；忽然那个染坊伙计安东尼阿·达·芬奇的声音在卓梵尼耳边说道：“快逃呀，卓梵尼，快逃呀！‘她’在这里！”他正要问：“谁呀？”——但是他觉得“白眉毛妈妈”已经在他的背后站着。他全身一阵冰凉：突然，一只沉重的手，从后面抓着他的颈项，扼住他。他以为就要死去了。

他大声喊了起来，——他醒了，看见卓尔曹先生弯腰向着他，正在揭开他的被盖。

“起来呀，起来呀！迟一会，他们就撇开我们走了。现在正赶得上！”

“那里去？什么事情？”卓梵尼还在半睡半醒地喃喃几声。

“你忘记了么？到圣格尔瓦西奥去的！去发掘那个磨坊小丘呀！”

“我不跟你们去……”

“你不跟我们去？难道我把你弄醒来是白费力气的么？我叫人把那匹黑骡子装上鞍子了，为的我们两个人坐得舒服些。现在起来罢，随和一点！不要固执罢！你害怕什么，小修士？”

“我什么也不害怕，只不愿意去……”

“听我说，卓梵尼，你崇拜的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他要到那里去的。”

卓梵尼跳了起来，赶紧穿衣服，再不说推诿的话了。

他们走出院子来。

一切都准备好，就要出发了。格里罗还在匆匆忙忙跑着，吩咐几句话。

齐卜里亚诺先生还有几个相识——雷翁那图·达·芬奇是其中一个——要等一会才动身，从另一条道路，直接到圣格尔瓦西奥去的。

雨停止了。北风吹散了云块。没有月亮的天空上闪耀着星星，象风中摇晃的小灯一般。松香火炬冒着烟，辟拍响着，迸发着火花。

他们沿着黎加索里街，经过圣马可修道院，到了圣高卢门的有雉堞的塔。梦中惊醒来的守门兵咒骂了很久，不明白他们为的什么事情，直到得了一笔可观的酒钱之后：才肯放这队骑马的人出城去。他们沿着那个狭小而深凹的穆农谷走去，路上经过几个穷苦村庄，街道同佛罗棱斯城内的一般狭小，房子是用粗大的石头砌成的，高高的好象炮台；以后他们就到了圣格尔瓦西奥村农民的橄榄树林，在一个十字路上下了马，穿过齐卜里亚诺先生白葡萄园，到磨坊小丘去。

做工的人，已经带了铲子和鹤嘴锄在那儿等待他们。

小丘背后，那个叫做“水地狱”的泥潭那边岸上，有什么东西在树株中间闪着光，——那就是布翁拿可西先生别墅的白围墙。下面，在穆农溪边，立着一座水磨。小丘顶上几株细长的扁柏在黑暗中高高耸向天空。

格里罗指定一个地方，他以为应该在那里掘下去；梅鲁拉则指定另一个地方，在小丘下面，人们发现那只大理石手之处；但那个工头，园丁斯特洛哥，却主张先在下面“水地狱”旁边掘起，因为，他说，“一切鬼怪总是在泥潭近旁活动的。”

齐卜里亚诺先生下令，在格里罗指定的地方掘下去。

铁铲响着。发出新挖的土壤的气味。

一只蝙蝠飞过去，翅膀几乎碰着卓梵尼的面孔。他吓得跳了起来。

“不要害怕，小修士，不要害怕！”梅鲁拉拉着他的肩膀，壮他的胆气说。“这里我们找不到什么魔鬼的，除非这只蠢驴，格里罗，是……。谢谢上帝，我们以前也参加过几次发掘了。譬如在罗马城里，在四五〇奥林匹亚

年(30)，”——梅鲁拉看不起基督教纪元，他还用着古代希腊纪元——“那时教皇是以诺尊爵第八(31)，有几个伦巴底泥水匠在亚比亚街塞西里亚·默特拉坟墓近旁发现一个古代罗马石棺，上面刻着‘克罗狄之女朱丽亚’几个字，棺内躺着一个十五岁小姑娘的尸首，全身涂蜡，看去好象睡着一般。生命的玫瑰颜色还未曾从朱丽亚脸上消失。似乎她还在呼吸。很多的一群人围着棺材不肯散去。还有人从远地到罗马来，为着看这姑娘。因为朱丽亚如此之美，即使能够用话把她的美形容出来，但没有看见她的人，听着也不敢相信的。教皇听见民众崇拜一个死的异教女人，便惊吓起来，命令人们夜间秘密地把她埋在平乔门旁边。——是的，小朋友，这种发掘是可以碰到的。”

梅鲁拉带着轻蔑神气瞥了土坑一眼，这坑越挖越深下去。

一个工人的铁铲忽然响了一声。大家都弯下腰去。

“是骨头！”园丁解释说。“古时墓场范围直扩张到这里的。”

人们听到圣格尔瓦西奥村里一只狗忧郁地拖长了声音吠着。

“他们捣毁了人家的坟墓，”卓梵尼想。“今夜不跟他们一道来多好！我应当逃开的，离开这个罪过。……”

“是马的骨头，”斯特洛哥幸灾乐祸地解释说，一面把一个过半腐朽的长的脑盖骨丢出坑外。

“果然不错，格里罗。你一定认错了地方了，”齐卜里亚诺先生说。“我们不要另找个地方挖挖看么？”

“自然要的。为什么听一个呆子的话呢？”梅鲁拉插话说。他登时带了两个工人到小丘底下去，叫他们在那里发掘。斯特洛哥不理睬那个执拗的格里罗，也带走了几个工人，开始在“水地狱”旁边寻找什么。

过了一个时候，卓尔曹先生得意地喊道：

“看哪，来这里看哪！我早知道，应当从那里掘起的！”

大家都赶到他那里去。但掘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一个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块。

虽然如此，却没有人回到格里罗那里去了，这老佃户独自一个在大坑里面，给一盏破灯笼照着，仍然执拗地，全无希望地掘下去。

风已经停止了，空气比前暖和些。“水地狱”上面有雾升起来。人们嗅到污水的气味，黄春花和紫罗兰的气味。天色渐渐发白。鸡啼第二次。夜快完毕了。

忽然从格里罗所在的土坑深处发出一声惨痛的叫喊。

“救命哪，救命哪！我掉下去了！”

初时大家在那黑暗中看不见什么，因为格里罗的灯笼已经熄灭了。人们只听到他在那里挣扎、啼哭和呻吟。

人们拿来别的灯笼，于是看见一个半埋在泥土里的砖砌的穹窿，——大概是个如意设备的地窖的顶盖，它载不起格里罗的重量，塌了下去。

两个年轻有力的工人小心地爬下土坑去。

“你在那里，格里罗？手伸上来给我们罢！你伤得很厉害么，可怜的朋友？”格里罗没有作声。他的臂膀痛得很，他以为骨头断了，但不过是关节脱了臼，——可是他还在做什么事情，他暗中摸索着，忍住痛在地窖周围爬着。最后他高兴地喊了起来：“一尊偶像，一尊偶像！齐卜里亚诺老爷，一尊绝妙的偶像！”

“你喊些什么？”斯特洛哥不信任地对他说，“你又找到一个驴子的天

灵盖了吧？”

“不是，不是！它只短少一只手，……腿，躯体，胸部，——都是好好的，”格里罗喘息着说，他快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工人们拿绳子拴着肩膀，围着腰身，怕得穹窿在他们足下塌了下去，——然后进入土坑，小心拆开那些破碎的腐烂的生霉的砖头。

卓梵尼半伏在地上，从工人们的弯曲的背脊中间，看进地窖深处去；从那里有一阵窒人的潮气和坟墓般的冰冷升了上来。

当顶盖差不多完全拆去之后，齐卜里亚诺先生命令说：“大家站开，让我看一看！”

于是，卓梵尼看见土坑底面，砖墙中间，有一个没穿衣服的白色人体。它躺在那里，好像死尸躺在棺材里面一样，但在摇晃的火把照耀之下，它不象一个死人，它反而现出玫瑰颜色，生气和温暖。

“一尊维纳斯雕像！”卓尔曹含着敬意低声说。“一尊普拉克西特勒斯（32）雕刻的维纳斯！我向您道贺，齐卜里亚诺先生。即使有人拿米兰公国送给您，再加上热那亚（33），——您也不会比得到这尊雕像更加幸福的！……”

格里罗用力从土坑里慢慢地爬了出来；虽然他的额头伤处的血流过泥土沾污的面孔，那条脱了白的臂膀也不能动弹，但他的眼睛还是射出胜利的光辉。

梅鲁拉赶紧走到他的跟前：

“格里罗，亲爱的朋友！我的恩人！我刚才骂了你，叫你做呆子，其实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哩！”

于是，他拥抱着并温柔地吻着格里罗。

“佛罗棱斯城里，建筑师菲力浦·布鲁涅勒斯基（34），有一次在他家地面下也发现这样一个地窖，里头是墨邱利神（35）的大理石雕像。这大约是在基督教徒战胜异教徒并毁坏异教神像的时代，那些崇拜古代神灵的最后的人做的事情，他们将这些神像藏在这种地窖里面，因为他们理解这些神像的十全的美，又怕被人毁坏了。”这位史官解释说。

格里罗听着，高兴地微笑起来。他没曾留心到，有支牧笛在田里吹起来，羊群出栏时咩咩叫着，山丘中间淡白的天色也逐渐明亮了；远处，佛罗棱斯城上空，柔和的晓钟声互相叫应着。

“当心！当心！再往右抬一点。对了！离墙远一些！”齐卜里亚诺先生对工人们喊。“你们好好抬呀，抬上来时没有碰破的话，我每个人赏五个古鲁梭银子。”

女神慢慢地升了上来。

带着同样的笑容，象当初从海波泡沫里上升起来时一般，她现在从阴暗地窖，从这千年坟墓，出现到地上来了。

万寿啊，你，金足的母亲，亚弗罗狄特神，
神灵和人类，都为了你颠倒梦魂！

梅鲁拉这样向她致欢迎辞。

所有的星都黯淡无光了，惟有启明星在朝霞辉映之下还象一颗钻石闪烁着。现在，女神在土坑边缘上对着启明星（36）抬起头来了。

卓梵尼看到了她的给曙光照耀着的面孔，吃了一惊，轻轻地说：

“白色女鬼呀！”

他跳了起来，要想逃跑。可是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恐惧。此时即使有人对他说：他犯了万死罪孽，要永久沉埋地狱的，——他也不肯转移他的眼睛，离开这赤裸的无邪的玉体，这庄严华美的面容了。在当初亚弗罗狄特神统治世界的日子，也未曾有人象今天卓梵尼那样充满诚敬地望着她的。

圣格尔瓦西奥的乡村教堂中，忽然钟声大响。大家不由己意地回头来看，都吓呆了。这钟在黎明的寂静当中响着，仿佛一种义愤填胸的叫喊。有时这颤抖的钟声突然停息了，象给快刀切断一般，但立刻又紧迫地，不要命地大响起来。

“耶稣基督保佑我们呀！”格里罗喊，拿双手捧着头。“神甫来了，董浮士蒂诺来了！你们看，路上的人！他们喊着，他们看见我们了，他们挥舞着手臂。他们到这里来了。……我完蛋了，我这不幸的人！”

此时有一队骑马的人走近磨坊小丘来。即是齐卜里亚诺先生的另一些相识，被邀请来参加发掘的。他们中途迷失了路，所以此时才赶到这里。贝尔特拉非奥匆匆看了他们一眼；他的全部精神虽然给女神吸住了，但一个新来客人的面貌引起他的注意。这位不知名的人的冷然而安静的表情，以及他看见维纳斯时那种深切的注意，与卓梵尼的兴奋和迷惘恰好成对比，——给了卓梵尼以极深刻的印象。虽然没有将他那倾注在雕像上面的眼光转移开来，卓梵尼仍然感觉到这位有着不平常的面貌的人好久站在他的后面。

“这样办罢！”齐卜里亚诺先生考虑了一会。“别墅离这里只有几步路。大门是坚牢的，他们打不进去。……”

“这话不错！”格里罗高兴地喊。“那么快些，朋友们，把她抬起走呀！”

他用慈父的温柔，尽心尽力保护这座神像。

他们平平安安抬过“水地狱”去。

扛抬的人刚刚踏进门去，董浮士蒂诺的双手高举的吓人姿态已经出现在小丘尖端上了。

别墅楼下是不住人的。一间大厅，四面有粉白的墙壁，上边有穹窿形的天花板，一向是用来放置农具和装橄榄油的大瓦缸的。厅中一个角头上堆着金黄色的麦秆，直堆到天花板一般高。

人们现在就把这女神小心平放在这乡村俭朴的睡床上面了。

大家都进门来，刚把大门关上，就听见外面大声呼喊和骂詈，门板被打得象擂鼓一般。

“开门！开门！”董浮士蒂诺用他那破碎的声音叫喊。“我奉永生的上帝之名晓谕你们，开门呀！……”

齐卜里亚诺先生站在门内一个石阶上面，从那离地很高的格子窗望出去，看见外面群众并不十分多，于是含着他所特有的客气的微笑谈判起来。神甫简直不肯罢休，他要求交出神像，他说，这是从公墓地下挖出来的。染业公会理事用了一个权谋，他果决而镇静地说：

“你们要当心！我刚才派了一个专差到佛罗棱斯城里的保卫团司令那里去，两个钟头内骑兵就要来了。用强暴侵入我的家屋是要受刑罚的。”

“劈开大门！”神甫大喊。“你们不用害怕，上帝跟我们在一起的！打呀！”

一个半瞎的麻皮老头子，带着忧郁的谦卑的面容，手里恰有一把斧头；

这神父从老头子手上夺了斧头，用了全身力气向门劈去。

群众没有跟着他做。

“神甫！神甫！”那个谦卑的老头低声说，而且轻轻拉动董浮士蒂诺的肘弯。“我们都是些穷人，锄头在地下掘不出金子来的。这样做，人家要控告我们，抓我们去坐牢！”

群众一听见保卫团几个字，就有好多人在那里打主意，如何暗暗地溜开去。

“自然，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地面下挖出来的话！但那是公家的土地啊，——那是另一回事情啊，”有些人这样说。

“这自然是有界限的。照法律说……”

“什么叫做法律？法律就是一张蜘蛛网，小蝇给捕住了，但那大牛蝇一飞就通过去。老爷们是不管什么法律的。”另外一些人驳斥他们的话。

“这话也不错。自己的地产，自己做得主。”

外面正在嚷闹时，卓梵尼总是拿眼睛钉着隐藏在麦秆里的维纳斯。

初日的光线从侧面窗户射进来，那个还未曾洗掉泥土的大理石人体在日光之下闪耀，仿佛久经地下黑暗和寒冷，现在要出来晒晒太阳，借以休养和取暖了。柔软的麦秆也在朝阳之下射出光辉，围绕这位女神，好象一个素朴的然而庄严的金黄色的晕光。

卓梵尼又把他的注意力移到那位不知名的客人身上。

他此时正跪在维纳斯旁边，手里拿着圆规、测角器和那黄铜做的半圆弓，同数学上的器具一样，——并开始测量这庄严华美的人体的各个部分，他的冷然的浅蓝色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表示同样的坚决、安静和深切的注意。他的头俯得这样低，以致他的金黄色长胡子垂在大理石上面。

“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是什么人？”卓梵尼愈想愈觉得奇怪，几乎害怕起来。他看那果敢的指头在女神肢体上迅速地滑过，摸索着肉眼不能见的大理石曲线，以此深入女神的美的一切秘密中去。

别墅门前农民群众，人数渐渐减少了。

“不要走！不要走，你们这些饭桶，这些出卖基督的人！你们害怕保卫团，但敌基督者的势力，你们就不害怕！”神甫叫骂起来，手臂伸向他们。

“Ipse vero Antichristus op-es malorum effodiet et exponet，康特布利之安忱谟斯（37）夫子这样说。effodiet，——发掘出来！你们听见么？那个敌基督者要将古代神灵从地下挖掘出来，再给世界的人看啊！……”

可是没有人听他的话。

“我们的神甫嘴巴很唠叨，”聪明的磨坊司务摇摇头说。“年纪那样老了，还发这样大的气，他们若是掘到银窖，那不知要……”

“但那尊偶像是银子雕的哩……”

“什么银子！我亲眼看到：是大理石雕的，而且一件衣服都不穿，那个不要脸的娼妇！”

“这种淫秽的东西，——求上帝恕我胡说，——是值不得沾手的……”

“你到那里去，查克罗？”

“我要到田里去。”

“去罢，愿上帝保佑你。我也要到葡萄园去。”

神甫的满腔气愤，现在向着他的教民发泄了。

“你们原来是这样，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狗，这些奴才根性的人！你们撇下自己的神甫走开了么？你们这些撒但种子知道么，不是我无日无夜替你们祈祷，号哭，斋戒和刻苦，你们这罪孽深重的村庄早已沉陷下去了？现在完了！我就离开你们，我跺下脚上的尘土。你们的土地该咒诅啊！你们吃的面包，饮的水，你们的牲畜，儿女和儿女的儿女都该咒诅啊！我不是你们的神甫了，不是你们的灵魂牧人了！安那典马（38）！”

在别墅的寂静的一角，女神躺在她的金色草床上的地方，卓尔曹·梅鲁拉走近那个测量着雕像的不知名的客人身边。

“您想寻求神灵的体量比例数么？”史官含笑问，带着艺术保护人的神气。“您要用数学公式将‘美’表现出来么？”

那人不作一声望着他，好象不明白他的问话，接着又埋头在他的工作里去。

圆规的两脚开了又合，又画着有规则的几何图形。他用安静的稳妥的动作，将测角器放在亚弗罗狄特的庄严的嘴唇上面，这嘴唇的微笑如此感动卓梵尼的心，——然后数算器上角度，并写在一个簿子上面。

“对不起，让我问一句，”梅鲁拉再努力一次，“有多少度数？”

“可惜我的仪器不大准确，”不知名的人不耐烦地回答。“为要测量比例数，我常把人面分为若干度，再依十二进法细分为分，秒，微等。”

“然而，”梅鲁拉反驳说，“照您说来，最小的单位不是比最细的头发还要细些么？”

“一微，”那人解释，但他总是在沉思着，“等于全部人面的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三分之一。”

梅鲁拉扬起眉毛，笑了。

“真是闻所未闻呀！我从来未曾想到，人们能够测量得那么准确！”

“愈准确，愈好。”那人简单地回答。

“哦，自然，自然！……然而，您知道，在艺术上，在美上，——所有这些数学的测量，这什么度啦，秒啦！……说一句老实话，一个艺术家，能够在陶醉的忘我情景和蓬勃的灵感袭来时，……总而言之，当神的精神降临到他身上时，……”

“是的，是的，您的话不错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敷衍他，带着不耐烦的神气。“可是那也是有趣味的事，倘使知道……”

他又弯下腰去，而且拿测角器测量鬓脚到下颔的度数。

“倘使知道！这是什么话？”卓梵尼心里想。“难道这种事情是可以知道的，可以测量的么？何等荒谬的念头！他自己不觉得么，不了解的么？”

梅鲁拉好象要激怒论敌，同他争辩似的，便长篇大论谈起古人的尽美，以为今人万事都须模仿他们。可是，这位不知名的人只是静静地听着，直至梅鲁拉说完了话的时候，才含笑回他两句说：

“凡是能够从源头打水喝的人，是不愿喝那下游的水的。”

“对不起，”史官喊了起来，“让我再问一句：您把古人比做下游的水，——那么谁是源头的水呢？”

“自然界呀！”不知名的人干脆地回答。

梅鲁拉不服气，在厅年大踏步走，愈说愈加兴奋起来；可是那个人再不同他争辩了，一味客气地敷衍他，冷然的眼睛里的不耐烦表情更加明白显露出来了。

卓尔曹终于发挥完了他的一切论据，再没有话可说了。于是这位不知名的人指示出大理石上一些低凹之处；这些地方无论在微弱的或强烈的光线之下，肉眼都看不出来的，惟有靠触觉，惟有用手在光滑的大理石上细摸，才能体会这无限精微的雕刻手段。以后，他才用一种深刻的探究的而非陶醉的眼光，观察女神的整个身体。

“在我想来，这人是没有感情的！”卓梵尼心里说，“他若是有感情的话，又怎能这样测量，探究和计算呢？这人究竟是谁呢？”

“先生，”卓梵尼在老头子耳朵旁边低声说，“听我说，卓尔曹先生。这位客人尊姓是？……”

“哦，你还在这里么，小修士？”梅鲁拉回转身来答复他。“我把你完全忘记了。这位就是你所敬爱的人啦，你不认识他么？他就是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啦！”

梅鲁拉于是把卓梵尼介绍给这位艺术家。

他们转回弗罗棱斯城里去。

雷翁那图骑马慢慢地走，贝尔特拉非奥步行在他旁边。此外没有别人。

橄榄树的潮湿的黑根中间点缀着绿草，蓝色的蝴蝶花带着纤细的不动的花茎，就生在绿草中间。

寂静得很，象初春清晨所能有的那般寂静。

“那就是他！”卓梵尼想，仔细观察他，觉得他的一切细微地方都是很有趣的。

雷翁那图有四十以上年纪，当他不说话，在沉思的时候，他的颧骨的眉毛底下两颗浅蓝色的锐利的眼睛，现出阴冷迫人的神气。若是他说话的时候，眼中却含有和悦的情意。他的金黄色的长胡子，同那也是金黄的丛密的蜷曲的头发，给他以庄严的相貌。他的面孔具有温柔的几乎同女人一般的美；身体虽然魁梧而有力，他的声音却是非常高亢而悦耳，不象男子的声音。美丽的手，连着雅致的纤细的指头，温柔得象女人的手一般，——虽然卓梵尼从雷翁那图操纵马辔的样子看来，知道这手是有很大力量的。

他们走近弗罗棱斯的城墙。大教堂的圆顶和“旧宫”的塔，在朝阳照耀之下，已从薄雾中透露出来了。

“要就现在说，不然就永远不说！”卓梵尼想。“我必须下了决心，对他说：我愿进他的工场学艺去。”

雷翁那图拉住他的马，望着一只幼鹰，它正在向着穆农溪边芦苇丛中窥探它的口食，——一只鸭子或者一只苍鹭罢。这鸟儿慢慢地匀称地在空中盘旋着，一会之后，它突然头下脚上地冲下来，象一块落地的石头，一面狂叫着，在树梢背后消失了。雷翁那图的眼光随着它飞，每一转身，每一运动，每一展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鸟儿不见之后，他就打开那系在腰带上的一个簿子，在那上面写字，——自然是记下他的对于鸟飞的观察的。

贝尔特拉非奥发现：他的笔并不是拿在右手，而是拿在左手；于是对自己说：他是使用左手的。可是他立刻联想到一种关于雷翁那图的极希奇的传说，说他的著作是用照镜式字体写的，不是从左往右写，象别人一般，而是从右往左写，同东方人写字一样。据说，他这样写，是为的隐藏他的关于神和自然界的邪恶的异端的思想。

“要就现在说，不然就永远不说！”卓梵尼对自己再说一遍，此时他忽然想起安东尼阿·达·芬奇的严厉的话：“到他那里去罢，若是你要败坏你

的灵魂的话，他是个邪教徒，是个无神论者。”

雷翁那图含笑指示一株杏树给他看，这树细弱而孤独地长在一个小丘的尖端上面，几乎不曾生出叶子，却早已披满淡红色的花，果敢地得意地在蔚蓝色阳光照耀之下，摇曳和挥舞了。

卓梵尼在这幅自然图画前面却不觉得有什么乐趣。他的心，仿佛有什么东西重压着。

雷翁那图好象猜透他的忧愁一样，于是用那善良而温柔的眼睛望着他，对他说出以下的话，这些话，卓梵尼后来常常记起来的。雷翁那图说：

“如果你要做一个画家，你就应当把一切悲哀和忧虑都搁到旁边去，除了艺术以外，什么都不要管！你的灵魂必须象一面镜子，它反映一切：一切物象，一切运动，一切颜色，——但它自身却是不动的和明亮的。”

他们走进弗罗棱斯城门去。

贝尔特拉非奥到大教堂去，据说，这天早晨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39）修士要在那儿说教。

最后的风琴声音在圣玛丽亚教堂的能回音的穹窿底下响了，密密的人群将室人的热气和衣裳悉索的声音充满了这个大教堂。小孩子，女人和男人，是用帷幕隔开的。椽柱和圆顶之下，暗晦得神秘得象在阴森的树林子里一般。但底下，这里或那里，从阴暗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却用虹霓般的颜色照耀在活的人波和灰色的柱子石头上面。祭坛上，七臂烛台的红色火焰在阴暗中燃点着。

弥撒已经做完了。群众焦灼地等待说教。他们的眼光都望着那个高高的讲坛，这讲坛是木料筑成的，紧靠在中堂的一根柱子，旁边有个螺旋形的梯子。

卓梵尼站在群众中间，听着身边的人低声谈话。

“他不久会来么？”一个在拥挤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的矮小的人带着埋怨的口气问道。他有一副苍白的正在滴汗的面孔，一根细带束着那贴在额头的头发，——一定是个细木工。

“惟有上帝知道罢了！”一个制锅匠回答他，这是一个呼吸短促的魁梧的人，有一副红面孔和两个高耸的颧骨。“圣马可修道院里有一个疯癫的结巴的修士，叫做什么马鲁飞。他总是听这马鲁飞的话。马鲁飞说：‘是时候了’，他就来。最近，我们有一次等了四个钟头，大家都以为不会有说教了。——结果他还是来了。”

“我的天，我的上帝！”细木工叹气说。“我从半夜起等到现在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眼睛也发昏了。我一点东西没有入口；能蹲一蹲也好。”

“我早对你说过了，达绵诺，——须得趁早来这里等的。你看我们现在离讲坛那么远。等一会一句话都听不见的。”

“不然，老朋友，你还是听得见的。放心好了；若是他叫喊起来，象响雷般说话，——那时，不仅聋子听得见，连死人也听得见的。”

“他今天要说预言么？”

“不，在挪亚方舟（40）没有说完以前，他是不说预言的。”

“你没有听过么？挪亚方舟已经说完了，——连最后一块板也说过了，他给了一个很神秘的注释，他说：方舟的长是信仰，宽是爱，高是希望。你

们要赶快啊，他说，赶快进那救世的方舟去，不然门就要关闭啊！看哪，时候快到了，门快关闭起来了。好多人要啼哭的，他们不忏悔，没有进入方舟去。……”

“今天他要说洪水，说摩西第一书（41）第六章第十七节的事情。”

“据说，他看见过一个新异象，关于饥荒，瘟疫和战争的。……”

“华伦布洛沙地方来的兽医对人说：他的村庄夜间有好多军队在空中争战，人们听得见刀剑冲击和甲冑接触的声音。”

“听说，伦夏塔·德·塞尔维的圣童贞女面孔上有血汗流出，这话是真的么？”

“不错！而且鲁巴孔特桥的圣母像，每天晚上都掉眼泪。鲁莎婶婶亲眼看见的哩！”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唉，不是什么好兆头！主呵，饶恕我们有罪的人呵！”

女人队中此时发生了骚动：一个老太婆给人挤得昏倒了。人们赶忙把她扶起来，唤醒她。

“他还来么？我等不得了！”那个有病的细木工呻吟着说。他一面揩掉脸上的汗，几乎要哭出来。

群众等得精疲力竭了。

忽然如海的人头起了一阵波浪。大家交头接耳说话。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不，那不是他。——那是多美尼哥·达·贝沙修士。——这就是他了！——他来了！”

卓梵尼看见一个人，腰围一根绳于，身穿一件多米尼会修士的黑衣服，慢慢地走上讲坛，到那里就脱掉了那顶风帽。他的面孔瘦削得很，蜡一般黄，他有两片肿胀的嘴唇，一个钩鼻子和一个低下的额头。仿佛十分疲弱一般，他用左手支在讲台上，那个紧握耶稣钉十字架像的右手，则高举起来并伸得很远。他一声不响，用那火一般的眼睛望着坛下群众。此时坛下寂静得连各人心脏的跳动都听得见。

修士的两只圆睁的眼睛，燃烧得比炭火还热。他没有做声。——坛下紧张得几乎忍受不下去了，好象下一瞬间群众就要失去耐性而大声惊喊起来。

然而还是寂静，比刚才更加寂静。

忽然，萨逢拿罗拉的一声震耳的刺心的几乎不是人的叫喊，冲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Ecce ego adducam aquas stiper terram！——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一种恐怖感传遍了所有群众，使人头发耸立起来。

卓梵尼吓得面孔铁青。他觉得好象地震，好象大教堂屋顶立刻就要倒塌下来，把他压碎了，在他旁边，那个大块头制锅匠牙齿咬得乱响，全身发起抖来，象一株随风摇动的垂柳。那个细木工完全缩做一团了，他把脑袋缩在肩膀中间，好象逃避一个打击，并且眼睛闭合起来。

这不是什么说教，这全是一派疯话，突然震撼了这整千整万群众，拖曳而去，好象暴风卷起那些枯干的落叶。

卓梵尼听着，差不多没有听懂。惟有几句话达到他的内心。

“看哪，天空已经墨黑了，太阳变成紫红了，象流出来的血一样，赶快

逃走呀！硫磺和火就要象雨一般降落下来；烧红的石头当作冰雹，还有整块的岩石！‘Fuge O Stan, qu-ae habitas apud filiam Babylonis！——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人民啊，应当逃脱！’意大利啊，灾祸要接二连三而来了。饥荒之后又有战争，战争之后又有瘟疫。这里有灾祸，那里有灾祸，到处都有灾祸。剩下的活人还不够来埋葬死人哩！屋内死尸积得那么多，以致埋葬死尸的人须得穿街过巷呼喊：‘谁家还有死人？’于是死尸被人堆积在大车上，直堆到车辕那里，被人搬去堆成一座高山焚烧了。他们又回来穿街过巷呼喊：‘谁家还有死人？谁家还有死人？’你们都要出去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我家有死人。看哪，这死的是我的儿子，这死的是我的兄弟，这死的是我的丈夫。’他们收拾了，又往前走，又呼喊道：‘谁家还有死人？’佛罗棱斯啊！罗马啊！意大利啊！歌舞游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害了病，害了不治之症。主呵，你是我的证人，你可以证明，我是要用我的言辞来扶持这一堆碎屑的。然而我扶持不下去……我的力量已经竭尽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我还能够啼哭罢了，泪尽而死罢了。怜悯哪，怜悯哪，在天上的主！唉，你们可怜的民众！唉，佛罗棱斯！……”

他张开了两臂，说这最后几句话，说得很轻，几乎听不到；这声音从群众头上飘过去，消失了，象风的萧瑟声音消失在树叶中间一样，又象一种无限同情的叹息。他把那死一般苍白的嘴唇紧压在十字架像上，精疲力竭地跪了下去，而且呜咽起来。接着，风琴弹出纤缓的沉重的音调，愈弹愈显出胜利和威吓的情景，好象夜间海洋的咆哮。

女人群中一个人突然用尖锐的声音喊道：

“怜悯哪！”

于是千百个声音，一声响似一声地回答了她。好象田里禾穗在大风中间一样，如海的人头中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浪，互相紧挤着，互相压迫着，如同暴风雨之下受了惊吓的羊群，人人都屈膝跪下了。民众忏悔的叫喊，沉落下去的人群向上帝求援的呼声，与风琴的怒吼和咆哮相呼应着，使得大地震动起来，使得石柱和圆顶都颤抖不已。他们呼喊说：

“怜悯哪！怜悯哪！”

卓梵尼倒在地下呜咽不已。他感觉那个大块头制锅匠全身重量都压在他的背上，也在那里呜咽，他是在拥挤中倒在卓梵尼身上的，他的呼吸热气吹得卓梵尼颈项很难过。他的身边，那个生病的细木工也呜咽着，孤单地，无助地同小孩子一样，并用刺耳的声音呼喊道：

“怜悯哪！怜悯哪！”

卓梵尼想起了他的骄傲，他的求知识的尘俗的渴望，他的离开本涅德托修士而去研究雷翁那图的危险的或许褻神的科学的志向；想起昨夜磨坊小丘上可怕的情景，复活起来的维纳斯，以及他初见这白色女鬼的美丽时那种有罪过的欢喜：于是——他也举手向天，用着同别人一般悲哀欲绝的声调呼喊说：

“主呵，怜悯哪！我在你的面前犯了罪孽。愿你怜悯我并宽恕我！”

当他抬起流满眼泪的面孔时，他忽然看见雷翁那图·达·芬奇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这艺术家站在那里，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右手拿着那本顷刻不离的簿子，左手则在上面画着，他的眼睛还时常往讲坛上看，一定在希望还能再看一眼这说教师的脑壳。

在这疯狂的人群当中惟有雷翁那图一人保持镇静的态度，他的冷然的浅蓝色眼睛，他的象那些观察深刻的人所常有的紧闭着的娇嫩的嘴唇，并未曾显出什么讥讽神态。只有一种求知的欲望，同测量亚弗罗狄特神身体时一个样。

卓梵尼的眼泪停止了，他的祈祷也留在他的嘴唇边，说不出来。

出了教堂以后，他走近雷翁那图身边，请求允许看一眼刚才所画的图画。这艺术家起初拒绝他；可是卓梵尼请求得那么恳切，雷翁那图终于引他到一旁去，拿那本簿子给他。

卓梵尼看见一幅可怕的漫画。

这不是萨逢拿罗拉的面貌，而是一个与他相似的穿着一件修士衣服的奇形怪状的老魔鬼；因为自愿的苦行，面貌变成同鬼怪一般了，但他的骄傲和野心还未曾克服下去。下颚突出很长远，面颊以及下垂的差不多变黑的枯干死尸一般的颈项，满布了皱纹，眉毛粗硬得如同铁刷，那个满现执拗的几乎恶意的恳祈神情的非人的眼光，则是向上望着的。一切神秘，恐怖和迷信，使季罗拉漠·萨逢拿罗拉修士屈服于那个半疯狂的结巴的通灵者马鲁飞权力之下的，都可以从这幅漫画感觉得到，并被它用着知识的不可动摇的明确，不带愤怒，也不含怜悯地表现了出来。

卓梵尼记起了雷翁那图的话：

“一个画家的灵魂必须像一面镜子，她反映一切：

一切物象，一切运动，一切颜色，——但它自身却是不动的和明亮的。”

·本涅德托修士这个徒弟抬起头来望着雷翁那图，心中觉得：即使他，卓梵尼，得受永劫地狱的刑罚，即使他确信雷翁那图果真是敌基督者差遣的人，——他仍是不能离弃这位画师的。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拉住他向这个人去，他必须彻头彻尾认识得这个人。

两天之后，格里罗带了一个凶信奔到佛罗棱斯城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家里；这位染业公会理事那时正忙着一些意外的商业上的事情，因此没有闲空将维纳斯神像搬到城里来。据格里罗说，董浮士蒂诺神甫离开了圣格尔瓦西奥，就到邻近的山村圣谋利齐奥去，用天国刑罚做恐吓手段，煽动起那里的人民；夜间，他领了一群农民围住布翁拿可西别墅，打破了屋门，打伤了园丁斯特洛哥，并把守护维纳斯神像的人都手足捆绑起来了。神甫对着女神念了一篇古老的祈祷文：*oratio Super effigies vasaque in loco antiquo reperta* 这位教会忠仆用这篇对着从古代坟墓掘出的雕像和祭器而念诵的祈祷文，祈求上帝洁净那地下掘出的物品上面的异教污秽，使之有益于基督教的灵魂并增进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光荣，——*Ut omni immunditiade puls8 Sint fidelibus tuis utenda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然后人们就把大理石雕像打碎了，将碎片放入炉里烧成石灰，用以粉刷村立公墓的新筑的围墙。

老格里罗报这凶信时，为怜惜那尊神像几乎流出眼泪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卓梵尼觉得心里反覆考虑的一个问题，现在完全决定了。就在同一天，他走到雷翁那图跟前去，请求这画师收他做徒弟，进那在米兰的工场里去习艺。

雷翁那图就收他做徒弟。

不久之后，佛罗棱斯听到消息，说是查理第八（42），法兰西最忠诚的基督教国王，领着一支不可计数的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意大利来了，要去占

领拿波里和西西利（43），也许还要占领罗马和佛罗棱斯哩！

市民们感到极大的恐怖，因为他们看见萨逢拿罗拉的预言就要实现了：灾祸来到了，上帝的刀剑朝着意大利降落下来了。

佛罗棱斯 Florenz，意文 Firenze，一译佛罗伦萨、翡冷翠，意大利中部名城，当时是共和国，不仅在全意大利，即在全欧洲中也是文化最发达的。本书开始时（一四九四年，这年在意大利历史上很重要：往后几十年间种种重大事变，都是由于这年查理第八侵入意大利而开始的），佛罗棱斯正在爆发革命，最有力的统治家族梅狄奇家被赶走了，民众在萨逢拿罗拉领导之下，施行政治上，经济上，宗教风俗上种种改革。但在“哭党”和“狂党”对峙之下，萨逢拿罗拉的政权并不能持久。

潘 Pan，罗马神话作 Faun，为森林田野之神，在希腊则为牧羊神。

斯谷巴斯 Scopas，纪元前四世纪时人。

圣马丁 St Martin，圣马丁节在十一月十一日。

一年要算一年半——这个时代，意大利人也叫做“五百年代”，即“一千五百年”之简称。原来原始基督教徒预言（见《启示录》第二十章）：基督降生后一千年，魔鬼或敌基督者就要出来统治世界。但这预言在第十世纪并没有实现，到了第十五世纪，世界从中古黑暗之下开始觉醒过来，那些宗教家以为魔鬼就要来了，但又不合预言的时间，只好附会说：《启示录》说的一年要算一年半。

布拉班 Brabant，在比利时。

摩罗 Moloch——本是古代东方民族崇拜之神，以人为牺牲的，这里则是泛指一切偶像。

巴库斯 Bacchus——罗马神话中酒及欢乐之神，相当于希腊之狄昂尼索，见第四章注。

维纳斯 Venus——罗马神话中美和爱之神，相当于希腊之亚弗罗狄特。

豪华者罗棱慈 Lorenzo de' Medici，der Prachtige，——一四四八——一四九二，梅狄奇家重要人物，执掌佛罗棱斯政权多年，自己是诗人学者，又奖励文学保护艺术，文艺复兴，他有促进力量。他的生活十分阔绰，故有“豪华者”的绰号。他是这个时代重要人物，但本书中，他没有出场，此时他已死去二年了。

（11）卓尔曹·梅鲁拉 Giorgio Merula——他代表文艺复兴初期思想，即所谓人文主义。

（12）奥林匹斯山 Olymp——希腊马其顿和塞利交界地山脉之总称，古代神话中以为是神灵居住之地。

（13）费布斯 Phoebus——日神亚普罗之别称。

（14）尼阿伯 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他生了十四个儿女，就向女神列托夸耀，因为她只有亚普罗和亚尔特斯两个儿女。这两兄妹为他们的母亲雪恨，把她的儿女都当她的面杀尽了，她因为悲哀而变成石头。

（15）亚弗罗狄特 Aphrodite——即维纳斯。

（16）塞尼卡 Lucius Annaeus Seneca 纪元前五年——纪元后六五年。

（17）西塞禄 Marcus Tullius Cicero，纪元前一〇六—四三。

（18）昆提良 Marcus Fadius Quintilianus. 四二——一一八。

（19）马提亚 Marcius Valerius Martialis，口三——一〇四罗马诗人。

（20）荷拉士 Quintus Horatius，纪元前五——八。

（21）提多·李维 Titus Livius，纪元前五九年——纪元后一七年——罗马著名历史家。

(22) 庞培 Onejus Pompejus, 纪元前一〇六——四八——罗马大将。凯撒 Julius Caesar, 纪元前一〇〇——四四——罗马大将。

(23) 奇奥斯岛 Chios——在希腊爱琴海上。

(24) 特里东 Triton——希腊神话海中之神, 上身是人, 下体是鱼; 这里打死的大概是一种海中动物。

(25) 博塞顿 Poseidon——宙斯的弟弟, 主宰众水及海洋, 与罗马之涅普顿相当。

(26) 探派拉 Tempera——油画发明以前一种绘画材料, 用水, 蛋黄或胶等调和起来的。

(27) 火龙子 Saia-mander——或名火蛇, 相传能在人焰中生活。

(28) 避役 Chama-leon——或名石龙子, 能时常变换颜色, 其名卡麦龙, 与意文骆驼之名(卡麦罗——Ci Im-mello) 相近。

(29) 福音动物——按自从第五世纪以来, 基督教堂那些镶嵌画, 常常用些动物来象征诸福音圣者: 马可是只狮子, 路加是只牛, 约翰是只鹰, 但马太则是个少年人。为什么如此象征, 则各家解释各不相同的。

(30) 奥林匹亚年 Olym-plade——古代希腊一种纪年, 一年等于四年。此处提犁的四五〇奥林匹亚年发掘事件是实有其事, 那是在基督降生后一四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在罗马城中圣马利亚新修道院地界内。这事当时好多人的笔记都有记载。据推测, 这女尸底红晕的脸乃是蜡做的一种面具, 并非真实的颜色。

(31) 以诺尊爵第八 Inno-zenz VIII——一四八四——一四九二年在位。

(32) 普拉克西特勒斯 Praxi-tles——古代希腊人, 约生于纪元前三六〇年。

(33) 热那亚 Genua, 意文 Genova——意大利西方海港, 当时是共和国。

(34) 菲利浦·布鲁涅勒斯基 Fillippo Brunel-leschi, 一三七七——一四四四。

(35) 墨邱利 Merkur——罗马商业之神, 相当于希腊之赫尔谟。

(36) 启明星, 晨星, 即金星, 亦即“维纳斯星”。

(37) 康特布利之安忱漠斯 Anselmus von Canterbury, 一〇三三——一一〇九。

(38) 安那典马 Anathema, 诅咒之词。

(39) 季罗拉漠·萨逢拿罗拉 Girolamo Savonarola, 一四五二——一四九八——佛罗棱斯圣马可修道院院长, 费拉拉人, 宗教改革运动之先驱者, 竭力攻击教皇及教会的腐败, 社会风化的堕落, 上层分子骄奢淫佚的生活, 尤其梅狄奇家族统治的佛罗棱斯城。他的生活和思想, 同当时豪华者罗棱慈刚刚成对比。在他的四年(一四九四——一四九八) 神权政治中间, 佛罗棱斯颁布了种种改革法律, 他死后同归于尽了, 但他的影响既远且久, 直至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参见本书第七章及第九章。

(40) 挪亚 Noah——方舟故事见《创世记》第六章。

(41) 摩西第一书——即《旧约·创世记》。

(42) 查理第八 Charles VIII, 一四七〇——一四九八年在位。

(43) 拿波里和西西利 Neapel (意文 Nopoli), Sizilien (意文 Sici-lia)——皆在意大利南方, 此时合成一个王国, 国王是亚拉贡尼家之阿尔丰梭。此次战事起因, 可参看第三章。

第二章 看哪这个神——看哪这个人

“沉重的鹰用它的双翅能在稀薄的空气上面盘旋，庞大的船用它的风帆能在海面鼓

浪前进，为什么人类不能装设翼翅以凌驾空气，制服风力而扶摇直上呢？”

雷翁那图在他的一本旧簿子上面读着五年前写下的这几句话。这些字句旁边还有一幅图画：一根圆铁棍装在一根辕木上面，辕木之上又装有若干翼翅，可以用绳子拉动。

现在，这架机器快造成功了。正放在他的面前，笨头笨脑的，怪模怪样的。

他这架新机器好象一只大蝙蝠。翼翅的骨架同骷髅的手一般，有五个多节的指头，关节地方都可屈伸活动。硝过的皮条和生丝绞成的绳索做成一条带子，连同一根杠杆和一块圆板，把指头拴系起来，同筋肉的作用一般。一根活动的棍子和一根接连的大棒可以把翼翅高举起来。罩套是坚韧的薄绸做成的，全不通空气，有如鹅掌的蹼膜，又可以展开和合拢。四个翼翅参差扇动着，同奔走的马足一样。每个翼翅都是四十英寸长和八英寸高。翼翅向后扇时，全机就向前冲，翼翅向下扇时，全机就向上举，飞行的人双脚立在踏蹬上面，脚部的力量，经过绳索，轱辘和杠杆传到翼翅去，使翼翅活动起来。人的头部则驾驶一个大舵，舵上满装羽毛，看来好象鸟儿的尾巴。

鸟儿要从地面上飞起时，在振翼以前必须用双脚高跳一下。蜡嘴雀的脚很短，若是把它放在地面上，它只能鼓翅而飞不起来。

现在有两个芦苇做的象梯子一般的東西，装在这飞行机器上面，代替鸟脚的作用。

雷翁那图从经验上知道：一架完善的机器同时必是美观的和匀称的；这两把不可缺少的梯子装在上面，非常难看，这点使这发明家心中忧闷。

他埋头在数学的计算上面，探究这机器的谬误之点，可是找不出来。忽然，他在一张密密地排满了图形和数字的纸上，乱涂几笔，于边缘写道“错了！”然后又用表示气愤的大字添加一句诅咒的话说：“到魔鬼那里去罢！”

算式愈算愈加紊乱起来，那个发现不出来的谬误愈觉得是重大了。

蜡烛焰摇晃不定，刺激人的眼睛。雷翁那图的猫，此时睡够了，跳在写字台上，伸伸懒腰，拱拱背，同那虫蛀的鸟皮囊玩耍起来，这鸟皮囊由一根长绳子吊在横梁上面，本是为研究飞行重心之用的。雷翁那图把猫推向旁边去，推得猫几乎滚落地下，并发出怨恨的叫声。

“那么躺着好了，你爱躺在哪里就躺在哪里，——可是不要吵闹我。”

他和悦地用手抚摸猫的黑皮毛，摸得有火花迸发出来。猫缩起它的丝绒样的爪，乖乖躺卧下来，打着鼾，并把那双圆睁的神秘而温柔的绿眼睛抬起来，望着它的主人。

纸上又排满了图形，数字，括弧，分数式，方程式，平方和立方根号。

这夜便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雷翁那图有两晚没有睡眠了。

从佛罗棱斯回到米兰后，整整一个月，雷翁那图完全埋头在他的飞行器上，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屋子。

一株白刺槐的树枝从打开的窗户窥视进来，并散放些柔软而清香的花瓣在写字台上。月亮穿过那发出珍珠光泽的淡红色云幕，减少了一点光辉，照进房内来，同那正在消融的蜡烛的红光融化成一片。

房内满满地都是些机器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解剖学等

所用的仪器。车轮、权杆、弹簧、螺旋、棍棒、弯管、唧筒以及其他机器零件，铜的、钢的、铁的和玻璃的，——乱七八糟堆在那里，好象怪物或巨虫的肢体。此外，还有一口潜水钟，一个闪烁有光的水晶球，当作放大的眼睛模型以为光学上研究之用，一个马的骨架，一个空心的鳄鱼，一个人胎用酒精浸在玻璃瓶子内，象一条灰白色的大毛虫，一双船样的尖头鞋子为在水上行走之用，一个伶俐而忧郁地微笑着的黏土制的少女头或天使头，显然是从隔壁工场错放到这房里来的。房子的最内层还有一个熔炉，连着一架风箱，炉底黑口有火炭在炭灰底下燃烧着。

但是房中最触目的还是飞行机器的翼翅，它们高过一切，从地面直耸至天花板，一个还是空架子，其余的已经上好罩套了。在这些翼翅中间，地板上面，有个人伸长身子躺着，头向后仰，显然是在工作当中睡着了。他右手还紧握一把烟熏的铜瓢的把柄，有什么金属溶液从那里流到地面上去。一个翼翅的下端，装有芦苇架子的，正搁在这睡眠人的胸膛上，随着呼吸而颤动，同活的一般，并用上端轻敲着房子的天花板。

在月亮和蜡烛的摇晃不定的光照之下，这架机器和那个在翼翅中间睡眠的人，合起来好象就要振翅飞去的一只巨大蝙蝠。

月亮已经沉落了。米兰城隅，介在宫殿。和圣玛丽亚修道院中间的雷翁那图的屋子，周围那些园圃，发出了薄荷、莳萝、茴香、蔬菜以及草药的香味。燕子在窠上棠里呢喃着。池塘上，一些鸭子在互相追逐嬉戏。

烛光渐渐变暗了。已经可以听见隔壁工场里徒弟们说话的声音。

只有两个徒弟在那里：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和安得烈·沙莱诺。卓梵尼面前放着一个研究透视学用的器具：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头框子，纵横各有若干细线，这些细线同纸上画的格子恰相符合。他正在那里画一个解剖学模型。

沙莱诺正将雪花石膏涂在一块菩提木板上，用作一幅图画底色。他是个清秀少年，有两颗无邪的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鬈发。他是雷翁那图宠爱的徒弟，师父画天使时，时常拿他做模特儿。

“你的意见如何，安得烈？”贝尔特拉非奥问。“雷翁那图先生那架机器不久就做得成功么？”

“那只有上帝知道，”沙莱诺回答，嘴里哼着小调，同时整理一下他的新鞋子的绣银线的缎面边缘。“去年他花了两个月工夫制造这种机器，不但没有造成功，而且惹出一场笑话。左罗亚斯特罗，那个弯腿的熊，一定要拿去飞。师父劝阻他，但他不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这个滑稽的家伙，爬到屋顶上去，束着一根带子，带上挂满猪尿泡和牛尿泡，象一串念珠，免得掉下来时把骨头跌断了。他扇动翼翅，飞了起来，起初风扶助他，但是以后他忽然倒栽下来，他的脑壳直陷进一个粪堆里，幸而是个粪堆，他才没有受伤，不过一切尿泡一下炸裂了，象大炮那么响，邻近教堂塔上的乌鸦吓了一跳，都飞开了。我们这位伊卡鲁士，双脚在空气中乱舞，不能从他的粪堆里爬出来。”

此时，又一个徒弟，凯撒·达·塞斯托，走进工场来了。他的年纪不轻了，生着一副黄疸病的面孔和两只聪明的然而阴险的眼睛。他一只手拿一块面包和一片咸肉，另一只手则端一杯酒。

“呸，这酒同醋一样！”他吐了一口痰，皱起了面孔。“这咸肉简直是鞋底皮。我真不解：他一年领二千杜卡薪俸，却让他的徒弟吃这种肮脏东西！”

“你倒那一桶酒喝罢，那桶在杂物房里楼梯底下。”沙莱诺劝他。

“那桶我也尝过了，还更难喝些。什么，你又有新东西了么？凯撒望着沙莱诺那顶时髦的红绒帽子说。“人家说，这里是个习艺的地方，哪知道过的是什么狗生活！厨房没有买新鲜咸肉，已有两个月了。马可赌咒说，师父自己一个钱没有，所有的钱都花在那架倒霉的飞行机器上面去了。他让大家饿肚皮，却有钱买东西送给他的宠爱的徒弟！绒帽子哩！你也不怕羞，安得烈，你接受别人的布施？雷翁那图先生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哥哥，而且你已经不是什么小孩子了。……”

“凯撒，”卓梵尼插口道，他想把话头转到别的方面去，“你答应过我，要给我解释这条透视学法则。你还记得么？等待师父来解释是不行的，他这样忙着他的机器。……”

“是的，等着罢，有一天我们都要连同机器一起从烟囱里飞出去的！让魔鬼拿去罢，这机器！不是由于这事情，那么就是由于别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次师父正在画‘最后的晚餐’时，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制造一个做米兰香肠的机器，于是那个大雅各的头未曾画好就丢下了，直等到这香肠机器制造成功，才有功夫去画，他那张最好的圣母像，有个时候也被他搁到一边去，为的是他要发明一种自动烧烤器，使得烧烤阉鸡和小猪时，各部分都烤得均匀。接着又是他的伟大的发明了：他发明了从鸡粪里提拣洗濯碱料的方法！信我说的话罢，没有一件蠢事，雷翁那图先生不兴高采烈去做的，只为了借此可以无须画图！”凯撒扭歪面孔，象害了痉挛病一般，他的薄薄的嘴唇扮出一种恶意的微笑。

“上帝为什么偏要拿天才赐给这种人呢？”他放低声音气愤愤地添加这一句说。

雷翁那图总是低着头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

一只燕子从打开的窗户飞了进来，在房子周围呢喃着。碰了几下天花板和墙壁，最后掉在机器的翼翅里象落了陷阱一般，它的活的小翅膀缠在线网中间飞不出来了。雷翁那图走到那里去，解救它出来，小心地拿在手上，怕它疼痛，吻着它那绸缎般的小黑头，然后送它从窗子出去。燕子飞了起来，欢喜地叫着，直飞到天边去，消失了。

“那么轻易！那么简单！”雷翁那图想，一面用欣羡的忧愁的眼光望着飞翔的燕子。然后他回转身来看他的机器，看那只大蝙蝠的呆笨的骨架，带着厌恶的神气。

那个在地板上睡觉的人此时醒转来了。

那是雷翁那图的助手，佛罗棱斯城的一个灵巧的机器匠和铁匠，名叫左罗亚斯特罗，或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

他跳了起来，揩拭他那只独眼。另一只眼睛已经瞎了，有一次做工时，燃烧的火炉里跳出一星火，把它弄瞎了的。这笨重的大汉，有一副时常盖满煤烟的小孩子般天真的面孔，看来真象一个独眼怪齐克洛卜。

“我贪睡了！”铁匠喊，一面捧着他的头。“让魔鬼抓我去罢！师父，您为什么不唤醒我呢？我是很着忙的，我要在今天晚上以前也做好左边那扇翼翅，那么明天就飞得成功了。

……”

“你这觉睡得很好，”雷翁那图回答。“你没有妨害什么事情。这机器是用不得的。”

“什么？又用不得了么？不，不，师父，不管您怎么办，我是不愿再做一回这种机器的。您想，我们费了多少金钱和劳力！现在一切又都是白费的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个机器还飞不成功么？它不仅载得一个人，连一只大象部载得起哩！师父，您看罢！您答应我再尝试一回，这次我拿到水上飞去。若是掉下来的话，我只当洗一次浴。我泅水的工夫简直象一尾鱼。我是不会淹死的。”

他合拢双手，拿祈求的眼光望着师父。雷翁那图只摇摇头。

“耐心一点，我的朋友！凡事都有一定的时候。以后……”

“以后！”铁匠叹了一口气，几乎哭出来。“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不错，只要上帝还活着，我总飞得成功的！”

“你飞不成功的，亚斯特罗。我用数学算过了。”

“让魔鬼拿去罢，您的什么数学！您的宝贝数学弄得我们头脑糊涂。您想，我们为这事忙了多少年头了？我们简直灵魂都疲累了。每个愚蠢的蜉蝣和甲虫，每个粪蛆变成的苍蝇，都飞得起来，惟有我们人类只能在地上爬，象毛毛虫一般。这不是气死人么？我们还等待什么呢？飞行机器快做好了，放在这里，我只消拿去，做一番祷告，求它好好飞起来，——我就乘着飞去了。”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东西，面孔发出光彩。

“师父！师父！我还有话对您说，这刚才做了一个梦，一个奇怪的梦。”

“你又飞了么？”

“不错。而且飞得很奇怪！听我说罢，师父！我梦见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站在好多的人中间。大家都望着我，拿指头指我，都笑着。‘好，’我想，‘这回若是飞不起来，我就糟糕了。’于是我就向上跳，用力挥动我的手臂，我高升起来。起初感觉重得很，仿佛一座山压在我的肩膀上。但是以后愈来愈轻了。我渐渐升高，我的头已经碰到天花板。一切的人都喊：‘看哪，看哪，他飞了！’我索兴从窗子飞出去，愈飞愈高，直飞到天上去。风在我耳边叫，我心里快活得很，我笑了，我想：我以前为什么飞不起来呢？难道以前忘记了么？或者为了别的缘故？事情确是很简单的。要飞，简直需要一个飞行的机器！”

外面楼梯上忽然起了一阵喧哗，有喊痛、骂詈和快步奔跑的声音。房门被撞开了，一个人冲进房里来，他有一头耸起的火红头发和一副生满雀斑的红面孔。他是雷翁那国的徒弟马可·督终诺，他一面骂，一面打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瘦削的男孩子，这孩子的耳朵给他捏着带到这房子来。

“上帝要降罚你的，你这野种！我要扯下你的耳朵的，贼骨头！”

“你为什么这样骂他，马可？”雷翁那图问。

“师父，我求您惩办他！他偷了两颗银扣子，都是值十个弗罗磷的，一个他已经换了钱，拿去掷骰子，输光了，一个他拿来缝在袍子上的夹缝里面，刚才给我寻出来了。我正要抓他的头发，可是他咬住我的手，咬得出血，这个撒但种子！”

说这几句话，他的气愤又上来了，他又去抓这孩子的头发雷翁那图袒护这孩子，将他解救出来。于是马可从袋里掏出一束钥匙，——他是替雷翁那图管帐的，——他喊道：

“钥匙在这里，师父！我也够受了。我不愿同懒虫和小偷合住在一个屋子。今天不是他滚蛋，便是我离开这里！”

“你平一平气罢，马可！平一平气罢。……我要照规矩警戒他的。”

那些徒弟都从工场跑来这房子看热闹，此时一个女人从人群中挤进来，——那是厨娘马士邻娜。她刚从小菜场回来，手臂还挽着一个篮子，里面盛些葱、鱼、多汁的红番茄和一穗一穗的芬浓其菜。看见了这小孩子，她就挥舞手臂，嚷闹起来，她叫喊的声音好象晒干的豆子从口袋裂缝流到地上去的时候一样。

凯撒也在这里凑热闹，他说：雷翁那图容忍这个“异教徒”在他的屋里，这乃是一件难以索解的事情。因为世间顽童所有不良的行为，这个雅可波没有一件做不出来。最近，那只生病的老看家狗发家奴，才被他一块石头打断了腿；马厩上头的燕子窠也是他拆毁的；大家都知道，他最爱玩的事情，就是把蝴蝶的翅膀扯下来，看它痛苦来自取乐。

雅可波躲在师父身边，不肯离开一步；他的惊惧的眼光盯住他的那些敌人，象一只被猎犬追急的幼狼。他的清秀而苍白的面孔一动也不动。他没有哭；但当他望着雷翁那图时，他的凶恶的眼睛却含有一种腼腆的祈求神气。

马上邻娜咒骂着，要求雷翁那图把这个魔鬼种子结结实实敲打一顿，不然他要搅乱得大家都活不下去的。

“不要闹，不要闹！看上帝的面子闭起你们的嘴，”雷翁那图喊，他的面孔显出畏怯神气，他在这七嘴八舌纷纷嚷闹面前简直无法应付。

凯撒笑了，他幸灾乐祸地放低声音说：

“看到这种情景，就要使人恶心。那么无用的东西！这这么一个野孩子，他也管束不了。……”

最后，大家都嚷够了，闹够了，渐渐散去的时候，雷翁那图便喊卓梵尼来，和悦地对他说：

“卓梵尼，你还未曾见过‘最后的晚餐’。我现在就到那里去。你想跟我去么？”

这徒弟快乐得面孔红了起来。

他们出了房子，走到那个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口泉水。雷翁那图在那里洗了脸。虽然两夜没有睡，他还是觉得新鲜而活泼的。

这天是个多雾无风的天气，有着灰自色的光，仿佛太阳经过一层水而照耀过来。这艺术家最爱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做他的工作。

当他们站在泉水旁边时，雅可波走到他们那里去，手里拿着一个自己用树皮做成的盒子。

“雷翁那图先生，”小孩子羞怯他说，“我有件东西送给你。……”

他小心地揭开盒盖。一个大蜘蛛蹲在盒子里面。

“我捕捉它很费一番力气，”雅可波解释说。“它爬进石头缝里去了，在那里躲了三天。它是有毒的。”

小孩子的面孔忽然紧张起来。

“看哪，它吃苍蝇的样子！”

他捕了一个苍蝇，放进盒子里去，蜘蛛一见便冲上来。用他的毛腿擒住苍蝇，苍蝇一面振动翅膀，一面哼着，愈哼声音愈细了。

“它把苍蝇全吸干了！您看！”小孩子低声说，快活得痴呆了。他的眼睛燃烧着残忍的好奇心，他的嘴唇显出微弱的笑意。

雷翁那图也弯下身子，细察这奇异的生物。

卓梵尼忽然感觉到，面前这两副面孔现出同一个表情，仿佛两人同样喜

欢这种残忍的事情，虽然这小孩子和这艺术家中间有天渊差隔的。

苍蝇吃完了，雅可波小心关起盒子，说道：

“我拿去搁在您的桌子上面，师父。您还可以再见一次的。当它同别的蜘蛛打架时，比这还更好玩些。”

小孩子要走开了，但他还站了一会，抬起祈求的眼光。他的嘴角垂落下来，抽搐着。

“师父，”他扮起正经面孔，低声说，“请您不要恼恨我。好的，我情愿离开这里。我好久就想：我必须走开了。但不是为别人的原故，而是为您的原故，——别人说什么话，我都不管的。我知道，我在这里连累了您。惟有您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同我一样坏；他们还会装佯，这我是不会的。我走了，我一个人过活去。那就好些了。可是，——宽恕我罢，我请您，虽然……”

小孩子的长睫毛闪耀着泪珠。他垂下头来，更放低声音，再说：

“请宽恕我，雷翁那图先生！……这个盒子，我给您放在桌子上去。您留下它当作纪念物。这蜘蛛可以活得很久的。我要去对亚斯特罗说，请他喂养它……”

雷翁那图拿手放在小孩子头上。

“你要到那里去呢，小弟弟？仍旧在这里住罢！马可就要宽恕你的，我也不恼恨你。去罢，以后留心一点，不要再做什么坏事了！”

雅可波望着他，不作一声，睁大了两颗疑惑不解的眼睛，没有表示一点感谢，只显出惊异，甚至恐怖。

雷翁那图用一种善意的温和的微笑，回答这小孩子的眼光，温柔地抚摸小孩子的头，好象他猜透了那个永久的秘密，天性上是恶的然而在一切恶事中又又是无罪的一颗心的秘密。

“时候不早了，”师父说，“走罢，卓梵尼！”

他们出了小门，沿着那两旁尽是人家的花园、菜园和葡萄园围墙的没有行人的街道，走向圣玛丽亚修道院去。

贝尔特拉非奥近来很苦闷，因为他无力缴纳那说好了的每月六个弗罗磷的束脩给他的师父。他的叔叔同他决裂了，不再给他一个钱了。卓梵尼向本涅德托修士借了点钱，缴纳两个月的束脩。这修士没有更多的积蓄，他把最后一个钱都给他从前的徒弟了。

卓梵尼要向师父道歉。

“师父，”他开始说，很难为情地，脸都红了，他的话吞吞吐吐说不出来，“今天是十四日了，照我们讲定的话，我应当在每月十日缴纳束脩。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只有三个弗罗磷。您或者准我迟缴几天，我要想法弄钱去。梅鲁拉答应过我，要拿些什么东西给我抄写……”

雷翁那图睁开惊异的眼睛看他。

“你说的什么话，卓梵尼？但愿上帝保佑你！你说起这类事情，自己害羞么？”

徒弟的狼狈面孔，他穿的那双破布钉补的鞋子和那套破旧不堪的衣服，都明白告诉雷翁那图说：卓梵尼是十分穷困的。

雷翁那图皱起额头，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过了一会，他装出漫不经意的样子，摸摸口袋，掏出一块银子，说道：

“我请你做件事情，卓梵尼。等一会有空时，请你到街上去，替我买二

十刀蓝图画纸，一捆红粉笔和几枝鼯鼠毛笔。一点钱请你拿去。”

“这是一个杜卡。那些东西有十个素独就够了。余下的，我带回来……”

“你用不着拿还我。以后再说，请你不要再同我谈起钱的事情了。你听到么？”

他掉过头去，指示朝雾中那些落叶松树的若隐若现的轮廓给徒弟看。那条笔直的“大运河”两岸都栽这种树，一直延长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雷翁那图说：

“你注意到么，卓梵尼：树的绿叶在薄雾中呈现天蓝色，在浓雾中则呈现灰白色？”

以后他还说了些意见，关于天上的云夏天映在有叶的树上和冬天映在光秃的树上时造成的种种不同的阴影。然后他再掉转头来向他的徒弟说道：

“我知道很清楚，为什么你拿我当作一个吝啬的人。我敢打赌，我猜得很对。当初我们商议每月束脩时，你一定注意到，我如何详细问你，如何把一切都记下来了：缴多少钱，每月那一日缴，以及谁给你的钱等等。可是，你应当知道，这是我的一种习惯，一定是从我的父亲彼特罗·达·芬奇传下来的，他是位公证人，是世界上最谨慎和最理性的人。这种习惯对我没有用处。信我的话罢，有好多次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我如此留意琐细的事情。我能够一丝不错地告诉你：安得烈那顶新帽子，羽毛费了我多少钱，丝绒又费了我多少钱；可是其他好几千杜卡花到什么地方去？我就知道了。所以，卓梵尼，你以后不要再留意我这愚蠢的习惯了。以后你要用钱时，尽管对我说，并相信我，我会给你的，如同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

雷翁那图望着他，带着这样一种微笑，使得徒弟心里立刻轻松而愉快起来。

以后他叫卓梵尼注意看一株低矮桑树的奇异姿态，这树生在他们经过的一个花园里；他连带说出一种见解，以为不仅每株树，而且每片叶子，都有各自的特异的形态，无论何时何地找不到相同的，如同各人面貌一样。

卓梵尼觉得，雷翁那图谈起树叶时，用着刚才谈起徒弟贫困时一样关切的神气；觉得，对于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东西的这种关心，才使得师父获得那么敏锐的眼光，好象通灵者一般。

底下肥沃的平原上，多米尼会的圣玛丽亚修道院从暗绿色的桑树背后显露出来。这是少年布拉曼特建筑的，一座淡红色的砖墙屋子，带着帐幕形的伦巴底式圆顶和黏土烧成的装演物，高耸在这白云满布的天空之下，十分有趣。

他们走进这修道院的大膳堂去。

这是一间素朴的长条形的厅堂，墙壁刷得雪白，一条条暗色的梁从这端直长到那端去。厅内发出温暖的潮气，香烟以及素菜等的气味。近门一头狭面墙边，放着院长的小饭桌；小饭桌前面两旁则是众修士的狭长的饭桌。

寂静得很，连一个苍蝇在生尘的黄玻璃窗上嗡嗡的声音也听得见。院里厨房人声以及铁锅铁镬相击声直响到这里来。

膳堂那一端，即是同院长饭桌相对的另一面狭墙，有灰色的粗麻布遮盖着，前面搭了一个木头架子。

卓梵尼猜想，师父画了十二年还未曾画好的那幅“最后的晚餐”一定是在那麻布后面。

雷翁那图爬上木架，揭开一个木板箱子，他的底稿，纸张，画笔和颜料

都放在那里面，他从那里取出一本破烂的拉丁文小书，书中有好多眉批和夹注。他拿这书给徒弟，说道：

“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接着 he 就把麻布幕揭开了。

卓梵尼举目看时，起初他不信面前是一幅壁画，而以为是真实的充满空气的长厅堂，是这间膳堂的延续，仿佛揭开布幕便看见另一间膳堂似地。这间膳堂天花板底横梁和纵梁也通到那间膳堂去，直到那边尽头处；这边早晨阳光同那边蓝色锡安山上面寂静的黄昏融和起来，锡安山风景，人们经过第二膳堂后面三个窗户可以看到。那间膳堂差不多同这间修士膳堂一样素朴，但挂有毛毡，显得更舒适些和更神秘些。那里的长饭桌也同这里修士吃饭时用的真实桌子一样，上面铺着同样的桌布，也有细长的条纹，四角也打了结，还可看见四方形的尚未展平的折痕，好象还是潮湿的刚从衣橱拿出来的一般；桌上摆的是同样的杯子盘子，刀子和玻璃酒瓶。

卓梵尼读《福音书》：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那时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了。……耶稣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遑所说是谁。有一个门徒是那稣所爱的，侧身挨近那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问问看，主是指谁说的。’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阿，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

卓梵尼抬头望那图画。

使徒的面貌画得那么生动，卓梵尼以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和看透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心给世间最难解的和最可怖的事情所震撼了，给罪孽的诞生所震撼了，一个神要由此罪孽而死去的。

犹大、约翰和彼得三个人的姿态，尤其给卓梵尼以深刻的印象。犹大的头还未曾画上去，他的稍微向后仰的身躯也只画了一个轮廓，他的手指现出痉挛的样子，紧紧抓住那个钱袋。由于一种仓卒的动作，他碰翻了盐缸，盐从缸里倾了出来。

彼得勃然大怒，在他身后跳了起来，右手握着一把刀，左手搭在约翰肩头上，好象他要问这主所宠爱的门徒：“谁是卖主的人？”他的气愤愤的银样的白头，发出火般的热烈，现出那般的急躁，如同后来他了解救主的受难和死是不可免的事情而呼喊：“主呵，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一样。

约翰则靠近基督身边坐着。他的丝一般柔软的、上面光滑、下面卷曲的头发，他的好象要瞌睡样子的低垂的眼皮，他的谦逊地合拢起来的双手，他的椭圆形的面孔，——这一切表现出天空一般地安静和明亮。所有门徒当中惟有他不痛苦，不害怕，不气愤。在他就实现了主的那两句话，即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卓梵尼看着并想着。

“雷翁那图原来是这样呵！我以前还有疑惑，甚至还相信那些诬蔑的话！一个人画这样一幅图画，能够是无神者么？哦，世上还有谁能比他更加同基

督接近么！……”

画师轻轻画了几笔，便完成了约翰的面孔；然后他从箱里拿出一块木炭，打算在空下的耶稣头部打一个底稿。

可是打不成功。……

他在耶稣头部面前思索十年之久了，可是他连初步底稿，至今部画不成功。

今天，画师在这幅壁画上光滑的空自地方，仍旧感觉惶感和无力，这地方应当出现救主面容的，然而至今尚未现出。

他丢开木炭，用海绵揩掉刚才画上的轻轻几笔炭痕，然后就坐在图画面前，沉浸于深思里面，他往往这样坐着几点钟长久。

卓梵尼攀上木架，轻手轻脚走到师父身边；他看见雷翁那图扮着一副郁郁不乐的面孔，好象突然变老了似的，一种顽强而紧张的思索神气，几乎可说在失望中的神气，表现在他的面孔上面。当画师碰到徒弟的眼光时，就和悦地问他：

“你觉得这画怎样，我的朋友？”

“师父，我能说什么话呢？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顶顶杰出的图画。除了您没有别人画得出来的。但我最好是不说什么话。我也不能说什么话……”

他说话的声音颤抖起来，象在流着眼泪。以后他又低低地几乎畏怯地添加几句说：

“不过有一点，我还在思索着，还不了解。犹大的面貌将怎样画呢，在这一切面貌中间？”

画师从箱里取出一块纸头，上面是一幅底稿，拿给徒弟看。

这是一幅可怕的，然而不是讨厌的，甚至不是凶恶的面孔；面上充满了无限烦恼和认识的苦味。

卓梵尼拿这来比较约翰的面貌。

“是的，”他低声说。“这面孔正是他，正是‘撒但进入他的心’这句话所指的人。也许他知道得比谁都多些。但那句话，他是不接受的，即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自己却愿离众独行……”

此时凯撒走进膳堂来，背后跟着一个穿宫廷伙夫服装的人。

“我们终于寻到你了！”凯撒喊。“我们到处都找过了。……公爵夫人为了件重大事情，派人来这儿，师父。”

“大人高兴到宫内走一趟么？”伙夫恭恭敬敬地接着说。

“有什么事情？”

“一件不幸事情，雷翁那图大人！浴室水管不灵了。早晨水管还是好好的，可是当娘娘刚坐到浴盆里，侍女将换下来的衣服拿到隔壁房子去时，热水龙头忽然损坏了，娘娘无法关闭。好在她还来得及从浴盆跳出来，不然她要在里面烫熟了。她起来大发脾气。内廷总管俺布罗曹·费拉里忙赔不是，但他声明，他早已多次通知大人这水管有毛病了……”

“蠢东西！”雷翁那图回答。“你看见我正在忙着画画么？去找左罗亚斯特罗罢，他在半个钟头之内就会给你弄好的。”

“办不到的，大人。您不同我一道，我是不敢回去的雷翁那图还要继续他的工作，再不理睬这人怎么说。可是当他向那画耶稣头的空白地方再看一眼时，他便气愤愤地皱起了额头，做一个失望的手势，仿佛他突然明自这回仍旧是什么都画不出来的，于是锁起那口箱子，从木架上爬下来。

“好罢，就走罢！总归是一样的。你到宫内大院接我去，卓梵尼！凯撒会带你去的。我在‘巨像’旁边等候你。”

“巨像”就是过世公爵弗朗西所果·司伏萨的雕像。

足使卓梵尼惊异的，便是师父扬长而去，也不再看一眼他的“最后的晚餐”，好象他高兴得到一个借口，可以抛弃他的工作了。他跟着火夫前去，为的去——修理公爵夫人浴盆的热水管子……

“怎样？你还看得不够么？”现在凯撒转脸对贝尔特拉非奥说。“这画确是十分神妙的，只要人们还未曾正确明白它的内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不愿意使你失望。也许你自己将来可以明白。暂时还是让你快活一下……”

“我请求你，凯撒，把你所想的话通告诉我，不要卖什么关子。”

“好的，但你以后可不要责怪我，说我公然把实话告诉你。凡是你反驳我的，我都预先知道了，我将不回驳你。不错，这幅画是伟大的作品。从来没有一个画家，象他那样熟悉解剖学、透视学以及光暗法则。这画那能不成伟大作品呢？自然界一切东西他都表现出来了，甚至面孔上每条最细的皱纹，台布上每个折痕，可是这里头缺少一样，——就是活的精神。这幅画上没有神，——而且永远不会有神到那上面去。一切都是死的，——在内心上一切都是死的。卓梵尼，你试仔细看看这些几何学的对称，这些三角形。你看上面那两个观用的三角形和那两个行动的三角形，基督则在正中央。右边一个观照的三角形：约翰是全善，犹大是全恶，彼得是善恶的判断，是正义。再右一个行动的三角形：安得烈，小雅各和巴多罗买。左边又是一个观照的三角形：腓力是爱，大雅各是信，多马是理性，再左又是一个行动的三角形：马太，达太和奋锐党的西门。这是拿几何学代替灵感，象数学代替美！一切都是思考出来的，计算出来，用天平称过的，用圆规量过的，一切都安排得合乎理智，直合到使人厌烦的程度。在神圣外表之下：这里，埋藏着褻神的思想。”

“哦，凯撒！”卓梵尼回答，带点责备口气。“你不大了解师父！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恨他？”

“你有点了解他么？你有点爱他么？”凯撒问，带着恶毒的微笑，同时匆匆看了他一眼。凯撒的眼睛里发出如此难料的怨恨，使得卓梵尼不由己意地低下头来。

“你的评判是不公平的，凯撒，”停了一会他接着说。“这幅画还未曾画好。基督自己还未曾画上去。”

“基督未曾画上去！你相信么，卓梵尼，基督会有一天画上去？我们等着看罢！但是你记着我的话：雷翁那图先生永远不会画成功他的‘最后的晚餐’的，他画不出基督，也画不出犹大。因为，我的朋友，你知道：靠数学，靠知识，靠经验，虽然能够做出好多事情，却不能做到一切事情，这里是需要别的东西的。这里是个界限，他连同他的一切科学，永远超不过这个界限去！”

他们离开了修道院，走向宫殿去——“卓维亚门宫殿”去。

“至少有一点你是想错了的，凯撒！”贝尔特拉非奥说。“犹大已经画好了。”

“ 什么？画在那里？ ”

“ 我亲眼看过的。 ”

“ 什么时候？ ”

“ 刚才，在修道院里。他拿他的草稿给我看。 ”

“ 给你看？哦，哦！ ”

凯撒拿眼睛望着他，慢慢地问，几乎不能自制的样子：

“ 好的。那么，——画得好么？ ”

卓梵尼一声不响，点一点头。凯撒从此在路上就不说一句话了。他深深地沉浸在默想之中。

他们到了宫门，就跨过吊桥，走进南墙塔去，所谓“菲拉勒特塔”，这塔各方面都有深的壕沟围绕着。塔内阴暗而郁闷，发出面包和大粪气味，如同一个兵营。佣兵们喧哗，调笑和咒骂，在那穹窿天盖之下起了回声。

凯撒有一张通行证。卓梵尼是个陌生的人，被人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了一会，他的名字也被人记在警卫册子上面。

他们跨过第二道吊桥，那里再经过一次详细检查，然后走到空旷无人的宫殿内院，即是演武场。他们前面，在所谓“死壕沟”上面，黯然耸立着那个蓬拿狄萨伏依雉堞塔。右边是大礼堂的进口，左边则是通到宫殿内外人不能涉足的部分，所谓“罗克阔堡垒”，一个真正的老鹰巢。

广场中央有一个木头架子，木架周围有一些小架子，一些木片和仓卒筑成的篱笆：这些木头都因为年深日久而变成黑色了，这里或那里现出了黄灰色的斑点。

一个黏土塑的骑马人像，足有十二英寸高，耸立在这木架和篱笆上面；这便是所谓“巨像”，雷翁那图的一个作品。

那只大马是暗绿色黏土塑的，后脚直立，耸向多云的天空，一个军人被践踏在马蹄底下，威风凛凛的骑马人则高擎着公爵权杖。

那就是那个有名的佣兵大头领，弗郎西斯果·司伏萨，一个流氓，他拿自己的血去换钱用，一半是军人，一半是强盗。他是罗曼雅贫农的子孙，从民间下层向上爬，猛如狮子，狡似狐狸，用了他的罪行，功业和聪明夺得最高权力，死时已经是米兰国的公爵了。

苍白色的带潮湿的阳光，投射在这“巨像”上面。

卓梵尼从那双下额的皱纹，从那充满了掠夺欲的吓人眼睛，看出了那饱满的野兽的慈善的安逸。但在塑像脚下，却有二行铭文，是雷翁那图亲手刻在柔软的粘土上面的：

Expectant animi molemque futuram Suscipiunt; fluat aes: vox erit: Ecce Deus! 最后二字“Ecce Deus! ——看哪这个神!”给了卓梵尼以极深刻的印象。

“一个神么!”卓梵尼心里想道，一面注视这黏土“巨像”，和这被牺牲的人，在胜利者，在这残暴的司伏萨的骏马铁蹄底下。他不禁回想到圣玛利亚修道院那个平静的膳堂，那个蓝色的锡安山，约翰那个美丽的面庞，和那位神的平静的最后晚餐，——在这位神底下写着另外两个字；“Ecce homo ——看哪这个人!”

此时雷翁那图走向卓梵尼身边来了。

“我的工作做完了。走罢!不然，他们又要把我拉回宫里去的，——我相信，我嗅到了厨房饭菜的味道。我们须得趁他们没有觉察的时候，就溜走

了。”

卓梵尼站着，低头无语。他的面容苍白了。

“对不起，师父！……我正在沉思，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够同时塑这‘巨像’，又画那‘最后的晚餐’？”

雷翁那图望着他，带着善意的惊讶神态。

“你为什么不明白这个呢？”

“哦，雷翁那图师父！您没有看出来么？这却是不可能的，——您同时……”

“恰好相反，卓梵尼。我觉得这两件作品是互相激发的。我画‘最后的晚餐’时的最好思想，恰是当我塑‘巨像’时候得到的；反之，我在修道院做工，也喜欢想到这座纪念像。这是一对孪生的作品。我同时开始这两件作品，我希望也能同时成功。”

“同时么，这个人——和基督？不，师父，这是做不到的！……”贝尔特拉非奥喊。他不能把他的思想更明白地表示出来，但他感到他的心在一种难忍的分裂之下痛苦着，于是他重复一句说：

“这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做不到呢？”师父问他。

卓梵尼正待回答，担当他碰到雷翁那图的安静而惊讶的眼光时候，他就懂得：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懂得：雷翁那图不会了解他了。

“当我看见‘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贝尔特拉非奥心里想，“我仿佛觉得，我了解雷翁那图师父了。但是现在我又一点不明白他。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这两个人中，他的心究竟对着那一个喊：‘看哪这个神’呢？或者凯撒的话是对的？上帝果真没有住在雷翁那图心里么？”

晚上，屋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卓梵尼因为睡不着，就走出院子去，坐在前面台阶旁边葡萄架底下的一只板凳上面。

院子成四方形，中央有一口泉水。卓梵尼背墙坐着，面对着马厩。左边是一堵石墙，有个小门开向那个通到维塞里拿门去的大街；右边是一个小花园的墙壁，一个门永远锁着。在这小花园里只有一幢屋子，除了亚斯特罗外，雷翁那图不让任何人进那里面去，雷翁那图自己时常单独一个人在那里面工作。

夜是寂静、温暖而潮湿的。淡弱的月光，透过闷热的云雾照射过来。

忽然，通到大街去的那个关闭的小门有人敲着。

楼下一个窗板打开了，有人探头出去，问道：

“嘉山德拉小姐，是您么？”

“是的，请你开门！”

亚斯特罗从屋里走出来，开门。

一个女人穿着白衣裳，走进院子，在月光底下，白衣裳变成淡绿色，象烟雾一般。

起初那两个人只在小门旁边谈话，后来他们从卓梵尼身边走过，却没有发现他。屋檐和葡萄藤的黑影遮住了他。

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泉水的矮栏上。

她有一副奇异的面容，冷淡而僵硬，好象古代的雕像。她的额头是低的，眉毛是直的，下颚很小，眼睛是透明的，琥珀一般黄的。但卓梵尼觉得最触目的，还是她的头发：这头发干燥、蜷曲而轻飘，仿佛有它自己的生命——

象梅杜莎 的蛇一般，它围着这姑娘的头，构成一个黑光轮，使得面容显得更苍白，嘴唇更红，那对黄眼睛更加透明。

“你听人说过安哲罗修士了么。亚斯特罗？”年轻的姑娘问。

“自然听过的，嘉山德拉小姐。据说，教皇委派他去铲除一切邪术和异端。只要听见人谈起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甫大人，人们便要毛骨悚然起来的。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落在他们手里！您要当心哪！而且要警告您的姨母！……”

“她并不是我的姨母。”

“就算不是您的姨母，——那么总是一样的，我说的是细东尼亚太太，您就住在她的家里。”

“你也许以为我们都是巫姑么，铁匠？”

“我没有这个念头。雷翁那图师父给我解释，给我证明得很清楚，说世上简直没有什么巫术，而且照自然法则看来，也是不会有的。雷翁那图师父什么都知道，什么也不相信。……”

“什么也不相信么？”嘉山德拉小姐反问说。“他也不相信魔鬼么？也不相信上帝么？”

“不要开玩笑！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并没有开玩笑。但是你知道，发生过何等奇怪的事情么？有人告诉我，说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甫大人，在一个重要的无神论者家里搜到这人同魔鬼协订的一份契约，约中，这人答应，要借助于伦理学和一切自然法则，来否认巫术的存在和魔鬼的权力，为的是借此去巩固并发展地上的魔鬼国。所以现在人这样说：巫求是异端，但不相信巫术则是双料的异端。所以，你要当心哪，铁匠；你不要卖师呀，不要告诉别人说师父不相信什么巫术呀。”

左罗亚斯特罗听到这个出乎意外的忠告，起初十分狼狈，后来他提出一些反驳，并设法替雷翁那图辩护。可是那个姑娘打断他的话：

“你们的飞行机器做得怎么样了？不久就可做好么？”

铁匠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

“做好么？早得很！我们须得从头做起哩！”

“呵哈，亚斯特罗，亚斯特罗！你也相信这种胡闹事情么？你还不明白，这一切机器都只为将真事隐瞒起来的么？我确信，雷翁那图先生早就能够飞的。……”

“飞什么？”

“飞得同我一般呀！”

他沉思地望着她。

“您大概是做梦时候飞的么，嘉山德拉小姐？”

“别人怎能看见我飞呢？你完全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情么？”

铁匠摸不着头脑，急得乱搔耳朵背后的头发。

“哦，我完全忘记了，”小姑娘含着讽刺的微笑，继续说，“你们这里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不相信什么奇迹的。你们只晓得你们的机械学。”

“让魔鬼拿去罢，什么机械学！我全身淹没在机械学里面，直到这上头，”铁匠回答并指着他的颈项。

然后，他合起双手恳求，喊道：

“嘉山德拉小姐，您知道，您是可以信托我的。倘若我多话，泄露出去，那我只有倒霉。天晓得，——安哲罗修士有一天也会把我们抓大的！请您好

心告诉我！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告诉我！……”

“你要我说什么事情？”

“您是怎样飞的？”

“您要知道这个么？不，我不说。知道太多，人是容易老的。”

她不响了。然后她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久，接着低声又说：

“何必我说很多的话呢？事情不在说呀，是在做呀。”“那么怎么样做呢？”他问道。他的面孔苍白了，声音颤抖了。

“先要知道一句咒语，然后再用一种油膏涂抹身体。”“您有这种油膏么？”

“有。”

“您也知道那句咒语么？”

她只点一点头。

“那时我也能够飞么？”

“试一试看。那时你就知道，我的方法是比你们的机械学更加可靠的。”

铁匠的那只独眼发出了非非妙想的贪欲的火焰。“嘉山德拉小姐，请把您的油膏给我！”

她轻微地笑起来，笑得很奇怪。

“你是个怪异的人，亚斯特罗。刚才你还说什么秘密法术都是胡说，——现在你自己忽然相信起来了！”

亚斯特罗低下头来，现出厌烦和执拗的神态。

“我想试一试看。只要达到我的目的，只要我能飞，那么是靠奇迹还是靠机械学，我都不在乎的。我等不得了！”

那个姑娘把手搁在他的肩膀上。

“上帝在上，你这样着急我也很难过。若是你最近还飞不起来，谁知道，也许你真要发疯了……好，就这样罢：我给你油膏并告诉你那句咒语。但是，亚斯特罗，我求你的事，你也须替我做。”

“我做的，嘉山德拉小姐。什么事我都做的。您说罢！”

那个姑娘手指着小花园围墙背后那个在月光底下闪烁着的潮湿的屋顶。

“让我进那里面去罢！”

亚斯特罗皱起了面孔，摇摇头。

“不！不行，——您无论要什么都行，但这件事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我答应了师父，不让一个人进去的。”

“但你自己进去过？”

“不错。”

“里面有什么？”

“没有什么秘密。真的，嘉山德拉小姐，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是机器，机关，书籍，写本，还有：奇异的花草，禽兽，昆虫，——这些是旅客们从远方带来给师父的。此外还有一株有毒的树。……”

“什么——有毒的？……”

“是的，做实验用。他在树上安了毒药，为的研究毒药对于植物的影响。”

“请你告诉我，亚斯特罗，详详细细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树的事情。”

“这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当春天开始，液汁升起来时，他在树干上钻

一个洞，直钻到树中心，然后用一根空心的长针，将一种液体注射进去。”

“真是奇怪的实验！这是一株什么树呢？”

“一株桃树。”

“好，——那么毒药也达到果子里面么？”

“也许是的；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才会知道。”

“有毒没有毒，外面看得出来么？”

“不，看不出来的。所以他才不让一个人进花园里去，怕人们给这美丽的果子诱惑了，采去吃，就中毒死了。”

“你带着钥匙么？”

“钥匙就在我的身上。”

“把钥匙给我，亚斯特罗！”

“什么话，您说什么话，嘉山德拉小姐！我在他面前，发了很重的誓。……”

“把钥匙给我！”嘉山德拉再说一遍。“那么我就设法使你今晚就飞起来。听到么：今晚！你看油膏在这里！”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瓶，拿给他看，瓶里装满了一种深暗色的液体，在月亮底下闪烁有光。然后她拿面孔挨近他，用谄媚的声音低低对他说：

“你害怕什么，蠢头？你自己说过，里面没有什么秘密。我们迅速跑进去，一切东西都看一遍。……好罢，拿钥匙给我！”

“不要纠缠！”他回答。“我不放您进去的。您的油膏我不要。你滚！”

“懦种！”姑娘鄙蔑地说。“你本来可以知道秘密的，但你没有胆子。现在我看出来：他确是一个巫士，他欺骗你，把你当作小孩子。”

他不响，忧郁地，面孔转向别处去。

她又靠近他的身边。

“好的，亚斯特罗，你不可以……我不要进花园里去。你只把门开一下，让我在外面看看。……”

“那么您不走进去？”

“不！你只开开门，让我看看。”

他掏出钥匙，开了门。

卓梵尼悄悄站起来，看见围墙环绕的小花园深处有一株平常的桃树。但在灰白色烟雾中，绿色的浑浊的月光底下，这桃树对他现出了神秘的，象鬼怪一般的姿态。

那个姑娘站在小花园门限上，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圆睁双眼向内观看。后来，她向前踏了一步，要走进去，可是铁匠把她拉回来。

她抗拒着，脱开他的臂膀，象一条蛇。

但他把她推到旁边去，推得很猛，使她几乎跌倒了。她立刻站稳了脚步，双眼盯住他。她的死人一般的苍白面孔此时怒冲冲的，十分可怕：此时她真象一个巫姑。

铁匠锁好了园门，走回屋里去，没有向嘉山德拉小姐告别。

她的眼睛追随铁匠的背影。以后她急步从卓梵尼身边走过去，溜出了那个临街小门，走向维塞里拿门去了。

院子又寂静起来了。雾愈来愈加浓厚了。一切都遮盖在、消失在浓雾之中。

卓梵尼闭起了眼睛。象做梦一般，他看见这株吓人的树竖立在自己面前，

树上结着有毒的果子，潮湿的叶上凝着沉重的露珠，在绿色的浑浊的月光底下。于是他想起了《圣经》的话：

“耶和華上帝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伊卡魯士 Ikarus——希臘神話人物，他的父親是個巧匠，替克里底國王米諾士建築迷宮，後來父子被囚在迷宮之內時，便用蠟粘鳥羽縛在身上飛走了。伊卡魯士飛得太高，太陽融化了蠟，羽毛脫落，掉入海中淹死了。

從煙囪里飛出去——做魔鬼門徒的意思，因為相傳那些巫師赴“群巫大會”時，是從煙囪飛出去的。

齊克洛卜 Zyklop，希臘神話中的獨眼怪。

弗羅璘 Florin，意文 fiorino——一種金幣名，一二五二年始鑄於弗羅棱斯，價值合杜卡（Dukaten，意文 Ducato）差不多。但後來當作計算單位，有作杜卡之三分之一者，即等於三十三索獨又三分之一。

芬濃其菜——一種茴香。

雅可波 Jacopo——據雷翁那圖筆記，雅可波是一四九〇年來他家的，那時十歲；此時當然不止十歲了。

布拉曼特 Donato d' Agnolo Bramante，一四四四——一五一四。

弗郎西斯果·司伏薩 Francisco Sforza，一四〇——一四六六——他的父親已經是有名的傭兵頭領，無論那個國家要打仗，只需用錢雇他，他便帶了部下替你出力，不打仗的時候則過強盜的生活。弗郎西斯果繼他父親地位，勢力更加雄厚，戰無不勝，人們稱他做“戰爭之父”。後來他娶了米蘭公爵維士孔蒂家菲力浦·馬利亞的女兒。一四四七年，米蘭和威尼斯戰爭時，公爵死了，司伏薩帶了部下傭兵打敗威尼斯軍隊，立刻就與威尼斯媾和，回軍米蘭自己做起公爵（一四五〇年）。

“看哪這個人！”——耶穌被兵丁戴上荊棘冠冕，穿上紫袍時，羅馬巡撫彼拉多對眾人說的一句話，見《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節。以後圖繪耶穌的像，底下常寫這一句話。

梅杜莎 Medusa——希臘神話中女怪果貢三姊妹之一，她的一根根頭髮都是活蛇，她的眼睛最危險，誰被她看見了，誰都要化成石頭。

第三章 有毒的果子

公爵夫人贝特丽采每逢星期五总要洗她的头，而且把头发染成金色；染色之后，头发须得让太阳晒干。

为这目的，人们在屋顶上设立一些平台，周围用栏杆围着。

现在，公爵夫人就坐在宏丽的司伏萨别宫屋顶上这样一个平台上面，忍受如火的阳光的晒炙，这样的天气，连乡下看牛的人都要带着他们的牛去找寻阴凉地方的。

她穿一件白绸制的没有袖子的宽大衣服，头戴一顶阔草帽，为的不让太阳晒在面孔上；染成金色的头发从帽顶一个圆孔里露出来，披散在宽阔的帽缘上面。一个黄面孔的捷尔克塞女奴，用着那缚在一根棍子上的海绵沾湿公爵夫人的头发，一个细长眼睛的鞑靼女人则拿象牙梳子在头发上梳着。

这金色染料，乃是用五月间胡桃根液汁、番红花、牛胆汁、燕子粪、龙涎草、熊爪灰和蜥蜴脂肪等调制出来的。

在公爵夫人自己监督之下，此时，她旁边三角架上面，有一个长嘴的蒸馏器，象那些炼金术士所用的，正在那给阳光照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火焰上面沸腾着；蒸馏器里是淡红色的豆蔻水，其中夹着贵重的麝香，特拉刚树胶和当归。

两个女仆满身大汗；公爵夫人那只哈吧狗在这炽热的屋顶上也很不舒服，它喘息着对公爵夫人眨眼，含有怪责的意思，一面垂着它的舌头；当那伶俐的猴子同它开玩笑的时候，它也不象往常那样猜猜叫着。猴子在这炎热当中是很舒服的；那个小黑奴也是如此，他此时正擎着一面四周镶有珍珠和螺钿的镜子。

贝特丽采虽然总在努力扮起严肃的面孔，举动也尽量的庄重，以求适合她的身分，人们仍然难得相信：她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已经结婚了三年而且生过两个小孩子了。她的同小孩子一般丰满而微带褐色的面颊，她的圆圆的下巴之下几条无邪的皱纹绕着那个疲弱的颈项，她的象赌气般翘起的和紧闭的厚嘴唇，以及那瘦削的双肩，平坦的胸部，粗拙的急剧的几乎同男孩子一样的动作，使人觉得她是个娇生惯养的执拗而自负的女学生。虽然如此，她那双冰一般明亮的褐色眼睛仍然露出足智多谋的神气。那时代最聪明的政治家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有一次在一封秘密报告中，告诉威尼斯政府说：这个小姑娘是政治界中一块坚硬的石头，比她的丈夫罗督维科公爵还要厉害，公爵什么事情都听老婆的话，而占得很多的便宜。

那只哈吧狗忽然狂吠起来。

一个穿着寡妇黑衣的老太婆，喘息着，呻吟着，从那连结屋顶与藏衣室的梯子走了上来。她一手捏着念珠，一手扶着拐杖。她的布满皱纹的面孔，足够令人见而生畏，倘若没有一个表示好意的微笑和一双象老鼠般眨动不停的眼睛来打破这个印象的话。

“唔，唔，唔！年纪大了真不惬意。……我几乎爬不上来了。但愿上帝赐您幸福，娘娘！”

她用着奴婢般的谦卑神态，从地下拿起公爵夫人梳妆衣服的叉角，放在嘴唇上吻着。

“哦，细东尼亚太太，那话儿弄好了么？”

老太婆从她的囊里拿出一个细心包裹着和塞着的小瓶子，瓶里装的是一

种稍带白色的浑浊的液体。这是驴奶和山羊奶，同野缀草，天门冬根和白百合花球根调和起来的。

“本来哩，还须在热马粪里放一天两天，但是算了罢，我想这样已经可以了。但您拿来洗的时候，应当先用一块毛布滤过。您拿白面包屑沾着这水，在面孔上擦，每次擦上足够念三遍《信经》的时间。擦五个礼拜后，包您脸上揭色通通退掉。这水也是可以医治小疮的。”

“听我说，老太婆，”贝特丽采说，“你这药水里面又放了些巫术上惯用的讨厌的东西，象你不久以前给我的去痣毛油内的一样么，譬如：蛇油戴胜血，在锅里烤焦的虾蟆灰？若是有的话，赶快告诉我！”

“没有，没有，娘娘！别人胡说八道的话，请您不要听。我做事情都是很老实的，不敢瞒骗。因此大家都喜欢我。但说句老实话，这类讨厌东西有时也是免不了的。那位高贵的安哲里佳太太，打个比罢，去年夏天都是拿狗尿洗头，为的不使头发脱掉。她还为这事情感谢上帝哩，因为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的。”

说完，她弯下腰，在公爵夫人耳朵边报告些本城最近的新闻：盐业公会总理的夫人，那位年轻的菲丽贝塔太太瞒骗了她的丈夫，去同一个新来的西班牙骑士偷情。

公爵夫人不禁笑了起来。

“哦，细东尼亚太太，你确是个有趣的婆娘。这类事情，你究竟从哪里听来的？”

“相信老太婆的话罢！我说的话都是实情实理。说到良心上的事情，我也是晓得分别轻重的。……什么年纪有什么年纪该做的事情。我们女人，年轻的时候若是没有满足我们的爱欲，那么年老之后就要懊悔的，我们要这样懊悔，以至于容易落到魔鬼的爪里去。”

“你说话活象一个神学教授，细东尼亚太太。”

“我不过是一个愚蠢的老太婆罢了，娘娘；但是我说的话确是诚心诚意说出来的。我们一生惟有一个青春。我们老了以后，鬼来理会我们呢？那时我们只好看顾灶灰里的热火。人家把我们赶到厨房去，我们在那里，只好同猫一起咕啾着，只好计算钵子和锅子的数目。年轻女人该当享福，年老婆娘该当饿死，——人家这样说。长得好看但没有爱，就象做弥撒没有念经一般。同自家老公睡觉真是没有一点味儿，还不如女修士们磨镜哩！”

公爵夫人又笑了起来。

“你这个马泊六！”贝特丽采半开玩笑地点着指头恐吓她，但显然认为这闲话说得很有趣。“那位不幸的女人却是你引诱坏的。……”

“可是，娘娘，我请您不要这样说！您怎能说她是个不幸的女人呢：他快活得呢喃着，象一只小鸟；她天天感谢我。‘现在，’她说，‘我才分别出来，丈夫的接吻和爱人的接吻是有何等差异的。’”

“然而罪过哩！她的良心就不责备她了么？”

“良心么？您看，娘娘，即使修士和神甫同我说的不一样，我仍然认为爱情上的罪过是一切罪过中最自然的。一两滴圣水就可以将这种罪过洗涤干净了。此外，即使菲丽贝塔瞒骗了她的丈夫，那也不过是一报还一报，象人家时常说的，她做这次事情也许还不能抵偿她的丈夫自己的罪过，但至少减轻几分她的丈夫在上帝面前的负担的。……”

“那么男人也是……”

“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一切男子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男人不是宁愿只有一条臂膀，而不肯只有一个老婆。”

“这话怎讲？请你再说一遍！”

老太婆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显然知道这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于是又弯腰在她耳朵旁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贝特丽采再不笑了。

她做了一个手势。女仆都回避开了。惟有那个小黑奴还留在这儿，他一句意大利话都不懂。

周围只有寂静的天空，铅灰色的，象死了一般的，在炎热的空气里面。

“也许是谣传罢，”公爵夫人终于表示她的意见。“人们爱这样胡说八道的。……”

“不是，娘娘。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别人也可以给您证实我的话。”

“那天有很多的人么？”

“大约有一万人。巴维亚宫殿前面广场都站满了。”

“你听到什么话呢？”

“伊萨伯拉太太带了那个小弗朗西斯果走出阳台上来的时候，一切的人都挥动着手臂和帽子。好多人哭着。‘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万岁！’他们喊，‘仗·嘉黎亚左，米兰 国正经君主，万岁！他的继承人弗朗西斯果万岁！杀死篡位奸臣……’”

贝特丽采沉起了面孔。

“他们喊这样的话么？”

“还喊更难听的话哩……”

“什么？你说罢，什么话都说罢，不要害怕！”

“他们喊，——娘娘，我的嘴闭不住了，——他们喊：‘杀死强盗！’”贝特丽采吓了一跳，但她立刻又镇定起来，低声地问：

“你还听到什么话呢？”

“我确实不知道，应不应该对您说……”

“说罢，快一点！我要知道一切的事情。”

“您信我的话，娘娘。那天人群中有人传说：罗督维科·伊·穆罗 公爵殿下，仗·嘉黎亚左的恩人和监护者，却是把他的侄儿仗·嘉黎亚左 监禁在巴维亚官殿里，并且雇用刺客和侦探包围着他。以后，民众就咆哮起来，要求仗·嘉黎亚左公爵出来同民众见面。可是伊萨伯拉太太声明：公爵卧病在床……”

细东尼亚太太很神秘地又在公爵夫人耳边说了几句话。

贝特丽采起初很注意听，后来生起气来转过脸去，呼喊说：

“你发疯了么，老巫婆？你怎敢对我说这种话！不怕我叫人从这屋顶把你推下去么？那时乌鸦也不能把你的老骨头收拾在一处的。……”

细东尼亚没有给这话唬住。立刻贝特丽采也就安静下来了。

“我不相信这个把戏，”她说，带了探询的神气望着老太婆。

老太婆只耸一耸肩膀。

“随您的便。但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请您听我说。这事情应当这样做，”她用着奉承的声调说了下去，“用蜡做一个小人，拿一只燕子杀了，拿它的心放在小人右胸，拿它的肝放在小人左胸，再拿一根针穿过去，念几

句咒语，就够了。面孔同这蜡人相象的，那个人以后就慢慢地死去。……再高明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他。……”

“住嘴！”公爵夫人打断老太婆的话。“以后不许你再说这话了。”

老太婆又谦卑地吻着那件梳妆衣服的叉角。

“娘娘，您是生命中的太阳，我爱您太爱得很了，——这就是我的罪过。请您相信我的话，娘娘。每逢圣方济谷节日晚祷唱赞美诗的时候，我总要泪流满面，祈求上帝赐福给您。人家说我是个巫婆。但即使我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那也只是为着能够替您娘娘办事的。上帝可以证明我的话！”

好象深思的样子，她又添加几句话说：

“而且不用邪术也行的……”

公爵夫人不作一声，紧张地望着她。

“我来这里经过宫廷花园时，”细东尼亚放大胆子说下去，“看见园了正将那些上好的桃子装在一个篮里。大概是送给仗·嘉黎亚左公爵的礼物罢？”

她停了一会。然后继续说：

“弗罗棱斯画师雷翁那图·达·芬奇的花园里，据说结了好多奇妙的桃子。可是——有毒的……”

“什么——有毒的？”

“我的侄女，嘉山德拉小姐，亲眼看见过的。”

老太婆又在公爵夫人耳边说了几句话。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一声。她的眼睛表情，仍是谁也春不出来。

她的头发此时已经晒干了。她站了起来，脱掉那件梳妆衣服，并走下楼梯到藏衣室里去。

藏衣室里立着三个大橱。第一个大橱好象教堂里装置祭衣的华丽的柜子，里面井然有序地挂着贝特丽采在这婚后三年中缝制的八十四套衣服。其中好多套绣着金，饰着宝石，以至于无需支架便能在地上直立起来；另有几套则透明得和轻飘得象蜘蛛网一般。第二个装的是鹰猎的器具和马鞍。第三个则藏着香水，香油，漱口水，油膏，白珊瑚和珍珠做的牙粉，此外还有无数盒子，瓶子，瓢壶，蒸馏器等，——总而言之，一个女性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室内还有雕刻图画的和装着铁板的箱笼等物。

当婢子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件新制的衬衣的时候，就有一阵香味从细麻衣服中间发出来，原来有几束拉文狄香草放在这些衣服中间，还有几个绸制的小袋，内中装着在阴影中枯干的溪荪花和大马色玫瑰的粉末。

贝特丽采一面穿衣服，一面同女裁缝谈论一件新衣的样式，这新衣是她的姊姊曼士亚·伯爵夫人，厄斯忒之伊萨伯拉刚才派快差送来的；伯爵夫人也是一位讲究时髦的贵妇。两姊妹互相竞赛装饰和豪华。贝特丽采羡慕伊萨伯拉的审美趣味，事事都要模仿她。这位米兰国公爵夫人派了一个秘密专使驻在曼士亚，那里有什么时新式样出来，她马上就可知。

贝特丽采穿起一件衣服，这衣服的样式她特别喜欢，因为能把她的矮小身材抬高了些。衣料上有长条的绿丝绒和金绣。两个滚着灰绸带的衣袖狭窄得很，而且依照法国式样，都开了一些洞眼，所谓“窗子”，里面穿的折叠很多很窄的衬衣，就从这些“窗子”露出它那雪白的麻布颜色。一个轻飘的阔眼的金丝网，覆着那编成一条辫子的头发。一个窄边的金环围着她的头，一个小小的红宝石蝎子就嵌在这金环上面。

贝特丽采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来穿她的衣服，在这时间内，——用公爵自己的话来说，——一只大商船也足够装货开往印度去的。

当她忽然听到远处的角声和犬吠时，她才记起了：今天是定好的打猎的日子，因此她才赶忙起来。她衣服完全穿好出来了，还顺路去望一望她的那些侏儒的住所，——这住所被戏称为“巨人之家”，乃是模仿她的姊姊厄斯忒之伊萨伯拉宫内玩偶小屋而设立的。

椅子，床铺，家具，宽阔而低矮的梯级，还有一个小祈祷室，室内一个小祭台，那个博学的侏儒雅那基就是穿着特制的大主教衣冠站在这台上做弥撒的，——这一切都同侏儒的身材相称。

这个“巨人之家”内充满了喧哗，哄笑，哭啼和叫喊，种种式式的声音，有时还能令人毛骨悚然，象在马戏班或疯人院一般。因为这里，在这令人窒息的污秽的狭小地方，住着，生着，养着和死着那些猴子，鹦鹉，驼子，黑奴，呆女，卡尔米克人，丑角，小兔，侏儒以及其他逗人发笑的人物；公爵夫人时常整天同着这些人物玩耍。

现在是要行猎去的，她不过顺便到那里面看一眼，问一问她的小黑奴那尼谟的病状，这黑奴是她不久之前从威尼斯弄来的。那尼谟的皮肤这样墨黑，据他的从前的主人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公爵夫人同他玩耍，仿佛玩着一个活的傀儡。可是这小黑奴突然生病了。他的好多人称赞的黑皮肤原来不是完全本然的，原来上面涂上了一层漆，使这皮肤显出黝黑的光泽，现在这漆渐渐消失了，这使得贝特丽采十分忧愁。昨天晚上那尼谟病势加重，人们甚至替他的生命担忧。公爵夫人听见这个消息很着急，他皮肤虽然褪色，公爵夫人还是喜欢他的。她现在命令，赶快给这小黑奴洗礼，至少免得他死时还是一个异教徒。

她走下楼梯来的时候，就碰到她所宠爱的小呆女摩尔于茜娜，一个年轻的秀丽的姑娘，但是呆得十分有趣，用贝特丽采的话说，连死人都会给她逗笑了的。

摩尔于茜娜爱偷东西；她把偷来的东西藏在一个房角里破损的地板下面的老鼠洞中，然后就心满意足地走开了。若是有人和颜悦色地问她：“说一句诚实话罢，你把那话儿藏在什么地方？”那她就会狡猾地拉着问话人的手，引他到那个地方，把偷来的东西指给他看。若是有人喊她说：“你走过这条浅水的河流罢”，那她就高高地卷起裙子，不晓得一点羞耻。有几次她的呆性发作了，她整天哭着一个小女孩，而这小孩是并未存在过的，她从来未生过小孩，——她闹得大家鸡犬不宁，人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她关在一个堆放什物的房子里面了。

今天摩尔干茜娜正在楼梯角坐着，双手抱着膝头，均衡地摇动着，哭出了痛苦的眼泪。

贝特丽采走到她面前，抚摸她的头发。

“不要哭！心里放明白一点！”

呆女抬起她的蓝色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公爵夫人，哭得愈加悲惨。

“唔，唔，唔！我的心爱的孩子，给他们拿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上帝？他并没有得罪了谁。有了他，我才会安静，会快乐的。……”

公爵夫人走下了院子，打猎的人已经在那儿等着她。

她骑在一匹贡察加的种马场出产的褐色巴勃牡马上少姿势十分英勇，不象一个女人，倒象一个熟练骑士；她的身边围满了前驱马队，臂鹰人，调犬

人，驯马人，侍童，女官等。“真是一位女人国大元帅”，穆罗公爵这样想，心里得意得很，当他走出宫殿前面有屋檐的过道上，看他的夫人出发行猎的时候。

公爵夫人鞍子背后蹲着她那只猎豹，这豹身上穿了一件绣金的绘有纹章的制服；她的左手拳头上立着一只雪白的居比路种鹰，这鹰是苏丹赠送的，鹰头上那顶绿玉帽子也是苏丹送的，鹰爪上挂着种种铃子，听起来和谐好听，——为的是这鹰迷失在浓雾或芦苇中时，容易寻找。

公爵夫人这日很高兴，同人家开玩笑，她要高声大笑。她要骑马奔跑。她含笑转回头来望她的丈夫，公爵此时还能够对她喊道：“当心哪，你的坐马野得很！”以后，她向女官们打一个招呼，便同她们赛跑起来，起初在大路上，以后则跨过田野，运河，小丘，壕沟和篱垣。

那些调犬人不久就落在后头了。贝特丽采跑在一切人前面，她那只大獒总追随在她身边。惟有一个人能够同她并马而行，那就是骑在一匹西班牙种黑色牝马上的那个最活泼和最豪迈的女官，吕克列沙·克里威利小姐。

公爵暗中爱着这个吕克列沙小姐。现在，当他看见她和贝特丽采两人并马而行的时候，他自己糊涂起来，不知道这二人中，他最爱的是那个。但他仍只关心他的夫人。每逢马跳壕沟时，他就闭起眼睛不忍观看，他的呼吸停滞着。

他怪责公爵夫人，不该这样蛮干。但他并不发气。他明白自己肉体上的衰弱，因此暗中对于贝特丽采的英勇，愈觉得可以夸耀。

行猎的人都消失在奇诺河平坦岸上柳树和芦苇丛中去了，那里有很多野鹅和苍鹭。

公爵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秘书长，正在那里等候他，继续中断的工作，——这是一位大员，驻外公使都归他管辖，他叫做巴多罗买阿·嘉尔哥先生。

穆罗公爵坐在一个高高的靠背椅上，他的修饰得很好的白手温柔地抚摸着那剃得光光的面颊和那圆圆的下颏。

他的端正的面容表现出坦白易亲的态度，这是最狡猾的政治家所特有的。那个大鹰鼻，那副突出的，好象尖起来的，优雅地波动着的嘴唇，使人想起了他的父亲佣兵大头领弗朗西斯果·司伏萨。但据诗人所说，弗朗西斯果是狮子而兼狐狸，现在他的儿子却只继承了而且增加了狐狸的狡猾，而没有他那种狮子的勇敢。

穆罗穿一件简单的然而裁制得很好的衣服，是织有花纹的淡蓝色绸子缝的；他的头发剪成时髦的样式，梳得光光的，一根紧贴一根，覆盖着耳朵和额头，差不多到了眉毛那里，好象一头丛密的假发。他无论接待什么人，都是很有礼貌的。

“您得到详细的报告了么，巴多罗买阿先生，关于法国大军从里昂出发的事情？”

“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报告，殿下。每天晚上总推说明天，到了明天早晨又推延到后天去了。国王整天玩着同战争不相干的事情。”

“他的情妇叫什么名字？”

“人家告诉我许多名字，因为他有许多的情妇。国王陛下是厌故喜新的。”

“您写信给贝尔曹奥索伯爵，”公爵说，“您说我给他三万……不，那

太少了，……我给他四万，……五万杜卡，再送送礼。叫他不要爱惜钱了！我们将用金制的练子把国王从里昂拉到这儿来。而且您也懂得，巴多罗买阿，——自然是私下说的，——我们也许还要给国王陛下寄几张这儿的美人情影去。此外——，那一封信写好了么？”

“写好了，殿下。”

“拿给我看！”

穆罗心满意足地磨擦着那双柔软的白手。每逢他布置政治阴谋蜘蛛网的时候，他的心就要感到一种熟悉的惬意的紧张，如同在做一种困难而危险的游戏一般。现在他勾引外国军队，这些“北方蛮子”到意大利来，他的良心并不谴责他；因为迫使他走这条极端道路的，乃是他的那些敌人，首先是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仗·嘉黎亚左的夫人，她是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她公然攻击他，罗督维科·伊·穆罗公爵，说他篡夺了他的侄儿的公位。她的父亲，拿波里国王亚尔丰梭，为替女儿和女婿复仇起见，拿战争来恐吓穆罗，要他退位；穆罗孤立了，此时没有办法，只好求救于法兰西国王查理第八。

“主上帝呵，你的指示是高深难测的！”公爵想，正当他的秘书长在一堆文件中寻找那封信稿的时候。“现在，我的国土，意大利，以至于整个欧罗巴，都须仰求这个‘十不全’的救助了，这个登徒子，这个痴子，所谓法兰西国最忠心的基督教国王。我们大司伏萨的子孙，须得匍匐在他的面前，还须替他拉皮条哩；这就是政治！同狼一起生活的人，须得学狼一般嚎叫的。”

他读那封信，觉得这信写得很好，特别是这信以外还要寄五万杜卡给贝尔曹奥棱伯爵去贿赂国王陛下的心腹左右，此外还有意大利美女的迷人玉照。

“但愿上帝降福给你的背十字架的大军，最忠心的基督教国王陛下！”信内有一段这样写着。“奥松尼的门户都为你开着，请莫踌躇，请你以胜利者的资格走进这些门户，你当代的汉尼拔尔！意大利民众都想舐舔你的甜蜜的枷轭，他们盼望你，神所膏沐的，好象当初救主复活之后，列祖盼望他来地狱拯救一般。靠着上帝和你的有名的炮兵，你将不仅占领拿波里和西西利，还要占领苏丹领土哩；你将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将进军直到圣地，从不信上帝的撒拉森人之手夺取耶路撒冷和圣陵，而使得全世界都仰望你的大名。”

一个驼背和秃头的老头子，脸上有一个长长的红鼻子，在这小办公室门外鬼鬼祟祟地向里面窥看。公爵和悦地对他微笑，并做了一个手势，要他再等一会儿。

门小心地关起来，老头儿不见了。

秘书长还要商议其他的国事，可是穆罗已经没有心思听他的话，时时望着房门了。

巴多罗买阿先生明白公爵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便结束了他的报告，走开了。

公爵小心地向周围看看，垫起脚跟，走到房门口来。

“伯尔拿图！喂，伯尔拿图！你在这儿么？”

“在这儿，殿下。”

于是，这位宫廷诗人伯尔拿图·伯令聪尼带着神秘的谦卑的神气跳进房里来，正要跪下去吻他的主公的手。可是公爵不让他跪下。

“事情怎么样了？”

“好得很。”

“她分娩了么？”

“昨天晚上地生了一个孩子。”

“她的身体好么？我们要不要派医生到她那儿去？”

“她的身体好得很。”

“谢谢上帝！”

公爵画了一个十字。

“你看见那孩子么？”

“看见的。一个同图画一般的清秀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男孩子。他哭着，喊着。他有一头金色头发，同母亲一样，但那双小眼睛，闪着光，团团转，颜色是黑的，样子是聪明的，正是殿下下的眼睛。一跟就看得出，这是龙种了！一个小赫丘利神在摇篮里！采西丽亚太太快活得几乎发狂了。她叫我来请问：要叫他什么名字？”

“我早就想过了，”公爵回答，“我说，伯尔拿图，我们要叫他做凯撒。这个名字，你觉得怎样？”

“凯撒么？这确是一个好名字，好听，又有古风。不错。不错，凯撒·司伏萨，——这是一个英雄该称的名字。”

“好。男人说什么话没有？”

“那位尊贵的伯尔迹弥尼伯爵，仍是好意的，和气的，同往常一样。”

“一个好人！”公爵说，十分确信。

“一个挺好的人！”伯令聪尼附和着说。“我敢断言，他是一个具有稀有的优点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是很难得我的。菲是他的风湿病不大厉害的话，他今天晚上准来赴宴，并向殿下道喜的。”

这谈话中提到的采西丽亚·伯尔迹弥尼伯爵夫人，好久以来就是穆罗的情妇了。结婚后不久，贝特丽采就打听出公爵的这个关系而大大地吃醋，并扬言要回娘家，费拉拉公爵厄斯忒之厄尔果（11）那里去。穆罗不得已，只好在费拉拉公使面前庄重宣誓：从此以后不敢再有外遇了。为保证这个誓言，他叫采西丽亚同那个破落的老伯爵伯尔迹弥尼结婚，——伯爵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伯令聪尼从袋里摸出一张纸头，拿给公爵看。

这是一首十四行诗，为庆贺这个新生婴孩而作的。诗中设为问答口气：诗人问太阳神，为什么用云彩将自己掩盖起来？太阳谦和地谄媚地回答道：他是在这新生的太阳，在穆罗和采西丽亚的儿子面前，感到惭愧和妒意，才把自己隐藏起来的。

公爵和悦地接受了这首十四行诗，他从钱袋里拿出一个杜卡，赐给这位诗人。

“此外，伯尔拿图，——你该不至忘记星期六是公爵夫人的生日罢？”

伯令聪尼慌忙在他那件半象朝服半象叫化子衣服的袍子上当作口袋用的夹缝里面，掏出一大堆油垢的纸条来。在种种式式荒唐的诗篇，譬如追悼安哲里佳太太的死鹰的诗，安慰巴拉维齐诺爵爷的匈牙利种苹果斑病马的诗等等中间，他找到了所要的诗。

“这里有三首诗，请您挑选一首，殿下。我对别加士（12）发誓，你一定中意的。”

在当时，那些王公们利用他们的宫廷诗人，如同乐器一般，不仅去歌颂他们的情妇，而且去歌颂他们的正经配偶。当时的社会风气也要求这类诗篇把正经夫妇间的爱情描写得同尘世中不一样，有如罗拉和佩特拉克（13）间的爱情一般。

穆罗很用心地读着那几首诗，他自命为鉴识此道的人，衷心内是个诗人，虽然从来未能写过一首诗。第一首十四行诗中，有三句他很喜欢，夫对妻说：

你的咳唾落在地面之上。
那里就开出了花朵，
犹如春天的紫罗兰。

在第二首诗里，诗人把贝特丽采比做女神狄安娜（14），并说：野猪和麋鹿一定以为十分幸福的，能够死在这样一位美丽的女猎人手里。但公爵殿下最合意的，还是第三首十四行诗，里面说但丁（15）请求上帝准许他降落凡尘，因为他的贝特丽采已经下凡化身做米兰国公爵夫人了。“主上帝呵，”但丁喊，“你既然又送她下凡去了，那么也允许我到她身边伺候一会儿罢，让我瞻仰一下现在享受着贝特丽采赐给的幸福的那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罗督维科公爵。

穆罗和悦地拍着诗人的肩头，允许拿布给他做皮袍的新面于。伯尔拿图也晓得趁这机会再付一块狐皮来做领子，他扮起一个诉苦的和可怜的面孔，说他这件老皮袍已经薄了，透明了，“象给太阳晒干了的的面条一般。”“去年冬天，”他带哭声说下去，“我没有木头烧火，不仅把我的楼梯栏杆拆来烧掉了，连圣方济谷的木展也给我扔进火里去！”

公爵大笑起来，允许给他柴火。

诗人充满了谢意，立刻做了四行诗：

你允许，拿面包赐给你的奴隶吃，
这样你就从天上给他降下吗哪（16）。
缪斯（17）九神，还有美音之神费布斯，
都要向你，穆罗啊，歌颂“和散那（18）！”

“你今天好象诗兴极浓，伯尔拿图。那么听我说：我还需要一首诗。”

“一首情诗？”

“不错。但要写得十分动情。”

“给公爵夫人么？”

“不是。但是你，——你不要对人胡说！”

“哦，殿下，您侮辱了我的人格！难道我曾经……”“好的，我的意思也是……”

“我的嘴巴很紧的，——紧得象一尾鱼！”

伯尔拿图神秘地恭敬地闪动他的眼睛。

“必须写得十分动情么？但是怎样呢？是求爱呢，还是感谢呢？”

“是求爱。”

诗人沉思着，皱起了额头。

“是一位有夫之妇么？”

“不是。是一位年轻处女。”

“哦。但我必须知道叫什么名字。”

“什么？知道名字做什么用？”

“情诗若是求爱的，没有名字就不行的。”

“叫做吕克列沙小姐。你没有现成的么？”

“现成的是有的。但是新做的诗总比较好些。请您允许我到隔壁房间去一会儿，我已经感到，这首诗会做得很好的。诗句已经涌上来了。”

一个侍童走进房里来报告：

“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求见！”

伯令聪尼赶快抓起纸笔，走过一个门，不见了，雷翁那图则从另一个门踏进房里来。

见面行过礼之后，公爵便同这位画师谈起新开的大运河，“司伏萨运河”；这运河将塞西亚河和雷奇诺河联结起来，而且用一个小运河网去灌溉伦梅里那地方的草地、田园和牧场。

雷翁那图主持这个开河工程，虽然他并没有宫廷建筑师的头衔，他甚至不是宫廷画师，他只有一个宫廷乐师的名义，那是好久之前他因为发明一种乐器而得到的，——他的头衔不过比伯令聪尼所有的宫廷诗人头衔稍微高一点罢了。

画师很详细地解释了所有的计划和工作，以后就请求指拨往后工程所必需的款项。

“要多少？”公爵问。

“一里路五百六十六杜卡，总共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七杜卡。”雷翁那图回答。

罗督维科皱起了额头。他想起了刚才为贿赂法国幸臣而付出的五万杜卡。

“数目太大了，雷翁那图先生！你真的要害我破产了。你总是要求些办不到的事情。布拉曼特也是一个能干的建筑师，他从来没有要过那么多的钱。”

雷翁那图耸一耸肩膀。

“随您的便，殿下。那么请您委托布拉曼特主持这个工程罢。”

“算了罢，不要赌气；你知道，我总是袒护你的。”

他们两人于是讨价还价起来。

“好了。明天还有工夫谈起这事的。”公爵做了结论，他总习惯于把事情的决定尽可能地延缓下去的。

公爵随手拿起雷翁那图的簿子翻着，里面是未完的画稿，建筑图案和计划。内中有一张画着一个大坟墓，一个人造的山，山顶立着一座多柱的庙宇，同罗马的万神庙一般，圆屋顶开了一个圆洞，可以看见陵庙的内部，规模是超出埃及金字塔以上的。大小尺寸在旁边详细记着，还有一个详细的图样注明梯子，过道，以及那些足以安置五百个骨灰坛的地位。

“这是什么建筑？”公爵问。“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打算给谁用的？”

“就是这样子。不给谁用的。这是幻想的图画……”

穆罗惊讶地望着他，一面摇摇头。

“真是奇怪的幻想！一个陵庙，给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或给底但族（19）的。仿佛一场梦，或者一篇神话。……而你却是一位数学家！”

他又翻出了一张图画，一个具有双层街道的城市的图案，上层给主人用的，下层给奴隶、牲畜用的，下层还有好多管子和沟渠流着秽水。这是恰切认识了自然法则而草成的城市图案，但是给那些良心上不因地位不平等和主奴分别而感觉不安的人所用的。

“这不坏，”公爵说。“你以为果真能够建筑这样一个城市么？”

“能够的，”雷翁那图回答，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我好久以来就梦想着，殿下也许会来尝试一下，至少在米兰郊外建筑这样一个城市，五千个屋子给三万人居住。现在人群拥挤在一块，过的是污秽生活，吸的是恶浊空气，传播瘟疫和死亡的一切种子；那时他们就会疏散一点，舒适一点了。殿下有意实现我的计划么？那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画师瞧见了公爵脸上现出一种微笑，便闭口不说下去。

“你是一个怪人，雷翁那图先生！一个滑稽人物！我相信，若是让你放开手做去，你将翻天覆地，使得国家离乱的。你看不到么，甚至最卑贱的奴隶也要起来反对你的双层街道的？他们将对着你所夸奖的什么清洁，你的世界上最美丽城市的一切水管和沟渠，吐唾沫，而逃回到他们的老城市去。因为污秽和拥挤，总要比屈辱好些。——哦，这又是什么建筑？”他再向，指着次一张画稿。

雷翁那图也给他解释这张图画，原来这是一个妓院的图案，各个房间，门户和过道，这样布置，使得嫖客能绝对保持秘密，不必害怕同他人碰头。

“这确是一件好事！”公爵喊，完全兴奋起来。“实在的，你想不到我是何等厌烦那在城里藏垢纳污的地方不断发生的盗案和命案！若是房子能象你这样布置，那一定能有秩序和安全了。我一定要照你的图案造一个屋子。此外，”他带笑再说下去，“我看你是什么事情都在行的。没有什么事情被你视为不屑一顾。一个给诸神用的陵庙，——跟着就来一个妓院！是的，还有别的东西，”他又说下去。“我记得古代有个历史家说起了所谓‘狄翁尼士（20）执政之耳’的故事，一种装在墙内的‘听管’，使得这个执政能在他的房子里面听到别人在其他房子里的一切谈话。你以为怎样？我的宫里可以装这样一个‘狄翁尼士之耳’么？”

公爵说这段话时，起初有点局促不安，但后来感觉到在这位艺术家前面是无须乎惭愧的，他又泰然自若了。雷翁那图没有去想别的事情，没有去想这“狄翁尼士之耳”是坏事还是好事，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新颖的科学设备，并且很高兴，在装设这类管子时，能得极便利的机会，来研究音波振动的法则。

伯令聪尼手里拿着刚做好的十四行诗，出现在门口。

雷翁那图起来告辞。穆罗请他晚上吃饭。

艺术家走了以后，公爵便叫诗人来，念新做的诗给他听。

“火龙子，”诗中这样说，“生活在火焰当中，本是很奇怪的。但一个姑娘，冰一般冷在我的燃烧着的心中住着，而她的处女的冰又不会为我的爱的热火所融化了，——这岂不是更加奇怪得多么？”

公爵认为写的特别动情的，还是最后四行：

我唱着，象一只天鹅；我唱着，我要死了。

我向爱神恳求：怜悯哪，我全身燃烧了！

可是那神，他不管，反而更煽红了我的热心一颗，

他笑着对我说：“要熄灭它，只有用你的眼泪如何！”

晚餐以前，公爵在等待他的夫人行猎回来时，还巡视了一下他的家政。他到马厩里看一眼，这马厩连着它的柱廊，很象希腊的一个神庙；他又到新建的华美的乳酪场里看一眼，在那里尝了一点新鲜的乳酪。他走过了无数的仓库和地窖，而到了园圃和畜栏。这里，每件琐细的事物，都足以愉悦家主的心：郎格独（21）产的那只红褐色母牛乳头上滴出的奶，刚生产了小猪的那只肉山一般的母猪的母性的骄傲的喘声，牛奶栅里棒木桶子装的乳脂的黄色泡沫，以及丰满的谷仓之中的蜂蜜香味。一种静穆的幸福的笑容，现出在穆罗面上。他的家政确是十分丰裕的！他回到宫殿内，坐在走廊那里，休憩一会儿。

时候不早了，但离太阳下山还远得很。从雷奇诺河岸上潮湿的草地刮来一阵新鲜的和芬芳的微风。

公爵的眼光飘过他的领土：许多运河和沟渠交织成的网络，灌溉着草地和田园，这当中匀称地种着苹果，梨子和桑树，由葡萄藤联结起来。从摩塔拉，直到亚毕亚特格拉梭，还向前去直到地平线的远处，就是玫瑰山的雪顶在烟雾中闪烁着的地方，——这广阔的伦巴底平原都是花红草绿的，同上帝的乐园一样。

“主呵，”穆罗感动得赞叹起来，并抬头望着天上，“这一切，我都应当感谢你！我还指望别的什么呢？从前这里是个荒漠。我同雷翁那图两人开了这些运河，灌溉了这些田地，现在每穗田禾，每根小草，都在感谢我，正如我感谢你一般，我的主呵！”

不久就听到猎犬吠声，行猎人的呼唤也响过来了。牧场的矮树丛后面，那只红色媒鸟已经隐约可辨了，——这是空心的鸟皮，装着鹳鸟翅膀，用来诱引老鹰的。

公爵同着内廷总管巡视一下那罗列着肴馔的桌子，看看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有。公爵夫人同请来赴宴的客人都走进饭厅来了，雷翁那图也在客人之内，他今晚要在这个别宫内过夜的。

大家做了一个祈祷，都坐下来。端上新鲜的蓟菜，那是快差用篮子从热那亚赶送来的；还有肥胖的鳙鱼和鲤鱼，那又是曼士亚池塘的产物，厄斯忒之伊萨伯拉的一件礼品；还有冰冻的阉鸡胸肉。

人们用三个指头和用刀吃饭，但不用叉子，那时还以为叉子是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水晶柄的金叉子，则是专给小姐太太们吃浆果和糖果用的。

好客的公爵，频频劝人加餐。人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几乎是没有节制了。最优雅的太太和年轻的小姐那样贪吃，全不害羞。

吕克列沙紧靠在贝特丽采身边坐着。

公爵看着她们两人，心里十分惬意。他很喜欢看见她们并排坐着，看见他的夫人在那里恭维他的爱人，拿最好吃的东西放在她的盘子里，在她的耳朵边低声说着话，有时忽然现出温柔的神态紧握着她的手，几乎是热恋的情态，象年轻娘儿们所常有的。

人们谈说行猎的事情。贝特丽采叙述一只鹿如何突然地从林子里窜出来，用头上的角触着她的坐马，几乎使她从鞍上翻下地来。

人们嘲笑那个呆子曹达，——一个吹牛好斗的人，他把一只家猪当作野猪拿来宰了，这家猪是行猎的人带来林子里做饵用的，人们同呆子开玩笑，

把这猪赶到他的两腿中间。曹达叙说他的武功，十分得意，仿佛杀了一只卡力顿野猪（22）。人们作弄他，最后还把那只杀死的猪扛来，为的堵住他的夸口。他现在装做生气的样子。事实上，他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不过装作呆子罢了；他的狡诈的眼睛不仅知道家猪和野猪的区别，而且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玩笑和什么是坏的玩笑哩。

笑声愈来愈大。喝了许多酒，大家的面容更加活跃了，红晕了。上了第四道菜以后，那些年轻的贵妇都在桌子底下暗暗放松那过于窄小的围腰。

酒侍献一种淡薄的白葡萄酒和一种温过的搀有阿月浑子，肉桂，丁香等香料的浓厚的居比路红酒。

每逢斟酒给公爵殿下时，那些酒侍便要郑重其事地呼唤起来，仿佛举行一种神圣仪式。他们从柜子内取下一个杯子，主膳官便拿着那拴在一条金链子上的“独角”插在酒里三次。这酒若是有毒，角上必然变黑，并有血点滴出来。还有其他类似的物品，一个蟾蜍石和一根蛇舌，则是用来试验食盐的。

伯尔迦弥尼伯爵，采西丽亚的丈夫，公爵请他坐在首席，他今晚特别高兴，几乎可说是放浪的，虽然他年纪很大，而且害着风湿病。他指那枝独角兽的角说道：

“我敢断言，殿下，法国国王也未曾有这样一只角子的。这角的确大得惊人！”

“嘻，嘻，嘻！”公爵宠爱的呆子，那个驼背的雅那基，捧腹大笑起来。他摇着他的响器，一个盛满了豌豆的猪尿泡，并使他那顶装有驴耳朵的彩色帽子上的铃子响着。

“小爸爸，小爸爸！”他对公爵喊，手指着伯尔迦弥尼伯爵。“你信他的话罢，——无论那一种角，他都熟悉的：不但是兽头上的角，还有人头上的角（23）。嘻，嘻，嘻！谁有一只母羊，谁就生的有角。”

公爵举起手指威吓着呆子。

现在，银喇叭在高台上吹出震耳的声音，欢迎烧烤的菜了，——这是填满了粟子的大野猪头，还有一只孔雀，内部有巧妙的设备，使得尾巴和翅膀都会动弹。——最后端来一个极大的糕，做成堡垒模样，里面发出了号角的响声，当人们剖开那重脆弱的皱皮时，忽然有个全身饰满鹦鹉羽毛的侏儒从糕里跳了出来。他在桌上乱跑乱转，直到人们把他捕住了，关在一个金笼子里，那里他模仿着红衣主教亚斯干尼奥·司伏萨（24）的那只有名的鹦鹉，用着滑稽的声音，念了一篇《天父》祈祷文。

“公爵，”贝特丽采问，脸对着他的丈夫，“我们今晚享受这样丰盛的筵席，应当感谢那一件喜事呢？”

穆罗没有回答她；他只暗中亲切地向伯尔迦弥尼伯爵看了一眼，采西丽亚这位幸福的丈夫心里就明白这个盛筵是为庆贺那个新生的凯撒而设的了。

为了这野猪头，人们几乎吃了一点钟；人们从从容容地吃着，按照那句格言，就是说：“人在吃饭之时不会变老的。”

快要完席的时候，那位塔蓬修士，那个大块头，绰号“大老鼠”的，惹起了哄堂的笑声。

这位名播遐迩的大饭桶，各地王侯都争着聘他，米兰公爵用了许多诡计才能把他从乌比诺（25）诱到这里来的。据说他有一次在罗马，拿一件骆驼毛做的主教道袍切成碎块，拌了酱油，竟吃下了三分之一，这事惹得教皇十分开心。

公爵做了一个手势，人们就端了一盘塞满糖渍温棒的大肠放在塔蓬修士面前。这位修士画了一个十字，把袖子卷得高高的，用着令人难信的贪欲大嚼这道肥腻的菜。“基督用五个饼和两尾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这家伙若是在旁边的话，剩下来的零碎一定不够两只狗吃的！”伯令聪尼喊起来。

客人们又爆发了响亮的笑声。这儿的一切人这样爱笑，随便一句谐谑都是一粒火星，立刻爆发出欢乐的大炮。惟有沉默寡言的雷翁那图，寂寞地坐在众人中间，保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厌倦神态；——他的恩主这类消遣光阴的事情，他早已见惯了。

当金黄色橙子浸在银碟上芬香的麦尔瓦西酒里端上来时，伯令聪尼的同行，另一个宫廷诗人安多尼阿·卡梅里。达·比斯多亚，便站起来诵一首诗，诗中“艺术”和“科学”对公爵说：“我们都是奴隶，但你来了，你解放了我们。穆罗万岁！”四大元素，地、水、火、风，也歌唱道：“上帝之下第一人，他操纵宇宙大舵，他转动命运轮子，但愿他万寿千秋！”诗中也歌颂到家族的关系，以及穆罗和仗、嘉黎亚左叔侄间的和睦：诗人把这位好心的摄政比做鹌鹑，据说鹌鹑是用自己的肉和血喂它的儿女的。

筵席散后，主人和宾客都到所谓“乐园”那里去：一个设备得象几何图形的花园，国内有修剪齐整的黄杨树，长春树和桂树的荫道，又有装屋檐的过路迷阵，凉亭和藤架。一块绿草地中央有个喷泉，散播清爽的凉气，人们在草地上铺下地毯和绸制靠垫。男男女女无拘无束地躺在一个小戏台前面。

台上扮演一幕布劳都斯（26）著的《光荣的兵士》。拉丁文的诗虽然使看客听而生厌，但由于崇拜古人，人们还是装着专心致志去听的。

戏演完后，青年男女就走到一块较大的草地上，去跳舞和捉迷藏；他们跑着，互相捕捉着，在盛开的玫瑰花丛和橘树中间，他们高声大笑同小孩子一样。年纪较大的人则玩着骰子骨牌或着棋。那些没有参加游戏的年轻姑娘，已婚太太和青年骑士，则紧紧挤成一个圈子坐在喷泉周围大理石阶上，轮流讲说故事，如同薄加丘（27）的《十日谈》所说的。

另外一个草地上，人们在跳圆轮舞，一面唱着已作古人的罗梭慈·德·梅狄奇得意的歌曲：

青春何美好，
惜哉易蹉跎，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28）

跳舞完后，狄安娜小姐，一个自暂的温柔的姑娘，伴着大提琴柔和的音调唱了一首哀怨歌曲，曲中感叹爱人而不得人爱，是何等的痛苦。

游戏和笑语都止息了。大家静听着，都沉浸在深思之中。小姑娘唱完之后好久，还没有人敢冲破这个寂静。惟有喷泉的水潺潺响着。最后的斜阳，将松树的黑色而平坦的末梢和喷泉的高高溅起的水珠，染上了淡红颜色。

以后大家又谈起来了，笑起来了。音乐奏起来了，而且直到夜里，直到萤火虫闪烁于暗黑的桂树丛中和一钩新月照耀在碧空上头的时候，这幸福的“乐园”内，布满了橘子花香气的寂寥的朦胧当中，总是响着这样的歌调：

今时不行乐，

明朝唤奈何！

穆罗看见宫内四个高塔，有一个上面射出灯光。米兰公爵的御用星士长，咨议员兼枢密顾问俺布罗曹·达·罗萨特先生，此时正在那上面坐着，守着一盏孤单的小灯和他的那些天文仪器，观察天上宝瓶宫内即将到来的火，木，土三星会聚，这对于司伏萨家气运是有重大意义的。

公爵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向吕克列沙小姐告辞，刚才他们两人在一个偏僻的亭子里谈心。他现在走向宫里去。他看了钟，等待星士给他规定的某分某秒的眼药时间。当他把大黄丸子咽下去以后，他就翻出他的怀中历书来看，读着底下一段记载：

“八月五日十点九分钟，一次热烈的祈祷，跪下，合着双手，举头望天。”

公爵赶紧走向祈祷室去，怕赶不上所定的时刻。若是差了时辰，这个占星学上的祈祷便要没有效力的。

祈祷室内朦胧一片，只有一盏小灯点在圣像面前。公爵恰好崇拜雷翁那图·达·芬奇手画的这幅圣母像，因为这是照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的模样画的，画做圣母正在给一朵百叶玫瑰祝福的情景。

穆罗在一个小沙钟上计算八分钟，然后跪下来，合着双手，做了一个忏悔祈祷。

他祈祷得很久，很热烈。

“圣母呵！”他低声说，模糊的眼光望着天上，“请你保护我，解救我，并施恩于我，还有我的儿子马西弥良诺，还有新生的男孩凯撒，还有我的女人贝特丽采，和采西丽亚太太。还有我的侄儿仗·嘉黎亚左哩！因为从我的心，你，最纯洁的贞女，你可以知道我对侄儿是丛无恶意的。我为他祈祷，虽然他的死也许可以使我的国家，以至整个意大利，得免除那个可怕的永难挽救的灾祸。……”

这时，他想起了那些法学家替他辩护，以为米兰公位应当归他的理由。他们说：他的哥哥，即仗·嘉黎亚左的父亲，只是元帅弗朗西斯果·司伏萨的儿子，而不是公爵弗朗西斯果·司伏萨的儿子。因为是在弗朗西斯果登上公位以前生的，至于他罗督维科，则是他的父亲登上公位以后才生的，所以他是唯一的公位继承人。

但现在，在圣母像面前，他却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可疑，于是结束他的祈祷说：

“即使我在你面前犯过什么罪孽或者将犯什么罪孽，那么，圣母，你是知道的，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的国家的福利，为了全意大利的福利。因此，你要在上帝面前替我辩护，——而我要荣显你的名，建筑米兰华美的大教堂，建筑巴维亚修道院，以及好多其他的东西。”

祈祷做完了，他便拿起蜡烛，穿过万籁无声的宫殿内暗黑的厅堂而走向他的寝室去。在一个厅堂中，他碰到吕克列沙小姐。

“看哪，连爱神都来扶助我！”公爵心里想。

“殿下，”小姑娘喊，跑到公爵面前。她急得话都说不出来。她要向他下跪；穆罗用了许多力量才阻止她跪下来。

“给我恩典哪，殿下！”

她对穆罗说：她的哥哥，马太·克里咸利，现任造币局长，一个轻薄的

人，但她很喜欢他，他近日赌钱，把一笔很大的国库的钱输掉了。

“您放心好了，小姐。我会替您的哥哥想法子的。”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他用一种深深的叹息，再说下去：

“那么您也答应我，不再给我为难了？……”

她用着惊惧的，无邪的，同小孩一般明亮的眼睛，望着他。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殿下……”

她的天真的惊愕，使她更加美丽动人。“我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姑娘……”他感情激动得连话都说不下去，他忽然用一种急忙的几乎是粗暴的动作搂抱她的腰。“我的意思是说，……是的，你看不出么，吕克列沙，我早已爱你？……”

“放了我！放了我啊！殿下，您做的什么事！贝特丽采娘娘……”

“不要害怕！她不会知道的。我会保守秘密的……”“不，殿下，我不！她是那么宽宏，待我那么好，……放了我，放了我啊！”

“我要救你的哥哥，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我要做你的奴隶。不过你要怜悯我！……”

他含着泪，用了颤抖的声音，轻轻念着伯令聪尼的诗：

我唱着，象一只天鹅；我唱着，我要死了。

我向爱神恳求：怜悯哪，我全身燃烧了！

可是那神，他不管，反而更煽红了我的热心一颗，

他笑着对我说：“要烧灭它，只有用你的眼泪如河！”

“放了我，放了我啊！”小姑娘绝望地再说一遍。他低下头来，嗅着她的呼吸的新鲜气息，嗅着麝香和紫罗兰的香味，于是贪婪地吻着她的嘴唇。

吕克列沙在他的怀抱内好一会儿失去了知觉。

然后，她叫喊起来，挣脱了身子，逃跑了。

公爵走进了他的寝室，看见贝特丽采已经熄了灯，上床睡觉了，——一架巨大的床，立在房子中央一个高地上，好象陵墓，上面有蓝綢的床顶，四边挂着绣银的帐子。

他脱了衣服，揭开一角被盖，这被象主教的祭衣一般，绣了好多金子和珍珠，是费拉拉公爵送的一件结婚礼物。他睡下来，在他的女人身边。

“贝采，”他放低声音，温柔地说。“贝采，你已经睡着了么？……”

他要去抱她，但贝特丽采把他推开去。

“为什么？……”

“不要吵我！我要睡觉……”

“为什么？……你说一声，为什么？贝采，亲爱的贝采！你不知道，我何等地爱你……”

“是的，是的，我早知道了。我们几个人，你都爱的，——我和采西丽亚，还有那个莫斯科女奴，那个红头发的呆女，你不久之前才在我的更衣室角隅拥抱过她……”

“那不过是开玩笑……”

“我谢谢你这样的玩笑！”

“真的，贝采，你近日这样地阴冷，这样地板起面孔！自然是我的不对，我承认。这是我的一种不好的脾气……”

“你的脾气多得很哩，公爷！”

她翻转身子来，气愤愤地对他说：

“你一点不害羞！为什么撒谎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么？——我没有看见你么？请你不要妄想，以为我是吃醋的！我只是不愿意，——你听到么？——我只是不愿意做你的情妇当中的一个。”

“这话冤枉人的，贝采！我拿我的灵魂在你面前发誓！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我曾象爱你一般爱过。”

她不响，只惊愕地听着，不是听他的话，而是听他说话时的声调。

他确是没有撒谎，或至少没有完全撒谎：他愈同别人偷情，就愈加爱她。他施于她的温柔，由于羞惭，恐惧，自咎，怜惜和懊悔，而更加增长起来。

“饶恕我，贝采，饶恕我一切！因为我那么热爱你……”

于是她宽宥他了。

他将她搂抱在怀内，在黑暗中看不到她。他以为看见了刚才那两颗惊惧的无邪的眼睛，嗅到了麝香和紫罗兰的香味，仿佛觉得是把别一个搂在怀里。他同时爱着两个：这是罪过，这又是快乐。

“你今天确是风骚得很！”她悄悄说，暗地里也很得意。

“听我的话，爱人，我仍是这样热爱你，同起初几天一样！……”

“胡说！”她笑了起来。“羞也不羞！我们还是谈点正经的事情。‘他’又要康健起来了……”

“路易基·马良尼不久才对我说，他活不了的，”公爵回答。“暂时的痊愈是不会经久的：他一定要死去的。”“天晓得！”贝特丽采反驳说。“人家那样用心调理他！听我说，罗督维科，我真佩服你这样无忧无虑！你忍受人家侮辱象一只羔羊，还要夸口政权在我们手里哩。不如完全丢开你的政权罢，免得整天整夜战战兢兢象一个窃盗，免得向那个私生子什么法兰西国王下跪，免得仰赖那个无耻的亚尔丰梭的宽宏度量，也免得向亚拉贡尼家那个恶巫婆（29）乞求恩典。据说她又怀孕了。还要添加一条蛇在那受咒诅的窝巢里！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这样过活。你试想想，罗督维科，我们一生一世！而这，你还要叫做：政权在手里哩！……”

“但是医生都是一致的意见，认为他的病是好不了的，”公爵回答，“不过是迟早问题罢了……”

“你等着罢！十年前就说他要死了……”

两个人都不响。

忽然，她伸出臂膀搂抱他，整个身体紧紧贴着他，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他颤抖起来。

“贝采！……愿基督保佑你，圣母也保佑你！再不许你，——听到么！——再不许你同我说这种话……”

“若是你害怕时，……我来做好么？……”

他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之后，他问：

“你在想什么？”

“我想那些桃子……”

“不错，我命令了园丁，把最熟的桃子采下给他送去……”

“不是，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雷翁那图·达·芬奇先生的桃子。你没有听人说过么？”

“没有。这桃子有什么意思？”

“那是——有毒的！”

“什么——有毒的？”

“是这样的。他在桃树上安下毒药，做一种实验。也许是一种邪术。细东尼亚太太同我说过这件事。果子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有毒的……”

两个人又都不响了。他们紧紧搂做一团，在寂静和黑暗之中，心里想的是同一个事情，两个人都在听着别一个人的心是如何愈跳愈快起来。

最后公爵用着父亲般的温柔吻了贝特丽采的额头，在她身上画了一个十字：

“睡罢，最爱的人！愿上帝与你同在！”

这夜公爵夫人梦见极好看的桃子，在一个金盘上面。她给桃子的美丽所诱引了，拿起一个尝了一口，汁很多，味道极好。忽然有个声音在她的耳边说：“有毒的！有毒的！有毒的！”公爵夫人吃了一惊，但她自制不住，仍旧把果子吃下去了，一个又一个都吃完了。

她以为就要死了；但她愈觉得轻松，心里愈觉得快活。

公爵这夜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在“乐园”里喷泉底下那个绿草地上走着，忽然看见远处坐着三个女人，穿一色的白衣裳。她们互相拥抱着，同姊妹一般。他向她们走去，认出一个是贝特丽采，一个是吕克列沙，还有一个是采西丽亚。他心里异常高兴，他想：“谢谢上帝，她们三个终于和解了。她们早就应当和解的。”

塔上的钟敲了午夜十二点，别宫内所有的人都睡了。惟有高处，屋顶上，公爵夫人染金头发用的木搭平台上面，有个人坐着，就是那个女侏儒摩尔于啻娜。人家把她关在堆放什物的房子内，她从那里逃出到这上面来，哭着她那未曾存在过的孩子：

“我的心爱的孩子给他们拿去了，我的小孩给他们打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上帝？他并没有得罪了谁。有了他，我才会安静，会快乐的。……”

夜是明亮的，空气是透明的，以至远处地平线上，玫瑰山顶，从未融化的水晶一般的冰帽，也辨认得出来。

睡着的宫殿上面，那个女疯子还啼哭了很长久，如同一个不祥之鸟在那里鸣叫。

她忽然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着天上，便不作声了。

一切都寂静了。

女侏儒微笑着。蓝的星星在闪光，神秘地，无邪地，恰同她的眼睛一样。……

威尼斯 Venedig，意文 Venezia——意大利东部亚德里亚海岸大城。当时是共和国。

米兰 Mailand，意文 Milano——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平原之大城，一个公国，本属于维士孔蒂家，一四五〇年给司伏萨家所篡。一四六六年弗郎西斯果·司伏萨公爵死后，由他的长子嘉黎亚左·马利亚继位；一四七六年，嘉黎亚左·马利亚被人暗杀，便由他的弟弟——弗郎西斯果的另一个儿子——罗督维科·伊·穆罗监国；穆罗把侄儿，公位的正式继承人，仗·嘉黎亚左禁在巴维亚宫内，不肯交还政权。由于米兰公位的争执，引起了极大纠纷。

罗督维科·伊·穆罗 Lodovico il Moro Sforza，一四五——一五〇八——此时是米兰国事实上公爵。

仗·嘉黎亚左 Gian Galeazzo Sforza, 一四七〇——一四九四。

曼土亚 Mantua, 意文 Mantova——意大利北部, 当时是伯国。

厄斯忒之伊萨伯拉 Isabella d' Este, 一四七四——一五三九——这位伯爵夫人也是这时代有名人物, 她奖励文学和艺术, 精于鉴赏。她的宫廷和她的收藏都是很有名的。

汉尼拔尔 Hannibal, 纪元前二四七——一八三——迦太基大将, 曾侵入意大利, 几乎占领罗马。

撒拉森人 die Sarazenen——即阿拉伯回教徒。

赫丘利 Herkules——希腊神话中英雄, 本是宙士和凡人所生之子, 宙士之妻希拉妒他, 遣两条蛇去害他, 他在播篮中生生把这两条蛇勒死了。

费拉拉 Ferrara——意大利东北, 公国。

(11) 厄斯忒之厄尔果 Ercole d' Este——在位一四七一——五〇五。

(12) 别加士 Pegasus——梅杜莎被杀, 流出的血中, 产生了一只马, 叫做别加士, 有翼能飞, 后来用以象征诗人的灵感。(13) 佩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一三〇四——一三七四。(14) 狄安娜 Diana——罗马神话中掌管狩猎之女神, 与希腊之亚尔特弥斯相当。

(15) 但丁 Dante Alighieri, 一二六五——一三二一——但丁的爱人也叫做贝特丽采。

(16) 吗哪 Manna——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 走到旷野没有东西吃, 上帝降下一种东西, 叫做“吗哪”, 给他们做食粮。(17) 缪斯 Musen——希腊神话九姊妹名字, 掌管九种文艺之神。(18) 和散那 Hosanna——光荣称颂之意。

(19) 底但族 Titanen——古代巨人族, 与神相争。

(20) 狄翁尼士 Dionys——古代叙拉古执政 纪元前四世纪时人。(21) 郎格独 Langue d' oc——法国南方。

(22) 卡力顿野猪 Kalydonischer Eber——卡力顿大猎是希腊神话中有名的故事。卡力顿王得罪了猎神亚尔特弥斯, 猎神遣了一只凶猛野猪去骚扰他, 他的王子邀集了好多英雄才杀死这猪。(23) 人头上的角——西方人说人头上生角, 就是中国人说头上戴绿帽子之意。

(24) 亚斯干尼奥·司伏萨 Ascanio Sforza——穆罗的兄弟。(25) 乌比诺 Urbino——意大利中部, 当时是公国。

(26) 布劳都斯 Marcus Accius Plautus, 纪元前二五四——一八四。

(27) 薄加丘 Giovanni Boccaccio, 一三一七——一三七五。(28) “青春何美好……”

此诗原文如下:

Quanto 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uol esser lieto, sa: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这是豪华者罗梭慈做的关于狄昂尼索和亚丽安妮恋爱的一篇长歌中的叠句, 非常有名, 隔了五百年, 至今还有人爱唱。有人以为这四句诗可以象征当时昙花一现的文化。

(29) 亚拉贡尼家巫婆——指仗·嘉黎亚左之妻伊萨伯拉。

第四章 群巫大会

米兰维塞里拿门外一个僻静区域，距离干塔拉那运河堤岸和税关不远的地方，有一幢摇摇欲倒的小屋子孤独地立着，屋上有一个给烟熏黑的歪斜的大烟囱，无明无夜在那里喷烟。

这是稳婆细东尼亚太太的屋子；楼上租给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居住，她自己和嘉山德拉小姐则住在楼下。嘉山德拉小姐是嘉黎屋托的弟弟那位商人路易基·萨克罗布斯果的女儿。这商人是个大旅行家，他为寻访古物之故，毫不厌倦地到处奔走，走遍了希腊，多岛海上诸岛，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

路易基搜集了他能到手的一切东西：优美的雕像，带有苍蝇化石的琥珀块，一块伪造的荷马墓碑，一卷真实的幼里披得悲剧，还有德谟斯典的锁骨。……

有些人把他看作疯子，有些人说他吹牛和欺骗，又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路易基的幻想满含了异教事物，他虽然死时仍是一位良好的基督教徒，但他一本正经地去崇拜“最神圣的墨邱利神”，并认为这位有翼的神使当值的星期三是特别有利于缔结商业契约的。他在探求古物时，毫不害怕艰难和困苦。有一次，他已经坐船开行了十里路了，他听到人家谈起一个他尚未读过的有趣的希腊碑文，于是他又回到岸上来，为的抄录这个碑文。当他在某次翻船丧失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代写本时，他着急得连头发都灰白了。人们若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倾家荡产，为什么毕生冒着这样艰难和危险，那他总是用着同样的话回答说：

“我要起死回生呀！”

在柏禄奔尼，斯巴达废墟近旁，那个小城弥斯特拉乡间，他爱上了一个小姑娘，她的面貌好象古代亚尔特弥斯女神的雕像。她是一个穷酒鬼、村教堂执事的女儿。路易基娶了她，带她回意大利来，同时还带回一卷新的《伊利亚特》抄本，一个赫卡女神的大理石雕像的碎块，一些陶土水瓶的破片。生了一个女儿，路易基就把她取名做嘉山德拉，为的纪念伊士基勒悲剧中的女主角，即阿加绵农的女俘虏，——那时他正在崇拜这位女英雄。

他的妻不久就死去了。当他又要出发旅行去的时候，便把这失母的女儿寄养在一个老朋友家里，一个从君士但丁堡来的希腊学者。这个学者是受了司伏萨家之聘到米兰来的哲学家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

这位七十岁的老学者，是个阴沉，虚假和狡诈的人，表面上装作非常热心于基督教会，其实他同当时在意大利的许多希腊学者一样——红衣主教贝沙里翁便是他们的领袖——乃是古代哲学最后的代表人，新柏拉图派格弥斯托士·卜列东的私淑弟子；卜列东是四十年前在柏禄奔尼斯巴达废墟附近那个弥斯特拉城死去的，嘉山德拉的母亲就是这城的人。卜列东的生徒们教训人说：大柏拉图的灵魂是从奥林匹斯山降落下来的，为的传播智慧于人间；卜列东也是这个灵魂所化生的。但那些基督教学者则反对此说；他们认为这位哲学家要复兴敌基督者，那个叛教者朱里安皇帝 的邪教，即对于古代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他们又认为人们不能拿学问上的证据和辩论去反对这种学说，人们只有用异端裁判法庭和柴堆上的火焰去扑灭它。人们征引卜列东自己说的话——据说他死前三年曾对他的那些信徒说：“我死了几年之后将有一个唯一的真理照耀地上万族万民，一切的人都将以一致的精神趋

向于一个唯一的信仰。——*unam eandemque religionem universum orbem esse suscepturum*。”人们如果问他：是哪一种信仰，是基督教的，还是回教的？那他就回答：“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回教的，乃是一种同古代异教没有差别的信仰。——*ueutram, sed a gentilitate non differentem*。”

那个小嘉山德拉，便是在这希腊学者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家中那种严肃的然而虚伪的虔诚空气里养育起来的。这女孩子并不了解柏拉图式观念的哲学机锋，她只用那零星听来的话构成了奥林匹斯山诸神即将复活起来的一种巫术故事。

这女孩胸前挂着父亲赠送的一件防护热病的法物，一个雕有巴库斯神像的宝石。无人在旁时，她常常拿出这个古代宝石，对着太阳观看。在这石英雕刻物的暗紫色光辉中，她看见了那个裸体少年巴库斯，好似一幅异象；这巴库斯，又叫狄昂尼索（11），一手拿着一枝葡萄杖，一手提着一串葡萄，一只纵跳的豹子正要用舌头去舐那串葡萄。这女孩子的心于是充满了对这位美貌尊神的爱。

路易基先生为了他的古董，把家产荡完了，他害了一场疟疾，死在一个牧人的茅舍里，在那刚由他发现出来的一个菲尼基神庙的颓垣当中，死时同叫化子一般穷。那时，嘉山德拉的伯父，那个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先生，恰好多年漫游之后回到米兰来了。他租了维塞里拿门外那个孤寂的小屋子，他的侄女和他一同住着。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时常想起他偷听到的那天夜里嘉山德拉小姐和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二人关于那株毒树的谈话。以后，他在德美特留·哈尔孔底拉斯家中碰到嘉山德拉，他得了梅鲁拉的介绍，到这位老希腊学者家中找寻抄写工作去的。他听好多人说这小姑娘是个巫姑，但是嘉山德拉的神秘的美吸引了他。

差不多每天晚上，当卓梵尼在雷翁那图工场里做完工作之后，他总要去拜访维塞里拿门外那个孤寂的小屋子，为的看看嘉山德拉。他们二人然后一同出去，到一个小丘上坐着谈话；这小丘在这安静的黯淡的运河旁边，离堤岸不远，在一堵半倒塌的圣拉德恭达修道院的墙壁近旁。他们谈了很久。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给牛蒡、接骨草和荨麻盖满了的小径，通到这个小丘来。没有别人到这里来的。

这是一个闷热的黄昏。有时刮起一阵旋风，使得大路上白灰尘卷转起来，树叶沙沙作响，——然后风又息了，比前还更寂静些。远处有隐隐的雷声，好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夹杂在这雷声中间，人们还可听到一个不和谐的琵琶的尖锐声音和税关人员的带醉的曲调，从近旁一个小酒店里响了出来。这天原是星期日。

天边有时闪着淡白的电光。然后，对岸那个摇摇欲倒的小屋忽然从黑暗中显露出来，还有那个砖砌的大烟囱，炼金术士熔炉内的黑烟一阵阵从烟囱喷了出来；人们还看见那个瘦长子教堂执事拿着他的钓竿站在生满藓苔的堤岸上，看见那条笔直的运河，以及两行直伸到远处去的松树和柳树，看见被喘息的弩马拉着走的几条从大湖来的平底船，以及船上装的建筑大教堂用的白大理石块，还有在水中拖着的长缆：——但只有一瞬间，立刻这一切又都消失在黑暗中了，如同看见一幅异象。惟有炼金术士的火光还在运河中暗黑的水面上映照着。从堤岸方面吹来了一阵死水的气味，萎枯的羊齿、煤脂和

朽木的气味。

卓梵尼和嘉山德拉坐在运河近旁他们常坐的地方。

“无聊得很！”小姑娘说，伸一个懒腰，并交叉着纤细的白手指在她的头上。“天天一个样。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那个长腿蠢执事总是在堤岸上钓鱼，总是钓不到鱼，那些船总是给可怜的弩马拉着，实验室的烟囱总是冒着烟，嘉黎屋托先生总是在那里面找寻金子，他总是找不到金子，小酒店里那个讨厌的琵琶也总是这样响着。但愿发生一点新的事情才好！或者是法国人打来，把米兰毁灭了，或者是长腿执事从水里钓起一尾鱼，或者是伯伯寻到了金子。……我的天，这生活多么无聊！”

“是的，我也感觉过的，”卓梵尼回答。“我自己也有好几次这样难受，以至于想要自杀。但是本涅德托修士教了我一篇极美妙的祈祷文，可以把这忧郁之鬼赶开。您要我教你么？”

小姑娘摇摇头。

“不，卓梵尼。也许我愿意的，但好久以来，我就不能对你们的神祈祷了。”

“我们的神？难道除了我们的神，除了唯一的上帝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神么？”

一个突然的闪电照亮了她的面貌，只一会儿就不见了；他从未曾看见她这样神秘，这样忧郁，而又这样美丽。

她不响了，她用手理着她那柔软的黑头发。

“听哪，我的朋友。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在我的故乡。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有一天，我的父亲带着我旅行去，我们去探访一个古代庙宇的废址。这庙筑在一个海岬上，周围都是海。白鸥叫着，怒吼的波涛冲着黑石，这些黑石给咸水腐蚀了和磨尖了，同缝针一般。海水泡沫溅得很高，落下来，沿着这些石针，如同潺湲的小溪流着。我的父亲在一个大理石块上抄录那半已磨灭的碑文。我独自一个人在庙前台阶上坐了很久，倾听海波声音并呼吸那夹杂苦艾气味的清新空气。然后我走进这荒废的古庙去。淡黄色的大理石柱仍旧耸立在那儿，经过了这么长久时间几乎没有什么伤损；蔚蓝的天在这些石柱中间几乎显出了黑色。上面高处有些罌粟花生在石缝里面。周围完全是寂静的。惟有那隐约可辨的海的咆哮，好象唱祈祷歌一样，还在这圣地响着。我倾听着，忽然我的心颤抖起来。我跪在地下，我向这神祈祷，向这不为人知的受人侮辱的神，他从前是住在这里的。我吻那大理石铺板，我哭了；我爱他，因为地上再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向他祈祷了，我哭他，因为他已经死了。从那天起，我就未曾向一个神这样祈祷过。那是一座狄昂尼索神庙。”

“您怎么胡说八道的，嘉山德拉！”卓梵尼说。“这是罪过的，亵神的！并没有一个什么狄昂尼索神，从前也未曾有过。”

“从来未曾有过么？”小姑娘用着一个轻视的微笑回答他。“那么那些神父大人，——你却是信他们的话的，——怎能教训人说：当基督胜利时候，那些被推翻的神都转变为有力的恶鬼？那么有名的占星学家，卓尔曹·达·诺伐拉，又怎能在书上写下那些根据正确观察天象而作的预言？他说：木星和土星的聚会造成摩西的学说，和火星的聚会造成加勒底人的学说，和太阳的聚会造成埃及人的学说，和金星的聚会造成回教，和水星的聚会造成基督教，而将来和太阴的聚会又必然要造成敌基督者的学说，那时死去的诸神都要复活起来了！”

天上响了雷，雷雨愈来愈近了。电闪更加明亮了，闪时，人们可以看见一大片乌云渐渐移向这边来。在这闷热的使人不快的寂静当中，琵琶声音听得更清楚。

“嘉山德拉呀，”贝尔特拉非奥喊，带了恳求的神气，忧愁地合起双手，“您没有看见，魔鬼正在诱惑您，要使你堕落么？这万恶的魔鬼是该咒诅的呀！……”

小姑娘迅速掉转身子来，双手放在他的肩上，低声说：

“他从来未曾诱惑过你么？你既然是这样正派的，卓梵尼，——那么为什么离开你的教师本涅德托修士，而到这无神的雷翁那图·达·芬奇的工场里习艺呢？又为什么到这儿来会我呢？难道你不晓得我是一个巫姑么，——不晓得巫姑是恶的，比魔鬼还恶的么？你不害怕跟我在一处会败坏你的灵魂么？……”

“上帝救救我们！”他低声说，颤抖得很厉害。

她不作一声，走近他的身边，用着她的象琥珀一般透明的黄眼睛紧紧盯着他，此时，一个闪电冲出云层，照亮了嘉山德拉的面孔，这面孔苍白得同那个大理石女神的面孔一样，当她从那磨坊小丘底下千年坟墓里在卓梵尼面前复见天日时候。

“就是她，”他想，心里十分害怕，“就是那个白色女鬼呀！”

他努力一下要跳起来，但不能够；他觉到嘉山德拉的滚热的呼吸吹在他的颊上，又听她在耳边说：

“若是你愿意，卓梵尼，我便告诉你一切，什么都告诉你。若是你愿意，我的亲爱的，我们便一起飞到那里去，飞到‘他’那里去，那里是好的，那里不会无聊的。那里一点都不要害羞。同做梦一般，同在天堂里面，——那里一切都是容许人做的。你要跟我去么？”

他的额头流出冷汗。可是好奇心制胜了他的惊恐，于是他问：

“到哪里去？……”

他的面颊几乎碰到了她的嘴唇。她回答，声音非常之翎，仿佛热情地，欣慕地叹了一口气：

“到——‘群巫大会’去呀！”

一个极近的雷声惊天动地响了起来，好象眼睛看不见的地底下的底但族人发出一个可怕的笑声，庄严地，满含威吓的快乐地响了过去，慢慢地又在没有气息的寂静当中回响着。

树上，连一片叶子都没有动弹。琵琶声音也停止了。

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修道院的忧郁的整齐的钟声，天使晚祷钟声。

卓梵尼画了一个十字。嘉山德拉站了起来，说：

“该回家去了。时候不早了。你没有看见火把闪光么？那是穆罗公爵领了一群人骑马来访嘉黎屋托先生的。我完全忘记了，原来今天伯伯要在公爵面前做一个实验：把铅变做金子。”

人们听得到马蹄得得声音。骑马的人从维塞里拿门沿着运河走近了这炼金术士的屋子，他在等待公爵的时候，把将要进行的实验的最后准备都已弄妥贴了。

嘉黎屋托先生一向便是拿寻找“智者之石”做他的终身事业。

他在波伦拿大学医科毕业之后，就在当时享盛名的神秘科学专家，伯尔拿图。特列维散尼伯爵那里充当助手。以后，他就在种种可能的质料当中寻

找那足以转变一切的水银：在食盐和硃砂里，在各种金属里，在纯净的铋和碲里，在人类血液里，在胆汁和头发里，以及在动植物里。他寻找了十五年。父亲遗留给他的六千杜卡财产，都从他的熔炉烟囱里飞散了。自己的钱用光以后，他向别人借钱。他的债主们把他送进债务监里去。他逃脱了。以后八年之间，他拿鸡蛋做试验，他足足消耗了二万颗鸡蛋。以后，他又同教廷书记官恩利戈合作研究硫酸，不幸中了硫酸蒸气的毒，病了，卧床不起十四个月，没有人理他，几乎死掉了。他忍受贫困，屈辱和迫害，做个走方郎中，游遍了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荷兰、北非洲、希腊、巴勒斯坦和波斯。匈牙利国王拿严刑拷问他，要他吐出转化金属的秘密。他年老倦游了，但并未绝望，接到穆罗公爵的聘请，终于回意大利来，而且得到宫廷炼金术士的头衔。

他的实验室中央立着一个耐火黏土造的笨重火炉，附有无数的小室，火门，坩埚和风箱。在一角上，灰尘掩盖底下，放着几块生锈的矿滓，好象凝固了的熔岩。

工作台上摆满了无数复杂的器具，杯子，蒸馏器，漏斗，盖子，容器，研臼，长颈玻璃瓶，蛇管，大瓶和小盒。有毒的盐类，碱类和酸类，发出了辛辣的气味。整个神秘的世界，都包藏在金属当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七尊神，天上的七行星：金中是日，银中是月，铜中是金星，铁中是火星，铅中是土星，锡中是木星，活动的闪光的水银中，则是那个永久灵活的水星。这里还有些带着野蛮名字的东西，足使外行人吓了一跳，譬如：月宫辰砂，狼乳，亚奇耳铜，星石，安德罗丹马，安那加里斯，拉奔提加和亚里斯托罗奇亚。此外还有一滴极可宝贵的狮子血，费了好多年劳力才得到的，这血可以医治一切疾病并永久保持青春，现在正在发着红光，象一颗红宝石。

这位炼金术士，正坐在他的工作台旁边。嘉黎屋托先生既瘦又小，皱襞得象一个老冬瓜，但还是活泼的和健旺的。他两手撑着头，仔细观察一个瓶子，这瓶在淡蓝的细长的酒精火焰上烧着，有什么液体在里面煮着，轻轻地沸腾。这是所谓“维纳斯油”，一种绿玉颜色的透明的液体。一枝正在旁边燃点着的蜡烛，从这瓶子透过光来，映出深绿的颜色在一卷打开的羊皮书上，这是阿拉伯炼金术士查比·阿卜达拉的作品。

嘉黎屋托听到楼梯上行步和说话的声音。他站了起来，赶紧看一眼这个实验室，看看一切都弄妥贴没有，然后向他的用人，那个默默无言的助手，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再添点炭在熔炉里，他自己就走出去迎接来探访的人了。

客人们兴致很好；他们刚吃了晚饭，喝了麦尔瓦西酒。随从公爵的人中有御医长马良尼，他对于炼金术也极在行，还有雷翁那图·达·芬奇。

小姐太太们走进来了，这隐士般房屋立刻充满了香味，绩绸触动声，女性的低语以及莺燕一样啾叫着的笑声。

一位太太袖子绊着了一个玻璃蒸馏器，把它拂落地下去了。

“没有关系的，太太。请您不要介意！”嘉黎屋托和悦地说。“我现在捡起碎片来，免得伤害了尊足。”

另一位太太拿起了一块盖满煤烟的铁滓在手里，她的浅色的发出紫罗兰香气的手套立刻就沾污了。一位年轻骑士拿出一块花边手巾来，替她揩拭这污垢，暗中压了一下她的小手。

那位总是披散着一头金黄头发的狄安娜小姐，由于感觉有趣而颤抖起来，她碰着了一盏盛满的水银，泼了几滴出来；当这闪光的小球在桌上乱滚

时，她喊道：

“看哪，看哪，这多么奇怪！液体的银子啦！它自己走起来，它是活的啦！”

她拍着小手，快活得几乎跳了起来。

“听说，铅变金子时，我们要在炼金术火焰里看见魔鬼，这话是真的么？”活泼而狡狴的菲丽贝塔问，她就是盐业公会总理那个老头子的太太。

“先生们，你们不以为来到这儿看这实验，是一种罪过么？”

菲丽贝塔是很虔诚的；人家说，她的爱人要她什么，她都答应，惟独不许吻她的嘴唇，因为她认为在祭坛前是用她的嘴唇宣誓忠实于婚约的，嘴唇能保无罪，她便不算完全失节了！

那位炼金术士走近雷翁那图身边，对他耳语说：

“先生，请您信我的话，象您先生这样一个人来光顾敝庐，我是看得很贵重的……”

他用力紧握着画师的手。雷翁那图正待回答，但老头子点点头阻止他说话：

“哦，自然，自然！……在别人看来是个秘密！但是我们两人，我们是互相了解的，不是么？……”

然后，他转回身来，含笑，极客气地对着其余的客人：

“求得我的恩公，公爵殿下好意的允许，还有面前各位小姐太太的允许，我现在就来做这神通变化的实验。各位，我请你们留心看看。”

为的不让人家怀疑这实验起见，他于是拿出一个坩埚给人看，一个耐火粘土造的整齐的厚壁的罐子；他请求每个参观的人仔细检查这坩埚，拿指头去摸摸，去敲敲，相信这里面做不出什么花头。同时，他又告诉人说：那些炼金术士往往用一种双重底的坩埚，把金子藏在夹底中间，等到上面一重底因为炽热而炸破之后，金子便露出来了。铅炭，风箱，搅拌金属使之冷却所用的棍棒，以及其他一切器具，凡可以暗藏金子或显然不能暗藏金子的，他也都拿出来给人仔细检查。

然后，他把铅切成小块，丢在坩埚里面，并拿坩埚放在熔炉中炽热的火炭上。那个默默无言的斜视的助手，面孔这样苍白，忧郁和无生气，以致使得一位太太几乎晕过去了，因为她把这站在阴影中的助手当作了魔鬼。这助手现在活动起来，推拉那个巨大的风箱。在那发出尖锐声音的气流之下，火炭就燃烧起来了。

嘉黎屋托此时找寻他的客人谈话。谈话当中，他有一回引起了普遍的欢笑：当他把炼金术称做“贞节的妓女”（*Casta meretrix*）的时候，——因为它有许多的求爱者，大家都被它欺骗了，大家都认为可以到手，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抱它，——*in nullos umquam per-venit amplexus*。

御医马良尼，一个肥胖笨重的人，有一副肿胀的，聪明的和尊严的面孔，他听了这老头子的闲谈，不禁气愤起来，他摩擦着额头。最后，他忍耐不住了，他催促道：

“先生，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么？铅已经滚沸了。”

嘉黎屋托拿出一个蓝色小纸包，小心谨慎把它解开。里面是一种橙黄色的，象玻璃般灿烂的，油腻的粉粒，气味同烧焦的海盐一样。这便是秘密的丹药，炼金术士的无价之宝，那个能行奇迹的“智者之石”，——*Lapis*

philososo-forum。

嘉黎屋托用刀尖挑起一颗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粒，并不比芥菜子大些，他拿来包裹在白蜂蜡里，连蜡搓成一个小团，丢在沸腾的铅里面去。

“您的丹药有什么力量呢？”马良尼问。

“我计算好了，这丹药一分，可以把二千八百二十分的铅转变成为金子，”嘉黎屋托回答。“自然，这丹药还不是完全的，但我希望不久就可以把它的力量增加到一分对百万分的比例。那时，一个黍粒重的丹药，化在一桶水内，只用一胡桃壳这样的水泼在一个葡萄园内，每年五月，我们就有熟葡萄吃了。Mare tingerem, si Mercurius esset!——只要我有足够的水银，我就能够把大海变成金子！”

马良尼耸耸肩膀：嘉黎屋托先生的吹牛，使他气愤起来。他企图拿经院哲学的智辩术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来证明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这位炼金术士只微笑着。

“等着罢，学士先生！我现在要给您一个三段论法，这您将难得驳覆的。”

他丢了一把白粉末在炭火上面。一阵烟云充满了实验室。同时又有一种彩色的火焰，同虹彩一般，有时蓝色，有时绿色，有时红色，引了起来，并发出尖锐的叫声。

旁观的人都骚动起来。菲丽贝塔事后对人说：她在红焰当中看见了一张魔鬼嘴脸。这炼金术士用一个长铁钩揭开那烧成白热的坩埚底盖：坩埚里金属物在沸腾，起沫和蒸发。坩埚又盖起来了。风箱喘息着，号叫着。可是十分钟之后，当人们用一个细长铁棒插进那滚沸的金属熔液再拿出来时，大家都看见棒端上悬着一滴黄色液体。

“好了！”炼金术士宣布说。

黏土坩埚从火炉上拿起来了。人们让它冷却。打破它，于是在那些惊愕得不能作声的观客眼前，一块金子落到地下了，响着，又闪着光。

炼金术士指着那块金子，得意洋洋地转向马良尼：

“Solve mihi hunc syllogismum!——请您替我解答这个三段论法啊！”

“闻所未闻的，……不能相信的，……违反了自然界和论理学的一切法则！”马良尼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他完全迷惘了，张开了两臂。

嘉黎屋托先生，面孔苍白了，眼睛火红了。他举头望天，喊道：

“Laudetur Deus in aeternum, qui partem infinitae suae potentiae nobis, abjectissimis suis creaturis, communicavit Amen!——荣耀归于永生的上帝呵，他平分了他的无限的权力给予我们，我们却是他的最卑陋的创造物。阿们！”

现在人们拿起那块金子，放在染了硝酸的试金石上检查，结果石头上留下了黄橙橙的丝纹：这金子比匈牙利金和阿拉伯金还更纯净些。

大家都包围了这个老头子，祝贺他，同他握手。

穆罗公爵引他到旁边去。

“你要正直忠心替我办事么？”

“我愿意多有几条生命，完全用来服侍殿下！”炼金术士回答。

“但是，你要注意呵，嘉黎屋托，不要让其他的王侯……”

“殿下，若是别人知道去什么了，那您就象处治一只癞皮狗般，把我吊起来好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行了一个极卑屈的鞠躬礼，添加一句话说：

“只愿您再赏我……”

“什么？又要钱么？”

“哦，这是最后一次了。上帝可以替我作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多少？”

“五千杜卡。”

公爵想了一会儿，还了价，减了一千杜卡，就答应他了。

夜已深了，贝特丽采娘娘在宫里会着急的。于是人们动身走了。屋主人送客出门去，每个客人都赠送一小块新金子以为纪念。雷翁那图还留着未走。

其余客人都送走了以后，嘉黎屋托便到雷翁那图跟前来，问他：

“师傅，您觉得这个实验怎样？”

“金子是藏在棍棒里的，”雷翁那图安静地回答。“在什么棍棒里？……您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师傅？”“就藏在您拿来搅拌铅的那枝棍棒里。我什么都看见了。”

“你们刚才不是把那枝棍棒也检查过了么？……”“不是的。那是另外的一枝……”

“什么另外的呢？请您……”

“我对您说过，我什么都看见了，”雷翁那图带笑再说一遍。“您不要否认，嘉黎屋托！金子是在空心棍棒里藏着。当棍端木头烧焦了时候，金子就掉下坩埚里去了。”

老头子膝头发起抖来。他扮出了一副卑屈乞怜的面孔，象一个给人当场捉获的贼子。

雷翁那图走向他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不要害怕！别人不会知道的，我不会泄露出去的。”

嘉黎屋托抓住他的手，无精打采地说：

“您果真一点不泄露出去么？”

“不，我不愿意害您吃苦。但您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哦，雷翁那图先生！”嘉黎屋托喊，他的眼睛刚才现出那样说不尽的失意，现在又充满了那样说不尽的希望了。“今晚的事情，表面看去好象是个骗局，但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做这事情，只是为着一个时候，为着很短的时间，而且为着公爵的洪福和科学的胜利的。因为我已经发现到‘智者之石’了，我确实发现到了！目前我虽还没有，但我敢断言，它是已经发现了的，等于是已经发现了的，我已经知道了正确的道路；您也明白，在这类东西里面，正确的道路才是主要的事情。只要再做三次四次实验，我便可以达到目的了！我不这样做那怎么办呢，师傅？为去发现那最伟大的真理，不是值得撒一个小谎么？……”

“怎么可以这样做，嘉黎屋托先生！显然我们是在玩那捉迷藏的游戏，”雷翁那图耸耸肩回答他。“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什么金属转变都是胡说，并没有什么‘智者之石’存在，而且也不会存在的。炼金术，巫术，黑魔术，以及其他非立足于精确实验和数学考察之上的一切学科，不是欺骗，便是发疯。这些，都同那随风飘动的走方郎中的旗帜一个样，只有愚蠢的村夫才会相信的。……”

炼金术士总是拿明亮的惊讶的眼睛，望着雷翁那图。忽然，他把头歪到一边去，狡狴地动眼睛，笑道：

“您这话说得不漂亮，师傅，的确说得不漂亮！我也是一个内行的人，不是吗？您仿佛以为我们不知道：您是最伟大的炼金术士，最深奥的自然秘密的占有者，一个当代的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13），一个普罗米修斯（13）。 ”

“我么？”

“不错，自然是您呀。 ”

“您是个滑稽家嘉黎屋托先生！”

“不，您才是个滑稽家哩，雷翁那图先生！哦，哦，您真是会装佯！我一生中已经见过好多炼金术士，他们同守财奴一样藏匿着科学的秘密。但象您这样一个人，我却是未曾见过的！”

雷翁那图极注意地望着炼金术士；他想发脾气，可是发不出来。

“那么您果真相信么？”他问，不由得微笑着。“您果真这样相信么？”

“您问我相信不相信么？”嘉黎屋托喊起来。“您要知道，先生，即使亲爱的上帝此时降落在我面前，对我说：‘嘉黎屋托，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智者之石的，’那我仍然要回答他：‘主呵，正如你确实创造了我一般，世界上也确实有一个智者之石的，我一定会找到它！’”

雷翁那图不再回答什么了，也不气愤了。他只蛮有趣味地听着。

当谈话转移到魔鬼帮助奥秘科学问题时，这炼金术士便带着一种鄙视的讥讽的微笑说：魔鬼乃是整个自然界中最可怜的东西，世界上再没有比魔鬼更柔弱的了。这老头子是专心信仰人类理性的权力，他断定说：科学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忽然好象想起了什么滑稽好玩的事情，他问雷翁那图，时常看见元素神没有。画师告诉他从来未曾见过时，他又不肯信了。他得意地详细描摹元素神的形状说，火神萨拉曼德的身体是细长的，约有一个半指头长，身上粗糙而多斑点；风神西尔飞德的身体则是透明的，蔚蓝的象空气的样子。以后，他又叙说在水中居住的南芙和翁丁，地底下的容姆和俾美，活在植物里的杜达尔，以及住在宝石中间的希罕的狄亚梅。

“我简直无法给您形容，这些是何等的善良。”他以此结束了他的话。

“为什么这些元素神只献身给少数人看，大多数的人却看不见呢？”

“他们怎么能给大家看呢？他们都害怕那些粗人，那些淫棍，醉鬼和大食客。他们喜欢天真和无邪。没有凶恶和奸诈的地方，才有他们出现；他们平常都是胆怯的，同林间的野兽一样，隐藏在各自的原素里面，不让人家看见。”

一个梦一般的温柔微笑，显出在老头子的面孔上。

“这是一个何等古怪的，可怜的，然而又逗人喜爱的人物啊！”雷翁那图心里想：他现在已不讨厌这炼金术士的胡说了。他小心谨慎同这老头子说话，好象对付一个小孩子；他已经准备承认他占有种种秘密了，只为了免得伤犯了嘉黎屋托先生的感情。

他们分别的时候，同要好的朋友一样。

雷翁那图离开以后，这位炼金术士又埋头拿“维纳斯油”去做一次新的实验。

这时，女房东细东尼亚太太正在实验室楼下她的房子里，同嘉山德拉一起，坐在很旺的灶火面前。一捆燃烧着的柴枝上面烧着一个铁锅，里面煮着大蒜和萝卜，做晚餐用的。老太婆用她的皱襞的指头的单调的动作，从纱筒

上扯出线来，卷着，急转的纺锤一上一下地。嘉山德拉看她纺纱，心里在想：“天天都是一个样，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又同今天一样！蟋蟀叫着，耗子啮着，纺锤转着，柴枝烧着；天天闻着大蒜和萝卜的气味。……”老太婆又唠叨了，用着同往常一样的话，好象她拿一把钝锯在锯木头。她说：她，细东尼亚太太是一个穷苦女人，虽然别人造谣，说她埋了一满罐金子在葡萄园底下。这话是胡说。嘉黎屋托先生使她破产了。伯父和侄女，两个人一同骑在她的颈项上。她是发了慈悲心才容留他们，供养他们。但嘉山德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应当想一想终身大事。伯父若是死去的话，她就比叫化子还要穷。她为什么不同亚毕亚特格拉梭镇那个有钱的马贩子结婚呢，向她求婚好久了？马贩子年纪虽然不小，但他是个又懂事又虔诚的人，他有一片店，一座磨坊，一个橄榄园，还有一架新油榨。但愿上帝赐她好运！她为什么还不答应呢？她等待什么呢？

嘉山德拉小姐听着，室人的“无聊”抓住了她的咽喉，扼勒她，压迫她的太阳穴。这无聊比痛苦还厉害，几乎使她高声哭喊起来。

老太婆从锅里拿出一个蒸发热气的萝卜，插在一根尖木签上，用刀削了皮，徐了厚厚一重葡萄酱，便放在没有牙齿的口里咀嚼着。

小姑娘用惯常的姿态伸了一个懒腰，交叉起纤细的苍白的手指放在她的头上，扮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面孔。

晚餐之后，老太婆便昏昏欲睡了；她垂下了头，象一个愁苦的巴尔采(14)女神，眼睛渐渐闭合起来了，她的唠叨含糊不明了，评论马贩子的话也前后不连贯了。嘉山德拉悄悄从衣服底下拿出她的父亲路易基先生赠送的那件法物，一个宝石挂一条纤细的绳子上，还带着她的体温。她拿起这法物放在眼睛前面，对着灶火的光；她看到了巴库斯的肖像。在这石英雕刻物的暗紫色光辉中，出现了那个裸体少年巴库斯，好似一幅异象，他一手拿着一枝茴苏杖，一手提着一串葡萄，一只纵跳的豹子正要用舌头去舐那串葡萄。嘉山德拉的心于是充满了对这位美貌尊神的爱。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又藏起了那件法物在她的胸前，以后她腼腆地说道：

“细东尼亚太太，今天晚上，他们在巴科·狄·费拉拉和本涅文地方聚会。……姨娘，亲爱的，好人！我们不去跳舞，只到那里看看热闹，一会儿就回来！我以后就听你的话，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向那马贩子骗一件礼物，——只要你答应我们一同飞去，今天就飞去，现在，马上就飞去！……”

她的眼睛发出了疯狂的欲望。老太婆望着她，那两片皱襞的淡蓝色嘴唇忽然裂开了一条大缝，露出那颗唯一的黄牙齿，好象野猪的长牙。她的面孔是可怕的，同时又是很有趣的。

“你想去么？”她问。“想得很多？真的么？尝出味道来了么？看哪，你这疯姑娘！天天晚上你都想飞，不受人家劝阻！但是不要忘记了呵，嘉山德拉：这罪过是要由你的灵魂担当呵！不是你提起，我今天不会想起这事的。我做这，只是为了你……”

老太婆慢条斯理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细心关好窗板，一切隙缝都用布条塞起来，锁起房门，用水浇灭灶内火炭，点起一枝巫术用的残余的黑蜡烛，并从铁箱子里拿了一瓦罐有辛辣气味的油膏出来。她做时，现出迟疑的和深思伪神态，但她的手颤栗着，同醉了酒一样，她的小眼睛有时浑浊和迷乱，有时因邪欲而热红起来象两块火炭。嘉山德拉拖了两个大木槽在房子中

央，这木槽平时是用来揉和面团的。

细东尼亚太太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便把衣服脱了，脱得精赤条条地，她拿瓦罐放在两个木槽中间，自己骑马式坐在一个木槽上一根扫帚上面，用瓦罐里肥腻的淡绿色油膏涂遍了全身。一种刺激人的气味充满了房间。这种为巫术飞行用的油膏，是用有毒的莴苣，塘蒿，芹叶钩吻，白英，蔓陀罗华根，罂粟，菲沃斯草，蛇血，以及巫姑杀戮的没有经过洗礼的婴儿的脂肪等等做成的。

嘉山德拉掉转头去，为的不要看老太婆的使人恶心的裸体。最后一瞬间，她的愿望已经确定要实现时，她的心坎深处反而生起嫌厌来了。

“怎样，你还不动手么？”老太婆蹲在木槽里面埋怨说。“你刚才催促我，现在自己又装模作样了。我是不愿单独飞去的。衣服脱了罢！”

“我就脱。熄了火罢，细东尼亚太太！有亮，我就不能……”

“你看，多么假贞节！等一会到山上时，你就不害羞了？……”

她吹灭了烛火，用左手画了一个十字，这是巫术内应用的褻神记号，向魔鬼致敬的。

嘉山德拉脱了衣服，但汗衫没有脱；然后她跪在木槽之内，赶快用油膏涂擦身体。

暗中听得见老太婆在喃喃念诵无意义的不连贯的咒语：

“厄茫赫汤，厄萌哈汤，巴鲁德，巴力贝过特，亚斯他录……帮帮忙哪！阿哥拉，阿哥拉，巴特里沙，——帮帮忙哪！”

嘉山德拉贪婪地吸了几口巫术油膏的强烈的香气。她的皮肤发起热来，脑袋里面一切东西都在周转。一种肉欲意味的颤栗传过她的背脊。她的眼前有红绿圈圈在闪光，在互相纠缠起来，忽然，好象从远地来的，响着细东尼亚太太的得意的锐利的叫喊：

“嘎！嘎！从底下往上面去！不要碰破了头，不要碰破了头！”

嘉山德拉骑在一只黑山羊上，从烟囱飞了出去，柔软的羊毛擦得她的屁股很觉舒服。她的灵魂陶然了，她喘息着，象飞上天去的燕子那样叫着：

“嘎！嘎！从底下往上面去！不要碰破了头。我们飞呀！我们飞呀！”

那个老丑的姨娘细东尼亚，披散了头发，精赤条条地，骑在一把扫帚上，就在她的身边飞着。

她们飞得很快，空气钻进她们的耳朵，象起了风暴。

“向北方飞去！向北方飞去！”老太婆喊，调动她的扫帚，如同一匹驯熟的马。

嘉山德拉飞时醉醺醺地。

“我们的机械师，那个可怜的雷翁那图·达·芬奇，还有他的飞行机器！”她忽然想起这事来，更加觉得是好玩的。

她飞上了天空；黑云一团一团地在她底下，蓝色闪电在云里放光。她的头上是明朗的天宇；一轮满月，大得象磨坊轮子，照得人眼睁不开来，隔她这样近，似乎她用手就可以抓到。

然后，她握住山羊的蜷曲的双角，又转向下面，象一块落下的石头一直倒栽下来。

“那里去？那里去？你要跌断颈骨的！你完全疯了么，鬼丫头？”细东尼亚姨娘责骂她，几乎跟她不上。

现在她们接近地面低飞了，低得甚至听得到沼泽里在睡眠的草叶的声

响。磷火替她们引路，蓝色的朽木闪着光。鸱鸒和其他夜鸟，在暗黑的森林中发出悲惨的叫声。她们飞过了阿尔卑斯山尖峰，山顶透明的冰块在月光之下闪烁。以后她们就飞到海面上来。嘉山德拉用手掌盛起海水，泼向高处，看见碧玉颜色的水珠，十分高兴。她们愈飞愈快了。路上碰到的旅客也渐渐加多：一个灰白蓬头发的巫士坐在一个木桶内，一个大肚皮的快乐的教士，面孔红得象西棱（15）神一样，骑在一根火棒上，一个十岁小姑娘，金黄的头发，无邪的面孔和蔚蓝的眼睛，也骑在一把扫帚上，一个年轻的红毛蛮女，光着身体，骑在一只咆哮的野猪上，此外还有好多人。

“那里来的，姊妹们？”细东尼亚姨娘问她们。

“从希腊来的，从刚底亚（16）岛来的。”

别的声音则回答：

“从瓦棱西亚（17）来的。——从布洛根（18）来的。——从弥郎道拉附近萨边鲁齐来的。——从本涅文来的。——从诺尔察来的。”

“那里去的？”

“到比田去的！到比田去的！大公羊，‘比田之公羊’，在那里举行婚礼。飞呀，飞呀！都到那里赴晚间筵席呀！”

如同一群乌鸦，他们飞过那个昏暗的平原。

月亮在浓雾中象血一般红。远处有一个孤寂的乡村教堂的十字架在发光。那个骑在野猪背上的红巫姑，号叫着飞进教堂里去，把大钟摘下来，用尽全力扔在泥潭里面。当那钟掉在泥土里发出轰轰声音时，红巫姑不禁大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好象狗吠一样。金黄色头发的小姑娘，欢喜得忘了形，在扫帚上双子乱拍。

月亮躲藏在乌云后面。蜜蜡捻成的大绿烛照耀之下，——烛焰是浅蓝色的，有如电闪，——那些跳舞的巫士和巫姑，他们的黑炭一样的大影子，爬着，跑着，一下纠缠起来，一下又散开了，在那雪一般白的垩质山顶上。

“嘎！嘎！开会呀！开会呀！从右向左转！从右向左转！”

整千整万，无穷无尽的，如同秋天枯萎的黑叶，他们围绕那只高踞在一个小岩上面的“夜羊”飞着。

“嘎！嘎！赞美‘夜羊’哪，赞美‘比田公羊’哪！我们的辛苦已到尽头了，我们恣意行乐呀！”

空心的死人骨头做的风笛，吹出尖锐的嘶嘎的叫声；绞死的人皮做成的鼓上，用一根狼尾巴敲着，发出沉重的“笃，笃，笃”声音。几只大锅内，煮着非常好吃的说不出味道的吓人的物品，但没有放盐，因为主人不喜欢盐。

在偏僻的角隅有人交媾：女儿和父亲，兄弟和姊妹，一只绿眼睛的有趣的豺狼和一个百合花一般白的温柔娇艳的小姑娘，一个面目模糊全身生毛的妖怪和一个龇牙露齿不知羞惭的女修士。一双双淫秽的人儿，到处皆是。

一个肥胖大巫婆，雪白的身体，善良而愚蠢的面孔，正在含着母性的微笑，喂两个初生小魔鬼的奶；这两婴孩贪婪地抓住一边一个垂下来的大奶，大声吞咽乳汁进去。

有几个三岁小孩，还不能参加大会，只好在场地边缘看守一群虾蟆，这些虾蟆都是用圣饼饲养的，满身是凸起的小瘤，都悬着金铃并穿着红衣主教道袍做的华丽衣服。

“来跳舞罢！”细东尼亚姨娘再忍不住了，便拉嘉山德拉跳舞去。

“若是马贩子看到了怎么办呢？”小姑娘带讽刺地反问她一句。

“叫狗把他吃掉罢，你的马贩子！”老太婆回答。

她们二人配起对来跳舞，转着，转着，象一阵旋风，四面和着喧哗，叫喊，咆哮和笑声。

“嘎！嘎！从右向左转！从右向左转！”

一个同海豹一样的潮湿的长胡子，刺在嘉山德拉颈项背后；一根细长而坚硬的尾巴在她前边呵痒；有一个人捏了她一把，捏得很痛，而且很无耻；另一个人则用口咬她，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肉麻的调情话。可是她并不抵抗。她以为愈受人戏弄就愈美妙，愈加吓人也就愈加使人陶醉。

忽然，大家都痴呆地立住了脚，象在地下生了根。死一般的寂静。

从黑宝座上，——那个不知名的就蹲踞在宝座上面，——发出一种迟钝的声音，同地震时候一样：

“你们接受我的礼物罢：柔弱的人得到我的刚强，忠厚的人得到我的骄傲，愚蠢的人得到我的聪明，愁苦的人得到我的欢乐。你们都拿去罢！”

一个面貌慈祥的白鬚老头儿，他本是异端裁判法庭的一位大官，却在这里当巫人祭司长，总在做着黑色的弥撒，他现在用庄严的声音宣告说：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 per universum mundum, et libera nos a omni malo! 你们拜呀！你们拜呀！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

大家一齐拜伏在地下了，而且仿效教堂曲调，唱出了褻神的歌词：“credo in Deum, patrem Luciferum, qui creavit coelum et terram. Et in filium ejus Beel-zebul……”

当最后的歌声止息了，重新恢复寂静之时，那个地震般声音又响起来了：

“引导到我这里来呵，我们童贞的新娘，我的无疵的鸽子！”

祭司长问道：

“你的新娘，你的无疵的鸽子，叫什么名字？”

“嘉山德拉小姐！嘉山德拉小姐呀！”轰隆的声音回答。

这年轻巫姑听到了她的名字时，觉得脉管里血液凝成了冰，头发一根根倒竖起来。

“嘉山德拉小姐！嘉山德拉小姐呀！”人群中传遍了这个呼声。她在那儿！我们的女主在那儿！福哉，嘉山德拉！”

她两手蒙住了面孔，想要逃跑了，——可是无肉的指头，鸟爪，兽蹄，象鼻和毛茸茸的蜘蛛脚，都向她伸去，抓住了她，脱了她身上的汗衫，把她赤裸裸地战兢兢地送到宝座面前。

羊骚臭和坟墓般的冰冷拂过她的面孔。她低下头来，什么都不要看。

于是那在宝座上的说道：

“到这里来呵！”

她的头垂得更低了，她见到了她的脚底下一个在黑暗中放光的和发焰的十字架。

她把最后的气力都集中起来，压制了嫌厌，向前踏一步，抬起头来，望着此时正立在她面前的。

于是，发生了奇迹。

山羊皮从他身上脱下来了，象一条蛇皮；于是，古代奥林匹斯山的狄昂尼索神，又叫巴库斯神，就立在嘉山德拉面前，嘴唇上现出一个永久欢乐的微笑，一手高擎葡萄杖，一手提着一串葡萄，一只豹子在他旁边跳跃，要用舌头去舐那串葡萄。

在这一瞬间，群巫大会便转变为巴库斯神的无遮喜筵了：那些老巫婆都成了年轻的马那德(19)，那些奇形怪状的鬼魔都成了山羊腿的沙提尔(20)。原来是死板的白垩岩石，现在也成了阳光照耀下灿烂的大柱了。柱间可以望见远处蔚蓝的海，嘉山德拉看到了希腊一切神灵都聚会在光焰四射的云端上面。

那些马那德们和沙提尔们敲打铙钹，互相用刀戳进胸膛，挤出红的葡萄汁盛在金盘内，同自己的血调和起来，兜着圈子跳舞，并歌唱道：

“万岁啊，狄昂尼索万岁！伟大的神灵都复活了！复活的神灵万岁！”

裸体少年巴库斯张开臂膀去拥抱嘉山德拉；他的声音同雷一样，使得天地都震动了。

“来罢，来罢，我的新娘，我的无疵的鸽子！”

嘉山德拉投入这美神的怀抱中了。

鸡啼了。有雾气和烟熏的辛涩的潮气的臭味。某处，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钟响了，叫人祈祷。钟声使得这山上慌乱起来。马那德们仍旧变成丑陋的巫婆，山羊脚的沙提尔们恢复奇形怪状魔鬼的原形，狄昂尼索神又化身为那个骚臭的“夜羊”了。

“回家去！回家去！飞呀！逃命呀！”

“我的火棒给人偷去了！”那个西棱神面孔的大肚皮教士不要命地哭喊，他钻来钻去同疯了一样。

“野猪，野猪，到这里来！”裸体的红毛女人叫唤着，在黎明潮湿当中，她一面颤栗，一面咳嗽。

快要下山的月亮，从乌云背后露了出来。那些吓散了的巫人便在月光照耀底下成群结队地飞了起来，如同一群黑蝇，飞开了白垩山顶。

“嘎！嘎！从底下往上面去！不要碰破了头！逃命呀！飞呀！”

那只“夜羊”悲鸣了一会，就沉没在地底下去了，四周发出了窒人的硫磺臭气。

晨钟大声响起来了。

嘉山德拉，在维塞里拿门外小屋的黑暗房间地板之上，醒转来了。

她觉得不舒服，仿佛大醉以后的情景。她的头铅一样重，她的身体疲乏得如同散碎了一般。

忧郁地响着圣拉德恭达修道院的钟声。这中间还听到有人在敲屋子大门，敲得很急，大概已经敲了很久了。嘉山德拉倾听着，听出了是她的求婚者亚毕亚特格拉梭镇马贩子的声音。

“开门哪！开门哪！细东尼亚太太！嘉山德拉小姐！你们都是聋子么？我全身淋得象一只狗。这样的天气，难道要我转回去么？”

小姑娘无精打采地立起身来。她走近那严密关闭的窗子，把细东尼亚太太小心塞在夹缝里的布条取出来。一条淡蓝色的浑浊的晨光照在全身赤裸的老巫婆身上，她在她那翻倒的木槽旁边地板上面睡着，象一个死人。嘉山德拉从一条缝隙望出去。

原来天在下雨，雨水象从桶里笔直倒下来一样。嘉山德拉透过模糊的水帘，看见了爱她的那个马贩子站在屋子大门前面。他的旁边，一只长耳朵的小驴拖了车子，低着头立在那里。一只牛犊，四足被捆绑着，嘴伸出车子外边来，在那里鸣叫。

马贩子毫不倦怠地敲打屋门。

嘉山德拉等待着，不知道这事将怎样完结。

最后，楼上实验室一扇窗板开了。那个老炼金术士蓬松头发，睡眼矇眬地往外看，扮出一副厌恶的气愤的面孔，每逢他梦中醒转来，明白了用铅变金是不可能的时候，他总要扮出这个面孔的。

“谁打门？”他问，探头窗外看下去。“你要什么？你完全疯了么，老糊涂？上帝要罚你的！你没有看见屋内人人都在睡觉么？滚你的蛋去罢！”

“嘉黎屋托先生，做做好事罢！您为什么这样骂我？我为一件大事到这里来的，——为令侄女的事情。您看，我带来了一只吃奶的牛犊，要送给她。”

“见鬼去罢！”嘉黎屋托喊，冒起火来。“滚到魔鬼尾巴底下去罢，混蛋东西，——带了你的牛犊一起滚罢！”

窗子又关闭起来了。马贩子完全糊涂了，他安静了一分钟。以后，他又醒悟转来，并以加倍的力气，拿拳头去敲打屋门，好象要破门进去似的。

小驴子头垂得更低了。雨同长江大河一样流下它那无可奈何地下垂着的湿淋淋的耳朵。

“主上帝呵，这一切多么地无聊！”嘉山德拉小姐低声自言自语，并闭起了眼睛。

她不由得想起了群巫大会的荒淫生活，想起了“夜羊”变成狄昂尼索神，以及伟大神灵的复活。于是她思索道：

“这一切，是做梦呢，还是实事？大概只是一场梦，目前进行的才是实事。星期日之后，接着就是星期一……”

“开门哪！开门哪！”马贩子现在是用嘶哑的，不要命的声音在那里喊。

大点水珠沉重地单调地从屋檐滴到污水坑里去。牛犊悲惨地叫着，修道院的钟声忧郁地响着。……

(1) 幼里披得 Euripides，纪元前四八〇——四〇六——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2) 德谟斯典 Demosthenes，纪元前三八五——三二二——希腊大演说家。

(3) 柏禄奔尼 Peloponnes——希腊半岛南端之总称。

(4) 亚尔特弥斯 Artemis——希腊神话中之月神及猎神，即狄安娜。

(5) 赫卡 Hekat——希腊神话中冥司女神。

(6) 嘉山德拉 Cassandra——嘉山德拉本是特洛伊国王卜康的女儿，城破被俘，给希腊联军总帅亚加绵农做奴隶。她原是亚普罗之爱人，亚普罗传她预言术。事迹见伊士基勒的悲剧《亚加绵农》。

(7) 伊士基勒 Aschylus，纪元前五二五——四五六——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8) 贝沙里翁 Bessarione，一三九五——一四七五。

(9) 格弥斯托士·卜列东 Gemistos Plethon，一三五五——一四五〇。

(10) 叛教者朱里安皇帝 Kaiser Julianus Apcstata，三三一——三六三——罗马凯撒，在位三六一——三六三，古代晚期一个哲学家，属于新柏拉图派，反对基督教，所以被后代基督教徒称为“叛教者”。他死后，古代希腊罗马之宗教就绝灭了。梅勒支可夫斯基另一部小说《诸神死亡》就是写朱里安皇帝事情的。

(11) 狄昂尼索 Dionysos——即巴库斯。据希腊神话，是宙士与底比斯城建立者卡德谟士之女塞美列所生之子。塞美列被宙士的雷火焚死，但狄昂尼索在胎中无恙，后来成为神，司酒及欢乐，扈从甚多，男者称为沙提尔或潘，女者称为马那德。每年节期颂拜者极多。以纵饮狂欢为此节期之特色。按狄昂尼索之崇拜本系一种新宗教，与早期希腊崇拜

奥林比山神灵之宗教不同，乃纪元前六世纪间从北方特拉西传至希腊来的，其陶醉，再生，轮回等教义全非荷马时之希腊所有。这宗教传来后，希腊生活及思想皆为之改观，实是文化趋于烂熟时期之一结晶品。后来，新旧宗教冶为一炉，狄昂尼索就被人附会为宙士的儿子了。

（12）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 Hermes Trismegistos——埃及炼金术及巫术之神。

（13）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底但族人之一，从天上偷了火给予人类，因之被宙士锁于高加索山上。也是炼金术士崇拜之神。（14）巴尔采——parze——命运女神之名。

（15）西棱 Silen——狄昂尼索的教师，终日醉醺醺的大肚皮老人。（16）刚底亚 Kazndia——即克列底岛。

（17）瓦棱西亚 Valencia——西班牙东部地中海岸大城。（18）布洛根 Brocken——德国北方山名。

（19）马那德 Maenade——狄昂尼索的女侍从。

（20）沙提尔 Satyr——狄昂尼索的男侍从。

第五章 愿你的旨意成功

鞋匠谷波罗，米兰城一个市民，深夜里醉醺醺回归家中，被他的发妻打了无数的鞭子，据他自己说，把一只懒惰的驴子从米兰赶到罗马去，也无需打这么多鞭子。第二天早晨，当他的老婆到隔壁旧货铺老板娘那里去尝尝冻猪血味道的时候，谷波罗发现他的钱袋还有几角钱没有给老婆搜去的；于是，他把铺子交给伙计照管，自己就出门去喝一杯早酒了。

他双手插在破旧的裤子袋里，懒懒地沿着屈曲而昏暗的街道走去；这条街十分狭小，一个骑马的人若是碰到一个步行的人时，足尖或者马刺不免要擦过步行人的身上的。街上发出热橄榄油蒸气的臭味，腐蛋，酸酒以及生霉的地窖空气的臭味。

谷波罗哼着一支小调，举头望着两旁高屋子中间一线暗蓝色的天，主妇们在横街而过的绳子上面挂了许多褴褛衣服在朝阳之下晒曝；谷波罗只好说一句聪明的格言来排解，这格言他自己是从未遵守过的：

“每个妇人，无论是善的是恶的，都须尝尝鞭子的味道。”

为的缩短道路，他从大教堂内穿过去。

这里面拥挤得很，宛如在市场上。虽然犯者要罚罪，一群一群的人还是从这个门走进来，从那个门走出去的，他们甚至带着骡马同走。

教士们哼他们的祈祷文，忏悔室内有人低声说话，祭台上点着灯烛。但是这中间，街上顽童们在玩跳背戏，狗子走来走去嗅着，褴褛的乞丐则互相碰撞。

谷波罗在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中间停了一会儿，他倾听两个修道士吵嘴，一面狡狴地微笑着。

一个红头发的矮小的方济谷会修士，赤足的齐普拉师兄，生就一副圆的同肥腻的蛋饼一样的面孔，正在向他的敌手多米尼会修士提摩推阿师兄证明说：圣方济谷在天堂中已经坐上那个因鲁西飞的堕落而出空的座位了，因为圣方济谷有四十点与基督相同，而且圣母自己也不能够分别他的创痕和基督的十字架伤痕。那个阴沉的高大的具有一副苍白面孔的提摩推阿师兄，则拿圣迦德怜的伤痕去对抗圣方济谷的伤痕，因为她有荆棘冠冕留下的血痕，而他却没有。

当谷波罗从大教堂暗处走出到亚伦古广场时。他必须闭起眼睛，因为阳光太强了。这是米兰城里最热闹的广场。好多卖杂货的，卖鱼的，卖估衣的，卖蔬菜的摊子，还有无数的箱子，盆子，以及小贩的地摊，乱七八糟安放着，只留了一条窄小的地位给人走路。自古以来，商贩们就在大教堂前面广场占据各自的地盘了，无论什么法律，无论怎样罚款，都不能把他们赶走。

“瓦特里拿出产的生菜要么！——柠檬要么！——橙子！——蓟菜！——龙须菜，好吃的龙须菜！……”卖菜女人这样兜揽顾客，那些买旧衣物的女人也在论价叫喊，就象母鸡的声音。

一只顽皮的驴子，驮着高积如山的黄蓝葡萄，橙子，番茄，萝卜，白菜花，芬浓其菜，葱根，它的身体几乎看不见了，它用刺耳的声音叫着：“嗵，嗵！”赶驴的人用鞭子敲打它那磨损得光光的肋骨，一面“突罗，突罗！”地呼喊。

一长队的瞎子，各人手拿一根拐杖，由一个明眼的人领导着，在唱一首悲哀的诗歌。

一个走方的牙医，獭皮帽上挂有一串人牙穿成的念珠，正站在一个坐在地下的人背后，把这人的脑壳夹在自己两腿中间，并用一根大钳子敏捷地拔了一个牙齿出来。

顽童们给一个犹太人做了一个“猪耳朵”，并将他们的环子滚到行人们两腿间去。这些街童当中最顽皮的，就是那个黄头发狮子鼻的法凡尼基阿，他从带来的老鼠笼子里放出一只老鼠，用一根帚把赶它，一面大声吆喝着：“看哪，它在那儿！它在那儿！”这老鼠钻进一个满身肥肉的卖菜女人巴巴沙的宽大裙子里去，她正在织一只袜子。她高跳起来，大声叫喊，仿佛开水淋了她一样；她高高卷起了裙子，为了驱逐老鼠，惹得旁观的人哄然大笑。

“等着罢，我要拿石头打破你这猴子脑壳的，野种！”她气愤地叫骂。

法凡尼基阿站得远远地对她吐吐舌头，快活得跳起舞来。

在吵嚷声中，一个驮夫掉转头来，他头上顶了一只大肥猪。医生卡巴德阿先生的坐马吓了一跳，走向旁边去了，碰翻了旧铁器商人摊子上一大堆的厨房用具，盘子，罐子，锅子，铲子，锉子，乱七八糟倒在地下，发出了震耳的声音。卡巴德阿先生在惊吓中把马缰绳丢开了，现在在赶马，在带哭声喊着：“站着，站着，你这鬼尸！”

群狗在吠。好奇的面孔从窗子伸出来。

笑声，骂声，叫喊声，唿哨声，以及驴子的鸣声，充满了全广场。

鞋匠看这情景，十分开心，他含笑想道：

“我们尘世间的生活，将是何等的美好呀，倘若没有什么母夜叉来消磨男子汉，象铁锈侵蚀钢铁一般！”

他抬起头来，用手遮住阳光，望着一个巨大的建筑物，这建筑物还未完成，周围尚有高高的木架。这就是民众为庆祝玛丽亚诞生而建立的大教堂。

高官和细民都参加这个教堂建筑。居比路国女王送了好些值价的绣金的圣杯布来，——那个穷苦的旧货店老板娘迦德怜娜，不管未来冬天如何寒冷，也献出她那件唯一的破旧的皮衣，约值二十个索独，给童贞玛丽亚，为大祭坛之用。

从孩提时代起，谷波罗就追随着这建筑物的进展了。这天早晨，他看见一个新筑的塔，心里很觉高兴。

石工们在用劲捶敲。离“大医院”不远的圣司提反码头上，人们从三桅船里卸下了“大湖”石矿运来的大块发光的白大理石；人们从码头再搬到这新建筑物底下去。绞盘转着，铁链响着。工人们同蚂蚁一般，在木架上爬来爬去。

而这巨大的建筑物便这样升高起来了。无数屋尖，大塔和小塔最明亮的白大理石筑成的，同钟乳石一样向蓝色天空高耸着，——民众的一种永久的赞美歌，为庆贺童贞玛丽亚的诞生而唱的。

谷波罗沿着陡峭的石级走下到德国人提巴图开的地窖酒店，这地窖成穹窿形，窖内堆满了酒桶，阴凉得很。他一面有礼貌地向其他的酒客致敬，一面坐在一个熟友锡匠斯加拉部罗身边，要了一杯葡萄酒和一些热的茴香饼。他深思地喝了一口酒，咬了一块饼，说道：

“我教你一个乖，斯加拉部罗，——你切切不可讨老婆！”

“这话怎讲？”

“你看哪，老朋友，”鞋匠仍旧深思地说下去，“讨老婆这件事情，恰恰象拿手放到装长虫的麻布袋里去，为得摸出一尾鳝鱼！与其有个老婆在身

边，宁愿半身不遂好！”隔壁桌子上，一个滑稽家，绣金匠马斯卡勒罗，正在向几个衣衫褴褛的酒客讲述地图上没有的柏临春那国的奇迹，——一个空想的乌托邦，据说那里香肠生在葡萄藤上，那里你一个小钱可以买一只肥鹅，此外还贴你一只鹅雏，那里还有一座磨碎的乳酪堆成的大山，山上有人居住，他们整天无事都在搓粉条和面团，在鸡汤里煮熟之后，便向山下抛去，山下人要捡多少就有多少，这山近旁还流着一条酒河，没有人喝过比这更好的酒，酒里未搀一滴水！

此时有个满颈瘰癧的矮子奔进酒店里来，那是玻璃匠谷谷略，他的眼睛是半盲的，象一只还未能辨别物体的小狗，但他特别喜欢饶舌，传播新闻。

“诸位客官，诸位客官，”他很庄重报告消息，一面脱下那顶布满灰尘的穿了洞的帽子，并揩掉脸上的汗，“我刚才从法兰西人那里来的！”

“你说什么，谷谷略？他们已经到这里了么？”

“自然哪！他们已经到了巴维亚。……呸，让我先喘一下气。我差不多累死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来。但愿没有人在我以前带这消息来才好。我想。……”

“这里有一壶酒。你喝罢，你告诉我们！他们好不好，那些法兰西人？”

“坏人，诸位客官，他们是坏人！要当心，不要同他们亲近才好。他们都是粗鄙，放肆，不信上帝的家伙，一句话：都是野蛮人！他们有铳，有八寸长的火枪，有铜做的火蛇，有铁铸的放射石弹的大炮。他们的马同海怪一样，耳朵和尾巴一齐截去了。”

“他们人数很多么？”一个名叫马索的人问。

“多得眼睛都看不完！他们象蝗虫一样，冲下来，整个平原都给占满了。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哩！上帝为惩罚我们的罪过，降下这个黑死疫，遣派这些北方魔鬼到这儿来！”

“你为什么这样骂他们，谷谷略？”马斯卡勒罗插话说。“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盟军么？”

“什么同盟军！当心你们的袋袋罢！这种朋友，比最凶恶的仇家还坏些。他们出钱买你牛角，却把整只肥牛都吞食了。”

“不要再说蠢话罢，告诉我们近情理的事情！法兰西人为什么是我们的仇家呢？”马索再问。

“他们是我们的仇家，因为他们践踏了我们的田禾，砍伐了我们的树木，夺去了我们的牲畜，他们还抢劫农民，奸淫妇女哩？法兰西国王虽然是个痴子，但他见了女人就要疯了。他有本簿子，贴了许多意大利美女的裸体肖像。‘上帝保佑我们，从米兰到拿波里路上的闺女，我们一个都不肯放过的。’他们这样说。”

“这杂种！”斯加拉部罗喊，用拳捶桌子，捶得连酒瓶和酒杯都跳了起来。

“我们的穆罗还听法兰西人支使，要东就东，要西就西哩！在他们看来，我们简直不是人，‘你们是强盗和凶手，’他们说，‘你们拿自己正经的公爵来毒害了，一个无辜的青年给你们谋杀了。所以亲爱的上帝降罚你们，把你们的国土给了我们！’我们拿这些家伙当作客人招待，可是他们拿我们的饭菜先给马尝尝！‘这些饭菜里究竟藏有你们毒害公爵用的毒药没有？’他们这样说。”

“你撒谎，谷谷略。”

“我若是撒一句谎，——我情愿眼睛都瞎掉，舌头都烂掉！……你们听听，他们怎样夸口。他们说：‘我们先要征服意大利所有国家，占领一切海洋和陆地，攻取君士但丁堡，俘虏土耳其苏丹，把十字架插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然后我们回来用上帝名义审判你们。你们还不降服的，有祸了：你们的名字要从世界上涂去了！’”

“不妙，伙计，”绣金匠马斯卡勒罗说，“不妙，不妙！从来没有过这样糟糕的事情。”

大家都默不作声。……

提摩推阿师兄，那个多米尼会修士，刚才在大教堂内同齐普拉修士辩论的，——现在举起双手向天上，庄严地喊道：

“所以上帝的大先知，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才说：‘看哪，就要来一个人，他无须拔剑出鞘就可征服意大利。佛罗棱斯啊，罗马啊，米兰啊！歌舞游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忏悔呀，忏悔呀！仗·嘉黎亚左公爵的血，该隐所流的亚伯的血，在向主上帝申请复仇呀！’”

“法兰西人来了！法兰西人来了！你们看哪！”谷谷略指着两个兵士，他们刚走进这地窖里来。

一个是喀士刚人，长条子，年纪很轻，淡红色的胡子，清秀而大胆的面孔，他是法国骑兵上士，叫做邦尼华。另一个则是毕加底人，炮兵格罗·季约尸，一个肥胖的强壮的老兵，有公牛的脖子，火红的面孔，凸出的龙虾眼睛，耳朵上还挂了一个黄铜环子。两个人都有点醉意了。

“在这受上帝咒诅的城里，我们究竟能找到一杯好酒喝么？”上士问，并敲敲他的伙伴的肩头。“这些伦巴底酸酒刺激人的喉咙，简直同醋一样！”

邦尼华张开四肢，扮出嫌厌和无聊面孔，坐在一个桌子旁边，傲慢地望望其他酒客，拿锡罐在桌上敲着，用不连贯的意大利话喊道：

“白的，不搀水的，最陈旧的！还要些卤的香肠！”

“不错，不错，老弟！”格罗·季约尸叹了一口气说。“我只要想起了家乡的布尔根第酒，或者我们的美妙的波纳酒，这酒的颜色同我的丽桑的头发一样金黄，——哦，那时，我就要心碎了。人家说得不错：有是民，即有是酒！所以——老弟，给我们的亲爱的法兰西国干一杯罢！‘谁敢害法国：天必降之殃！’”

“他们瞎扯些什么？”斯加拉部罗低声问谷谷略。

“他们骂人。他们咒诅我们的酒，称赞他们自己的酒如何好。”

“你们看看，这些法兰西公鸡如何夸口，”锡匠气愤愤地说。“我的手痒了起来，痒得很，想给这些家伙一顿教训。”

那个大肚皮细长腿的酒店老板，德国人提巴图，皮带上悬挂一大串钥匙，正从桶里倒出半布伦塔葡萄酒在冰凉的瓦壶内，端给这两个法国人，他嫌厌地望一望这外邦的酒客。

邦尼华一口气就干了一杯酒。这酒他觉得很好，但他故意吐一口水，扮出厌恶的面孔。

这时候，酒店老板女儿在这里经过了。绿塔是个秀丽的姑娘，一头金发，两颗善良的蓝眼睛，同她的父亲一样。

那个喀士刚人狡狴地向他的伙伴眨眨眼，无耻地捻着他的胡子。然后，他再喝一口酒，并唱起查理第八的军歌：

查理要立大战功，
一手征服意大利，
打破耶路撒冷城，
攀登橄榄山上去。

格罗·季约尸也用嘶哑的声音和着唱。

当绿塔回来，羞怯地低下头，在这两个法国兵士身边经过时，上士忽然抱住她的腰，想把她拉到自己大腿上来。

她推开这法国兵，挣扎出来了，跑走了。

邦尼华跳了起来，赶上她，用酒气喷喷的嘴粗暴地吻她的面颊。

小姑娘大声叫喊起来，她的瓦罐掉落地下了，破了，她掉转身子，在法国人脸上重重打了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时仓皇失措。

酒客都哗然大笑了。

“有种，小姑娘！”绣金匠喊。“凭圣格尔瓦西奥名义发誓：这样有力的嘴巴，我一生未曾看过。这家伙该当受她这一打的。”

“算了罢，不值得在这里打架！”格罗·季约尸想法把邦尼华拉回来，但这喀士刚人不听伙伴的话。酒意忽然都冲到他头上去了。他佯装笑脸，对姑娘喊道：

“等着罢，我的美人儿！现在我不是吻你的面颊，我要正对你的嘴接吻了。”

他奔向她去，碰翻了一个桌子，赶上她，正要吻她。但锡匠斯加拉部罗的坚强的手，从后面抓住他的衣领。

“你这杂种，你这不要脸的法国淫棍！”斯加拉部罗一面咆哮着，一面摇着邦尼华的身体，把他的颈子愈捏愈紧。“等着罢，你要挨一顿揍，以后你永远不会忘记，调戏一个米兰青年姑娘该受什么刑罚的！……”

“滚开，你这混蛋！法兰西万岁！”格罗·季约尸喊，他现在也气愤起来了。

他拔出剑来。若不是马斯卡勒罗，谷谷略，马索及其他行会朋友，也冲了上来，抓住他的臂膀的话，锡匠背后要被他刺穿的。

在碰翻了的桌子，板凳，酒桶，破瓶以及积酒的凹地中间，开始一场野蛮的打架。

提巴图看见了刀剑和流血时，便吓得逃出地窖来了，他在全广场叫喊：

“杀人啊！行凶啊！法兰西人打劫啊！”

人们敲起市场的钟。布洛列托广场上的钟应和着。胆小的商人闭起他们的铺子。卖旧货的和卖水果的女人，赶紧收拾起她们的货物。

“所有的圣者，我们的保护者，圣卜洛达西奥，圣格尔瓦西奥，救救命啊！”巴巴沙哭喊。

“什么事？失火了么？”

“打死他们！……打死法兰西人！……”

那个小法凡尼基阿快活得跳舞起来，吹着唢呐，并用尖锐的声音叫喊：

“打死他们！……打死法兰西人……！”

保卫团出现了，团丁都拿着火枪和钺斧。

他们来的恰好，此时还能将两个法国兵从民众拳头底下解救出来，迟一会儿就要酿成人命重案了。他们逢人便抓，鞋匠谷波罗也给抓了去。

鞋匠的老婆在喧闹声中跑来，合起了双手，喊道：

“老总，抬抬贵手呀！把我的当家的放掉呀！交把我呀！我一定要教训他一顿，教他以后再不敢到街上同人打架了。说实在话，老总，这家伙确是不值得人拿绳子拴他的！”

谷波罗忧愁地惭愧地低下头来，他装做没有听到老婆威吓的样子，他避开她的眼睛，躲在保卫团丁的背后。

未完成的大教堂木架上，一个青年石工正沿着狭窄的绳梯往上爬，爬到离大圆顶不远之处一个细长的小钟塔上去，为的是将一个女殉道者圣迦德怜的小雕像送到这钟塔尖端上面装置去。

周围耸立着钟乳形的高塔，长针，穹窿屋顶雕成幻想花叶的石头，无数的先知，殉道者，天使，龇牙咧嘴的魔鬼面相，神话上的禽鸟，美人鱼，女面鸟，以及生有尖刺翅膀的张开大口如承溜的毒龙。所有这些都是用纯净的眩人眼目的白大理石雕成的，石上含有烟雾一样的蓝色阴影，使人想起一座冬天给灿烂的繁霜所掩覆的大森林。

四周完全寂静。惟有大声呢喃着的燕子在石工的头上飞过。下面市场嘈杂的声音，在这里听来好象一群蚂蚁叫唤。那边，无限的伦巴底翠绿平原的地平线上，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在放光，这些山峰也是尖而白的，正如这里大教堂的高塔和屋顶。有时，石工仿佛听到底下风琴声音，好象从这大教堂内部，从它的石心的深处，发出叹息声和祈祷声。于是，他觉得这个大建筑物好象是活的，好象在呼吸，在生长，在渐渐耸向高空，好象一种永久的赞歌庆贺玛丽亚生日，好象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一首颂诗献于这最神圣的童贞女，献于这如日光辉之圣母。

忽然广场上喧哗声音高大起来。塔上的钟嗡嗡响了。

石工住了脚，往底下看。他头脑晕眩了，眼睛黑暗了，他觉得底下整个大建筑物都动摇起来，他所攀缘的细长钟塔弯折了，象一根芦苇。

“完了，我要掉下去了！”他想，心里十分害怕。“主呵，取我的灵魂去罢！”

他用一种最后的努力，紧紧抓住他的绳梯的一级，闭起了眼睛，低声喊道：

“福哉玛丽亚，救苦救难的！”

他好过些了。

上面吹来一阵阴凉的微风。

他深深地呼吸一口气，提起所有的力量继续爬上去，再不注意底下的声音了。他愈爬愈高向着寂静的明朗的天空，他满怀喜乐地再说一遍：

“福哉玛丽亚，救苦救难的！”

同在这个时候，建筑委员会的那些委员也在大教堂一个宽广的几乎平坦的屋顶上走着，他们都是意大利的或外国的建筑师，奉了公爵命令来讨论大教堂圆盖上建筑大塔之计划的。

雷翁那图·达·芬奇是其中一个。他发挥他的意见，但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太大胆，太不合常规，太自由，并且违背教堂建筑术传统了，都不赞成他的意见。

人们辩论着，得不到一致的结论。……有些人断言内部支柱力量太小负担不起。“等到大塔和小塔都建筑好了，”他们说，“这整个建筑物一定就要塌倒下来的，因为这是那些无知的人开始筑的。”其他的人则相反，他们

以为这大圆盖可以历劫不坏的。

雷翁那图同往常一样，并不参加辩论，他孤寂地不作一声站在旁边。

一个工人走到他身边，交给他一封信。

“师父，下面广场上有个骑马的差人，从巴维亚来的，等候您老人家回话。”

雷翁那图拆开那信，读道：

“雷翁那图，请你立刻来！我必须见你一面。——仗·嘉黎亚左公爵。
十月十四日。”

雷翁那图向那些建筑委员告辞，下到广场去，立刻骑上马，走向从米兰骑马几个钟头可到的巴维亚宫去了。

宽大的公园里，栗树、榆树和枫树，在秋天太阳照耀之下，发出了金色和紫色光辉。枯萎的树叶同蝴蝶一般飞舞着落在地面上。生满了杂草的喷泉再没有水喷出了；没有人照料的花坛上有几丛奄奄欲毙的翠菊。

雷翁那图在宫殿近旁碰到一个侏儒，仗·嘉黎亚左公爵手下的老呆子，惟有他还忠心于他的主人，其余一切奴仆都离弃这个垂死的公爵了。

侏儒立刻认出了雷翁那图，一拐一跳地赶来迎接他。

“公爵病好些了么？”画师询问。

侏儒没有回答，只做了一个没有希望的手势。

雷翁那图正要继续沿着大路走去。

“不是，不是，不走那条路！”侏儒阻止他。“那条路上会给人看见的。殿下请您悄悄地走进去。……若是公爵夫人伊萨伯拉知道了一点风声的话，人们是不肯让您见殿下的面的。我们最好从旁边走，这里有一条小路……”

以后，他们就走进一个旁塔，上了楼梯，穿过一系列以前很阔绰而今没有住人的荒凉的房间。镶金的摩洛哥皮挂毡破烂得同抹布条一样；蜘蛛网织在公爵宝座的绸缎天盖底下；秋夜的风将公园里黄叶从破碎的玻璃窗吹了进来。

“恶人！强盗！”侏儒叹息说，并将荒凉的景况指给雷翁那图看。“相信我的话罢，这里的事情，确是惨不忍睹的。我早就要离开了，要到海角天涯去了，若不是公爵尚在的话，——现在除了我这个可怜的十不全以外，是没有人忠心公爵的！……这里，请！就在这里！……”

他开了一个门，让雷翁那图走进一个窒息的阴暗的房间去，房内有很强烈的药味。

按照医术规则，放血的时候必须在蜡烛光底下，室内窗户必须闭得紧紧的。理发匠的助手拿一个铜盆承着流出的血。理发匠自己——一个谦逊的老头子，农袖卷得高高地——正在割开公爵的脉管。医生，“太医官”，带着一副庄严的面孔，站在旁边，眼镜架在鼻梁上，身上穿一件暗紫色丝绒缝的医学博士袍子，里面是栗鼠的皮毛。他没有参加理发匠的工作，只拿眼睛望着，因为一动手术器具，就是有损医生尊严的。

“天黑以前还要再放一次血！”他用命令口气说，当手臂捆好，病人又躺在枕头上的时候。

“老爷，”理发匠恭敬地和畏怯地提出异议，“我们不可以推延几时再放么？免得失了过多的血……”

医生含笑鄙蔑地望望他。

“你说这话不害羞么，老兄？我教你一个乖：人身上总共有二十四磅血，

即使取去了二十磅，对于生命和健康也是没有危险的。你从一个井里取去污水愈多，留下的井水就愈加新鲜。吃奶的小孩子，我也毫不过虑地要人放血哩；谢谢上帝，我的办法都能够奏效。”

雷翁那图留心听这两人谈话。他要反驳医生的话，但他对自己说：同医生辩论是没有结果的，正如同炼金术士辩论一样。

医生和理发匠都走出去了。侏儒把枕头扶正了，把病人的脚仔细盖在毡子内。

雷翁那图向屋子周围一看，床上挂了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绿毛小鹦哥。一张小圆桌上放着纸牌和骰子，旁边立着一个玻璃缸，缸里有水，几尾金鱼在水中游泳。一只小白狗蜷成一团，在公爵脚边睡觉。这些便是这个忠心的侏儒为愉悦他的主人而弄来的玩物。

“你把那封信打发去了么？”公爵问，没有睁开他的眼睛。

“啊哈，殿下，”侏儒赶紧回答。“我们等了好久了，——我们以为殿下睡着了。雷翁那图先生早在这儿……”

“早在这儿？”

病人高兴得微笑起来，挣扎着想坐起来。

“终于看到你了，师傅！我害怕你不来的……”

仗·嘉黎亚左握着艺术家的手，他的美丽的还在青春的面容——他今年才二十四岁——泛上淡红色，生动起来。

侏儒离开了房子，在门口守卫着。

“我的朋友，”病人继续说，“你一定听到人说过罢？……”

“什么，殿下？”

“你不知道么？好，若是这样，我就简直用不着谈起了。可是，不管它，——我还是告诉你好，以后我们一起把来当作笑谈。一般人都在说……”

他停住了，直看进画师的眼睛去，并用轻微的讽刺口气说完了他的话：

“一般人都在说——你是谋害我的凶手。”

雷翁那图以为病人在发谵语。

“是的是的，这不是事实！这是何等的胡说！你——能谋害我么？！”公爵又说下去。“大约三个星期前，穆罗叔叔和贝特丽采姑娘那边，送了我一篮桃子做礼物。伊萨伯拉夫人坚决相信，自从我吃了那些果子以后，就一天病重一天了；她认为我是中了慢性毒药而渐渐衰羸的。据说，你的花园里有一株树……”

“这是实话，”雷翁那图回答。“我的确有这样一株树。”

“你说什么？……竟有这个事情么？……”

“不！谢谢上帝保佑我，倘若那些桃子真是从我的花园出来的话。现在，我明白了这谣言是从那里发生出来的。为去研究毒药的效力，我曾在一株桃树上安了毒。我自然告诉我的徒弟，左罗亚斯特罗，说桃子是有毒的。可是这个实验没有成功，那些果子一点没有害处。大概是我的徒弟爱饶舌，把这个实验说给外人听了……”

“哦，我现在明白了！”公爵喊起来，很高兴。“我的死，没有一个人负咎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你猜疑我，我猜疑你，还是互相仇恨，互相畏惧。……我怎样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谈话通告诉他们听呢！我的叔叔自以为他是我的凶手，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不过柔弱，胆子小。他为什么要害死我呢？我自愿地把政权交付给他。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将离开他们，

我能够自由自在生活，在隐僻处所，同我的朋友一道。我也能够到修道院当修士去，或者做你的徒弟，雷翁那图。但没有一个人肯信我确实不贪求什么权力的，为什么呢，上帝呵，他们为什么要害死我呢？他们拿着你的无辜的树株结成的无辜的果子，不是来毒害我，而是毒害他们自己，他们这些可怜人，这些瞎子！……以前我以为是个不幸的人，因为我活不了的。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师傅。我再不贪求什么了，我也再不害怕什么了。我觉得舒服，安静和愉快，仿佛夏天脱了一套满身尘土的衣服，而走进明亮的清凉的水里沐浴一样。哦，我的朋友，我不能够把我的意思恰当表达出来，——但是你得懂得，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也是那样的……”

雷翁那图不作一声，含着静穆的微笑，紧握他的手。

“我知道的，”病人更高兴他说下去，“我知道你会了解我的。……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观察机械学，自然必然性的永久法则，将使人极其谦逊和宁静么？当时，我不懂得你的意思。但现在，在病中，在寂寞和热昏的时候，我时常想起你，想起你的容貌和声音，你说的每一句话。师傅！你知道么，我有好多次感觉到，我们两人是经由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目的，你是在生的时候，我是在死的时候……”

房门忽然开了；侏儒带着惶恐的面孔快步走进房里来，说道：

“杜鲁达太太求见！”

雷翁那图要走去，但公爵阻止他。

仗·嘉黎亚左的老乳母走进房里来，手里拿着一个盛有淡黄色浑浊液体的小瓶，那是“蝎子油”。

盛夏时节，当太阳停在天狼星座的时候，人们就捕捉蝎子，把它们活生生地浸在百年陈的橄榄油内，再加上十字草根，解毒草和蛇草，在烈日下晒曝五十天。病人天天晚上用这蝎子油涂擦膈肢窝，太阳穴，肚皮和心坎。那些隐婆说：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药物了，不仅可以抵制一切毒药，而且可以防止邪术魔魔和巫蛊。

老太婆看到雷翁那图坐在床缘的时候，她就愕然站着，面孔都苍白了。她的手发起抖来，那小瓶几乎掉落地下去了。

“全能的上帝保佑我们啊！圣母玛丽亚！……”

她画了一个十字，喃喃念诵祈祷文，退到门那儿去，离开了房子；她跑了，尽她的脚力所能快跑，带这可怕的消息给伊萨伯拉夫人，她的女主人。

杜鲁达太太坚决相信：恶人穆罗和他的帮凶雷翁那图，即使不是用毒药，也是用“恶眼”，用巫术，或用其他撒旦邪术，致使公爵这样近于死亡的。

公爵夫人伊萨伯拉正在祈祷室内圣像面前跪着祈祷。

当杜鲁达太太报告她雷翁那图在公爵房内时，她突然跳了起来，大喊：

“做不到的事情！谁放他进来的？”

“谁放他进来的么？”老太婆喃喃说，一面摇她的头。“您信我的话，娘娘，我不明白他是从那里进来的，这个被咒诅的鬼。好象他是从地下钻出来的，或者从烟囱进来的：这分明是一件不祥的事情。我好久以前就同娘娘说过了。……”

一个侍童走进祈祷室来，恭敬地跪下一膝：

“娘娘在上请问娘娘和公爵殿下，可能容许法兰西国最忠心的基督教国王来此求见么？”

查理第八的行宫就在这巴维亚宫楼下，穆罗为他铺设得十分阔绰。

国王吃了午饭以后休息的时候，要人念《罗马城的奇迹》一书给他听，这书是他不久之前命人从拉丁文译成法文的，书中所说很不可靠。

查理少时是个给父亲吓怕了的多病的孤寂的小孩，他的愁惨的青春就在荒凉的俺拔斯离宫度过的，那时他拿骑士小说来充实他的幻想，这使他的本来愚鲁的头脑更加混乱起来。他做法兰西国王时，还是一个善良的，没有经验的和过分畏惧的二十少年：他自视为小说上冒险的英雄，如同书中说的漫游的圆桌骑士，郎西禄和特里斯丹 等一样；现在他要把所读一切通通实现出来了。这位“ 马斯 神的苗裔和朱里亚·凯撒的后人 ”——那些宫廷史官这样称呼他——现在统领大军进了这伦巴底，要去征服拿波里，西西利，君士但丁堡和耶路撒冷，要去推翻土耳其苏丹，连根铲除穆罕默德邪教，并将圣陵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的枷锁底下解放出来。

国王此时一面虔诚地听人念诵关于“ 罗马奇迹 ”的书，一面已经在咀嚼他将来占领这大城时所获得的那种光荣的味道了。

他的思想渐渐紊乱起来。他觉得心窝内一阵痛，头脑沉重得很，这是昨天晚上同米兰娘儿们一道吃晚饭时太过放纵了的结果。这些婆娘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吕克列沙·克里威利罢，她的玉容，他整夜做梦都还见着。

查理第八身材矮小，面貌十分难看。他的弯曲的双腿，同编织用的长针一般狭细；他的肩头是窄小的，而且一边高些，一边低些；他的胸部凹陷进去，他有一个过分的大钩鼻，纤细的淡红色头发，不生胡子，只生些罕见的淡黄色的柔毛。手臂和面孔时常象害痙挛病一样抽搐着。两片厚嘴唇总是张开着好象小孩子，一双高扬的眉毛，一对凸出的淡白的近视的大眼睛，——这一切给了他一种愁惨的漠然的同时紧张的表情；这是低能的人所常有的。他的言语很难了解，且不连贯。据说他有六个脚指头，为遮盖这个缺陷，所以宫廷里时兴一种宽头软鞋，同马蹄一般圆，用黑丝绒做的。

“ 提波；喂，提波！ ”他喊他的贴身侍仆，并中止了念书，仍用他惯常的漠然面孔，说话吞吞吐吐地，仿佛在一字一字地想。“ 我……那么……我以为我口渴。怎样？发胃气。什么？给我酒喝，提波！ ”

红衣主教布里松纳定进房里来报告：公爵在等候陛下光降。

“ 什么？什么？怎样？公爵？好的，就来……我只喝一点…… ”

查理从一个廷臣手里拿起了杯子。但布里松纳阻止他，并问提波说：

“ 是我们自己的酒么？ ”

“ 不是的，大人。这是这儿地窖里的酒。我们自己的酒已经喝完了。 ”

红衣主教就把那杯酒泼掉了。

“ 陛下，请恕罪！这里的酒能够危害御体健康的。提波，你命令酒侍速到营里去，取一桶行军用酒来。 ”

“ 为什么？怎么样？什么事情？ ”国王十分惊讶地怪叫着。

红衣主教在国王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害怕毒药，因为敢毒害自己的正经公爵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做得出来的；而且小心总不会害事，即使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 哦，胡说！为什么要这样？我口渴得很， ”查理反驳，一面气愤地抽动一边肩膀，可是他终于迁就了。

传旨官向前走去了。

四个侍童共擎一个用蓝绸缝的用银线绣了法国百合花国徽的美丽的华盖，在国王头上。内廷大臣披了一件黄鼬鼠皮镶边的红丝绒大衣在他的肩上，

衣上绣有金蜜蜂，还绣着一句骑士格言“蜂王无螫”。以后，全队就开动了，穿过宫内惨淡的荒凉的厅房，到那将死的人的卧室去。

查理在那祈祷室经过时，看见了公爵夫人伊萨伯拉。他恭敬地脱下帽子，正要走向她去，行一个法国古礼，即吻这贵妇人的嘴唇，并把她当作“亲爱的妹妹”同她说话。

可是公爵夫人已经先走来迎接他了，并匍匐在他的脚前。

“陛下！”她开始说她预先准备好的言辞。“请你怜悯我们哪！上帝会酬报你的。庇护不幸的人哪，侠义的骑士！穆罗把我们的一切都抢夺去了，他篡窃了公位，又毒害了我的丈夫，仗·嘉黎亚左，米兰国正经的公爵。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也是给凶徒们包围着的……”

查理不大了解她的话，而且差不多没有听。

“什么？什么？怎样？”他结结巴巴他说，仿佛刚睡醒来一般，一面痉挛地抽搐一边肩膀。“好，好，不要这样，……我请您……算了罢，妹妹……起来啊，起来！”

但她不起来，她抓住他的手，吻着，要拥抱他的膝盖，终于带哭声，确然是失望地叫喊：

“若是您再不管我，陛下，我只好自尽了！……”国王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了，他的面孔痛苦得皱起来，好象他自己就要流出眼泪。

“好，但是，但！……我的天……我可不能……布里松纳，请你……我不知道……你对她说……”

他心里极想由此跑走了。她并没有激起他的怜悯，因为即使在卑屈和失望中，她仍是十分骄傲和美丽的，好象悲剧中一位高尚的女英雄。

“尊贵的夫人，请您放心好了！您及尊夫让·嘉黎亚斯爵爷的事情，陛下一定尽力帮忙的，”红衣主教安慰她，很有礼貌，但冷冷地，又带点施恩人的口气，把公爵的名字用法文说出来。

公爵夫人望一望布里松纳，并留心观察国王的面孔；她忽然不响了，好象她此时才明白：她在同谁说话。

他站在她的面前，那么丑陋的，可笑而又可怜的，同小孩子一样张开两片厚嘴唇，带着畏葸的，紧张而又漠然的微笑，并睁大了两颗淡白色的凸出的眼睛。

“我，——跪在这个十不全的脚下，匍匐在这个低能儿的面前么？我，——我是亚拉贡尼之费迪南的孙女！”

她站立起来。她的苍白的面颊泛上了红色。国王觉得他必须说一两句什么话，必须打破这个难忍的沉默。他拚命地努力一下，抽动一边肩膀，眨眨眼睛，可是他只能同平常一样喃喃儿句“什么？什么？怎样？”——以后他就结结巴巴起来，做一个没有办法的手势，不响了。

公爵夫人用一种显然轻蔑的眼光钉着他看。查理不由得低下头来。

“布里松纳，我们再向前走罢。什么？什么？怎样？”

侍童推开了门。查理便走进公爵的卧室去。

窗子都打开了。秋天向晚静穆的阳光，穿过公园内金黄色高树梢射进窗里来。

国王走近病人的床前，称他做表弟，并询问他的病状。

仗·嘉黎亚左用一种和悦的微笑回答他，这使得查理心中立刻轻松起来。他的狼狈神情消失了，他渐渐安静下来了。

“愿主上帝赐陛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谈话中间，公爵曾这样说。“将来，陛下到耶路撒冷参拜圣陵的时候，请莫忘记替我的可怜的灵魂祈祷，因为那时我就已……”

“哦，不，不，亲爱的弟弟！那能有这回事呢？您说的什么话呢？为了什么呢？”国王打断了他的话。“上帝是很慈悲的，您病不久就可以好。……我们要一道出去打仗，去打那些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您将想起我的话！什么？什么？怎样？……”

仗·嘉黎亚左摇摇头：“不，——我怎能够！”

他用一种深刻的探索眼光看进国王的眼睛里去，并添加几句话说：

“倘使我死了，陛下，请您照顾我的孩子弗朗西斯果，还有我的女人伊萨伯拉。她是很不幸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给她……”

“天哪，天哪！”查理喊，十分受了感动。他的厚嘴唇颤动了，口角低垂下去，面容上发出不常见的善意，突然地，仿佛给一种内心光明所照耀一样。

他急速屈身向那病人，用急躁的温柔拥抱他，并结结巴巴说：

“我的弟弟！我的亲爱的！你——可怜的，可怜的人……”

这两个人互相微笑着，象两个可怜的病孩子；他们的嘴唇合在一处，做一个兄弟的接吻。

国王离开了公爵房间以后，便喊红衣主教到身边来。

“布里松纳！喂，布里松纳！你知道么，我们必须稍微……那么……什么呢？……帮助一点！……这样是不行的，——不行的……我是一个骑士……必须庇护他……你听到么？”

“陛下，”红衣主教回答，有意避开话题，“他是必须死去的。我们怎能帮助他呢？我们只有害了自己：穆罗公爵是我们的同盟……”

“穆罗公爵是个恶人。他是……不错……一个凶手……”国王喊，眼睛发出真诚的愤怒。

“那么怎么办呢？”布里松纳耸耸肩回答他，并带一种优雅的施恩人式的微笑。“穆罗公爵并不比别人恶些，也不比别人好些。这是政治，陛下。我们大家都只是人……”

酒侍献上一杯法国酒给国王。查理一下就喝干了。这酒使他活泼起来，而且驱除了他的那些暗淡的思想。

与酒侍同时，还有罗督维科公爵的一个专使走进来，他来请国王今晚赴宴。查理拒绝这个邀请。那位专使加意恳求。当他看见一切请求都没有效力时，他就走到提波面前，在耳边说了几句话。提波点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一面把嘴伸向国王的耳朵去：

“陛下，一吕克列沙小姐……”

“什么？什么？怎样？谁是吕克列沙小姐？……”

“就是陛下昨晚屈尊同她跳舞的那位贵女。”

“哦，不错。当然的。一定的……我知道了……吕克列沙小姐……娇艳的……她也来赴宴么，你说？”

“她一定来的。她恳求陛下……”

“她恳求……哦，哦！好，那么怎么样，提波？什么？你的意见是？……也许我能够……总是一样的……这是……明天我去打仗了……最后的一次……请向公爵谢谢，先生！”他转向那位专使。“告诉他，我就……那么……”

什么……为我的原故……”

国王拉提波到旁边去：

“听我说，——吕克列沙小姐是什么人？”

“穆罗公爵的爱人，陛下。”

“穆罗的爱人。哦，哦，可惜！……”

“陛下，您只要说一句话，——我们立刻就弄妥贴了。你若是高兴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

“不，不。不行的。我在这里是客……”

“穆罗会认为这事是很荣耀的，陛下。您还不大认识这地方的人……”

“好，都是一样的，由你去。是你的事情……”

“您完全放心好了，陛下。只要一句话……”

“不要问了……我不情愿……我说过——是你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由你去办……”

提波不作一声，只恭恭敬敬行了一个鞠躬礼。

国王走下楼梯时，阴沉着他的面孔，努力思索，得不到办法，他揩拭额头。

“布里松纳！喂，布里松纳！……你的意思怎样？……我要说什么话？……哦，不错，不错……我们要替他抱不平的……他是无辜的……受害的……这样是不行的……我是骑士……”

“陛下，请您暂时放开这些顾虑罢！实在的，我们现时确是没有办法的……将来或者可以，我们打了仗回来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哦，不错，耶路撒冷！”他的眼睛睁大了，嘴唇周围现出了模糊的如同做梦一般的笑意。

“主上帝的手引导陛下走到胜利，”布里松纳继续说。“上帝的指头替十字军指点道路。”

“上帝的指头！上帝的指头！”查理第八重复说，庄严地，眼睛望着天上。

八天之后，青年公爵就去世了。

死前不久，他还要求他的妻，让雷翁那图再来一趟。但伊萨伯拉拒绝他；杜鲁达太太告诉她说：中了巫术的人总有一种对自己有害的，然而不可抑制的愿望，要求见那施行巫术的人。老太婆愈加努力地用蝎子油去涂擦病人的身体，医生仍旧给他放血酷刑以至于死。

他和和平平地死去了。

“主上帝呀，愿你的旨意成功！……”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穆罗命令将遗体从巴维亚移到米兰来，停放在大教堂内。

那些高官贵爵齐集在米兰宫殿内。罗督维科表示说：他的侄儿英年早逝，使他心中感受说不出的痛苦，他提议，将公位的合法继承人弗朗西斯果，仗嘉黎亚左的幼年儿子，迎来做米兰公爵。大家一齐反对他这个提议。他们认为一个幼年人是担负不了这样庞大的权力的，他们以民众的名义请求穆罗自己拿起公爵的权杖。

他假意推辞。最后他迁就他们的请求，表面装做是违反他的意志的。

人们拿来一件华丽的绣金衣服；新公爵穿起来，骑上马，走到圣俺布罗曹教堂去，随从一群他的徒党，他们高声叫喊：“穆罗万岁！公爵万岁！”

喇叭吹着，大炮轰着，教堂钟响着。民众却不作一声。

“市集广场”上，市政厅南面，鄂绪柱廊上边，一个传令官，在各行会理事，体面市民，父老，家长等面前，宣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良(11)的诏书，赋予穆罗公爵种种特权：

“朕今将一切行省，县邑，城市，乡村，宫殿，要塞，山岳，牧场，平原，森林，草地，荒野，河川，湖泊，猎区，鱼塘，盐井，矿洞，以及附庸陪臣，侯，伯，子，男，以至于修道院，教堂，教士等之产业，皆钦赐予卿，罗督维科·司伏萨，及卿之苗裔：朕今允准，封赐，升任，选拔卿及卿之子，孙，曾孙等，为伦巴底之君主，永世勿替。”

几天以后就要举行庄重仪式，将米兰城最神圣物品，基督十字架上一枚钉子，迎入大教堂去。

穆罗希望，经过这番仪式之后，就可以收买人心并巩固他的权力了。

晚间，亚伦占广场上，提巴图酒店前面，有群众聚会。锡匠斯加拉部罗，绣金匠马斯卡勒罗，毛皮匠马索，鞋匠谷波罗和玻璃匠谷谷略，也在群众里头。

多米尼会修士，提摩推阿师兄，正站在人群中央一个木桶上面说教：

“亲爱的兄弟们！当圣海伦在异教女神维纳斯的一个庙宇地下发现出异教徒埋下的钉死基督的十字架以及其他拷打主耶稣的刑具时候，君士但丁皇帝(12)便在这些神圣的惊人的钉子当中取出一枚，叫一个铁匠把来嵌在他的战马的络轡上，为的以此实现先知撒该利亚(13)的预言，这位先知曾说：‘当那日，马的铃铛，将归耶和華為圣。’于是这个不能言说的圣物便保佑了他战胜罗马帝国的一切仇敌和抗命者。皇帝死后，那钉子失落了；以后，过了好久时间，我们米兰的伟大的圣俺布罗曹(14)才又在罗马城中旧铁器商人保林诺店里找到它。他将这枚钉子带回米兰来：从那时起，本城就占有这枚极可宝贵的极神圣的钉子了，人们当时就是用它将全能的神的右手钉在救世木上面的。这钉子恰长五寸半，比罗马城那枚钉子要长些和粗些，而且是尖头的，至于罗马城的则是钝头的。这钉子钉在救主手里足有三个钟头之久；——这是有学问的神甫亚列细奥用好多很巧妙的三段论法证明过了的。”

提摩推阿师兄歇了一会，然后他举手向天，大声叫喊说：

“但是今天，亲爱的兄弟们，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事情：穆罗，那个恶人，那个凶手，那个篡窃者，要以一种目无神圣的祝会来败坏我们民众；他要拿这枚最神圣的钉子来稳固他的动摇的宝座……”

人群中骚动起来。

“你们知道么，亲爱的兄弟们，”修士继续说，“穆罗委托谁制造一个机器，把这神圣钉子送到大教堂祭坛头顶那个大穹窿上面去？”

“是谁呢？是谁呢？”

“是那个佛罗棱斯人，雷翁那图·达·芬奇呀！”

“雷翁那图？谁是雷翁那图？”有几个声音问。

“我们晓得他，”另外一些人回答。“用桃子毒死青年公爵的，也就是他……”

“一个巫士！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

“可是，我听人说过，”谷波罗畏葸地反驳，“雷翁那图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他没曾得罪一个人。他不但对人，连对禽兽也是好的……”

“住嘴，谷波罗！你胡说八道！”

“一个巫士不会是好人的！”

“哦，我的孩子们，”提摩推阿宣告说，“将来有个时候，人们还会论那个诱人的大魔鬼说‘他是好的，他是温和的，他是完全的’哩！因为他的面貌将与基督相似，他将有一种可爱的甜蜜的声音同牧笛吹奏时候一样。他将狡狴地假装良善诱惑好多人，他将从四面八方号召来好多民众，仿佛一只鸛用假冒的呼唤，引诱其他鸟巢的幼雏到自己巢里来一样。当心哪，亲爱的兄弟们！看哪，黑暗世界的魔王，这个尘世的主宰，走近来了，他的名字叫做‘敌基督者’。他装做人形走近来了。那个弗罗棱斯人雷翁那图就是敌基督者的一个奴仆，一个先驱者！”

那个玻璃匠谷谷略，以前还未曾听人说起雷翁那图，这时他很自信地宣告说：

“真的，这话是实在的。他把灵魂卖给撒但了；他用自己的血签了卖魂契。”

“怜悯我们哪，至高的圣母！发发慈悲呀！”那个卖菜女人巴巴沙求告着。“昨天，斯培玛大姐才告诉我这话，她是本城监狱刽子手家里洗衣服的，她说，这个雷翁那图——他的名字不该在夜里说出口的！——从绞刑架上偷去尸首，用刀切做块，一重重剖开，将肠子拿了出来……”

“这事情，你不懂得，巴巴沙，”谷波罗正正经经地插话说。“这是一种学问，叫做什么解剖学……”

“据说他发明一架机器，能同鸟儿一样飞到天空去，”绣金匠马斯卡罗说。

“古时那个生翅膀的恶龙贝里亚就是反叛上帝的，”提摩推阿师兄宣告说。“行邪术的西门也是要飞往空中去的，可是给保罗使徒打下来了。”

“他在海面上行走，同在陆地一样，”斯加拉部罗说，“他说：‘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我也能在水面上行走。’他说过这样亵渎神圣的话。”

“他藏身在一个玻璃钟内，沉到海底下去。”毛皮匠马索说。

“哦，亲爱的兄弟们，不要相信这句话！他用什么钟？他变了一尾鱼就能游泳，变了一只鸟就能飞。”谷谷略说。

“这样一个永劫不得翻身的妖魔！叫他毙命罢！”

“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父大人，为什么这样纵容他！他是该送到柴堆上焚死的。”

“须得拿根白杨木从他的喉咙插进去！”

“不好了，不好了！我们该受罪了，亲爱的兄弟们！”提摩推阿师兄哭喊。“那枚神圣的钉子呀，那枚神圣的钉子在雷翁那图手里呀！”

“那不行！”斯加拉部罗喊，握起两个拳头。“即使要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让圣钉受了污辱的。我们去罢，从这无神论者手里夺取圣钉回来罢！”

“替圣钉报仇罢！替我们的被人谋害的公爵报仇罢！”

“你们干什么事？”鞋匠喊，合起了双手。“巡夜的马上就来了。保卫团团长……”

“叫魔鬼抓去罢，什么保卫团团长！谷波罗，你害怕，你就躲到老婆裙子底下去罢！”

这一群人，拿着大棒，小棍，斧头和石块，穿街过巷而去了，一路上高声咒骂和叫喊。那个修士走在群众面前，手里拿着一个耶稣钉十字架像一面

念诵《诗篇》：

愿上帝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上帝之面而消灭，如蜡遇火熔化。”

松香火把爆响着，发着浓烟。在火把的血红光焰照耀之中，一钩寂寥的新月呈现淡白的颜色。静静的星星都看不见了。

雷翁那图正在他的工场里制造那架机器，要把圣钉送上穹窿高处去。左罗亚斯特罗已经做好了一个圆龕，外罩玻璃，还有金射线，里面就准备安置那件圣物。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坐在工场的一个黑暗角隅，时时向师父偷瞥一眼。

在潜心研究辘轳和杠杆如何传力问题当中，雷翁那图竟把他的机器完全忘记了。

他刚才做完一个困难的算题。理性的内在必然性（数学法则）证实了自然界的外在必然性（机械学法则）。两个大秘密合流为一个更大的秘密。

“人们将发现不出那么简单而又那么美妙的东西同一个真实的自然现象一样的，”他想，含着平静的微笑。“神性的必然性，以其法则逼迫着每一种效果从最短的道路去追随各自的原因。”

他在灵魂中觉到那种他所熟悉的感情，——好象在突然显露的深渊面前的虔诚的惊讶感情；这感情，是不能拿来与人类所能觉到的他种感情相比较的。

在那架送上圣钉用的机器草图空白地方，在许多数字和算式旁边，他写了几行字；这几行字在他心里响着，仿佛一篇祈祷文：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绝不从任何动力取去它的必然影响的规律和方式。因为如果一种动力欲将一个形体推动到百寸距离之处，这形体半路上碰到障碍了，于是依照你的命令，这反跃力便造成新的运动，使得那段未走之路恰恰给新的震动和冲击所代替了。你的必然性是何等神性的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

忽然屋子大门擂鼓似地敲打起来，人们听得见《诗篇》歌声，以及激昂的人群的狂野的咒骂和叫喊。

卓梵尼和左罗亚斯特罗赶忙跑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厨娘马士邻娜，大声叫喊冲进房内来。她衣服半开，头发散乱，一定是从床上爬起来的。她喊：

“救命哪，不得了了，强盗抢来了！圣母玛丽亚救救我们哪！”

马可·督终诺拿了一枝火枪走进来，赶紧关起窗板。

“什么事情，马可？”雷翁那图问。

“我不知道。那些流氓要冲进屋子来。一定是修士们煽动起来的。”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魔鬼才懂得这些疯子的用意哩！他们要讨那枚圣钉。”

“不在我这里啊，此时还在大主教亚沁波狄的圣器所内啊！”

“这话，我已经对他们说过了。他们不肯听，在外面破口大骂。他们说

阁下毒死了仗·嘉黎亚左公爵，他们叫阁下做巫士，做无神论者哩！”

街上喊声愈来愈大了。

“开门哪，开门哪！不然我们就要放火烧掉这个该咒诅的窠巢了。等着罢，雷翁那图，你这永落地狱的敌基督者，我们一定要剥你的皮！”

“愿上帝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提摩推阿修士在外面带哭声歌唱，他的歌声之中还夹杂有街童法凡尼基阿的尖锐的唢哨。

那个小孩子雅可波急忙奔进工场来，跳上了窗沿，踢开一扇窗板，正要跳出外面去，但雷翁那图抓着他的衣角。

“你要到哪里去？”

“去喊保卫团来呀！团长正带人巡夜，此时就在近旁经过的。”

“你疯了？愿上帝保佑你，雅可波！他们抓到你，会把你打死的。”

“他们抓不到我的。我爬过墙去，到特鲁拉妈妈莱园内，然后走牛蒡沟，再爬过后院子去。……即使他们把我打死了，那总比打死您好些的。”

这小孩还用一种温柔眼光看看雷翁那图，勇敢地对他笑，赶紧脱出他的手里，就跳下窗子去了。他从外面喊道：“我请救兵去！你们不要害怕！”然后，他又把那扇窗板闭起来了。

“一个小魔鬼，”马士邻娜摇摇头说。“但危急时候，他是有用的。也许他果真请得救兵来……”

此时，楼上一块玻璃窗打破了。

厨娘大喊一声，合起双手，跑出房外去，黑暗中摸索着地窖的陡峭的阶梯，滚了下去。事后，她自己对人说，她爬进一个空酒桶里去；若不是别人拉她出来，她会在那里躲到天亮的。

马可跑上楼去，闭起窗子。

卓梵尼面孔苍白了，丧魂落魄地，回到工场里来，他什么都不管，正要回到他的角隅坐去。但他瞥一眼雷翁那图，于是向师父走去，跪在师父的面前。

“什么事？你要什么，卓梵尼？”

“师父，众人都说……不错，我知道，不是事实，……我不相信，……但请您说罢，……上帝在上，请您说一句……”

他说不下去，他兴奋得连呼吸都要窒塞了。

“你怀疑么？”雷翁那图说，一面忧郁地笑着。“你也许以为他们说的是真话么？以为我是凶手么？”

“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师父，由您嘴里说出来的……”

“我能给你说什么话呢，我的朋友？说话有什么用呢？总是一样的，你不会相信我的，你既然起了疑心……”

“哦，雷翁那图先生，”卓梵尼悲叹着说，“我痛苦得很，……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要疯了，师父……救救我呀！怜悯我呀！我忍受不住了！……说罢，说：这话不是实话！……”

雷翁那图不响。

然后，他转过头去，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你也同他们一样么？你也来反对我么？”

此时，大门敲得同响雷一样，使得整个屋子都震动起来：锡匠斯加拉部罗正在用斧头劈开门。

雷翁那图倾听群众的咆哮。他的心皱缩起来。他感到他所熟知的那种静

静的悲哀，那种无限的孤寂。

他垂下头来。他的眼光落到刚才写下的那几行字：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

“不错，就是这样，”他想。“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

他微笑着。他用深深的谦逊重复仗·嘉黎亚左公爵临死时说的一句话：

“愿你的旨意成功。于地上如同成功于天上！”

方济谷会——一二一〇年圣方济谷所创立，主旨在拯救灵魂。属于此会之修士，皆穿暗黑色袍，连风帽，木屐，腰围绳索。

多米尼会——圣多米尼（一一七〇——一二二一）在都尔所创立，主旨在教人忏悔。中古时代惨无人道之异端裁判法庭就是这会修士所主持的。修士皆穿白衣，黑袍，尖风帽。这两修士会互相冲突有如水火。

路西飞 Luzifer——本是一位天使，因为有智识，明亮，以致骄傲了，故被谪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亦即撒旦之别名。

圣迦德怜 St.Katbarina——三〇七年殉道。

该隐，亚伯 Kaih ,Abel——都是亚当的儿子，兄弟不和，该隐杀了亚伯。事见《创世记》。

喀士刚 Gascogne，法国西南。

毕加底 Picardie，法国西北。

郎西禄，特里斯丹 Lancelot ,Tristan——传说中，阿士斯王手下之骑士。所谓“圆桌骑士”十二人中，此二人常成为罗曼斯之主角。

马斯 Mars，罗马战神。

“愿你的旨意成功……”——这本是耶稣的祈祷词，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

（11）马克西米良皇帝 Kaiscr Maximilian，一四五九——一五一九。

（12）君士但丁皇帝 Kaiser Konstantin，二七二——三三七。

（13）撒迦利亚 Zacharia——此语，见《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

（14）圣俺布罗曹 St.Ambrosius，三四〇——三九七。

第六章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笔记

一四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我进入佛罗棱斯画师雷翁那图·达·芬奇的工场习艺。

以下是我的学习计划：透视学，人体的量度和比例，摹拟优良画师的绘画，摹拟自然景物。

我的同学马可·督终诺今天给我一本关于透视学的书，是师父所说的话记录下来的。

这书开头这样说：

“肉体所感受的最大快乐，是太阳光，精神所感受的最大快乐则是数学真理的明确性。所以人们必须将透视学安置于其他一切人类研究和学术的前面，因为在透视学中，射光线的观察（眼睛的最大快乐）是伴随着数学的明确性的（精神的快乐）。但愿那位自称为‘我是世界之光’的人，来启导我，并帮助我，将透视学，即研究光的科学，发挥出来。我将这书分成三篇：第一篇关于远近物象大小之变化，第二篇关于颜色深浅之变化，第三篇关于轮廓明暗之变化。”

师父照顾我，象照顾一个儿子。当他知道我没有钱的时候，他就拒绝接受我约定的每月修金。

师父说：

“等到你将来学会了透视学，并熟记了人体比例以后，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就须专心注意观察人的一切运动：他们怎样站立和怎样行走，怎样说话和怎样争辩，他们怎样笑和怎样打架，打架时他们自己扮出什么面孔，劝和的人以至于袖手旁观的人又扮出什么面孔。这一切，你都要记住，并尽可能快地用铅笔画在颜色纸订成的小簿子上；你时时刻刻应当将这簿子带在身边。旧的画满了，就换一本新的；但旧的还须留着，并好好保存着。不要忘记：你无论何时都不应当毁弃或涂去这些图画，而应当加意保护着！因为自然界中形体的运动有无限繁复的样式，任何人的记忆力都不能遍记的。所以你应当将这些草图当作你的先生和师父。”

我现在身边就带了这样一本簿子，现在我每天晚上也把当天从师父听来的可注意的话记在这簿子上面。

今天，我在估衣巷离大教堂不远的地方碰到我的叔父，那个玻璃画家鄂斯华德·英格临。他告诉我：他同我脱离关系了，因为我住在无神论者和邪教徒雷翁那图家里，已经败坏了我的灵魂了。现在我是完全孤单了，在这广大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了，没有亲族没有朋友，除了师父以外。我仿效雷翁那图的奇妙的话，祈祷说：“但愿主，‘世界之光’，来启导我，并帮助我学会透视学，即研究他的光的科学。”这难道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说的话么？

无论我如何烦闷，我只须望他的脸上一眼，我的心立刻就轻松而愉快起来了。看他的眼睛哪！明亮的，淡蓝色的，同冰一般凉冷的。他有何等温柔的可爱的声音！还有他的微笑！即使最凶恶的最顽固的人，也不能违抗他的劝说的言辞，当他要从他们口里听到一个“是”或一个“否”的时候。每逢他坐在写字台旁边，沉思着，用着娇柔的指头以惯常的缓慢的运动轻轻梳理着他那同小姑娘头发一样柔软的金黄的长而弯曲的胡子时，我时常长久地观察他。他同人说话，往往眯着一只眼睛，扮出狡狴的微含讥讽的善良的面孔；

那时他的眼光，从密密的睫毛露出来，似乎一直钻入人的灵魂深处。

他穿着很简单；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时髦的样式，他都不喜欢。他也不爱香味。但他的衬衣是用精致的梭城 亚麻布缝制的，而且总是雪一般白。他的黑丝绒无缘帽上没有一点装饰，没有奖章，也没有羽毛。黑短衣之外，他还穿一件暗红色外套，长到膝盖头，褶皱正直旧时的样式。他的动作是庄重和平静：虽然一身朴素衣服，他无论在那里，同地方上贵人做一处，或在民众群中，他总现出特异的不能忽过的情态：没有一个人同他一样。

他知道一切，能做一切，他是个优越的弓弩射手，优越的骑马人、游泳人和斗剑人。有一次，我看见他同民众中最有力气的人比赛，那是要把一个小钱在教堂里面面向上抛去，抛到大圆顶的正中央。雷翁那图先生，以他的灵巧和体力，超出其他众人之上。

他是使用左手的。他的左手，表面看来那样温柔和雅致，同大姑娘的手一样，但能拗折马蹄铁，掣转一个黄铜的钟舌。可是当他画美丽少女的面容时，他仍是用这只手在纸上图绘极透明的极微细的阴影，他用木炭或铅笔那么轻微地接触着，象一只蝴蝶的翅膀轻轻拂过一样。

今天饭后，我看他正要画完一幅图画，这是童贞玛丽亚低头静听大天使报知喜讯时的画像。在那饰着珍珠和一对鸽子翅膀的头布之下，一束一束头发突露出来，给天使翼翅鼓起的微风吹动着，——这些发束同佛罗棱斯姑娘们头上的一样，表面似乎满不经意的，其实编织得异常巧妙。这些蜷缩发辫美得很，同一种奇异的音乐那样迷人。她那在低垂的眼皮底下，穿过暗黑的睫毛透射出来的眼睛，又是十分神秘的，恰如在波浪中央一朵可望而不可即的水花。

忽然那个小孩子雅可波急急忙忙冲进工场来。他跳着，拍着手，喊道：

“奇丑的妖魔！这样的奇丑！雷翁那图先生，赶紧到厨房去罢！我给您引了两个美人儿来，您一定会快活的！”

“哪里引来的？”师父问。

“从圣俺布罗曹教堂门口引来的。他们是柏卡摩地方的叫化子。我告诉他们，若是肯给您画像，他们就可以得到一顿晚饭吃。”

“叫他们等一会。我这幅画就可画好的。”

“不，师父。他们不肯等的。他们很着急，因为今夜还要赶回柏卡摩。您去看一下罢，包您不会懊悔的！值得的，——确实值得的。您绝不会想到，世间有这样奇丑的人！”

师父把未画完的童贞玛丽亚画像推到旁边，便走往厨房去了。我跟着他。

我们看见了两个老头子，是两兄弟，很威武地坐在板凳上面。两个人都是肥胖，仿佛患水肿病，颈项上都有极难看的长长下垂的大肉瘤——这个病，是柏卡摩附近山居的人常有的。其中一个还带了老婆在他身边，一个干枯的皱缩的老太婆，人家叫他浑名做“蜘蛛”，确很相象。

雅可波的面容，放射骄傲的光辉。

“您看哪！”他低声说。“我不是说过，他们会中您的意吗？我知道，您要的是什么……”

雷翁那图坐在这些奇形怪状的人旁边，叫人拿酒来给他们喝，拿饭菜来强他们吃，和颜悦色地问他们的话，并用种种荒唐的笑话，逗他们发笑。起初他们有点畏怯，望着他，不十分信任他。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可是当他给他们讲起那个犹太死人的好笑的故事时候，“蜘蛛”不由得

笑得前俯后仰，——话说，波伦拿地方一个犹太人死了，当地的法律是不许犹太人埋葬的，他的同教人没法，只好把他切成碎块，装在一个坛子内，拿蜂蜜和香草泡起来，同其他货物一起，用船运到威尼斯去，可是半路上，有个基督教徒旅客不知道，竟把这坛人肉吃光了。不久三个人都喝醉了，他们大声笑，扮起极难看的面孔。我惶惑地低下眼睛，转过头去，不愿看这形状。但雷翁那图用着深刻而热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们，同科学家在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一般。当他们的丑态发挥至最高点时候，他就拿起纸来画这些奇丑的面相，就用着刚才画童贞玛丽亚的神性微笑时所用的那支铅笔和那种热忱。

晚上，他给我看好多的画稿，不仅有人像，而且有禽兽的画像。里面有可怕的形象，好似发热病时病人所见的。兽相之中露出一一点人相，人相之中也露出一一点兽相，——从这个形状很容易转成那个形状，使得人害怕起来。我记起了一只满身尖刺的箭猪的嘴，它有一个下垂的轻松而弛缓地颤动的下唇，在一种可怕的人性的笑意当中，露出了扁桃状的白而长的牙齿。我也忘记不了一个老太婆的脑壳，她的头发杂乱纠缠向上竖起，脑后只有一根微细的辫子，天灵盖是光秃的，鼻子是扁平的细小的，象一个瘤，嘴唇却是特别地厚，使人想起了松软的油滑的菌蕊，生在朽烂的树干上面。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却在于我觉得，所有这些怪物，我似乎都认识的，似乎都见过的；却在于它们都具有诱惑人的力量，使人厌恶，同时又吸引人，象一个神秘的深渊一般。人们看见了它们，要感到一阵恐怖，但人们的眼睛是不愿离开它们的，正如不愿离开童贞玛丽亚的神性的微笑。

在这两方面，人们都要惊愕的，仿佛人们看见了一个奇迹。

凯撒·达·塞斯托告诉我：雷翁那图在街上人群拥挤当中每逢看到一个特别丑陋的人，就能够整天跟在他后面走，观察他，努力记住他的面貌特点。据师父说，在人类中，最丑的人也是罕见的，同最美的人一样，普通常见的都是介于美丑中间的人。

他想出了一种奇异方法去记忆人类的面容。这就是他把人的鼻子分为三类：直的，弯的，和向内钩曲的。直鼻子，或短，或长，或钝，或尖。弯鼻子，或在上部弯，或在下部弯，或在中间弯。面容的其他部位也是这样细分下去。所有这些无数的门，类，科，属，都有一定的数码，并记在一本特别设置的簿子上面。师父在路上看见一个可注意的面容时，他只须画那鼻，额，眼，颐的门类便够了，如此靠着记忆中的号码，他在脑中已经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面容的画像。以后，回到家来，他就安安静静地将注意到的那些部分集拢起来，成了一个画像。

此外，他还发明了一个小调羹，来计量颜料分量，同数学那般正确，为的画出人眼几乎不能分别的那种由明渐暗或由暗渐明的颜色。譬如要画一种阴影，需要十调羹的黑颜色，那么要画更浓一级的，就需要十一调羹了，以后就是十二调羹，十三调羹等等了。在用调羹盛颜色时，每次都须把堆满的部分刮去，并用一个玻璃测角器将上面弄平，同市场上用升斗量谷粒一样。

马可·督终诺是雷翁那图的最勤勉最热心的徒弟。他工作着象一只牛，他十二分正确遵从师父的一切规则；可是他愈加努力，似乎就愈少成功。马可可是固执的；他的脑中定了一个计划，他再不愿抛弃的。他坚决相信，只要坚忍和耐劳，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他并不放弃将来也成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希望。他比我们一切的人都更喜欢师父的这类发明，这类发明是要将艺术转变为机械学的。前几天他带了那本面容分类数码的簿子到布洛列托广场

去，那儿在人群中选取了几张面容，依照数码填在表格上面。可是，回家以后，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把这些分离的部位凑成一个活生生的面孔。那个黑颜色小调羹，他也是弄不好的，无论工作时候如何计算得正确，他所画的阴影仍然是不透明的不自然的，所画的面容同木雕的一样，没有一点吸引力。马可宣称，他还未曾完全正确遵照师父所定的一切规则；于是他加倍勤奋地去工作。但凯撒·达·塞斯托则是幸灾乐祸的。

“这位勤谨的马可，是艺术界内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他说。“他的榜样就给我们证明：所有这些受人称颂的规则，这些调羹和表格，都是一个臭钱不值的。仅仅知道小孩是如何生出来的，这还不够真的生一个小孩出来。雷翁那图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他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当他画画时，他是不想什么规则的，他纯然凭着他的灵感画去。但可惜，他不以做一个大艺术家为满足，——他还想做一个大科学家哩！他要把艺术和科学，灵感和数学调和起来。可是，我耽心，——一个人赶两只兔子，结果一只都捉不到的。”

凯撒的话，也许含有一点真理！但他为什么这样怨恨师父呢？雷翁那图却宽恕他一切，宽容地听他的恶意的讥消的言论，尊重他的理智，从不对他生气。

我观察他如何画那幅“最后的晚餐”。清早，太阳刚出山的时候，他就起床，离开家里，到修道院膳堂去。他整天都在工作，直至天黑为止，画笔没有离开他的手，他也不想吃饭和喝水。以后，又是过了一星期或二星期，他连画笔都不去碰一下了。但每天他总要在这图画面前木架上站两三个钟头，观察，审查，他所画过的东西。有好多次，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他把一件开始了的工作推到旁边，急急忙忙穿过寂静的街巷，也不知道在遮阴的一边走，象给一种无形的力量追逐一般，奔往修道院去，攀上木架画了两笔或三笔，——又走开了。

最近几天他在画约翰使徒的头。今天就可以画成功。但我很惊异，他今天不出门，而且从清早起就同小雅可波一道忙着观察土蜂，黄蜂和苍蝇的飞行。他如此专心致志研究这些飞虫的躯体构造以及它们的翼翅，仿佛世界的命运依赖于这个研究似的。当他发现苍蝇是拿后腿做舵用，他欢喜得发狂。照师父的意见说，这个发现，对于构造一架飞行机器，是非常有用的和重要的。也许罢？但因为研究苍蝇的腿而把约翰使徒的头丢开一边了，这总是很可惋惜的事情。

今天我又着急起来了。苍蝇虽然忘记了，但“最后的晚餐”也是忘记了。师父绘了一个很复杂的很精致的徽章，以为公爵所计划，此时尚未存在的“米兰图画学院”之用，——无数的线条互相纠结缠绕成为一个四方形，包围着一行拉丁铭文：“Leonardi Vinci Academi”——“雷翁那图芬奇学院”。

他工作时这样用心，好象整个世界，除了这个困难的然而无目的的游戏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相信，尘世间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放开这游戏。我再忍耐不住了，我放大了胆子给他提醒了那个未画完的约翰使徒的头。他只耸一耸肩膀，眼睛还不离开他的缠线图，不过在牙缝里喃喃两句：

“那个头跑不掉的，以后还有工大的。”

有时，我也明白凯撒气愤的道理了。

穆罗公爵委托他在宫内墙上装设一种听管，叫做什么“狄翁尼士之耳”；这听管使得公爵在一个房间内能听到其他房间说的一切的话。起初师父非常

热心去装设这种管子。但不久，他的兴趣就冷淡了，同他平常做的事情一样；他总是用种种式式的托辞，把工作拖延下去。公爵催促他，不耐烦起来。今天早晨，宫内派人催过师父好多次了。但他正忙着一种新工作，在他看来，这工作是同装设“狄翁尼士之耳”一般重要的：他在做植物实验。他把一条南瓜藤所有的根通通切去了，只留下一丝小根，他用很多水在这小根上面蘸着。他高兴得很，这条南瓜藤竟不会干枯的，用他的话说，“母亲”幸而能养大了她的一切儿女，——六十个长形的南瓜。他用何种耐性，何种热忱，注视着这植物的生命！昨天晚上，他一直在菜园里坐到天明，观察宽大的叶子如何吸取夜露。他说：“地给植物以水，天以露，太阳则以灵魂。”他恰是相信，不仅人有灵魂，动物甚至植物也有灵魂的。——这个，本涅德托修士则认为是属于外道邪魔的见解。

他爱一切的动物。有时他整天地观察并描画猫儿，研究的性情和习惯，譬如怎样游戏，争斗，睡眠，洗脸，捕鼠，拱背，唬狗等等。或者他用同样的兴趣，隔着玻璃观察大瓶内的鱼，蜗牛，软体动物，发虫，墨鱼，以及其他在水中生活的动物。这些动物若是互相争斗和吞食，他的脸上就要呈现一种深刻的静穆的满足。

他同一个时候做千百种事情。他一件工作未曾做完，便开始新的工作了。况且，对于他，每件工作都象一种游戏，而每种游戏都象一件工作。他是多方面的和无常态的。凯撒以为江水倒流，比雷翁那图集中一种观念并实行到底还容易些。他称师父做天地间最大的“一事无成者”，他并断言：从他的一望无际的工作中，产生不出一件合理性的东西来的。据说，雷翁那图写过一百二十卷书“关于自然界”。但这乃是一些偶然的片段，个别的记录和零星的纸条，——一共在五干页以上，杂乱无章地放在一块，弄得师父自己都糊涂了，当他需要某种记录时，他也不晓得在那里寻找才好。

他的求知欲是何等强烈啊！他对于自然界有何等良好的锐利的眼光啊！他如何注意那别人注意不到的事情啊！他什么都惊异，都快活，都渴羨，同小孩们一样，同乐园中始创的人一样。

有好多次，他关于日常生活说了一句话，这话，人们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即使人们活到一百岁，这话依然留在记忆里头，揩拭不掉的。

前几时，师父走进我的房间时曾说：

“卓梵尼，你觉到了么：小房子使得精神集中起来，大房子则激励精神去活动？”

又说：“阴雨天时，物件的轮廓要比在太阳光下显著得多。”

以下是从他昨天同铸铁师谈论公爵定铸的大炮时的谈话录下来的：“炮管底和炮弹中间所装火药之爆发，其影响就好象一个人他用背靠墙，用两臂尽全力将一个重物向前推去。”

在关于抽象机械学的谈话中，他有一次曾说：“每种力都是趋向于克服自身的原因的，如果它将这原因克服了，它也就死灭了。冲击是运动之子，是力之孙，它们的共同祖先就是重。”

同一个建筑家争辩之时，他不耐烦地喊：“您怎么不懂得这个呢，先生！这是如日之明的！那么，在建筑学上说来，一个拱门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拱门不是别的，正是两个相对立的相联合的弱体造出来的力。”那个建筑家惊讶得张开了大口！但我听到这几句话，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仿佛人们忽然拿来一支燃点的蜡烛到一个黑暗房间里面。

他又在约翰使徒头上工作两天了。

可是不幸的很！他的不停的忙碌，为了苍蝇翼翅，南瓜，猫，“狄翁尼士之耳”，纠缠的线条，以及诸如此类的重要事情，却害了他了。他又画不成功了；他抛开工作，而且，象凯撒所说的，退回到他的几何学去，好象蜗牛缩进硬壳里一般。他声明说：一嗅到颜色，一看见画笔和麻布，他便要呕吐了。

我们便是这样，完全交付偶然去支配，听从上帝的命令，一天又一天地生活着。我们坐在海滨，坐待好风降临。但只要他不再弄那飞行机器就好——否则，什么都完蛋了！那时，他就要埋藏在他的机械学里面，我们莫想得见他一面。

我注意到了，每逢他经过好多次推托，经过怀疑和动摇以后，终于再去工作时，就有一种好象恐惧的感情支配了他。他总是不满意于他所创作的。

那些作品，别人认为再圆满没有了，他则找出缺点来。他总是趋向于最高超的事物，不可达到的事物，——趋向于人手所不能表现的事物，不管这手的技艺是如何无限地高明的。所以他也几乎未曾做出一件完成的东西。

今天来了一个犹太商人，要把马卖给我们。师父要买一匹褐色牡马。犹太人劝说他将一匹扎马连牡马一齐买去。犹太人祈求，恳请，哀告，饶舌，十分长久，迫得雷翁那图——他本是爱马的，他确实识得马的好坏——终于含笑让步了，也买了那匹牝马，让他欺骗去了，只为摆脱了这个犹太人。我在旁，我什么都听到了，我很惊讶。

“你惊讶些什么？”后来凯撒问我。“老是这个样子：无论哪个人都能压服他。他是一点也不可以依靠的。他不能有一个坚定的决心，一切都是游移两可的：我们或他人，是或否。看风怎样吹。没有一点坚定心，没有一点男子气。总是柔软的，动摇的和容易屈挠的，仿佛他的体内没有一根骨头，无论碰到什么力量都是衰弱的。玩耍时，他能拗折马蹄铁；他发明了杠杆，能把佛罗棱斯圣卓梵尼的大理石雕的洗礼盆高举到空中去，如同高举一个麻雀窠。可是要做真实的行为，需要意志的力量时，他就连一根草也举不起了，连一个瓢虫也不敢得罪了！……”

凯撒还咒骂了好久；他显然是夸张了的，他简直是诽谤师父。可是，我觉得，他这些话，除了谎言以外却也有点真理。

安得烈·沙莱诺病了。师父看护他，晚上不睡觉，坐在他的床头。但雷翁那图反对服药。马可·督终诺暗中拿丸药给病人吃。他发现了，便拿来丢到窗外去。

当安得烈自己示意：放一次血也许病会好，他认识一个理发匠，放血本事很高明的，——此时，雷翁那图认真发起脾气来了。他用难堪的话咒骂一切医生，其中有几句话这样说：

“我忠告你，不要去想怎样医病，宁可去想怎样保持你的健康好了；保持健康最好的方法，就是拒绝一切医生，——医生的药品是不会比那些炼金术士的丹药高明些的。”

以后，他又用一种善良的狡猾的微笑和悦地再说：

“这些骗子安得不会发财呢，既然大家都努力积赚许多钱财，为的以后交付给医生使用，交付给这些毁坏人类生命的家伙！”

师父用滑稽的故事，寓言和谜语，娱悦病人，这些，沙莱诺是很喜欢的。我看着，听着，我惊异师父的神态。他是何等的快活呀！

这里抄录他的几个谜语：

“人类残暴敲打他们所赖以生的东西。猜一事？——打麦。”

“森林诞生女儿，这女儿注定要反转来杀害自己的父母。猜一物？——斧头的木柄。”

“兽皮强迫人类去打破沉默，去诅咒，去高声大喊。猜一事？——踢皮球。”

他好多钟头制造大炮，演布算题或绘画“最后的晚餐”，疲倦了以后，时常拿这类谜语来消遣，同小孩子一样。他还将这类谜语记在簿子上面，就在未来的伟构的草图旁边，或在他刚发现的自然界法则旁边。

为着赞美公爵的慷慨好施，他想出一个希奇而含义深远的寓言，并拿来画在纸上，穆罗画成“幸运之神”的姿态，他保护一个青年人，这人给那个带有“蜘蛛”面相的可怕的“贫困之神”追赶着，逃到他的身边来；他拿大衣掩盖这青年人，并拿他的金权杖威吓这可怕穷神。公爵很满意这幅图画，并要雷翁那图拿来绘在宫内一堵墙上。这种寓意画，现在成了宫廷中时兴物品了，似乎比师父的其他一切作物都更受人家欢迎，小姐太太们，骑士们，以及达官贵人，都包围着他，要求这种寓意深远的绘画。

他替公爵的一个情妇，伯爵夫人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画了一幅“嫉妒”：一个衰迈的老太婆，两乳下垂，身披一件豹子皮，满满一筒下毒的舌头搁在肩头上，胯下骑着一架死人骸骨，一个杯子盛满了蛇擎在手里。

然后，他也必须替公爵的另一个情妇，吕克列沙·克里威利，画一幅也是“嫉妒”，免得她感觉落了后尘：一株胡桃树的一个树枝，被人拿棒敲打，并尽力摇动，恰当果子完全成熟时。旁边写了几个字：“为了做好事”。

最后，他又必须为公爵的正经夫人，贝特丽采娘娘，画一幅“辜恩”：一个男人在日出之时，将蜡烛吹灭了，这烛却是照了他一夜的。

可怜的师父，无分日夜都不得休息了：委托书，请求信，以及娘儿们的小条子，积了一大堆，——他不知道怎样推辞才好。

凯撒发起气来：“所有这些愚蠢的骑士格言，这些甜蜜的寓意画，是宫廷里吮痂舐痔者流做的事情，不是象雷翁那图这样的艺术家所当做的。这是一种耻辱！”我觉得，凯撒这话不对。师父并不贪图荣显。这些寓意画不过是给他消遣罢了，恰如他的谜语和数学问题，恰如童贞玛丽亚的神性微笑和纠缠的线条组成的图案。

他计划写一本《图画论》的书。他好久以前就开始了，但照他的老习惯，至今还未写完；他何时能写完，惟有上帝知道罢了。近来，他费了好多工夫，教我空气透视和线条透视，教我光和暗；在这中间，他引用了他的书以及他的关于艺术的零星思想。我把我所记得的，通通写在这里。

愿主上帝酬谢师父对我的一切爱心和智慧，他引导我走上这门高尚学问的大道！有日获见我这几页笔记的人，请他们祈祷时，也兼替上帝的谦逊仆人，愚鲁的门徒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灵魂祈祷，也兼替他的伟大的师父，佛罗棱斯人雷翁那图·达·芬奇的灵魂祈祷啊！

师父说：“一切的美，虽能在人身上消逝了，但在艺术当中是不会消逝的。”

“谁轻蔑绘画，谁就是轻蔑那哲学上的精微的世界观；因为绘画乃是自然界的嫡生的女儿，确切点说，它的孙女儿。一切已成事物都是自然界创造出来，而这些事物又创造了绘画学。所以我说：绘画是自然界的孙女儿，是

上帝的一个血亲。谁亵渎绘画，谁就是亵渎上帝。”

“画家必须是博学多能的。艺术家呵，愿你的繁复性同自然现象一样地无限！上帝开始的工作，你当接续下去；你也当努力，不是去增多人手的作品，而是去增多上帝的永久创造物。你不要模仿他人。你的每件作品应当成为一个新的自然现象。”

“凡是认识自然现象的原初的一般规则的人，就容易博学多能；因为一切形体，无论是人类的或动物的，其结构方式总相类似。”

“你要当心，不使金钱贪欲窒塞了艺术爱好！你要想到，荣誉的谋赚是比谋赚的荣誉更加伟大的。对于富人的纪念，富人死后便消失了；对于智人的纪念则永不会消失；因为智慧和科学是它们双亲的嫡生子，不是私生子，象金钱一样。你尽管爱荣誉罢，你不要害怕贫困。你当想到，那些生在富人家庭的哲学家，自愿过贫困的生活，为得免使财富玷污了他们的灵魂。”

“学问把灵魂维持在青春状态，并减轻老年的苦楚。你应当积聚智慧，积聚甜蜜的食粮来供养你的老年！”

“我认识一些画家，他们为取悦于俗人之故，无耻地在他们的图画中涂上黄金色和蔚蓝色；他们还傲然宣告，他们也能同其他大师画得一样好，只要人家付他们更多的钱。呵、我诅咒这些蠢才！谁阻止他们去创作优美的图画呢？去宣布：‘这幅画值这样多价钱，那幅画则便宜些，另一幅画则是市场货色？’——并以此去证明各种价钱的图画，他们都能画的？”

贪财欲也时常使好画师降为工匠。譬如我的同乡和同业，弗罗棱斯人佩鲁基诺，别人委托他画图，他画得这样快，以至有一天他的老婆喊他吃午饭时，他在木架上回答说：‘拿饭菜到这上面来罢，趁这工夫，我还可以画一个圣像。’”

“凡是从未对自己发生怀疑的艺术家，他的成就一定不大。你的作品若是比你自已估量的还高，那是你的好处；若是恰合于你所估量的，那你不幸了；若是比你估量还要低些，那你就大大倒霉了，——那些人的作品一定是不高明的，他们自己惊异说：上帝帮助他们画成这美丽的东西！”

“你应当耐心静听关于你的图画的一切意见，考虑一下：指责你的错误的人说的话对不对。他们若是对的，你就应当改正错误；他们若是不对，那么你就当作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话好了。惟有确实值得给以忠告的人，你才可以指出他们的错误。

敌人的判断时常是比朋友的判断更恰当更有用。在人当中，恨几乎都是比爱来得更加深刻。恨你者的眼光总是比爱你者的眼光锐利些的。真实的朋友同你自己一样。但敌人是与你不同的。这便是敌人的强处。恨投射了光明到爱所看不见的好多地方去。记着这一点罢，不要看轻你的敌人的指责罢！”

“鲜艳的颜色得到群众的欢迎。但真正的艺术家不应当献媚于群众，而应求取特选的人的赞赏。艺术家的得意和目的，并不在于鲜艳的颜色；他却是在他的图画中设法造成一种奇迹：使得光和暗能把画中平面高凸起来。谁轻视了暗，并为光而牺牲了暗。谁就好象一个饶舌者，他为了好听空言而牺牲话中真意。”

“首先，你要当心，不要把轮廓画得粗糙了。你画在一个青春的娇柔的身体上面那种暗影，边缘切勿画成死板得同石头一样，而应当画成飘浮的轻快的透明的，好象空气。因为人的身体也是透明的，你只拿指头对着太阳照照，便不难明白。太过鲜艳的光色画不出美丽的阴影。你要当心鲜艳的颜色：

你试观察，男女面貌，在黄昏时候，在太阳躲藏云后的沉阴日子，或在街上高墙中间的阴影地方，是何等温柔和美丽。这是最圆满的光色。你画的暗影应当渐渐地消失于光明之中，必须象烟雾或轻声的乐音消失一般。你当想到，光和暗之间还有一种中介物，一种两可的东西，同时含有二者的本性，好象光的暗或暗的光。你，艺术家，你必须寻找这个，——这里便含有那感动人的美的秘密！”

他这样说，然后他举起手来，仿佛他要把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他又用一种描写不出的表情重复上面的话说：

“你们要当心一切鲜艳的和刺激的！你们画的暗影应当消散如烟，如远方音乐的声调！”

凯撒注意听师父的话；他含着讽刺的微笑，抬起头来望雷翁那图，要反驳什么话，但他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以后，已经谈到别的问题了，师父说：

“谎言是非常可鄙的，拿谎言来赞美上帝，连上帝都要低屈下来的。实话则十分美妙，最卑微的事物受了实话所称赞，也高尚起来。实话和谎言之区别，恰好同光和暗之区别一样。”

凯撒想起了什么话。他用探索的眼光望着师父。

“恰好同光和暗之区别一样么？”凯撒重复说。“但您刚才自己说过，师父，您说光和暗之间还有一种中介物，一种两可的东西，同时含有二者的本性，好象光的暗或暗的光！那么，实话和谎言之间也是这样么？……可是，不，这是不可能的。……真的，师父，您这个譬喻，对于我的精神乃是一种不好的诱惑。因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光和暗之溶融中找寻那感动人的美的秘密，他必能自问：是不是实话也能渐渐地转化为谎言，同光转化为暗一般……”

雷翁那图起初皱起额头，仿佛他听到徒弟的话而错愕了，或简直气愤。但以后，他笑了；他回答说：

“不要诱惑我罢！从我面前滚开去，撒但！”

我本来等待他回答别样的话。我以为凯撒的话，用这样一句轻松的笑谈去回答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这些话引起了我好多困惑的思想。

今天黄昏的时候，我看见他，冒着雨，在一条污秽发臭的狭巷中站着，专心注意观察一堵有潮湿斑点的石墙，这墙似乎一点趣味都没有。他在那里站了很久。街童们拿指头指点他，在他背后窃笑。我问他在这墙上看什么。

“你看，卓梵尼，何等奇妙的怪物：一只张开大口的奇默拉！那旁边还有一个具有娇柔面庞和飘动鬃发的天使，在这怪物面前逃跑。偶然之神在这里造了一些画像，一个大画师还画不了这样好哩！”

他用指头指点墙上斑点的轮廓，果真奇怪，我看见了所说的东西。

“好多人也许认为这类画像只是愚昧无理的，”师父继续说。“但由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这类画像对于刺激精神去发明，去创意这方面来说，是何等地有用！我时常在墙上，在各种不同石头接缝上，在裂痕上，在静水面生霉的花样上，在盖满灰的渐渐熄灭的火炭上，在云的轮廓上，——见到最奇妙的风景画，有山，有谷，有岩石，河流和树木，甚至还见到神妙的战斗，形容不出的罕见的美丽面庞，希奇的魔鬼，怪物，以及好多其他奇异的画像。我从其中选择出我所能用的，并完成它。譬如，倾听远处钟声时，你也能够随意从这混杂的音响中，听出你所想的每个名字，每句话。”

他比较哭时和笑时，脸上筋肉所构成的条纹。眼旁的，口旁的和颊上的，差别很少。不过哭的人把眉毛扬起来，并挤成了处，又皱起了额头，垂下了嘴角；至于笑的人则把两边眉毛张开，嘴角抬高起来。

最后他说如下的话：

“每逢人笑或哭，恨或爱，惊恐而变色或痛苦而叫喊的对候，你应当平心静气地去观察。你要看，要学，要研究，要观察，为的去认识人类感情的各种表现。”

凯撒告诉我，师父喜欢陪伴死囚去行刑，观察他们各种痛苦和惊怖的面孔；他那种好奇心，探索不幸的死囚临死时最后的筋肉抽动，——甚至使刽子手惊愕起来。

“你不会明白，他是怎样一个人的，卓梵尼！”凯撒带着苦笑再说。“他在路上看见一条毛虫，要拿起来放在一片树叶上，免得人家踏死它。但如果他的老脾气发作时，我相信，他自己的母亲哭时，他也会只在旁边观察的，观察她眉毛怎样动，额头怎样皱以及嘴角怎样垂了下去！”

师父说：“你要研究既聋又哑的人那种满含表情的动作！”

“当你观察人的时候，你要当心，不要给人知道你在观察他。他不知道的时候，他的动作，他的笑和他的哭，就更加自然的。”

“人类动作的繁复性，同他们的感情的繁复性一样地无限。艺术家的最高目的，就在于将灵魂上的感情从面貌和肉体动作中表现出来。

你要注意：你所描画的面貌必须含有那样强烈的感情，使得看画的人相信，你的画像会令死人欢笑或哭泣的。

倘若你画着可怕的，忧愁的或发笑的相貌，那么这相貌在看画的人身上引起的感情，必须也能表现为同样的肉体动作，——使得人觉得这看画的人也是参与所画的动作的。你若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艺术家呵，你要知道：所有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的。”

“一个艺术家具有瘦骨嶙嶙的手，他就喜欢描画那具有同样的瘦骨嶙嶙的手的人。肉体上各种部分都是如此，因为每个人都喜欢那同自己相像的面貌和身体。所以一个丑陋的艺术家，也选取丑陋的面貌做他的图画模型，反之亦然。你要当心，你所画的男女，无论是美是丑，都不要使人觉得是李生的兄弟和姊妹。这是意大利好多画家所特有的一种缺点，因为图画上最危险的和最叛逆的缺点，正是自己身体的再现。我相信，这是因为灵魂本是自己肉体的造形者，它当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成了肉体，现在借助于画笔和颜色来创造新的形体时，由于偏爱的原故，就重复当初造过的那种形态了。”

“你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不致排拒看画的人，象冬天冷空气使刚起床者生畏的样子；而要吸引他的灵魂，好似夏日早晨新鲜的空气诱惑睡眠者起床。”

以下是图画的历史，师父用几句话告诉我们：

“罗马时代以后，画家们都是互相模仿的，艺术衰微了好几个世纪。以后卓托来了，他是佛罗棱斯人，他不以模仿他的师父齐马布为满足。他坐在一个荒凉的山地，那里惟有山羊和其他动物，他给自然界本身所刺激去从事艺术。起初他在石头上描画他所牧养的山羊以及在那一带生活的其他动物的形态和动作。经过了长久练习之后，他不仅超过了同时代一切画师，而且超过了过去许多世纪。卓托死后，绘画艺术又衰微了，因为人又只晓得模仿过去的范本了。如此延续了一个世纪，直至于托马索起来，他也是佛罗

棱斯人，人家叫他做马萨楚，他以他的完善的作品证明出那些模仿前人范本，而不以自然界为师的人，浪费了多少的精力，——自然界本是一切教师的教师。”

“第一件绘画作品，乃是某人将太阳照在墙上的一个人影轮廓描摹出来。”

师父说起，一个艺术家如何必须为他的图画预储画稿；他给我们举出他所构想的洪水图做例：

“雷闪照耀的漩涡给龙卷风拖起的一株大橡树的枝条，好多人攀缘在这些枝条上面；大水的泛滥，水上一堆一堆破碎家具，人们企图以此救活性命；高山顶上有些畜群给大水包围着，牲畜们互相践踏，挤压和排斥；有一群人，手里拿着兵器在抗拒猛兽，保护这最后一小块陆地；中间有些人紧握着手，将手咬到出血；有些人则塞住耳朵，怕听轰隆的雷声；有些人以为闭起眼睛还不够，他们叠起双手，压在眼皮上面，为的不看这威吓人的死神；又有些人则正在自杀，或用绳子勒咽喉，或用刀剑刺通身体，或从山坡上跳进大水里去；母亲在咒诅上帝，一面抓住自己的儿女，拿他们的脑壳在石头上砸碎；发臭的尸体在水面上飘流，互相冲撞，反跃着同灌满空气的皮球一样；飞鸟息在这些尸体上面，或者精疲力竭地从空中掉落在还未死去的人畜身上，因为它们别处找不到息足的地方了。”

我听沙莱诺和马可两人说，雷翁那图好多年来就向旅行家和其他看过大水，龙卷风，飓风，岩崩和地震的人询问这类情形，因此知道了这么确切的细节。同一个科学家那样，他十分有耐性，一点一滴地，搜集种种图样，作为一幅绘画的草稿，这绘画也许永无完成的时候。我记起了，当他讲述洪水时，我有着看见他的图画上那些丑状怪形时同样的感觉；一阵恐怖，但又吸引人。还有一事我也惊奇：我觉得，师父在描画这些惊人的图样时，神情是安静的，不关心的。

当他谈起那在水中映照着和抽动着的电光时，他说：“反射的光辉，在离观看者较远的水波上必须画得重些，较近的水波上则画得轻些；按照光在平滑面上的反射法则，必须画成这个样子。”

当他谈起那在漩涡中互相冲撞的尸体时，他添加几句话说：“你若是描画这种冲撞，你可不要忘记了机械学的法则，即投射角是等于反射角的！”

我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想：“这又是他的老脾气，——在这种教训里面！”

师父说：

“欺骗人的，并不是经验，这位为一切艺术和科学所从出的母亲，——而是幻想：幻想允许人以经验所不能给的东西。经验是无辜的，但我们的好虚荣的和愚蠢的愿望则有罪过。经验将谎言和实话分别开来，以此教我们只朝向那可能的事情努力去，而不要由于无知而去贪图那做不到的事情，免得我们因失望而陷于颓丧了。”

别人不在旁时，凯撒便给我提起这几句话，他带着鄙蔑的神气，皱起了额头，说：

“又是说谎和装假！”

“他这几句话为什么是说谎，凯撒？”我惊讶起来，问他。“我看来，师父……”“不要努力于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贪图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么？”他说下去，没有听我的话。“也许有人相信他这话罢！不，我们不是

这样呆的，他不应当对我说这话。我看透了他……”

“你看到了什么，凯撒？”

“就是这个：他毕生都只努力于那不可能的事情，贪图那做不到的事情。请你说一句：想要发明一些机器，使得人能象鸟儿一般飞到空中去，或者能象鱼儿一般在水里游泳，——这个难道不叫做努力于不可能的事情么？还有洪水的恐怖呢？还有潮湿斑点里和云端里神话般的怪物呢？还有他的神性的天使一般画像的美丽形态呢？是从经验来的么？是从他的数学的鼻子表格或计量颜料的调羹来的么？……他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他为什么要说谎呢？他使用机械学，来行他的奇迹，为的装设翼翅飞上天去，为得在占有自然力当中将自然力转变为超人类本性和反人类本性的东西，转变为超自然法则和反自然法则的东西，不管是走向上帝去或走向魔鬼去，总之是走向未知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去的！因为他并非真地相信，他不过好奇而已：但他信得愈少，他就愈加好奇：他心中好象有一盆热炭，一种不能熄灭的火焰，——无论什么知识，什么经验，都不能满足他！

……”

凯撒的话，使我的心充塞了不安和恐惧。最近几天我都想着这些话：我情愿忘记了，但我忘记不了。

今天师父好象针对着我的怀疑，说：

“微少的知识使人骄傲；丰富的知识则使人谦逊。所以空心的禾穗高傲地举头向天，而充实的禾穗则低头向着大地，向着它们的母亲。”

“那么，师父，”凯撒用他的惯常的刻薄的试探的微笑问道，“为什么人说：最明亮的天使鲁西飞有了丰富的知识，却不谦逊，反而骄傲，以致被打落地狱去呢？”

雷翁那图不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给我们讲了一段寓言：

“一点水滴，有一天忽然想起要升到天上去。靠了火的帮助，它变成微薄的蒸气飞上去了。到了高空，它遇见冰冷的空气，于是它缩作一团，变重了；它的骄傲转成了惊恐。它成了雨点降落下来，干燥的土地把它吸进去。这水滴因在地下监狱里面，须得长久忏悔它的罪过的。”

我相信，人们同他相处愈久，就愈少认识他。

今天，他又同顽童一般玩弄人。恶作剧得很！晚间，我坐在楼上我的房子里，还未上床睡觉，正在读我的心爱的书：《圣方济谷之花》。忽然，我们的厨娘马士邻娜大声哭喊，全屋子都响彻了：

“火！火！救命呀！屋子失火了！……”

我赶紧冲下楼去，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工场充满了浓烟。师父给一种电闪般的蓝色火焰照耀着，正站在浓烟中间，象一个古代术士；他一面有趣地笑着，一面望着马士邻娜和马可；这厨娘手臂乱舞，面孔吓得铁青，马可正带了两桶水赶来，他会将水倒在桌子上面，不管什么图画和手抄本的，倘若不是师父阻止他，喊他，说这不过是玩笑罢了。此时，我们看见，浓烟和火焰都是从一个灼热的铜锅内发出来的，是一种白粉造成的，一种含有松脂的香粉，是他为着造成假火灾之用而发明出来的。我不知道，两人中，哪一个对这次恶作剧更欢喜些，是雷翁那图自己呢，还是那个小流氓雅可波，他这类行为中所缺少不了的伙伴？他如何笑马士邻娜的惊恐，笑马可的救火水桶！凭上帝发誓，这样笑的人决不会是坏人的。

可是在这快乐和欢笑当中，他也忘不了，将从马士邻娜脸上观察来的皱

纹，象惊恐时候人类面上所表现的，描摹下来。

他几乎未曾谈过女人。只有一次，他说过，人类对待女人也是无法无天的，同对待动物一样。此外，他还嘲笑现时流行的“柏拉图式的爱”。一个钟情的少年，朗诵一篇悲哀欲泣的十四行诗，模仿佩特拉克的笔法做的，——雷翁那图写了三行诗回答他，这恐怕是师父毕生所写的唯一的诗，因为师父是个拙劣的诗人：

佩特拉克倘若如此热烈喜爱罗拉，
那是为的桂花 好做香料，放入香肠和烤雀，
这样的勾当，要我叹赏，我可没有那般愚呆。

凯撒说：雷翁那图一生忙着机械学和几何学，以致没有工夫去讲恋爱；然而不敢担保他还是个童男，因为他至少必有一次同女人性交过，——不是为着淫欲，象其余的凡人一样，而是由于好奇心，要做科学的观察，解剖学的观察：那时，他一定也是毫不动情地用数学精神去研究爱的神秘的，仿佛研究其他一切自然现象一般。

我有好多次感觉到，我不应该同凯撒一起议论师父！我们简直在窥探他，象侦探那样观察他。凯撒每逢能够投一个暗影到师父身上去的时候，总感到一种恶意的快乐。他何求于我呢？他为什么企图毒害我的灵魂呢？我们现在常到维塞里拿门外运河税关旁边那个小酒店里去。我们在半布伦塔的廉价的酸酒面前闲谈着，店里尽是一些船夫，他们一边骂詈，一边玩着齷齪的纸牌。我们秘密谈话，同密谋什么罪行一样。

今天凯撒问我，知不知道雷翁那图在佛罗棱斯时被人告发犯鸡奸罪。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以为凯撒酒喝醉了或者在胡思乱想。但他把这桩事详细告诉我。

在一四七六年——那时雷翁那图二十四岁，他的师父，有名的佛罗棱斯画家，安得烈·维洛启奥，四十岁——有人在一个圆木箱里投了一封匿名书，控告雷翁那图和维洛启奥二人有同性恋爱关系；——这种圆木箱叫做“鼓”，佛罗棱斯主要几个教堂柱上都有挂的，投这匿名信的“鼓”则是挂在圣玛利亚大教堂柱上的。同年四月九日，“掌管黑夜及修道院之官吏”——*ufficiale di notte e monasteri*——审问此案，宣告被告二人皆无罪，但附有一个条件，即若再受控告时仍须问罪。——*assoluti cum conditione, ut retineantur*。以后还有人再控告一次，七月九日审判时，雷翁那图和维洛启奥二人完全被宣告无罪了。其他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不久之后，雷翁那图便完全离开维洛奇奥的工场，而搬到米兰来居住了。

“这当然是无耻的诽谤！”凯撒用讥讽的眼光添加几句说。“虽然，我的朋友卓梵尼，你还未曾觉到，他的心如何充满了矛盾。他的心是一座迷宫，你看到么，甚至魔鬼也要在里面拆断腿的。那里面充塞着疑谜和秘密。一方面也许他真是一个童男，但他方面……”

忽然，我的全身血液都贯注到心里来，——我跳了起来，喊道：

“你怎敢说这话，流氓？！”

“你发什么气？我请你……好的，我再不说这话了。你平平气罢！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会这样重视那件事情！……”

“我重视什么？那一件事情？明白说呀！不要卖什么关子，说什么双关

的话！……”

“胡闹么！为什么这样兴奋？我们两个老朋友，难道为了一件小事情吵起来么？我们还是祝你的健康喝一杯罢！In vino veritas……”

于是我们喝酒，并继续闲谈下去。

不，不，够了！我愿赶快忘记一切。以此为止了！以后我再不同他一起议论师父了。凯撒不仅是他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凯撒是个恶人。

我不好过，——我不知道是因为在这该咒诅的小酒店里喝了酒作祟呢，还是由于我们谈论的话。每一想起，人们喜欢诬蔑伟大人物，便觉得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师父说：

“艺术家呀，你的强处，就在于孤寂里面。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那你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如果你和一个伙伴在一起，那你只有一半属于自己，或者还更少些，要看你的朋友是谨慎的或不谨慎的；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那你就更加倒霉了。你会说：我离开他们，一个人孤独过活，为的不受阻碍，专心观察自然界；——那么我就告诉你：你难得办到，因为你将没有力量拒绝人家拉你，拒绝去听别人闲谈。你将是一个不好的朋友，而且又是一个更不好的工作者，因为没有人能服侍两个主人。但你会回答：我将走得很远，连他们的谈话都听不到；——那么我也告诉你；他们会认为你是疯子的，而你就完全孤单了。你若是一定要朋友的话，那么就拿你的工场内画家和徒弟做朋友好了。其他一切友谊都是危险的。记住这话罢，艺术家：你的强处就在于孤寂里面。”

现在我明白了，雷翁那图为什么要远离女色，为的能安心观察之故，他需要多量的自由。

安得烈·沙莱诺时常诉说无聊，埋怨我们的单调而寂寞的生活，他说：别个画师的徒弟们生活比这里有趣得多。他喜欢装饰，同小姑娘一样；他装饰起来没有人看，心里很难过。他爱节日，喧闹，盛会，拥挤的人群和钟情的眼光。

今天师父听他的宠爱门徒的埋怨和诉苦，用惯常手势抚摸他的柔软的长鬃发，和悦地微笑着，回答他说：

“不要忧愁，小弟弟。下次官里有什么祝会时，我带你同去。现在要我说一段寓言么？”

“要的，请您说，师父！”安得烈说，他快活起来，坐在师父脚旁的地板上。

“大路旁边一个高丘上，离花园围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石头搁在花，草，树，苔中间。一天，它看见底下大路上有好多石头搁着，它要到它们那里去。它自言自语道：‘我在这些柔弱的短命的花草中间有什么快乐呢？我愿意到底下同我的亲族和弟兄做一处，我愿意在石头中间居住，它们是同我一样的。’于是它滚下去，到大路上，在它称为亲族和弟兄中间。可是，这里，重车的轮子压迫它，骡马的铁蹄和行人的钉靴践踏它。即使它暂时能逃避到较高的地方去，稍微喘息一下气，但尘土和兽粪又盖满了它。此时，它便忧愁地望着从前的地位了，望着花园里孤寂的处所了，它觉得那里好象乐园。——那些人都要这样的，安得烈，他们放弃了冷静的观照，而堕落到那充满了永久邪恶的人群感情中去。”

师父不许人伤害任何生物，哪怕是一根小草。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

罗·达·佩勒托拉告诉我，雷翁那图从早期青年时代起就不吃肉了，他并说：将来必有一个时候人人都同他一样食素，而且把杀害动物看作同杀害人类一样可恶的。

有一次，我们在新市场一家肉店经过，他带着厌恶的神情，指着木架上死牛，死猪，死羊给我们看，他说道：

“是的，人类真是动物之王，或者确切点说，禽兽之王，因为人类的兽性发展得最高了……”

停了一会，他又带着轻微的忧愁，添加几句话说：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其他动物的死亡上面！人类和动物永远互相吞噬，彼此互为葬身的墓场。……”

“这是自然界一条法则，您自己却时时赞美自然界的仁慈和智慧的，师父，”凯撒反驳他。“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以禁止肉食，来违反这条自然法则，即是命令万物互相吞噬的一条自然法则。”

雷翁那图望着他，安静地回答他：

“自然界有无限的快乐来发明新的形式和创造新的生命，而且创造得比时间所能毁灭它们的还要快些。所以自然界这样布置，使得这些物类给那些物类做食粮，为的腾出空间以为即将到来的物类之用。所以自然界时常降下瘟疫到物类过多的地方去，尤其是人类，人类生产增加总超过死亡减少，因为人类少为其他动物所吞噬。”

雷翁那图便是如此心平气和地解释自然界法则，他不气愤，也不埋怨；但他自己是遵守另外一条法则行事的，他拒绝那牺牲活物而来的一切食粮。

昨天晚上，我长久读着那本永不离身的书，《圣方济谷之花》。方济谷也爱动物，同雷翁那图一样。他时常几个钟头长久，站在他的蜂国内许多蜂巢中间，观察蜜蜂如何营筑它们的蜡房，如何将蜜充实其中，——以此来代替祈祷时赞美上帝的智慧。有一次，他在一个孤寂的山上，用上帝的话向禽鸟说教。禽鸟一排一排地坐在他的脚下，静听他说话。他说教完了以后，禽鸟都激动起来，拍着双翅，张开小嘴，将头挤在这位圣者的衣裳中间，好象要对他说话，它们明白了他说教的话。他替它们祝福，它们快快活活叫着，飞开去了。

我读了很长久。以后我就睡了。梦中，我仿佛觉得听到鸽子翼翅轻轻拍动的声音。

我醒来很早。太阳刚升起来。屋子内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到院子里去，为的拿清凉的泉水洗脸。一切都是很寂静的。远处钟声同蜜蜂嗡嗡声音一样。空气新鲜而带潮湿。忽然，我听见，象在梦中一般，无数翼翅拍动的声音。我抬起头来，于是看见雷翁那图在他的高鸽棚的梯子上面。

他的给朝阳照耀的头发，围绕着他的头，象一位圣者的晕光；他孤寂而快乐地站在天空之中。一群白鸽咕噜着拥挤在他的脚下。它们在他周围飞着，无疑猜地息在他的肩上，手上和头上。他抚摩它们，并从自己口里喂它们。以后，他象祝福一样举起手来；鸽子飞了起来，翅膀响得有如绸缎的声音，它们都飞开了，象一阵白雪，消失在蓝天中去。他含着温柔的微笑追望着鸽子的背影。

于是我想，雷翁那图好象圣方济谷，圣方济谷是一切活物的朋友，他称风做他的兄弟，称水做他的姊妹，称地做他的母亲。

愿上帝宽恕我！我又堕落了，又同凯撒到那该咒诅的酒店去了。我说起

了师父的仁慈。

“你说这话，卓梵尼，是因为师父不食肉，只靠上帝的草木为生么？”

“若是这样的意思呢，凯撒？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雷翁那图师父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简单因为这事好玩，有趣，同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这是一种怪癖……”

“为什么是怪癖？你说什么话？……”

他笑起来，佯装快乐的样子：

“好的，好的！我们不要争辩。等着罢，回家去，我拿师父几幅奇妙的图画给你看看。”

回家以后，我们轻手轻脚地同小偷一样，溜进师父的工场里去。他不在那儿。凯撒摸摸索索，在工作台上一个大书堆底下拖出一本簿子来，翻了几张图画给我看。我知道，这事做得不对；但我自制不住，我热烈地翻着看。

这是一些巨大的炮身，炸弹，多管大炮，以及其他的战争器械，上面也画着柔和的光影，同他的美丽的圣母像上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开花弹，半寸高，叫做 fragilita——“脆弱”。凯撒给我解释其中的构造。这开花弹是青铜铸成的，里面塞满了苧麻，石膏，鱼胶，羊毛，柏油和硫磺；用坚硬牛筋缠绕的铜管子，曲曲折折，构成了一个迷宫管子，里面装着火药和子弹，这迷宫穿过了开花弹。这些管子的出口，成为螺旋形缠在开花弹外边。爆炸时，这些管口喷出火来；开花弹非常迅速地跳着，转着，象一个大陀螺，并射出火箭。图画旁边空白地方，有雷翁那图亲笔写的几行字：“这是一种制造得很好看很有用的炮弹，从炮管射出之后，只消足够念‘福哉玛丽亚’祈祷文的时间，就可以爆炸了。”

“福哉玛丽亚！”凯撒重复说。“你说好不好，朋友？拿基督教祈祷文用在这里，是很奇怪的。福哉玛丽亚在这怪物旁边！你看他想出奇奇怪怪的事情！……你知道，他将战争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最兽性的蠢事’。发明这类机器的人，口里说这种话，说得不坏罢？”

他将册页翻过去，又给我看一辆战车的图样，车上装了巨大的铁镰刀。这战车非常猛烈冲进敌方军队里去。巨大镰刀的钢刃，同剃头刀一样快，好象大蜘蛛的腿，在空中旋转，那时齿轮一定发出尖锐的叫声的。镰刀割着人，一块块人肉落在地下，血成了河。周围都是断腿，断臂，头颅和破烂的肉体。

我还记得另一张图画。在一个兵工厂院子里，一群群赤身露体的工人，同鬼怪一般，抬起一个张开大口的巨大炮管；工人们强壮的筋肉在可怕的努力之下紧张起来，他们手足并用地攀着和抵着一个用绳子缚在起重机的大绞盘的杠杆。其他的人则将那放在两个圆轮上的一根轴子滚到那里去。我一看这些赤身露体在空中摇晃的互相拥挤的工人，不禁毛骨惊然了。这好象魔鬼的军械库，地狱的锻冶场！

“现在，你说什么话呢？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呢，卓梵尼？”凯撒问。“这些图画不是很有趣么？你看，这就是那个圣者，他爱惜生物，不吃肉，将毛虫从道路上捡起来免得行路人践死它！二者兼而有之，——今天是地狱的魔鬼，明天是天堂的圣者。一个双重面孔的雅奴士（11）神；一面朝向基督，另一面朝向敌基督者。请你研究一下，哪个面孔是真的，哪个面孔是假

的！？……或者两个面孔都是真的么？……而这一切又都画得很轻松，很神秘，动人而美丽，仿佛是玩笑，是游戏！”

我默不作声地听他说。一阵冰凉，死一般的冰凉，侵袭我的心。

“你怎么样了，卓梵尼？”凯撒问。“看你的样子！可怜！对这一切事情，你太认真了，我的朋友。……等着罢，‘能忍耐者有福’。你习惯了这个以后，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惊异的。恰恰同我一样。现在再到‘金龟’酒店去罢，我们再喝一个：

有酒须当醉，
齐起唱颂诗，
赞美巴库斯！”

我没有回答，我用于盖着面孔，逃跑了。

什么，这难道是同一个人么，——一个替鸽子祝福，现出无邪的微笑，同圣方济谷一样；一个则在地狱锻冶场中，发明这生着溅血的蜘蛛腿的钢铁怪物？这是同一个人么？不，不能够是这样的，这种思想是忍受不了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惟有这个不行！一个无神论者，比这样同时做上帝和撒旦的仆人还更好些，比同时兼具基督和司伏萨强盗两副面孔还更好些！

今天马可·督终诺说：

“雷翁那图先生，好多人责备您和我们，您的徒弟们，说：我们太少到教堂去做礼拜了，说：我们休息日也做工作同平日一样。”

“那些假虔诚的人，要怎么说，就随他们说去好了，”雷翁那图回答。

“你们的心不要给他们迷惑了，我的朋友！研究自然现象乃是神所喜欢的一种事业。这是同做礼拜一样好的。我们发现自然界法则，便是以此去赞美那第一位发明家，赞美那创造宇宙的艺术家的，并学着去爱他。因为对于上帝的大爱，是从大的知生出来的。谁知道得少，他爱得也少。你爱创造主，若只因为你所期望于他的暂时的恩惠，而不是因为他的永久的善和强，那么你就同狗一样了，狗摇摇尾巴，舐舐主人的手，只希望得到一口美味的食物。你们试想想，如果狗能了解主人的灵魂和智能，那它一定多倍爱它的主人的！记住罢，孩子们：爱是知的产儿；知得愈高深，爱得也就愈热烈。《福音书》上也说：‘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12）”

“灵巧的蛇和驯良的鸽子，可以合在一处么！”凯撒问。“在我看来，两样之中只能选择一样……”

“不，两样都要的！”雷翁那图说，“两样同时要的！有这一样没那一样是不行的：完全的知和完全的爱，是同一个东西。”

今天我读保罗使徒的书翰；在《达哥林多人前书》第八章中，我发现如下的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应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

使徒说：知是由爱而出，雷翁那图则说：爱是由知而出。谁的话对呢？我不能判定：而没有判定这个问题，我是活不下去的。

我觉得，我好象迷困在可怕的迷宫里面。我呼唤，我叫喊，但没有听到一个回答。我走得愈远，迷得愈加利害。我在什么地方呢？我将得到什么结

果呢，若是你，主呵，也抛弃了我？！

本涅德托修士呵，我何等想念回到你的清静的小室去，向你表白我的一切苦恼，投在你的怀抱当中，要你怜悯我，卸去我的灵魂的重担！亲爱的父呵，我的谦逊的羔羊呵，你实现了基督的教训了：“精神贫弱的人是有福的。”

今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宫廷史官卓尔曹·梅鲁拉先生和他的老朋友诗人泊尔拿图·怕令聪尼两人，在宫里一个无人的厅房内谈话。那是刚吃了晚饭以后。梅鲁拉酒喝醉了，又发了老脾气，夸耀他的自由精神的思想，同时表明他鄙视当代庸庸碌碌的君主；他也不尊敬穆罗公爵。他批评伯令聪尼的一首十四行诗，说这诗人不该称赞穆罗对仗·嘉黎亚左公爵的所谓恩惠，他简直称穆罗做凶手，将正经的公爵毒害了。可是，公爵在一个遥远的房间，从那设备巧妙的听管，所谓“狄翁尼士之耳”里面，听到了这个谈话，他命令将梅鲁拉逮捕起来，关在保护宫殿的要塞底下的地牢内。

雷翁那图对此有什么感想呢：这“狄翁尼士之耳”就是他装设的，他没有去分别是善是恶，只为的去研究有趣味的自然法则，“如同玩笑和游戏”象凯撒所说的；他做其他的一切，也都是这样：那些怪异的战争机器，爆炸弹，铁蜘蛛，它的那些长腿一下能将半百人切成碎块！

使徒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13)

爱果真是从此类知识出来的么？或者：知和爱也许不是同一个东西么？

师父的面貌有时如此明朗和无邪，如此表现鸽子般的纯洁，以至我准备一切都宽恕他了，一切都相信他了，从新要将我的灵魂交付给他了。可是忽然，他的娇嫩的嘴唇的神秘的皱纹现出了一个表情，使得我战栗起来，我仿佛经过明亮的水层，看进深渊里去。于是我又觉到他的灵魂里仿佛有一种秘密，我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一个谜语：

“最大的河流是在地底下流的。”

仗·嘉黎亚左公爵死了。

人们说，——上帝可以替我做证，我写这几行字时，手都颤了不能写下去，我是不信这话的！——人们说：雷翁那图是凶手，他用他的毒树结的果子毒死了公爵。

我还记得，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怎样将这该咒诅的树指给嘉山德拉小姐看。我悔不该看见这树！现在我还觉得它立在我的面前，就象那天夜里月光之下浑浊绿雾中的情景，潮湿的叶子上凝着毒水珠，果子静悄悄地在生长，死亡和恐怖包围着它。《圣经》上的话又响进我的耳朵中来：“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我有祸了，我，这该入地狱的人！从前，在我的本涅德托修士的安乐的静室里，我是何等无邪而纯真，同乐园里始造的人一样！但我犯罪了，我的灵魂受了狡猾的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看哪，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看见了善和恶，光和暗，上帝和魔鬼，我也看见了我是赤身露体的，孤独的和贫穷的，——于是我的灵魂就死灭了。

我由深处向你呼喊，主呵，愿你听我恳求的声音，愿你保佑我！我同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呼喊你的名说：“主呵，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14)

雷翁那图又去画基督的面容了。

公爵委托他制造一架机器，将圣钉升上去。

伯将拿这迫害基督的刑具，为了精确计算原故，放在天平上称，看有几两几钱重，仿佛把来当作一块旧铁。在他看来，神圣物品不过是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不过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同绳索，轮子，杠杆和轱辘一个样。

使徒说：“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者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15）

晚上，群众围攻我们的屋子，要求交出圣钉，他们喊道：“巫士！无神论者！谋杀公爵的凶手！敌基督者！”

雷翁那图听到群众的咆哮并不愤怒。马可要开火枪，但他阻止了。师父的面容是安静的，难测的，同平时一样。

我跪在他脚下，请求他只给我说一句话，来解除我的疑惑。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信他的话的，但他不愿或不能对我说什么话。

小雅可波从窗子跳出去，抄到群众背后，走过几条街道就碰到巡夜的，保卫团长带的骑兵队。他领他们到我们屋子来，来得恰好，那时被攻打的门在群众冲击之下已经动摇了。兵队从背后攻击群众。为首的人都逃走了。雅可波头上中了一个石子，几乎打死了。

今天我在大教堂里，参加圣钉盛会。

星土规定的时辰一到，钉子就升起了。雷翁那图的机器工作得很巧妙。绳索和轱辘都看不见。那个罩着玻璃和嵌着金射线的圆龕，装了钉子，在香烟缭绕当中，仿佛自己升上去的，同日出一般。这是机械学的一种奇迹！合唱队歌唱着：

Confixa clavis viscera,
Tendens manus vestigia
Redemptionis gratia
Hic immolata est Hostia.

圣龕停止在大祭坛上面阴暗的穹窿中间，周围还有五盏长明灯。

大主教祈祷说：

“O, Crux benedicta, quae sola fuisti digna Protare Regem
coelorum et Dominum, Halleluia!”

群众都跪下去，合唱着“哈利路亚”！

穆罗，那个篡位者，那个凶手，含着眼泪，举手向着那个圣钉。

以后人们就拿葡萄酒，烧烤全牛，五千升豆子和五千斤猪肉，来款待群众。群众把被谋害的公爵忘记了，他们大吃大喝，而且高声欢呼：“穆罗万岁！圣钉万岁！”

伯令聪尼做了一篇六律诗，说上帝所宠爱的穆罗亚古士督（16）的温和的统治之下，将有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从那枚旧铁钉放射到世界中来。

公爵离开大教堂时，走到雷翁那图身边，拥抱他，吻他，称他做他的亚奇默德（17），感谢他的奇妙的机器，并应许他司伏萨别官种马场的一匹纯血种的巴勃牝马，此外还有两千个杜卡赠送他。然后，他和悦地拍着师父的肩头，说：师父从此可以安心完成“最后的晚餐”图画中的基督像了。

现在我明白了《圣经》上的话：“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18）

我忍受不住了！我完了，我丧失理智了，由于这个心怀二意，由于基督

面相内藏着敌基督者的面相。主呀，为什么离弃我呢！

我必须逃走了，再迟几时要悔之莫及了。

夜里，我起来，将我的内外衣服和书籍捆作一包，拿起行杖，暗中摸索着下楼到工场里去，放了三十个弗罗璘在桌子上，这是最近六个月的束脩，为筹这一笔钱，我把母亲给我的一个绿玉戒指卖掉了。没有向一个人告辞——大家都在睡觉——我永远离开了雷翁那图的屋子。

本涅德托修士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他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替我祈祷，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引我回到救恩的道路上来。

本涅德托修士要到弗罗棱斯去，为的探望他的生病的兄弟，——一个多米尼会修士，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就是那里的院长。

赞美你并感谢你，主呵！你从死亡的阴影里，从地狱的咽喉里，将我拯救出来。

今天我舍弃尘世的智慧，这是被七头蛇的印章盖了印的，这兽在黑暗中来了，它的名字叫做敌基督者。

我舍弃有毒的知识树上的果子，虚荣的理智的骄矜和不信上帝的科学，它的父亲就是魔鬼。

我舍弃异教的美的一切诱惑。

我舍弃那不属于你的意志，你的荣耀，你的智慧的一切东西，基督呵，我的上帝呵！

拿你的唯一的光照耀我的灵魂罢，从那该咒诅的彷徨解救我出来罢，坚定我在你的道路上的步骤使我双脚不至动摇罢，用你的翼翅的阴影荫蔽我罢！

赞美主呵，我的灵魂！我要颂赞主，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为我的主唱赞美歌，直至我命终为止！

两天以后，我要跟本涅德托修士到弗罗棱斯去了。得了他，我的第二个父亲的同意，我要进圣马可修道院当预备修士去，——在上帝特选的伟人，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那里。

上帝救了我了！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笔记到此为止。

“我是世界之光”——耶稣说的活，见《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梭城 Rennes——法国西北名城。

“雷翁那图芬奇学院”——替雷翁那图做传的人，关于这个学院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认为这个学院根本未存在过，那种缠线图不过是他的一种游戏，但有几个人以为确有这个学院，写《雷翁那图·达·芬奇传》的 müntz 就坚持这种见解。

佩鲁基诺 Perugino，原名 Pietro Vannucci，一四四六——一五二四。

奇默拉 Chimä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口中喷火之怪兽。

卓托 Giotto di Bontone，一二七六——一三三六。 齐马布 Cimabue，一二四〇——一三〇二。

托马索 Tommaso Guidi，一名 Masacio，一四〇二——一四四三。

桂花——佩特拉克爱人的名字，罗拉——Laura，本是意大利文“桂花”之意。

安得烈·维洛启奥 Andrea Verrocchio，一四三五——四八夜八。

- (11) 雅奴士 Janus——罗马时期之神，一头两面，一面望过去，一面望未来。
- (12) “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
- (13) “因此，基督为他……”——见《达哥林多人前书》第八章第十一节。
- (14) “主呵，你得国……”——见《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二节。
- (15) “小子们哪……”——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
- (16) 亚古士督 Augustus——本是罗马第一代皇帝的名字，这里用作君主之通称。
- (17) 亚奇默德 Archimedes，纪元前二八七——二一二——古代希腊有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 (18) “心怀二意的人……”——见《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

第七章 焚烧虚荣品

自从贝尔特拉非奥进圣马可修道院当预备修士以后，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下午，将近一四九六年谢肉节的末日，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坐在他的静室内写字台边，正在画着不久之前上帝显示给他的一个异象。两个十字架悬垂在罗马城上，一个是黑的在那致人于死的飓风之中，旁边写着“神性愤怒的十字架”；另一个则在天蓝色当中放射光芒，旁边写着“神性仁慈的十字架”。

他觉得很疲乏，在发热，颤抖。于是，他放下笔，将头搁在臂膀上，闭起眼睛，想着早晨那位虔诚的巴果罗修士报告他的关于教皇亚历山大第六的话，——巴果罗修士，是他派往罗马打听消息去的，刚从那里回来。

怪异的景象一幕一幕在他脑中飘过去，同《启示录》的异象一样，波尔查家徽上画的那只同古代埃及亚卑士神相似的红牛；代替上帝的柔顺的羔羊而献给罗马教皇的那只金牛犊；饭后，在梵蒂冈宫厅堂内，当着教皇，他的亲生女儿以及一群红衣主教面前扮演的那些无耻的夜戏；六十岁教皇的年轻情妇美丽的朱丽亚·华纳丝被画作圣母神像受人崇拜；亚历山大的两个大儿子，董·凯撒（瓦棱西亚红衣主教）和董·卓安（罗马教会护教将军），由于争爱同胞妹妹吕克列沙而互相仇愤，好象该隐和亚伯一般。

季罗拉谟发起抖来，当他想起了巴果罗在他耳边说的几句话：关于父女乱伦的事情，关于老教皇对吕克列沙·波尔查小姐的恋爱。

“不，不，上帝可以替我作证，我不相信这话的。这是造谣诬蔑！……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他总是这样对自己说。但暗中，他觉得，在波尔查家这个可怕的窠巢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萨逢拿罗拉额头上流出了冷汗。他跪在那耶稣钉十字架像面前。

此时他的静室的门有人轻轻敲着。

“是谁呀！”

“是我，师父。”

季罗拉谟认出是他的助手和密友多米尼哥·本维奇诺的声音。”

“教皇的全权代表，里恰图·培琪大人请求见您一面。”

“好的，叫他等一等。叫雪尔卫斯特罗师弟到我这里来。”

雪尔卫斯特罗·马鲁飞修士是一个神志失常的人，患着癫痫病。季罗拉谟却以为他是神宠所寄托的，爱他，害怕他，并拿阿葵诺之多马士大博士的精致的经院哲学的一切规则，借助于巧妙的推论，逻辑命题，省略推理，警语和三段论法，去解释他所见的种种异象。如此，雪尔卫斯特罗的疯话，他人认为是一个痴子的胡言乱语的，季罗拉谟则以为有什么预言的意义。马鲁飞一点也不尊敬这位院长，时常当着别人面前骂他，辱他，甚至于打他。季罗拉谟谦逊地忍受这种侮辱，无论什么都听他的话去做。如果弗罗棱斯群众是给季罗拉谟权力所支配的话，那么季罗拉谟自己也就是操纵在这个疯癫的马鲁飞手里了。

马鲁飞走进静室来，坐在一个房角地板上面，一面挖着赤裸的脚丫，一面哼着一支单调的小曲。他满脸雀斑生着一个尖鼻子，下唇垂挂着，两颗浑浊的淡绿色眼睛象在流泪模样；他的表情是呆板和可厌的。

“师弟，”季罗拉谟说，“教皇从罗马派了一个代表到这儿来了。你说，

我可以见他么？我应当回答他什么话？你没有见到什么异象，听到什么声音么？”

马鲁飞扮出一个愚蠢的面孔，学几声狗吠，又学几声猪叫：他有特别的天才，能学动物的叫声，学得很象。

“亲爱的师弟，”萨逢拿罗拉恳求道，“做点好事罢，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要苦死了。你祈求上帝，请他给你说预言的精神罢……”

那个疯子吐吐舌头，扮了一个鬼脸。

“为什么这样麻烦我呢，你这该入地狱的牛皮客，你这没有头脑的鹌鹑，你这绵羊脑壳！唉，叫耗子把你的鼻子咬掉好了！”他突然凶恶起来，咒骂着。“这汤是你自己煮的，现在也要你自己去喝！我不是你的先知，也不是你的顾问。”

然后他用探究的眼光望着萨逢拿罗拉，叹了一口气，换了另一种音调较低声地较和悦地又说下去：

“我替你难过，师兄，你这样愚蠢我很替你难受。……你怎么知道，我的异象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魔鬼来的？”

他缄默了，闭起了眼睛。他的面孔僵硬得同死人一般。萨逢拿罗拉相信他看见一个异象，于是诚惶诚恐地动也不动，等待着。但马鲁飞又睁开眼睛了。他象在倾听什么东西，慢慢转过头去，看出窗户外面，用一种善良的愉快的几乎有理性的微笑，说道：

“那些鸟儿！你听到么——那些鸟儿？现在田野间一定长了绿草，开了黄花。唉，季罗拉谟师兄，你捣乱得够了，你的骄傲满足了，你也使得魔鬼高兴了！丢了手罢！现在须得想想上帝的事情！走罢，我们两个人要离开这恶浊的世界，到那可爱的荒野去！”

他一面摇动身子，一面用好听的低微的声音唱道：

到那翠绿的林子去呀，
到那静悄悄的地方，
那里有清凉的泉水喷流呀。
那里有小鸟儿歌唱。……

忽然，他跳起来，缠在他身上的忏悔铁链叮响着；他跑到萨逢拿罗拉跟前，抓着他的手，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他耳边说：“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唉，你这魔鬼儿子，你这驴子头，耗子要咬掉你的鼻子的！……我看见了！……”“说呀，师弟！快点说呀！”

“火呀！火呀！”马鲁飞喘着气说。

“唔，还有呢？……还有什么呢？”

“一个柴堆上的火，”雪尔卫斯特罗继续说。“还有一个人在火焰里面……”

“谁呀？”季罗拉谟问。

马鲁飞只点点头，没有立即回答。他的淡绿色眼睛钉着萨逢拿罗拉的面孔，低声笑着，完全是一个疯人。然后，他屈下身子，在院长的耳边说道：

“你呀！……”

季罗拉谟吓了一跳，蹒跚后退了好几步。

马鲁飞站直身子，出了静室，走开了，一面响着他的链子，一面哼着他

的小曲：

到那翠绿的林子去呀，
到那静悄悄的地方，
那里有清凉的泉水喷流呀，
那里有小鸟儿歌唱。

季罗拉谟镇静了以后，就叫人去传教皇的全权代表里恰图·培琪来见。

这位教皇代表踏进萨逢拿罗拉的静室来，播散着麝香，响着他那件教袍式样的长绸衣；这衣服缝得很时髦，紫罗兰的颜色，边缘镶着暗褐色的狐皮，还有倒卷起来的威尼斯式衣袖。里恰图·培琪先生，在一切的动作里，在聪明的优越的微笑里，在明亮的几乎坦白的眼睛里，在新鲜的光滑的面颊上那对笑涡里，都呈现出一种热诚的品性，这是罗马宫廷一切属员所特有的。

他请求圣马可院长给他祝福，敏捷而殷勤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吻着这院长的瘦削的指头，以拉丁语致辞，用的是精美的西塞禄式的词藻，句子说得十分从容而流畅。

他绕一个大圈子，先从一般所谓“恭维话”说起：他说起这位弗罗棱斯说教师的令誉。然后他转到本题来，他说：季罗拉谟神父如此执拗不肯到罗马去，这使得教皇陛下很不高兴，而这不高兴是有道理的。但为了热心于教会的福利，于所有信仰基督的人的团结，于世界的和平原故，而且不是希望有罪的人死亡，而是希望他得救，所以他奉派来此忠告圣马可院长：院长若能悔改自新，仍旧可得教皇陛下恩宠的。

这位院长抬起头来，低声问道：

“先生，您看怎样：教皇信仰上帝么？”

里恰图不回答，好象没有听到或者装做没有听到这个不该问的问题。他还是不离开本题，他暗示说道：只要季罗拉谟神父肯屈服，那么最高的教会官职，红衣主教的帽子，就会落在他头上的。他急速屈身向着萨逢拿罗拉，用指头触着他的手，带着阿谀的微笑，添加几句话说：

“一句话，季罗拉谟神父，只要一句话，——你就得到那顶红帽子了！”

萨逢拿罗拉用着坚定的眼光瞪视他，说道：

“若是我不屈服呢，先生？若是我不缄默呢？若是我这愚鲁的修士拒绝罗马红袍并不受红帽子的诱惑呢？若是我仍旧象一只忠实的狗，继续守护主人的房屋，不停息地吠着，不因一块甜饵而塞住喉咙呢？”

里恰图惊异地望着他，微微皱起了额头，扬起了眉毛，深思地审视着自己的扁桃形的光滑的指甲，并把戒指弄端正了。然后，他慢慢从袋里取出一卷文书，摊开了，送给院长看：这是驱逐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出教的圣旨，一切都写好了，连教皇签字以及那颗“渔玺”也有了。教皇在这文书中称季罗拉谟做败德之子和可憎厌的虫豸。

“您等待我的回答么？”这修士问，当他读完了这卷文书以后。

教皇代表不发一言，只低头行礼。

于是萨逢拿罗拉全身站立起来，将这教皇圣旨摔到里恰图脚下。

“这就是我的回答了！回罗马去罢，到那里说去，说我已 经接受这个教皇，这个敌基督者的挑衅，要同他决斗了。我们看看，是他把我逐出教会呢，还是我把他逐出教会！”

静室的门轻轻开了，多米尼哥修士探头进来看。他听到院长高声说话，赶忙跑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其他的修士也拥挤在室门外面。

里恰图已经向室门望了几次了，他终于谦恭地对这位教师说：

“请允许我提醒一句，季罗拉谟神父，我是奉旨来此做秘密谈判的……”

萨逢拿罗拉走到室门去，完全把门打开了。

“你们听哪！”他大声叫喊。“大家都听哪，因为这种卑鄙手段，我不仅要向你们这班师兄弟宣布出来，我而且要在佛罗棱斯全民众面前宣布的。人家要我选择两条路：或者将我逐出教会，或者给我红衣主教的道袍！”

他那双深凹的眼睛在低陷的额头下燃烧起来，象两颗火炭；丑陋的下唇颤巍巍地向前突出来。

“看哪，时候到了！我就要出发攻击你们罗马的高官贵爵了，就象攻击异教徒一样。我要将钥匙插进锁里去，我要打开那个令人憎厌的柜子，——于是将有一阵臭气从你们的罗马发出来了，使得人们呼吸都为之窒息。我要说几句话，使得你们吓青了面孔：世界的根基都要震动了，受了你们陷害的上帝教会也要听到我的声音，‘拉撒路 出来呀！’它将复活，并从坟墓爬了出来。……我要的不是你们的主教帽子呀，不是你们的什么红帽子呀！我要的惟有死人的红帽子呀！主呵，拿你的殉道者的血冠给我呵！”

他跪落在地下，呜咽着，将苍白的双手向那耶稣钉十字架像伸出去。

里恰图·培琪趁这混乱的瞬间，轻巧地溜出室门，急急忙忙跑开了。

那位预备修士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也挤在众修士当中，听到了萨逢拿罗拉所说的话。

师兄弟们散开以后，他就下楼到这修道院的大庭院去，坐在长走廊内他平时爱坐的地方，每天这个时候，他总是安静而孤寂地坐在那儿的。

修道院白墙壁围绕之内，生长着几株桂树，扁柏和一丛大马色蔷薇，季罗拉谟院长喜欢在这蔷薇遮荫之下说教。据传说，这些蔷薇，晚间有天使来浇灌的。

这预备修士翻出《保罗达哥林多人书》来读：

“你们不能同时喝主的杯，又喝魔鬼的杯；不能同时吃主的筵席，又吃魔鬼的筵席。”

他又立起身来，在这走廊内走来走去。最近在圣马可修道院度过的一年，所有的思想和感情，此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灵魂内现出来了。

在初时，他觉得，当了萨逢拿罗拉的徒弟是一种高超的灵魂上的幸福。季罗拉谟师父时常带领徒弟们，于清早时候，出城外散步去。他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径，好象通到天上去一般，登上菲索勒高丘；人们从那上面，隔着几个小丘可以看见佛罗棱斯城在亚诺河谷内立着。院长坐在一片绿草地上，绿草内长着好多紫罗兰，铃兰和蝴蝶花，给太阳晒暖的扁柏幼子也流了树脂出来。修士们有的躺卧在他的脚下，编织花环，闲谈，跳舞和喧闹，同小孩一样，有的则弹奏提琴，琵琶和四弦琴。这些乐器，好象是贝托·安哲里哥修士在他的“天使合唱图”中所画的。

萨逢拿罗拉没有讲什么学理，也不说教。他只亲亲密密地同徒弟们说话，他自己玩着和笑着，好象一个小孩。卓梵尼望着萨逢拿罗拉脸上的微笑，他觉得，所有这些人，在这给蓝天围绕着的菲索勒高丘上充满了音乐和歌唱的地方，简直是同天使们在乐园里面一样。

萨逢拿罗拉走到斜坡上去，好象母亲望着睡眠中的儿女一般，亲密地望

着下面在清晨薄雾里的弗罗棱斯城。初次的晨钟从下面响了上来，好象睡眠朦胧的小孩子的笑语声。

但在夏天夜里，萤火虫象人目不能见的天使的柔和的烛光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时候，他则坐在圣马可庭院内香喷喷的蔷薇丛下，给徒弟们讲述圣迦德怜肉体上的血痕，她的天堂的爱的伤痕，同救主的创伤相似，并发出玫瑰的香气。

创伤的痛楚让我尝够，
还有十字架上的苦恼，——
你的儿子的刑罚难熬……

修士们唱着，于是卓梵尼渴慕萨逢拿罗拉所说的创伤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圣杯里放射出来的火焰会有一天燃烧自己的肉体，象用火红的铁条燃烧十字架伤痕一样。“耶稣，耶稣，我的爱！”他叹了一口气，几乎因喜悦和渴慕而昏倒了。

有一次，萨逢拿罗拉派他去看护一个害重病的人，这是他和其他预备修士们时常做的工作。这病人住在加勒支别墅里，离弗罗棱斯城两迈尔路远，在鸟丘南坡近旁；罗棱慈·德·梅狄奇在这别墅内住了很长久，而且是在那里去世的。在一个荒凉而寂静的房间内，从关闭的窗板裂缝透进一缕阳光来，微弱得很，象在坟墓内一般，——卓梵尼看见了一幅图画，是桑德罗·菩提色利画的：“维纳斯女神诞生图”。身上一丝不挂，同睡莲一样白，潮湿的，好象散发有盐味的海上空气。她站在一片贝壳上，随波滑溜着。沉重的金色发束，蛇一样地围绕着她；这女神用一种羞答答的手势，将这些发束压在她的下身为的遮掩她的不便之处，她的华美的肉体呈现出有罪过意味的乐趣，但那无邪的嘴唇和天真的眼睛则是充满了神性的忧愁的。

这女神的面庞，卓梵尼似乎在那里见过的。他钉着她看，看了很长久。忽然，他记得，在这桑德罗·菩提色利的另一幅图画上，在他的圣母像上，已经见过这同样的面庞，这同样的哀哀欲泣的小孩子眼睛，这同样的无邪的嘴唇了。于是卓梵尼灵魂里发生了难以言语形容的纷扰。他低下头来，离开了这个别墅。

当他沿着窄狭的径路走下弗罗棱斯城去时，他看见蔷薇丛中有根十字架竖在一个墙龛里面。他跪下去，在这十字架面前，并开始祈祷，为的驱除魔鬼的诱惑。在墙的另一边，花园里，大概也是这丛蔷薇的遮荫之下，卓梵尼听到弹琵琶声音；有个人大喊一声，有种声音畏葸地轻轻说：

“不，不，放了我罢……”

“亲爱的！”另一个声音说。“你，我的爱人，我的爱！”

琵琶掉到地下，弦索叮地响着，——听到一个接吻的声音。

卓梵尼跳了起来，又喊：“耶稣！耶稣！”但他不敢再添一句“我的爱”了。

“这里也有，”他想，“这里也有‘她’！在圣母的面庞里，在圣歌的字句内，在遮掩十字架的蔷薇花香气中间！……”

他两手掩起面孔，逃走了，好象无形中有什么东西追赶着他。

回到修道院后，他便走到萨逢拿罗拉限前去，向他忏悔一切。院长教他常用的办法，就是以禁食和祈祷做武器，来同魔鬼斗争。可是，当这预备修

士向他说明：诱惑他的，并不是肉体淫欲的魔鬼，而是异教精神的美的妖怪时，萨逢拿罗拉竟不理解。起初他很惊讶，后来他严厉地说：那些伪神除了邪恶的情欲和骄傲之外再没有什么了，而这二者都是丑陋的，惟有基督教德性之内，才有美存在。

卓梵尼离开了他，没有得到一点安慰。自从那天起，忧郁和反抗之鬼就缠住他了。

有一天，他听到季罗拉谟院长关于绘画的议论，季罗拉谟要求每幅图画都必需是有用的，都必需教训人，灌输健全的思想于人心中。佛罗棱斯人若能叫刽子手将一切迷惑人的图画都销毁了，那他们就做了一件上帝所喜欢的事业的。

萨逢拿罗拉对于科学也是这种论调。

“那是呆子，”他宣告说，“他才会设想：伦理学和哲学能扶持信仰的真理。难道强光需要弱光么？神性智慧需要人性智慧么？那些使徒和殉道者，何尝知道什么伦理学和哲学？一个老太婆不能读书和写字，只晓得在神像面前热烈地祈祷，那她是比一切哲人和学者更能认识上帝的。到了末日审判时，无论什么伦理学和哲学都不能拯救他们。荷马和维琪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走向魔鬼窠巢里去的！他们都同美人鱼（11）一样，用狡猾的歌唱迷惑人的耳朵，却把灵魂引上永久败坏的道路去了。科学拿石头代替面包送给人。你们看看那些遵奉尘世学说的人：他们的心都是石头做的！”

“谁知道得少，他爱的也少。大的爱，是大的知识的产儿……”现在卓梵尼才觉到这几句话含有深奥的意义。正当季罗拉谟修士这样诅咒艺术和科学的诱惑时，卓梵尼就想起了雷翁那图的聪明的话语，他的安静的面孔，他的冷然的眼睛，他的充满了魅惑人的智慧的微笑。这位预备修士此时还未曾忘记那毒树的可怕的果实，那铁蜘蛛，那“狄翁尼士之耳”，那升起圣钉的机器，那藏在基督面容里面的敌基督者的面容。可是他现在觉得，仿佛那时他没有完全了解师父，没有猜出师父的心底最后秘密，没有解开一切线索所归集的那个疙瘩，一切矛盾都可以因解开这疙瘩而得到解决的。……

他在圣马可修道院最近一年的生活，此时便这样回忆了一遍。当他在阴暗的走廊内走来走去，沉浸于深思之中的时候，天已经向晚了。冷落的晚祷钟声敲起来了；修士们排成黑队走进祈祷室去。

卓梵尼没有跟他们一道去祈祷。他坐下在他的老地方，又打开保罗使徒的书翰来读。他给魔鬼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竟至于在他心里修改了《圣经》的语句：

“你们只能同时喝主的杯，又喝魔鬼的杯；只能同时吃主的筵席，又吃魔鬼的筵席。”

他苦笑着抬起眼睛望天，他看见了那颗长庚星，那星闪耀着，宛如最美丽的阴间天使鲁西飞的光辉。

于是他想起了一个古老传说，是他从一位有学问的修士处听来的；伟大的奥里根（12）教父曾经重提这个传说，佛罗棱斯人马太·巴尔弥里也曾将这传说写进他的诗作《生命之城》里面去。据说，当魔鬼还在同上帝作战时，天堂里有一部分没有加入上帝的军队，也没有加入魔鬼的军队，他们只无所偏袒地站在旁边观看这回争斗；但丁论他们说：

有些天使不附逆，
但也不忠于上帝，
只在局外守中立。

这些自由的忧愁的精灵，非恶亦非善，非暗亦非光，同时 也属于善恶光暗两方面；后来，上帝胜利了，他们受了最高的裁判，被谪降到尘世中来，到这天堂和地狱的中间地位，到这朦胧之谷，恰合他们的身份，于是他们就变成人类了。

“谁知道呢，”卓梵尼接着他的有罪过的思想思索下去，“谁知道呢，——也许不是坏事，也许人们为着那唯一者的荣耀，必须同时喝这两个杯子？”

于是他觉得，并不是他说这几句话，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人从他的背后，屈身，用冰凉的爱抚的气息，附耳对他说道：“同时的！同时的！”

他吓得跳了起来，转回头去看。虽然没有什么在这罩在黄昏的蜘蛛网里面的孤寂的走廊内，他还是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画了一个十字。然后他逃出了走廊，跨过庭院去，直逃到祈祷室内才停止了，深深呼吸一口气；室内此时燃点了蜡烛，修士们正在唱晚祷诗。他跪下在石板上，开始祈祷：

“主呵，救我呀，解除我的彷徨呀！我不要喝两个杯子。我的灵魂只渴慕一个杯子，你的杯子，你的唯一的真理，主呵！”

可是神的恩宠好象露水一样，只润湿一下蒙尘的小草，却不能凉爽他的心。

他回到他的静室去，躺在床上睡着了。

将近天明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同嘉山德拉小姐两人合骑在一只黑山羊上，凌空而飞。“赴会去呀！赴会去呀！”那个巫姑在他耳边说。转过大理石一般白的面庞向着他，还有血一般红的嘴唇和琥珀一般明亮的眼睛；——于是他认出了尘世的爱的女神，眼里却含有超尘世的忧愁：白色女鬼呀！一轮满月照着她的赤裸的肉体；她发出如此甜蜜和神秘的香气，使得卓梵尼牙齿颤抖起来，他拥抱着她，紧贴着她。“我的爱！我的爱！”她吃吃地说，她笑了，山羊的黑皮载着他们两个人，象一架柔软的温暖的床。他以为这就是“死”了。

太阳光，晨钟和小孩子高声说话，唤醒了卓梵尼。他下楼到庭院来，看见了一群小孩子，穿的一色白衣裳，手里拿着橄榄树枝和小小的红十字架。这就是所谓“圣军”，一群的小孩子检察员，是萨逢拿罗拉为维护佛罗棱斯城善良风化而建立的。

卓梵尼走进小孩队里去，听他们谈话。

“你有什么事情告发么？”一个“队长”问，一个十四岁的清瘦少年，板起了面孔好象军官；被问的人是一个伶俐而狡狴的红头发斜视小孩，有一双张开的耳朵。

“报告，费德里奇队长。是的，我要告发一桩事情！”被问的小孩回答，身子站得直直地同兵士一样，恭恭敬敬地望着这位队长。

“我知道了。你的婶婶又掷骰子赌钱了么？”

“不是，队长……不是我的婶婶，是我的后娘。也不是骰子……”

“唔，对啦，”费德里奇自己改正说。“那是李比的婶婶，她上星期六掷骰子，而且咒诅上帝。那么你告发什么事情？”

“我的后娘，队长……上帝应当惩罚她的……”

“不要啰哩啰唆，朋友！我没有这样多闲空。我事情忙得很……”

“是，是，队长。那么请你看：我的后娘同她的汉子，那个修士，把我的父亲地窖里一桶红葡萄酒都喝完了，趁父亲到马里容拉年市去，不在家的时候。那个修士教她到鲁巴孔特桥圣母像前去点一枝蜡烛，祈求圣母保佑，不使父亲记起他有那一桶酒。她果真照着做了；父亲回家来果真没有记起来，她就快活了，她做了一个蜡桶，样子好象她和那个修士喝干的那只酒桶，把来挂在圣母像旁边，感谢圣母帮助她欺骗她的男人。”

“这是罪过，一件重大的罪过！”费德里奇沉起面孔宣告说。“这事，你怎么知道的，辟波？”

“我从马夫口里问出来的，马夫是从后娘的丫头那个鞑靼女人那里听来的，那个鞑靼女人又是……”

“住在什么地方？”队长严厉地打断他的话。

“在圣伦夏塔教堂附近，罗棱采托马鞍店里。”

“好，”费德里奇结束了这个谈话。“我们今天就要侦查这个案件。”一个清秀的幼小的孩子，大约六岁罢，靠在庭院一角墙上，悲苦地号哭着。

“你哭什么事情？”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子问他。

“他们把我的发髻剪去了！……我早知道他们要剪头发，我就不来的……”

他用手摸着给修道院理发匠剪得一塌糊涂的金色头发。凡是新入“圣军”的人，都要把头发剪短的。

“唉，路加，路加！”那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子带着责备神气，摇摇头，说。“你这个念头是有罪的！你应当想想那些殉道的圣者：异教徒砍下他们的手足的时候，他们还在赞美上帝哩！现在不过剪了你的头发，你就要哭！”

路加不哭了，殉道的圣者的榜样给他深刻的印象。但忽然，他吓得扭歪了面孔，又号哭起来，比刚才更大的哭声，——他一定害怕，那些修士们为上帝原故也许会将他的手足砍下来的。

“对不起，”一个大块头老太婆，急得满脸通红，在向卓梵尼问话，“尊驾看见一个黑头发蓝眼睛的男孩子到这儿来么？”

“他叫什么名字？”

“叫笛诺。笛诺·德·加尔波。”

“那一队里的？”

“这我可不知道，我的天！我已经找了一整天，到处奔跑，问这个，问那个，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是头昏眼花了……”

“是您的儿子么？”

“是我的侄儿。一个乖巧的安静的孩子。他本来好好读书，……有一次，那些野孩子诱了他到这吓人的军队来。请您想想：一个温和的柔弱的小孩！据说，他们在这儿是同人家掷石头打架的……”

这位婶娘又呜咽并啼哭起来。

“是您自己的错，”一个体面市民对她说，这人年纪比她大些，穿的是旧式的衣服。“小孩子们好好敲打一顿，就不会有这种愚蠢念头的！真是骇人听闻的事！修士和小孩要治理国家。鸡蛋要想比母鸡更聪明些！真的，这类发疯的事情，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

“这话不错。是的，是的。鸡蛋要想比母鸡更聪明些！”那位婶娘赞成他的活。“那些修士说：尘世间将来要造成一个乐园。我不知道究竟怎样，但目前尘世间已经是地狱了。每个家庭里面都在争吵，流泪和叫喊……”

“您听说么？”她说下去，带着神秘的神气附在这位市民的耳朵边说。

“最近，萨逢拿罗拉修士在大教堂内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做父母的，虽然把你们的儿女送到天涯海角去，他们还是要回到我身边来的。因为他们都是我的！’……”

一个老市民冲到小孩子群中去。

“啊哈，你这撒但奴才，我毕竟找到你了！”他喊，捏着一个小孩子的耳朵。“等着罢，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的，看你下次还敢离开家屋，还敢同这些野孩子做一伙，还敢不服从父亲……”

“我们应当服从天堂上的父亲，比尘世间父亲还更服从些，”小孩子用低微的然而坚定的声音回答。

“你要当心，多尔福！莫叫我把脾气发作出来呵。……走罢，回家去罢！不要再反抗了。”

“放手罢，爸爸。我不跟你去的……”

“什么，你不跟我去么？”

“不！”

“教你好看！”

父亲打了儿子一个耳光。

多尔福动也不动；他的变成没有血色的嘴唇一点都不颤抖。他只向天抬起头来。

“斯文一点，斯文一点，先生！不许敲打小孩的！”几个保卫团赶忙跑来呼喊说，他们是执政府派到这里来保护“圣军”的。

“滚开罢，你们这些流氓！”老市民气愤愤地呼喊。

那些兵士要将小孩子拉回来，但父亲捏紧他，口里咒骂着，不肯放开他。

“笛诺！笛诺！”那位婶娘叫起来。她远远地看见她的侄儿了，向他冲去。但保卫团把她拦回来。

“不要拦我呀，不要拉我呀！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呢！笛诺！我的小孩！笛诺！”

此时“圣军”行列中起了波动。无数的小手挥舞着红十字架和橄榄树枝，清朗的孩童声音唱着歌，向那刚走进庭院来的萨逢拿罗拉敬礼。

“Lumen ad revelationem gentium et gloriamplebis Israel.——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小姑娘们包围着这位院长；拿黄的春花，淡红的雪钟花和深紫的紫罗兰撒在他身上；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拥抱并亲吻他的双脚。

在太阳光照耀之下，他不作一声，含笑，温和地，给那些小孩子祝福。

“荣耀归于基督，他是佛罗棱斯的王！荣耀归于童贞玛丽亚，她是我们的太后！”那些小孩子呼喊。

“整队！立正！开步——走！”几个小孩子队长喊口令。

于是，音乐震耳地吹奏起来，旗帜飘扬了，全军开动了。

原来这日要在旧官前面，执政府广场上，焚烧“虚荣品”的。“圣军”现在是最后一次巡游佛罗棱斯全城，去搜索那些表示尘世浮华的“虚荣品和禁忌物”的。

人群离开了庭院以后，卓梵尼才看见那位染业公会理事，鄂尔圣弥迦勒教堂近旁一家阔绰铺子的老板，古董收藏家，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那尊古代维纳斯女神雕像就是在他的地产，圣格尔瓦西奥村磨坊小丘上发掘出来的。

卓梵尼走到他跟前；两人谈了起来。齐卜里亚诺先生告诉他，雷翁那图·达·芬奇从米兰来佛罗棱斯有几天了，公爵委托他到这儿来，从那些被“圣军”蹂躏过的宫殿内购买几件有价值的艺术品。卓尔曹·梅鲁拉为了同样目的，也到这儿来了，他坐了两个月牢，但现在一部分由于雷翁那图的说情，公爵放了他，并照旧恩待他。

这位富商清卓梵尼引他到院长那里去，他们一起走向萨逢拿罗拉的静室去了。

贝尔特拉非奥站在门口，听着染业公会理事和圣马可院长的谈话。

齐卜里亚诺先生，愿出二万二千弗罗璘，购买那今天要在柴堆上焚烧的一切书籍，图画，雕像以及其他的艺术宝物。（13）

院长拒绝他。

富商考虑了好久，——然后再添加八千弗罗璘价钱。这回，季罗拉谟修士简直不回答他；修士的面容始终是严肃的和无情的。

齐卜里亚诺动着那凹陷的没有牙齿的嘴，好象在咀嚼东西；他把那件陈旧的狐皮袍子大襟紧紧盖在冻僵的膝头上，叹了一口气，眯着两颗柔弱的眼睛，用着他的均匀的低微的和令人惬意的声音再说：

“季罗拉谟神父，我虽然要破产了，但我仍愿将全部财产，四万弗罗璘，通通给您。”

萨逢拿罗拉抬头望着他，问道：

“如果您要破产了，这些物事又不能给您什么利益，——那么您为什么要白费力气呢？”

“我是生长在佛罗棱斯的，我爱我的祖国，”这商人很坦白地回答他。

“我不愿意外邦人议论我们，说我们同野蛮人一样，焚毁了哲人和艺术家的无辜的作品。”

修士惊讶地看着他，问道：

“哦，孺子，你能象爱尘世祖国一样，爱你的天堂祖国就好！……但不须过虑：惟有该当灭亡的物事才会在柴堆上焚毁的。因为邪恶的东西不会美，——你们所赞美的哲人自己证明过这话了。”

“您保得住么，神父？”齐卜里亚诺问，“小孩子们在科学和艺术作品里果真能够毫无错误地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么？”

“‘婴儿的嘴说出真理，’”修士回答。“‘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式样，断不得进天国。’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主说。我白天和夜晚都替这些小孩子祈祷，求天上圣灵保佑他们能够发现艺术和科学的那些虚荣品，这是他们单靠理智所不能了解的。”

“我请求您再考虑一下！”染业公会理事结束了谈话，站起来了。“或者至少一个部分……”

“请您不必多言，先生！”季罗拉谟修士打断他的话。“我决定了以后再不会动摇的。”

齐卜里亚又象咀嚼东西一样动着他的没有血色的老年嘴唇，喃喃数语。萨逢拿罗拉只听到最后的“疯了”两个字。

“疯了！”萨逢拿罗拉抓着这两个字发挥一篇道理，他的眼睛射出光辉。
“波尔查家的金牛犊，在那褻神的宴会中献给教皇的，难道不是疯了么？那个篡位奸徒穆罗，用一架魔鬼机器将圣钉送到教堂高处，难道不是疯了么？你们围绕金牛犊跳舞，你们象发疯一般喧闹，为着赞美你们的上帝，那个玛门（14）！还是让我们这些质朴的人，为了赞美我们的上帝，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来做点疯狂和愚蠢的事情罢！你们嘲笑在外面广场上十字架前跳舞的那些修士。等着罢，还有其他的事情哩！我们要看看，你们将说什么话，你们这些聪明人，——倘若我不单指使那些修士，还要指使弗罗棱斯全体民众，无分老少男女，都围绕那个神秘的救世木头跳舞，做一个神所喜悦的狂欢，象当初大卫在至高的上帝的旧会幕内约柜面前跳舞时候一个样！”

卓梵尼离开萨逢拿罗拉静室，走向执政府广场去。他在大街上遇到那群“圣军”。

小孩子们拦住两个黑奴抬的一乘软轿，轿里坐着一位艳妆的太太。一只小白狗在她怀里假寐，一只绿毛鹦哥和一只小猴子息在一根横棍上。奴仆和护卫跟随着这乘轿子。

那是才从威尼斯来此不久的一位校书，列娜·格丽华，那些女人当中的一个，威尼斯共和国当局尊称她们做“可敬的娼妇”，或者戏称为“玛摩拉——亲爱的”。在那为便利于旅客而编制的有名的《全体校书花名册和价目表》中，列娜·格里华的名字是用大字列在特殊的地方，旁边写着价目：“四个杜卡，——重要节日前夜加倍，为了敬畏圣母的原故。”

扮着克列奥拍特拉（15）的姿势或示巴（16）女王的姿势，列娜正躺在她的靠背枕上，读着恋爱她的一位青年主教的情书，书中附有一篇十四行诗，末了儿行诗句说道：

每逢我倾听着你的迷人的话语，
列娜呵，我的魂灵儿早已离开了尘世，
我的魂灵儿飞到了永久的高天，
那里有神性的美，出自柏拉图的观念。

这位校书正在想做一篇十四行诗回答他。她的诗做得很高明；她对人说：若是可以由她自己支配的话，那么她的整个时间都要在正派男子的学院里消磨的，——她这话并非没有理由。

“圣军”包围着那乘轿子。一个队长，多尔福，走上前来，举起红十字架在他的头上，庄严地呼喊：

“以耶稣，弗罗棱斯国王，和童贞玛丽亚，我们的太后名义，我们命令你抛弃这些有罪过的玩物，这些虚荣品。你若不愿抛弃，就有疾病缠到你身上的！”

那只小狗醒了，开始叫吠；猴子嗤嗤叫着；鹦鹉拍着双翼，并念诵女主人教它的诗句；“Amor che a nullo amato amar perdona。”

列娜正要对她的护卫做个手势，叫他们驱散这些小孩子，但忽然她的眼光落在多尔福身上了。她用指头招呼他近前来。

这小孩子低着头走近来了。

“拿下来那些玩物，拿下来！”小孩子们叫喊。“玩物和虚荣品通通拿下来！”

“他长得好清秀！”列娜低声说，没有留心群众的叫喊。“你听我说，我的小阿东尼（17），我自然很乐意抛弃这些小物事，为的得到您的欢心。不幸的，就是这些物事并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从犹太人那里租来的。属于这个狗子，这个不信上帝的犹太人的东西，基督和童贞玛丽亚却不愿领受的，不是么？”

多尔福抬起头来望她。列娜带一种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对他点点头，仿佛证实了他的秘密的思想；然后换一种音调，用那唱歌一般的柔软的威尼斯方言对他说道：“住在圣三一教堂附近，桶匠胡同。你只问威尼斯来的列娜校书。我等着你……”

多尔福向周围望望，看见他的同伴都在附近一个街角上和反对萨逢拿罗拉的一群人，所谓“狂党”，发生冲突了：他们互相骂詈，互相掷石头，再不注意那位校书了。他要喊他们回来攻打列娜，——可是他忽然仓皇失措，面庞泛上了红霞。

列娜笑起来，两片红唇中间露出尖白的牙齿。克列奥拍特拉或示巴女王，忽然现出了威尼斯“玛摩拉”的原形，变成了无耻自荐的街头野鸡了。

黑奴抬起轿子来，那位校书于是毫不慌乱地走她的路。小狗又睡在她的怀里了，鸚哥展开它的毛羽，惟有不安静的小猴子还在扮鬼脸，并用手去抓这高才妓女写字的那枝笔，她此时刚把回答青年主教的第一行诗句写下来了：

我的爱情这般纯洁，宛如天使的气息……

多尔福走在他所统带的一队小孩前面，踏上了梅狄奇宫的台阶，此时他却没有以前那般英勇的气概了。

在阴暗的房间内，那里一切都表现过去时代的伟大，——小孩子们觉得有点畏怯和局促。

人们赶快打开窗板。喇叭吹着，大鼓擂着。这些小检察员，在欢乐的叫喊，哗笑和圣诗歌唱之下，散开了，穿过大厅小房，为的奉行上帝意旨裁判科学和艺术的诱惑物，并依照圣灵所赐予的恩典去搜寻那些虚荣品和可恶的画像，把来堆在一处。

卓梵尼留心观察他们的工作。

孩子们皱起了额头，双手反叉在背后，扮出同法官一般威严的样子，在那些伟人，哲学家和古代异教英雄的雕像中间走来走去。

“毕塔哥拉斯（18），安那西门内斯（19），赫拉克里特（20），柏拉图，马克·奥勒尔（21），厄比克特（22），”一个男孩子一字一字地读那大理石像和青铜像的台座上面刻的拉丁文人名。

“厄比克特！”费德里奇打断他的话，皱起额头，装个内行人的样子。“那是一个异教徒，他主张一味行乐，他不信有神存在！我们必须把他烧掉的。可惜是一个大理石雕像……”

“那不相干，”那个活泼的斜视的辟波说。“我们还是要处治他的。”

“不对，”卓梵尼喊。“你们弄错了，把厄比克特当做厄比鸠（23）了！”

但这话说得太迟了。辟波拿起一个锤子，后退一步，很灵巧地把这位哲人的鼻子敲下来，孩子们哄然大笑了。

“不管他是厄比克特，还是厄比鸠，总是一样的，——两只靴子凑成一

双！他们都是走向撒但窠巢里去的！”他重复萨逢拿罗拉爱说的一句话。

在菩提色利一张图画面前，人们起了争论。

多尔福说这画是可恶的，因为画着裸体少年巴库斯，身上中了爱神的一支箭。但费德里奇，他同多尔福比赛对于这类虚荣品的知识，他走近一步，仔细看这图画，他说：画的不是什么巴库斯。

“依你说，那是谁呀？”多尔福问。

“是谁么？看哪，他还问！你们没有看出，——画的是殉道圣者司提反（24）么？”

孩子们迟疑不决地站在这谜样的图画前面：若真是一位圣者，他的裸体那能呈献如此异教性的美丽？他的面上痛苦的表情，为什么差不多同肉欲的陶醉一个样？

“不要听他的话！”多尔福喊。“这是无耻的巴库斯。”

“你撒谎，你这无神者！”费德里奇喊，举起他的十字架当作武器。

两个小孩子打起来，扭作一团。伙伴们用了好多力气，才把他们拉开了。那幅图画还是原封不动。

此时那个活泼的辟波同着路加钻进一个暗黑的小房子去了，——路加再不哭他的被剪去的发髻了，他早已高兴起来了，因为他觉到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有趣的事情。这房间里面，窗户近旁，一个高台座上，立着一个花瓶，同穆拉诺地方威尼斯玻璃工厂出产的一样。紧闭的窗板有一条裂缝，太阳光从那里射进来，照在花瓶上，瓶子好象一颗宝石在暗中发光，呈现种种的颜色，宛如一朵巨大的紫茉莉花。

辟波爬到桌子上去，垫起脚跟走近那个花瓶，仿佛这瓶子是活的，能够逃走的；他做个滑稽样子伸伸舌头，扬起他的斜视眼上面的眉毛，并用指头去推那个瓶子。花瓶摇晃了，象一朵温柔的花，掉落地下了，闪着光，悲惨地响了一声，破碎了，而且，——再没光辉射出来了。辟波在周围跳跃，如同疯了一般，把他的红十字架往上面抛掷，又接在手里。路加圆睁两颗眼睛，露出破坏欲的狂喜，也在那里跳着，叫着，而且拍着两只小手。

他们远远听到伙伴大声欢呼的时候，便回到大厅里去了。

那里，费德里奇发现了一个堆藏物件的小室，里面放着无数的箱子，其中有很多“虚荣品”，最有经验的小孩子也未曾有一次看到这样多的。那是一些谢肉节和化装跳舞时用的面具和服装，梅狄奇家那位“豪华者”罗梭慈喜欢干这玩艺儿的。孩子们都拥挤在小室门前。在一支脂油烛光下，他们看见厚纸板做的奇形怪状的潘神面孔，巴库斯徒党用的玻璃制的葡萄穗，亚摩尔（25）神的箭袋和翼翅，墨邱利神的棍棒，涅普顿神的三股叉；最后，在哄堂笑声之下，还出现了雷神宙士的电闪，木头做的，镀金的，上面织满了蜘蛛网，——此外还有差不多给耗子吃光的亚林比山鹰的可怜的标本，尾巴断了，碎毛布从那穿了洞的肚皮突露来。

忽然，一只老鼠从一个丰满的浅褐色假头发里钻了出来，这假发大概是当时装维纳斯神用的。小姑娘们大声叫喊。一个最小的孩子则跳到椅子上去，衣服直卷到膝盖头上面，害怕得很。

一阵冷战通过小孩子群中，他们厌恶这些异教旧物，这些已死神灵的坟墓灰尘。给喧哗和烛光所吓怕的蝙蝠，飞到天花板底下，冲来碰去；这蝙蝠的阴影，他们觉得好象齷齪精灵一般。

以后，多尔福跑来了，报告上面还有一间关得紧紧的小房子，一个矮小

老头在门前把守着，秃脑袋，红鼻子，凶恶得很，气愤愤地骂人，不让人进去。

他们都到那里去，调查这件事情。卓梵尼认出，把守这个神秘房门的老头子，原来是他的朋友，卓尔曹·梅鲁拉先生，那位搜集古书的有名学者。

“钥匙拿来！”多尔福对他喊。

“谁告诉你们，钥匙在我身上？”

“宫殿看门的人说的！”

“走开罢，走你们的路罢！”

“哦，哦，老头子，你要当心呵！你剩下的几根头发不要让我们拔去呵！”

多尔福做了一个手势。卓尔曹先生走到门上去，用他的胸膛去保护那门。小孩子冲到他的身上，用他们的十字架打他，搜他的袋子，找到那把钥匙，把门开了。这是一间小书房，里面有好多极有价值的书籍。

“这里，看哪，在这里！”梅鲁拉指示他们。“你们要找的一切东西都在这个角头上的。不用爬到架子上面去，那里什么都没有。”

但那些小检察员不听他的话。落到他们手里的东西，尤其装订华美的书籍，都给他们丢做一堆。然后，他们把窗子完全打开了，为的将厚本大书从那里直接丢到街上去，街上早有一辆装着“虚荣品”的车子等着。提布尔(26)，荷拉士，握维德(27)，亚普勒友(28)，亚里斯托芳(29)。希罕的写本，珍贵的版本，都在梅鲁拉眼前飞过去了。

卓梵尼看见，老头子从那堆书里抽出一本薄薄的小书，巧妙地藏在怀里；那是马色利努的一本著作，记载叛教者朱里安皇帝的生平的。

梅鲁拉看见地板上有个写本，是索福克列斯(30)的悲剧，写在绸样的羊皮上的，开首字母饰着好看的花纹，——他贪婪地冲到哪里去，抓起那本书，悲惨地恳求道：

“乖乖！亲爱的小乖乖！情你们饶恕索福克列斯罢！他是所有诗人中最无罪的人！不要动他罢！不要动他罢！……”

他拼命地把那本书压在胸前。当他觉得这些书页，如此温柔好象活着似的，将要被人撕碎了，他不禁流下泪来，悲哀地哭着，放开这个写本，怒冲冲地叫骂道：

“你们这些小虱子知道么，这位诗人的每行诗句，在上帝面前，比你们的发昏的萨逢拿罗拉所有的预言都更神圣得多哩！”

“闭起你的鸟嘴，老头子，再胡说，我们就要将你连同你的书籍一起从窗口丢下去了。”

他们又冲到老头子身上去，将他推出书房外面。

梅鲁拉跌倒在卓梵尼的怀抱之中。

“走罢！赶快离开这里罢！我不愿亲眼看见这件罪恶。”

他们离了宫殿，经过玛丽亚教堂，走向执政府广场去。

旧宫阴暗的高塔前面，鄂堪雅柱廊旁边，已经搭起一个柴堆，宽约三十寸，高约一百二十寸，搭成尖塔形，八个角，分做十五层。

第一层，即最低的一层，放着面具，服装，假须，假发，以及谢肉节用的其他物品，上去三层放着自由思想的书籍，从安那克列翁(31)和渥维德起直到薄加丘的《十日谈》和普尔齐(32)的《大摩尔甘特》。再上去放着妇女首饰，油膏，香水镜子，粉扑，修指器，烫发剪，拔毛钳子。又再上去，则是乐谱，琵琶，曼陀林，纸牌，棋盘，小球，大球，——人们用来娱悦魔

鬼的一切游戏器具。以上便是可恶的图画，美女肖像等。最高一层就是异教神灵，英雄和哲学家的各种颜色的蜡像和木像了。但高耸在这一切上面的，还有一尊巨像，里面装满火药和硫磺，——这是特制的魔鬼像，一切“虚荣品”的创造者，画得十分难看，一身的毛，山羊腿，同古代潘神一个样。

黄昏到了。空气是清凉的，明朗的和纯净的。天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广场上群众扰扰攘攘，不敢高声说话，诚惶诚恐地，象在教堂里面一样。萨逢拿罗拉一派的人，所谓“哭党”，唱着他们的歌曲。曲调，韵脚和格律，都套着旧时谢肉节歌曲，惟有词句是新作的。卓梵尼听着；忧郁的词句和愉快的曲调中间的不调和，他听来觉得十分滑稽的：

三两希望六两爱，
二两忏悔三两信，
一齐投入祈祷火，
用心搅拌求匀称，
火中锻炼足三时，
再加忧惧和安命，
不限斤两不论数，
但求神慧从此生。

在“比萨檐”下站着一个人，戴一副铁眼镜，束一条皮围裙，还有一根细皮带围着那光滑而油腻的稀薄头发。他高举着那双粗糙的沉重的手，正在向一群工匠说教，这些工匠大约也是属于“哭党”的，同他自己一样。

“我，罗伯图，不是贵官，也不是富人，我只是佛罗棱斯的一个裁缝匠，”他说，一面拿拳头槌着胸膛，“我告诉你们，众位兄弟：耶稣，佛罗棱斯国王，在好多次启示中详细传给我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新政体和新法制了。众位兄弟，你们想要没有贫富贵贱分别人人都平等的一个国家么？”

“要的，我们要的！说呀，罗伯图，怎样才办得到呢？”

“只要你们有信仰，就容易办了。一件事，两件事，——就成功了！第一，”他用右手食指压下左手的大拇指，“实行一种所得税，叫做累进制的什一税。第二，”他又压下一个指头，“召集一个普选的议会，由上帝当主席……”

他停顿了一会，取下眼镜来，仔细揩干净了，再戴上去，不慌不忙地咳嗽几声，并开始扮起一个执拗的然而谦逊的自满面孔，用一种单调的声音，解说什么是累进的什一税和什么是上帝主席的普选议会。

卓梵尼听了很长久，以后他觉得索然无味，便走到广场的另一面去了。

那里，在微茫暮色之下，修士们象阴影一般，穿来穿去，忙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多米尼哥·本维奇诺修士是这事情的总监督。卓梵尼看见一个人撑着拐杖走到这位修士眼前去，年纪并不大，似乎害风湿病的，眼皮僵硬，手和脚都在颤抖，一阵痉挛通过他的脸上，好象中了枪弹的鸟儿翘膀颤动一样。他拿一大卷东西交给修士。

“什么”多米尼哥问。“又是图画么？”

“是解剖学。我完全忘记了。但昨夜，我梦中听到一个声音。‘桑德罗，你的工场顶楼上柜子里面还有虚荣品呀！’我起床来，上到那儿去，找到了这些裸体图画。”

修士接了那个卷子，带一种快意的几乎诙谐的微笑，说：

“我们今晚要点一把美妙的火，菲里配辟先生。”

那人看看这“虚荣品”堆成的尖塔。

“主呵，主呵，赦免我们的罪过呵！”他叹息说。“若是没有季罗拉谟修士，我们一定要没有忏悔，没有洗净罪过，而死去的。谁知道呢，我们现在能不能找到救恩，能不能折赎我们的罪过？”

他画了一个十字，捏起念珠，祈祷起来。

“这人叫什么名字？”卓梵尼问他身边一个修士。

“叫做桑德罗·菩提色利，硝皮匠马良诺·菲里配辟的儿子。”那个修士回答他。

天完全暗了时，群众中发生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他们来了，来了！”

黑暗中，那些小检察员来了，都穿着长长的白衣服，不作一声，没有唱歌，也没有持火炬。他们抬着一尊小耶稣像：一手指着他的荆棘冠，另一手则给民众祝福。小孩子之后来了修士，大小教堂的教士，执政，八十人议院议员，神学博士和学士，保卫团骑兵，吹喇叭的和撑旗子的。

广场上寂静得很，仿佛在等待执行死刑。萨逢拿罗拉踏上旧宫前面的石台阶，高高举起他的耶稣钉十字架像，用庄严的洪亮的声音叫喊：

“奉圣父，圣子和圣神之名，——点火罢！”

四个修士，各人手持燃点着的松香火炬，走到尖塔去，四面点起火来。

火焰辟拍地响着，烟升上去，起初是灰色的，后来是黑色的。喇叭震耳吹着。修士们高声合唱赞美诗。小孩子清脆的声音也和唱着：“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旧官塔上钟响了，弗罗棱斯一切教堂的钟都应和着它的有力的黄铜响声。

火焰愈烧愈明亮了。旧羊皮书柔软的页子绉缩起来，仿佛是活的，在那里动着，以后就化为灰烬了。从安置谢肉节面具那一层，忽然有个假须，好象在燃烧着的线团，跳到空中去。群众快活得叫喊起来。

有些人祈祷，有些人啼哭，有些人笑着，跳着，挥舞着手臂和帽子，另有些人则在说预言。

“你们唱呀，唱一首新歌给主听呀！”一个跛脚鞋匠叫喊，睁着两颗半迷乱的眼睛。“一切都要倒塌的，众位兄弟，一切都要在涤罪之火里烧得干干净净的，就象这些虚荣品和玩弄物一样，——一切，一切，一切，教会，法律，政府，官衙，艺术和科学。没有这块石头留在那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以后将有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上帝将拭干我们眼里的一切眼泪，那时将没有死，没有哭，没有烦恼，没有病痛！是的，来呀，主耶稣！”

一个大肚皮青年妇人，大约是穷苦工匠的老婆，带着衰惫的和痛苦的面容，跪了下去，向着柴堆火焰伸出双手，好象她在火焰当中看见了基督；他痉挛地叫喊，高声呜咽，如同一个疯子：

“是的，来呀，主耶稣！阿门！阿门！来呀！”

卓梵尼看见了一幅给火光照耀着，但尚未烧到的图画，——雷翁那图的一件作品。

在一个山湖水边，晚照之下，站着一丝不挂的雪白的列达（33）。一只大天鹅，用一边翅膀抱着她的腰，同时伸出它那细长的颈项，好象要用胜利的爱的叫声震撼那寥阔的天空和地土一般。列达脚下，水藻，禽兽，昆虫，

萌生的根芽，幼虫和蛹中间，闷热的潮湿里面，那两个新生的孪生子，半神半兽的卡斯托和普鲁斯，在匍匐爬行着，他们是刚从一个巨蛋的破壳里爬出来的。列达底肉体连最隐秘的皱纹都显露出来了，她以母爱的眼光望着她这两个小孩，却带一种贞洁而又淫荡的微笑，拥抱着天鹅的颈项。

卓梵尼看见火焰愈烧愈近这幅图画，他的心吓得要失去知觉了。

此时，那些修士在广场中央竖起了一个高大的黑十字架。他们手牵着手，牵成了三个圈子，象征三位一体。为的表示信徒们因焚烧虚荣品而感受的灵魂快乐，他们于是跳起圆舞来，起初慢慢地，后来愈跳愈快了，最后简直象一阵旋风在十字架周围旋绕着。他们唱道：

大家呼喊，象我一样呼喊，
永远地疯狂，疯狂，疯狂！
在主面前谦卑，
跳舞罢，不用愧疚！
象大卫王一般跳舞，
高高卷起了道服，——
当心哪，在跳舞时候，
不要有人落在后头！
我们为了爱而陶醉，
爱主，那钉十字架的，
他流血为了我们，
我们喧闹而欢欣。
我们疯狂，疯狂，疯在，
在基督之中疯狂……

旁观的人看着都头昏了，他们手和脚也动起来；老头子，小孩子和女人，忽然从站的地方跳出来，回旋地舞着。一个肥胖修士，没有头发，满脸疮痍，失足滑倒地下，碰破了头，血流了出来。人们费了好多力气，才把他拉走，没有给人践踏死了。

深红的摇晃的火光照着鬼脸一般的面孔。那个大十字架屹然不动，立在旋转的人群中央，投射一片巨大的阴影。

我们挥动十字架，
跳呀，跳呀，跳呀！
象大卫王一般跳舞。
兜个圆圆的圈子，
我们的圈子愈兜愈圆，
谢肉节就在眼前。
尘世的智慧，你滚罢，
还有人类的骄傲！
我们要象婴孩一样真诚，
始终做个上帝的愚人。
我们愚蠢，愚蠢，愚蠢，
在基督之中愚蠢！

火焰烧到列达那里了，红红的火舌舐着那个一丝不挂的雪白的肉体，这肉体现在现出了玫瑰颜色，好象是活的，更加神秘，更加美丽了。

卓梵尼望着她，四肢颤抖了，面上吓得没有一点血色。

列达最后还对他微笑一次，然后一阵亮，象一朵白云混和在红霞里一样，消失在火光之中，——永远地消失了。

尖塔顶端那个大魔鬼像，着了火。他的装满火药的肚皮爆炸了，轰隆一声，听的人耳朵都要震聋。一根火柱冲上天去。那个怪物在他的火宝座上，慢慢摇晃着，低下头来，倒塌了，化成灰烬了。

又是震耳的喇叭声和铜鼓声。所有的钟都敲响了。群众爆发一种可怕的胜利的叫喊，好象魔鬼自身连同全世界上一切虚伪，痛苦和罪恶，都在这柴堆圣火上灭亡了一样。

卓梵尼双手抱着头要想逃跑。于是有一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一看，他看见了师父的安静的面容。

雷翁那图握着他的手，从人群中引他出来。

他们两人离开了那充满了恶臭烟云 and 给将灭的柴堆火焰所照亮的广场，穿过一条暗黑的小街，走到亚诺河边去。

这里寂静无人，惟有滔滔河水的声音。一钩新月照着小丘的安静的尖顶，那里凝了霜，映出了银色的微光，星星放射着严肃而又温柔的光芒。

“你为什么离开我呢，卓梵尼？”雷翁那图问。

徒弟抬起头来，要说什么话。但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嘴唇颤抖得很利害。他哭了起来。

“请饶恕我，师父……”

“对我方面，你是没有什么可以引咎的。”艺术家回答。

“我自己不知道，我做的什么事。”贝尔特拉非奥继续说。“我怎么能够呢，上帝呵，我怎么能够离开您呢！……”

他要说起他的狂疯，他的苦恼，他的可怕的徬徨，关于上帝的杯子和魔鬼的杯子，关于基督和敌基督者；可是，他又感觉到，同当初在司伏萨雕像前面时一样：雷翁那图不会了解他的。因此他只用着一种没有希望的恳求神气，看进师父的眼睛里去，——那般明亮，安静而又难测的眼睛，同天上的星星一个样。

师父不问什么话了，好象他猜透了一切。带一种无限同情的微笑，他放一只手在卓梵尼头上，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的可怜的弟弟！你知道我总是爱你象自己的儿子。你若还愿意做我的徒弟，那我是喜欢你再进我的工场来的。”

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再说几句，几乎听不见的，说得特别简短，同谜语一样，他习惯用这个方式来掩盖他的最隐秘的思想。他说：

“感情愈浓厚，就愈加痛苦。这是一种伟大的殉道精神！”

钟声，修士们的歌唱，疯狂的群众的叫喊，远远地传来，——但再不能打破包围这师徒两人的深深的沉默了。

亚卑士 Apis——古代埃及人崇拜之神，牛身，头上有三白角 梵蒂冈 Vatikan——教皇之宫殿。

凯撒·波尔查 Cesare Borgia，一四七六——一五〇七——这时代极重要人物，事迹见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

吕克列沙·波尔查 Lucrezia Borgia，一四八〇——一五一和。

阿葵诺之多马士 Thomas von Aquino，一二二四——二七四——中古最有名之经院哲学家。

渔玺——教皇御用之玺，上刻彼得捕鱼图。

拉撒路 Lazare——拉撒路葬了四天，为耶稣所救活。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贝托·安哲里哥 Beato Angelico，原名 GiOvanni daFiesole，一三八七——一四五五。

桑德罗·菩提色利 Sandro Botticelli，原名 Alessan-dro Filippesi，一四四七——一五一五。

(11) 美人鱼 Siren——海中女怪，能以美妙之歌迷人，使经过之船倾覆。

(12) 奥里根 Origenes Adamantios，一八五——二五四——有名的教父哲学家。

(13) 购买虚荣品——一说是当时在佛罗棱斯的一位威尼斯商人，愿出两万塔勒尔向执政府购买的，执政府不许，而且使人绘下这商人的肖像，放在“虚荣品”堆中焚烧了。

(14) 玛门 Mammon——尘世荣华之神，或财神。

(15) 克列奥拍特拉 Kleopatra，纪元前六九——三〇——埃及女王，曾为罗马大将凯撒的情人。

(16) 示巴女王——阿拉伯南方一国之女王，曾访所罗门问道。

(17) 阿东尼——希腊神话，叙里亚国王推亚和他的女儿士每拿所生之子，非常美丽，为亚弗罗狄特的情人。

(18) 毕塔哥拉斯 Pythagoras——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一说历史上并无其人。

(19) 安那西门内斯 Anaximene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伊奥尼学派哲学家。

(20) 赫拉克里特 Heraklit——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伊莫尼学派哲学家。

(21) 马克·奥勒尔 Mark-Alirel——公元后二世纪罗马斯多伊派哲学家。

(22) 厄比克特 Epictet——公元后一世纪，罗马哲学家，本为奴隶，学说属于斯多伊派，禁欲，谦逊，与厄比鸠哲学刚立于正相反对的地位。但这二人名字相仿佛，常常被人误认。

(23) 厄比鸠 Epicur——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一译伊壁鸠鲁。

(24) 圣司提反 St.Stefan——基督教第一个殉道者，见《使徒行传》第六章。

(25) 亚摩尔 Amor——亚弗罗狄特的儿子。

(26) 提布尔 Albius Tibullus，纪元前五四——一八——拉丁诗人。

(27) 渥维德 Publius Ovidius Naso，纪元前四三——纪元后一四——拉丁诗人。

(28) 亚普勒友 Apulejus——拉丁讽刺家，二世纪时人。

(29) 亚里斯托劳 Aristophanes，纪元前四四四——三八〇——希腊喜剧家。

(30) 索福克列斯 Sophokles，纪元前四九五——四〇六——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31) 安那克列翁 Anakreon，纪元前五六三——四七八——希腊抒情诗人。

(32) 普尔齐 Lulgi Pulci，一四三一——一四八七。

(33) 列达 Leda——按希腊神话列达是斯巴达国王丁达尔之后。宙士幻化一只天鹅与之私通，生下了卡斯托和普鲁斯二个孪生兄弟。

第八章 黄金时代

一四九六年岁末，米兰国公爵夫人贝特丽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姊姊伊萨伯拉，曼士亚君主弗朗西斯果·贡察加 伯爵的夫人：

“高贵的太太，亲爱的姊姊！

我和我的丈夫罗督维科爵爷，敬祝您和高贵的弗朗西斯果爵爷，健康和欢乐！

遵照您的愿望，我现在寄给您我的儿子马西米良诺的一张肖像。不过您不要以为他真是这样小！我们本来要依照他的真实身量画出来寄给您，但我们害怕，因为保姆说：这样会妨害他的发育的，他发育得很快，我隔了几天再看他时，我总觉得他大得多了，因此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我们很忧愁：我们的呆侏儒那尼谟死了。您是认识他，而且爱他的；您一定能明白，平时我损失了什么东西，总希望别的来补偿，——可是补偿我们的那尼谟的，连自然界本身也创造不出来哩，自然界当初用尽一切力量才将最希罕的愚蠢和最媚人的丑陋合为一身，创造出他，以娱悦君主。我们的诗人伯令聪尼做了一首诗追悼他说：‘他的灵魂若在天上，整个天堂都要因他而欢笑：他的灵魂若在地府，那只三头狗色伯鲁 也要闭口不吠，快活起来了。’我们把他埋葬在玛丽亚修道院内我们的祖墓旁边，同我的心爱的猎鹰和永不能忘记的母狗普提那葬在一起，为的我们死后还不至于缺少这类娱悦人的物品。我足足哭了两夜。为了安慰我，罗督维科爵爷答应我，圣诞节要送给我一张华美的银制便椅，以为帮助胃肠消化之用，上面刻有马人和拉皮特人 战争的图画。这便椅内部是纯金做的，上面天盖是深红色丝绒做的，还绣着公爵的家徽，——一切都同洛特林根 大公夫人那只便椅一般。这样的便椅，不仅全意大利的女主都没有，而且教皇，皇帝和土耳其苏丹也未曾有过。它是比有名的巴萨达便椅还更好看些的，当初马提亚曾用他的短诗描写那个便椅；现在梅鲁拉也替我的便椅写了一首六律诗，开头这样说：‘Qu-is camerám hanc supero dignam neget esse tonante principe！——谁能否认这个椅子堪为天上最高的响雷之神之御座！’

罗督维科爵爷希望那位佛罗棱斯艺术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能在这便椅里面装个乐器，一种小风琴；但雷翁那图拒绝了，他借口‘巨像’和‘最后的晚餐’两件工作太忙，无暇做这件事。您请求我，亲爱的姊姊，派这个画师到您那儿住一个时候。我是很喜欢答应您的，不仅暂时，而且永远送他去您那儿；但罗督维科爵爷过分地看重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故——无论如何不肯放他。请您不要太过于惋惜这事了，因为这个雷翁那图太忙于炼金术，魔术，机械学及诸如此类的疯癫勾当，没有多少工夫去画图画，人家委托他的事情，他做得那么迟缓，连一个天使也要忍耐不住的。此外，我听人说，他还是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哩！

不久之前我们去猎狼。人家不许我骑马，因为我怀了五个月身孕。我看他们打猎，站在一辆为我特制的车子的高踏板上，好象教堂的讲台。然而这不是什么娱乐事情，这简直是受罪！狼逃进林子里去时，我几乎哭出来了。哦，若是我自己坐在马上的话，我决不让它逃脱的。我宁愿跌断颈骨，但那狼，我总要捉到的。

您还记得么，姊姊，我们从前一道骑马去打猎的情景？那时彭德细拉小姐掉下壕沟去，几乎碰破了天灵盖。还有在顾士那果猎野猪的事情呢？还有踢皮球呢？还有钓鱼呢？……那是何等美妙的时代！

现在我们尽可能地行乐，我们玩纸牌，我们溜冰。这个消遣法是一位青年贵族从弗兰德 传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冬天严寒得很，不仅池塘，连一切河流都结冰了。雷翁那图在宫内花园溜冰场上用雪做了列达像和一只天鹅，又白又硬，同大理石一般，可惜到春

天就要融化了。

那么您怎么样过日子呢，我的亲爱的姊姊？您培养成功了那些长毛的猫么？您若是得到一只蓝眼睛的红小猫，就请您送给我，还有您答应过我的那个小黑奴。我的那只绸样的母狗生下的小狗，我也要送给您还礼的。

请您莫要忘记，太太，莫要忘记把那件蓝缎子短衣的式样寄给我，那件有貂皮斜领的。上次信中，我就请求过了。请您立刻就寄给我，最好明天早晨就派人乘快马带给我。

请您也给我一杯那种医治小疮的灵验的药水，还给我一些外洋来的檀香木，做磨光指甲之用的。

维琪尔的纪念像怎么样了，曼士亚湖唱美歌的天鹅的纪念像怎么样了？您的青铜若不够用，我们可以送您两尊旧大炮，都是用极好的铜铸的。

我们的星士预言将有战争，而且夏天很热，——据说，狗子将要发疯，君主们将要生气。您的星士怎么说？别国星士的话总比自己的更可信些。

我现在送给您一种医治‘法兰西病’的药方，以为您的尊贵的丈夫弗朗西斯果爵爷之用，这是我们的医官路易基·马良尼配成的，据说很有效验。清早起来空心时候必须用水银磨擦，而且必须在每个月新月之后逢单的日子。我听人说，这个病症乃是某几个行星的不祥的会合所引起的，尤其是水星和金星的会合。

我和罗督维科爵爷，敬求您，亲爱的姊姊，以及您的荣名的丈夫弗朗西斯果伯爵的眷顾。

贝特丽采·司伏萨上”

这封表面看来完全是普通问候的信，却含有虚伪和政治作用。公爵夫人对姊姊隐瞒起她的家庭纠纷：这一对夫妇间并不是和和气气过活的，象这封信所说的样子。她恨雷翁那图，也不是因为他的“邪术”和“无神”，而是因为他曾经受了公爵委托，替采西丽亚·伯尔迦弥尼画像，采西丽亚是她的最可恶的情敌，是穆罗的有名的爱人。最近她还疑心她的丈夫有另一种恋爱关系，即是同她的女官吕克列沙小姐的关系。

米兰国公爵那时达到他的权力的最高峰。弗朗西斯果司伏萨，这个大胆的佣兵头领，一半是军人，一半是强盗，他的儿子现在梦想要做统一的意大利的最高君主了。

“教皇是我的忏悔师，皇帝是我的总司令，威尼斯城是我的帐房，法兰西国王是我的走卒。”穆罗夸口说。

“Ludovicus maria Sfortia, Anglus Dux medio- lani.——罗督维科·马利亚·司伏萨，安格卢米兰公爵”。他这样签字，因为他自认为是安内亚的伙伴，特洛伊英雄安格卢的后裔。雷翁那图所塑的“巨像”，纪念他的父亲的，底下写着“Ecce Deus！——看哪这个神！”也是要表明司伏萨家神性的地位的。

但无论外表上如何得意，公爵暗中却在忧虑和惊惧。他知道民众不爱他，而且把他看作篡位者。有一天聚集在亚伦古广场上的民众，远远看见仗·嘉黎亚左的未亡人携着她的长子弗朗西斯果经过时，便高声呼喊：“正经的公爵弗朗西斯果万岁！”弗朗西斯果只有八岁，但已经表现出聪明和美丽。民众把他看作一个神，希望他做统治的君主，——象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某次所报告的。

贝特丽采和穆罗两人明白：他们寄托于仗·嘉黎亚左之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这人虽死，他们仍然不能成为米兰国的正经君主的。死去的公爵的影

子从墓内出来化身为这个小孩。

全米兰都在传说一些神秘的预兆。人们说，夜里宫殿塔上有光，仿佛火灾的反映，宫殿厅房里头也听到可怕的呻吟。人们也说，仗·嘉黎亚左入殓时左边眼睛不愿闭合，这是表示不久有个近亲要死去的。亚尔波圣母像的眼皮会颤动。蕾奇诺门一个老太婆养的母牛产下一只两颗头的牛犊。有一天，公爵夫人在罗克阅宫一间僻静的厅房内，看见一个异象，吓得昏了过去，醒来后不肯告诉人一句话，连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她究竟看到了什么。

近来，她差不多完全失却了那种恶作剧的轻狂的情态了，公爵是极喜欢她这种情态的。她感觉到这次分娩已经有种种不祥的预兆。

十二月某天晚上，雪花铺满了城内街道，黄昏愈加寂静无声的时候，穆罗坐在那送给他的新爱人吕克列沙·克里威利的小宫殿内。

炉中的火光，映射在那装有描绘古罗马建筑物嵌工的涂漆的门扇上，在饰金的有格子形的天花板上，在挂有镶金的摩洛哥皮毡的墙壁上，在乌木做的椅凳和铺着暗绿色丝绒的圆桌上。桌上现放着几卷乐谱，一本波雅图的小说和一只螺钿做的曼陀林；此外还有一个琢磨过的瓶子装着 Balnea Aponitana 一种药酒，在当时高贵的小姐太太中间是很流行的。墙上挂有一幅吕克列沙的肖像，是雷翁那图手绘的。

火炉上面悬着一个出于卡拉多梭之手的黏土浮雕：空中飞着的鸟儿在啄葡萄；裸体生翅的小孩子，既象基督教天使，又象异教爱神，在跳舞，在玩着那些迫害耶稣的神圣刑具：钉，枪，苇子，海绒和荆棘。在炉火的淡红色反照之下，它们都好象是活的。

寒风在烟囱里怒吼着。在这雅致的书房内，一切都现出舒适和幽静。

吕克列沙小姐坐在穆罗脚下一个丝绒垫子之上。她的面貌很忧愁。穆罗温柔地怪责她，说她好久不到贝特丽采娘娘那里请安去了。

“殿下，”小姑娘低着头说，“我请您不要勉强我去。我是不晓得说谎的……”

“你说什么话！这叫做说谎么？”穆罗有点惊讶地回答。“我们不过隐瞒了某件事情。雷神宙士不也是对他的夫人瞒起了他的恋爱秘密么？还有提秀士呢？费德拉呢？美狄亚呢？古代一切的英雄，一切的神灵呢？难道我们柔弱的凡人能够抵抗爱神的威力么？难道秘密的罪过不比公然的罪过好些么？我们隐瞒了我们的罪过，就为的不害别人去受诱惑，这本是基督教怜悯心所要求的。凡没有诱惑而有怜悯的，就不是什么恶事，或者差不多不是什么恶事……”

他含着一种狡狴的微笑。吕克列沙摇摇头，她从底下抬起头来望他，用着严肃的，小孩子般诚实的，无邪的眼睛，直看着他的面孔。

“您知道，殿下，您爱我，我是何等的幸福。但是有好多次，我宁愿死了，而不肯去欺骗贝特丽采娘娘，她爱我如象爱一个妹妹……”

“算了罢，算了罢，我的小姑娘！”公爵说，并拉她到怀抱中来，一手抱着她的腰，另一手则抚摸她的黑黝黝的头发，这头发梳得很光滑，垂在耳朵上面，给一个细金环束着，额头上金环的中央有个钻石在发光。她垂下长而丛密的睫毛，没有兴奋和激动，冰冷地贞洁地任他抚摸……

“哦，你知道，我何等爱你，你，我的恬静的，我的驯良的人儿，——我只爱你一个人！”他轻轻地说，贪婪地吸着他所熟悉的麝香和紫罗兰的气味。

房门忽然开了；公爵还来不及让小姑娘离开他的怀抱，就有一个慌慌张张的侍女冲进房内来。

“小姐，小姐！”她张口结舌喘不过气说。“底下，屋门前面……主上帝呵，宽恕我们有罪的人呵！……”

“说明白一点！”公爵严厉地说。“是谁在门外？”

“贝特丽采娘娘！”

穆罗面孔吓青了。

“给我钥匙！给我另一个门的钥匙！我从院子那边后门走出去。钥匙在哪里呢？快点，快点！”“娘娘手下的骑士也在后门守着哩，”侍女喊，失望地合起了双手。“全屋子都给包围住了。”

“不好了，中计了！”公爵说，双手捧着头。“她怎么知道的呢？什么人泄露了消息呢？”

“不是别人，一定是细东尼亚太太！”侍女插话说。“那个可恶的巫婆，常常带着她的香水和油膏混进这里来，不是没有意思的。我早对您说过了，小姐，我要您当心！……”“我们怎么办呢？我的天，我们怎么办呢？”公爵面无人色吃吃地说。

从街上传来一阵捶打屋门的声音。侍女又奔往楼梯去了。

“把我藏起来罢，吕克列沙！把我藏起来罢！”

“殿下，”吕克列沙反对，“贝特丽采娘娘既然起了疑心，她一定全屋子都要搜查的。我们公然去迎接她不更好些么？”

“不，不，上帝保佑你，你说什么话，吕克列沙！去迎接她么？你没有想到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主呵，一想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害怕死了。……她怀有身孕哩！把我藏起来罢，把我藏起来罢！”

“我的确不知道，哪里……”

“不管什么地方。你要哪里就哪里。可是，快一点！”

公爵全身都颤抖起来了。这时，宁可说他象当场被人捉获的贼子，而不象什么安格卢的后裔，传说中特洛伊英雄，安内亚伙伴的后裔。

吕克列沙引他经过她的寝室到藏衣室去，把他藏在一个旧时样式装金的白室大壁橱中，高贵的妇女常用这种壁橱储藏她们的衣服。

穆罗爬进一个角隅去，躲在衣服背后。

“何等愚蠢！”他想。“我的天，何等愚蠢！好象弗郎哥·沙克啮（11）写的或薄加丘写的滑稽小说。”

可是此时他并不觉得好笑。他从怀里取出圣克利斯朵夫（12）遗骸做的一件法物，又取出与此相象的另一件法物，那是当时流行的，用一小块埃及木乃伊做的。这两件法物本来差不多，他在黑暗中匆匆忙忙分别不清楚，因此为安全起见，这两件法物他都吻了一下，一面在身上画十字，并喃喃念诵一种祈祷文。

忽然他听到他的夫人和他的爱人说话的声音，她们踏进这藏衣室来。他吓得全身冰冷了。她们说话十分和气，好象全无这一回事。公爵夫人显然是要吕克列沙带领她参观这个新屋。贝特丽采一定是未曾拿到确凿的证据，不愿意露出她的猜疑心。

这是女人间的争锋斗智。

“这里也有衣服么？”贝特丽采用着漠然的声音问，就走到那个衣橱跟前，穆罗正站在里面，与其说是活的，宁可说是死的。

“ 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常衣服。娘娘想看一看么？ ” 吕克列沙回答。

她于是打开了橱门。

“ 听我说，小心肝， ” 公爵夫人继续说， “ 那件衣服藏在哪儿呢——您知道的，——那件很中我的意的衣服？就是夏天在巴拉维奇诺家开跳舞会时您穿的那件。暗蓝色的樱桃上面——您记得么？——有好多金毛虫，夜里闪着亮，同萤火虫一样。 ”

“ 我记不清楚了， ” 吕克列沙安静地回答。 “ 哦，对啦，——在这里， ” 她赶快添加两句话说， “ 一定在那边橱里的。 ” 穆罗躲藏的橱门也没有关，她就陪着公爵夫人到另一个衣橱去了。

“ 而她还说她不会说谎哩！ ” 公爵想，心里很快活。 “ 何等有急智！是的，是的，娘儿们！我们当公侯的人干政治的事情，都应当向她们请教的！ ”

贝特丽采和吕克列沙离开了藏衣室。

穆罗呼吸比较自由了，但他还是把那两件法物紧紧握在手里：一件是圣者骸骨，一件是木乃伊。

“ 我情愿捐两百个杜卡到圣玛丽亚修道院，买灯油和蜡烛，以为侍奉救苦救难的圣母之用，若是这回能平安无事的话！ ” 他用热烈的信心，低声祈祷说。

侍女跑来了，把橱门完全打开。她带着一种恭敬而滑稽的面孔请公爵走出来，并报告他危险已经过去了：公爵夫人和颜悦色地向吕克列沙告辞，就走了。

他诚敬地画了十字，回到书房去，喝一杯 Balnea Apo-nitana 压压惊，看看吕克列沙，她又在火炉旁边坐着，垂下头，双手捧着面孔。他微笑着，然后同狐狸一般轻手轻脚走到她背后去，弯下腰来，拥抱着她。

她吓了一跳。

“ 放了我罢！放了我罢！您走开罢！刚才发生了这样事情，您还能够…… ”

但公爵不听她的话，只一声不响地吻遍了她的面庞，她的颈项和她的头发。他从来未曾看见她如此漂亮过，——好象刚才在她身上发现的女人说谎本事，更增加了她的迷人的魔力。

她撑拒着，但她的挣扎愈来愈加衰弱了。最后，她闭起了眼睛，含着无可奈何的微笑让他亲吻嘴唇。……

十二月的寒风，在火炉烟囱里怒吼着；在火焰的淡红色反光当中，有一群欢笑的裸体小孩子，在巴库斯的葡萄藤下跳舞，并玩弄着迫害耶稣的神圣的刑具。

一四九七年元旦，米兰宫廷开了一个跳舞会。这跳舞会筹备了两个月之久，布拉曼特，卡拉多梭和雷翁那图·达·芬奇都参加了筹备工作。

下午五点钟左右，客人就开始涌进宫殿去了。这天一共邀请了两千人。

大风雪飘满了一切街巷和道路。积雪的宫墙雉堞，枪眼，以及安置炮口的突出的石台，高高耸向昏暗的天空。在院子里，马夫，走卒，跟班，轿夫以及其他仆役，围着一堆柴火取暖，在那里喧哗笑闹。大宫进口以及通到罗克内院去的铁吊桥旁边，拥挤着镀金的笨重车子，旅行马车，六马车等，那些太太和老爷，裹着贵重的莫斯科皮袍，就从车里走出来。结了冰的窗子射出了辉煌的灯光。公爵亲兵，土耳其卫兵，希腊护兵，苏格兰弓兵和身披铁甲手执重斧的瑞士佣兵，在候见室中排做两行，客人们沿着这条长长的人巷走去。前面站着一排侍童，同小姑娘一般清秀，一律穿着饰有天鹅毛的两

色制服，右边是玫瑰色丝绒缝的，左边是蓝色缎子缝的，胸前用银线绣了司伏萨和维士孔亩的家徽。制服缝得这样窄小，以至各人身体上的曲线都呈露出来，惟有前面胸带底下有些短的狭的圆管形的褶壁。他们手里擎着燃点着的蜡烛，同教堂烛一般长，是用红蜡和白蜡做的。

客人走进候见室时，一个传令官，身边带着两个喇叭手，就要高声报告客人的名姓。

一列灯火辉煌的大厅在客人面前开启了。这是：“红地白鸽子厅”，绘有公爵行猎图的“金厅”，从上至下挂满缎子的“殊红厅”，——缎子之上用金绣着正在吐焰的火灾和救火的水桶，用来象征米兰国公爵的无限的权力，能够随意煽起战争的火焰，随意拿和平之水熄灭之。在布拉曼特所建筑的小巧的“黑厅”中——这厅是给小姐太太们梳妆用的——人们看见穹窿天花板和墙壁上，有雷翁那图的未完成的画图。

盛装的人群，喧哗嘈闹象一窝蜂。衣服都是鲜艳的彩色，无限制地奢侈，甚至奢侈到令人嫌厌的程度。不尊重祖宗传下的一切礼仪，时常愚蠢而可厌地夹杂些外邦的种种样式，这样的服装，当时一个讽刺家已经看出是外力侵略意大利使之降为奴隶的预兆了。

女人穿的衣裳绣了好多金线，饰了好多宝石，上面有笔直的沉重的硬挺的褶襞，差不多象教堂衣服，而且非常牢固的，曾祖母可以一直遗传给曾孙媳妇。领口开得很深，以至肩膀和胸部都露出来。金网子以下的头发，按照伦巴底风俗，无论已婚太太和未婚小姐，都须编成一条硬挺的辫子，加上假头发和带子，这辫子一直垂到地板上去。当时时兴把眉毛画得淡淡的，眉毛太多的女人就用特制的钢铁钳子将过多的眉毛拔去。不擦粉涂朱的，被人认为不懂礼节。人们使用很强烈的香料：麝香，龙涎香，灵猫香，以及居比路出产的一种使人麻醉的带刺激性的香粉。

人群中有些处女和少妇具有伦巴底人所特有的一种美丽，带着空气一般透明的烟一般轻飘的阴影在那白皙的无光泽的皮肤之上，在那温柔娇嫩的面庞曲线之上。雷翁那图是很喜欢画这种美女的。

馥兰特·波罗摩太太，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女人，早已驰名的美女，被人尊为跳舞皇后。她的深红色丝绒衣服上用金线绣着一个扑火焚身的飞蛾，——是对恋爱她的人的一种警告！

可是吸引识美的人的注意力的，却不是馥兰特太太，而是狄安娜·巴拉维奇诺小姐；她的眼睛凉冷而透明同冰一样，她的灰色头发，她的漠然的微笑，她的差不多象大提琴一样的缓缓的声音。她穿一件简单的衣服，是柔软的白绫绸缝的，还有长绸带，暗绿色的象海藻一样。在这辉煌和喧闹的人群当中，她似乎是陌生的孤寂的和忧愁的，宛如一朵白睡莲，月光照耀之下，在渐变泥潭的水池当中睡着。

喇叭和铜鼓响起来了；客人走进罗克阔堡的大“球厅”去。散布金星的蓝色天花板之下，挂着十字形的烛架，上面点着蜡烛，好象火红的葡萄。从那作为奏乐地方用的高台，挂下了绸布，还有桂叶，常春藤以及杜松编织的索子。

到了星士规定的某点某分某秒钟的时候——因为据一位公使报告，公爵若是没有预先占星过，就不愿走一步路，换一件汗衫，或吻一下他的夫人的——穆罗和贝特丽采就走进大厅来，两人都穿着鼯鼠皮的绣金袍子，拖着长长的衣裾，由男爵，附庸，侍从，廷臣等牵着这些衣裾。公爵胸前钮扣上有

一粒红宝石，非常之大，发射灿烂的光芒，是他从仗·嘉黎亚左那里夺来的。

贝特丽采形容消瘦，十分难看。这个姑娘样的差不多小孩子样的怀孕身体，带着平坦的胸部和粗野的男孩子的动作，使人觉得非常奇特。

穆罗做了一个手势。内廷总管举起棍子，音乐台上便奏起乐来了，客人们都在这罗列珍错的桌案前找寻各自的位子。

发生了一种纷扰。莫斯科大公派来的公使，但尼罗·马弥洛夫不愿意坐在威尼斯共和国公使的位子之下。大家劝告马弥洛夫；但是这位固执的老头子全不听话，总是坚持他的理由：“我不坐的，——这简直是侮辱我。”

好奇的和讥诮的眼光，从各方面向他投射来。

“什么事？又是莫斯科人闹别扭么？一种野蛮民族！争论座位，什么礼节都不懂，不该邀请他。野蛮人！说话哩，——你们听到么？——完全同土耳其人一样！是畜生么！”那个敏捷轻快的曼士亚人波加林诺，替俄国人当翻译的，赶紧走到马弥洛夫跟前：

“但尼罗大人！但尼罗大人！”他用断断续续的俄国话说，一面带着谦恭的姿势，鞠躬行礼。“不行的，确实不行的！您要坐下去的。此地的礼节本是这样。同人家争座位是无礼的事情。公爵要发气的！”

那位青年随员尼启大·卡拉恰洛夫走到老公使跟前来，他也是外交部的官员。

“但尼罗·顾士弥奇，小爸爸，请你不要生气！在别人的修道院不能实行自家的戒律。这里都是外国人，他们不晓得我们的礼节。很容易发生麻烦的事情！若是他们赶我们出去呢，我们就要丢脸的……”

“住嘴，尼启大，住嘴！你年纪轻轻的，要教训我老头子么？我知道我做的什么事情。这座位排得不对的！我绝不愿坐在威尼斯公使下面。这是对于我们的使节一种重大的侮辱。自古道：公使的面子就是主君的面子，公使的说话就是主君的说话。我们的主君正是统治一切俄罗斯人的自主的正教君主……”

“但尼罗大人！但尼罗大人！”那个翻译波加林诺还在着急劝告他。

“莫管我！你放什么屁，你这异教徒猴儿崽子？我说过，我不坐的，——所以我不坐的。”

马弥洛夫的两颗熊样的小眼睛，在紧蹙的眉毛底下，露出了愤怒，骄傲和不可屈挠的强项。他的镶有绿玉的手杖头，紧握在他的拳头之内颤动不已。世界上显然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他让步的。

穆罗喊威尼斯公使到跟前来；他向公使道歉，用着迷人的和悦态度，这本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对公使表示他的一番特殊的好意，请求给他个人便利，掉换一个位置，为的避免争吵和解释。他又向公使保证：没有人看重这些野蛮人的无聊的好胜心的。但事实上，穆罗极为重视“俄罗斯大公”的好感，因为他希望经过大公的斡旋，能够同土耳其苏丹签订一种有利的条约。

威尼斯公使只向马弥洛夫抛了一眼，含着一种鄙视的微笑；他轻蔑地耸耸肩膀，说：殿下这话不错，一个受过“人文主义”光明启发的人是不值得同人家争持筵席座位的：他于是坐下了那重新给他指定的位子。

但尼罗·顾士弥奇没有听懂他的对手的话。但即使他听懂了，他也不会惭愧的，也仍旧坚持他的权利的。他记得，十年前，即一回八七年时，教皇以诺尊爵第八某次隆重宴会中，莫斯科公使狄弥特里和马努伊·拉列夫占得教皇御座底下最荣耀的位置，即仅次于罗马元老，古代统治世界之城的代表

人。基辅（13）大主教萨瓦·斯比里东一篇书翰中所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的，他宣布莫斯科大公为拜占庭的双头鹰的唯一继承人，这双头鹰将东方和西方联合起来，在它的翼翅遮荫之下，因为“万有主宰的上帝”，书翰中这样说，“把两个罗马，旧罗马和新罗马，都推翻了，为的二者都犯了异教行为之罪：他建立了第三个神秘的城，把一切光荣，权力和恩宠都交付于它，居于北方的第三个罗马，正教的莫斯科；——至于第四个罗马，那是直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有的。”

但尼罗·顾士弥奇，不管别人敌视的眼光，居然得意洋洋地摸着灰色的长胡子，把大肚皮上的带子和红丝绒面的貂皮袍子端整一下，尊严地咳嗽几声，便坐在他争来的位子上。一种朦胧的陶醉的感情充满了他的灵魂。

尼启大和那个翻译坐在桌子末端，靠近雷翁那图·达·芬奇。

这个说大话的曼士亚人讲述他在莫斯科国看见的奇观，真事之中参杂了一些幻想。雷翁那图希望从卡拉恰洛夫口里听到一些更可靠的事情，于是就经过翻译同他谈起话来。他问起这外交官，关于这个远方国土，如此激起他的好奇心，好象一切过分的和谜样的东西：关于无穷无尽的荒原，关于严酷的寒冷，关于巨大的河流和森林，关于极北海洋的潮汐，关于北极光，——以及关于他的到莫斯科去的朋友：那个伦巴底人画师安东尼阿·素拉里，在那里参加建筑“花岗石宫”的，和波伦拿人建筑师阿利斯托菴·福拉梵菴，在那里用华美的建筑物修饰克里姆林广场的。

“先生，”活泼的，好奇的和调皮的爱梅里拿小姐问那坐在她旁边的翻译，“我听说这个奇异的国家所以叫做‘俄罗斯’，因为那里长了好多的玫瑰花。这话是真的么？”

波加林诺禁不住大声笑起来；他回答这位小姐说：俄罗斯虽然名字同玫瑰花（14）相近，但那里玫瑰花比无论那个国家都要少些。为了证实他的话起见，他讲了一段意大利平话，关于俄罗斯的寒冷的：

“弗罗棱斯城底商人到波兰去做买卖。他们要从那里到俄罗斯去，但人家拦阻他们，因为那时波兰国王正在同莫斯科大公打仗。弗罗棱斯人要买貂皮，因此邀请俄罗斯商人到两国交界的波里斯典河岸上来。双方都怕被人俘掳去，所以莫斯科人在那边岸上，而意大利人在这边岸上，隔了一条河谈判起来。但冷得太厉害了，他们的话没有传到对岸，早在空中冻结起来了。聪明的波兰人于是在河中烧起一堆大火，而且在他们算好的传来的话冻结的地方。河里的冰坚硬得好象大理石，无论烧什么火都不会融解的。火旺了时，那些冻结了一个钟头而悬挂在空中的话语，就渐渐融解了，起初轻轻地响着，好象春天初融的簪溜，后来弗罗棱斯人就听得清清楚楚了，虽然莫斯科人早已离开了对岸。”

这段平话得到各方面的欢迎。小姐太太们都用怜悯而好奇的眼光望着尼启大·卡拉恰洛夫，如此不幸的，如此被上帝咒诅的国土的居民。

但此时尼启大完全痴呆了望着一道从未见过的菜：一个大盘子盛着裸体的安德绿美达（15），用柔软的阉鸡胸肉做的，被钉在一个干乳酪做的岩石之上，还有她的救命恩人，用小牛肉做的生翅膀的配秀士（16）。

人们吃肉时候，一切食具都是紫红色的和黄金色的；鱼来了，又换成银白色的了，为的相当于水的颜色。人们端来银色的面包，银色的柠檬，放在碟子里当作生菜吃的，最后在一盘大鲟鱼，九目鳗和小鲟鱼之上，还有一个用白鳝鱼肉做的安菲特丽特（17），她乘坐一辆螺钿车子，给海豚拉着，在

那海波样的淡绿色的颤动的肉冻之上经过，肉冻内心有火，照得很明亮。

以后就是无数的甜点心，——杏仁酥，玉山果，核桃，焦糖杏仁等构成的画像，都是依照布拉曼特，卡拉多梭和雷翁那图的图样做成的，内中有赫丘利拿着赫斯配里登女郎（18）们的金苹果，有希波里特和费德拉，有巴库斯和亚丽安妮，有宙士和丹娜，总之奥林匹斯出的全体神灵。

尼启大用着小孩子的惊讶眼光望着这些奇巧事物，但是但尼罗·顾士弥奇一见这些无廉耻的裸体女神便吃不下饭了，他在胡须里喃喃咒骂道：“敌基督者的厌物！异教徒的淫秽！”

跳舞开始了。那时候的种种舞法：“维纳斯和扫鲁士”“残酷的命运”“古皮多”，都是很纾缓的，因为娘儿们长而重的衣裳不容许迅速的动作。男伴和女伴渐渐地接近，又渐渐地分离，用着隆重的仪式，矫饰的鞠躬，含情的叹息和甜蜜的微笑。女伴们举步须象孔雀和天鹅一般。跳舞时音乐是低声的，温柔的，几乎忧郁的，充满了欣慕的感情，好象佩特拉克的小曲。

穆罗手下的总司令，嘉黎亚左·桑塞维里诺，一个好修边幅的青年公子，这天穿着一身雪白衣裳；他的反卷的长袖子有玫瑰色的里子，他的白鞋子饰着钻石。他的漂亮的然而弛缓的倦怠的女人样的面孔，迷惑了好多贵妇。群众当中起了一阵喝采声音，当他在跳“残酷的命运”时，好象偶然的，而其实是故意的脱落一只鞋，或从肩上引下围巾，而照旧安然地跳去，带着无聊赖的神气，这是被人当作最优雅的姿态的。

但尼罗·马弥洛夫看了他很长久，然后吐一口痰，说：“呵唷，你这小丑！”

公爵夫人本来喜欢跳舞的。但这天晚上，她的内心感觉重压和忧愁。惟有旧时养成的应酬习惯帮助了她去尽她的主妇的责任，去回答高贵客人的新年祝辞和殷勤戏谑。她好几次感觉她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好象须得跑开或者哭出眼泪来。

她坐立不安，在这些满满是客人的大厅中间穿来走去。她到了一个隐僻的小房子，青年男女在闪烁的炉火照耀之中围成一个狭小的圈子，坐着闲谈。

她请问谈的什么题目。

“谈柏拉图式恋爱啦，娘娘，”一个女人回答。“安东尼阿托·弗列果梭先生要给我们证明：女人让男子在嘴唇上接吻不算失节的，只要这男子是以天堂的爱对待她。”

“您怎样证明呢，安东尼阿托先生？”公爵夫人顺口问一句，闪动着她的眼睛。

“娘娘问起了，那么我就说：嘴唇，说话的工具，乃是灵魂出入的门户；两个人嘴唇若是合起来做一个柏拉图式接吻了，相爱者的灵魂一定趋向于嘴唇，以之为自然的出路；所以柏拉图不禁止接吻，所罗门王在那表示人类灵魂同上帝神秘结合的《雅歌》中也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对不起，先生，”旁听人中，一位老男爵，一位带着直率而粗豪面孔的乡下骑士，打断他的话说。“也许我不懂得这些微妙道理，——但是请您说一句：一位丈夫看见他的女人在情人怀抱当中，这事他可以容忍么？……”

“自然，自然，”那位宫廷哲学家回答，“按照天堂的爱之智慧说来……”

“那么婚姻呢？”

“唉，我的天！我们说的是爱呀，不是婚姻呀！”美丽的馥狄里基太太

打断男爵的话，不耐烦地耸着她的袒露的雪白肩膀。

“但是，太太，依照人类的一切法律说来，婚姻也是……”男爵又开始说。

“什么法律！”馥狄里基太太轻蔑地翘起了嘴唇。“在这样的高尚谈话当中，先生，您怎能够提起人类的法律来说呢，提起庸夫俗子的这种可怜的创作品，它把神圣的观念，‘爱人’观念，转变为什么‘夫’和‘妻’的粗鄙字眼！”

男爵惊讶起来，张开了两臂。

弗列果梭先生再不理睬他了，继续说着天堂的爱的秘密。

贝特丽采知道，这位安东尼阿托·弗列果梭先生有一首非常淫秽的十四行诗，在这宫廷里得到极大欢迎。这首诗是歌颂一个漂亮童子的，开头说：

万神之王认错了人，当他劫去加尼梅 时节……

公爵夫人觉得无聊。

她悄悄离开那个房子，到邻接的大厅去。

这里，那位从罗马到米兰来的有名诗人塞拉菲诺·达葵拉，绰号叫做“唯一者”的，正在朗诵他的诗歌。这位“唯一者”是一个瘦小的人物，身上仔细洗过，剃过，梳过和洒过香水，生有一张小孩子的淡红面孔，腐坏的牙齿，油汪汪的眼睛，还含着多情的微笑，一种恶作剧的狡狴情态时常从那永不停息的欢乐眼泪中间透露出来。

贝特丽采看到吕克列沙也在包围诗人的那一群贵妇当中，不禁面上苍白了，但立刻镇静起来，扮出用常的和悦容色走到她跟前，吻了她。

此时一个大块头半老徐娘，出现在门上，她穿着花花绿绿衣服，涂抹了好多脂粉，非常难看，用手帕掩着她的鼻子。

“您怎么啦，笛昂尼沙太太？您碰破鼻子啦？”调皮的爱梅里拿小姐假装同情问她。

笛昂尼沙叙说，在跳舞的时候，大概因为热和疲倦流了鼻血。

“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给‘唯一者’先生写一首爱情诗的。”一个廷臣插话说。

“唯一者”跳起来，伸出一只脚，深思地拿手摸着头发，头向后仰，眼睛望着天花板。

“莫做声！莫做声！”那些太太含着敬意低声说。“‘唯一者’先生在做诗哩！娘娘，请您到这儿来，这儿听得清楚一点！”

爱梅里拿小姐拿起琵琶，轻轻弹着弦索。和着这个音响，那位诗人使用一个腹语人的庄严迟钝而无生气的声音，朗诵他的十四行诗。诗中说，爱神给一位钟情的人的请求所感动了，于是用他的箭朝向这残忍美人的心窝射去，但一条带子遮住了他的视线，箭射错了，不是她的心，却是她的

美丽的鼻子中了一箭。

宛如红露，点点的血鲜，

湿透了雪般白的手绢。

小姐太太们大声拍手。

“好得很！好得很！没有人比得上的！多快！多容易！我们伪伯令聪尼算什么，他整天工夫才做一首十四行诗！哦，小心肝，信我的话，当他抬头望天时，我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好象微风吹过去，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我心里十分害怕。”

“‘唯一者’先生，您喝一杯莱茵葡萄酒好么？”一位小姐殷勤地问他。

“‘唯一者’先生，请用清凉的薄荷锭！”一位太太献薄荷锭给他。

她们强使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替他扇风。

他简直开心死了，他动眼皮，好象一只喂饱的猫儿。

然后他又朗诵一首十四行诗，歌颂公爵夫人的，诗中说：雪花因为赛不过她的皮肤的洁白，气愤了，想出一种狡狴的报仇方法，即是变成了冰，——所以公爵夫人最近在宫中庭院散步时候滑了一交，几乎跌倒了。

以后他又朗诵一首诗，歌颂一位缺了一个门牙的美人的：这是爱神的一种狡狴，爱神正躲在她的口中，利用她的缺牙做箭眼来射箭。

“天才，天才！”一位小姐喊。“后世的人，将要拿‘唯一者’的名字同但丁并列的。”

“他还高过但丁哩！”一位太太插口说。“难道但丁能够教我们这许多精微的爱情，同‘唯一者’所教的一样么？”

“小姐，太太，”诗人谦虚了一下，“你们太夸张了。但丁也是有大功绩的。总之，各人有各人的意向。在我自己，则我愿意为了获得你们的称赞而牺牲但丁那种荣名的。”

“‘唯一者’呀！‘唯一者’呀！”崇拜他的女人们赞叹说，激动得几乎昏过去了。

塞拉菲诺再朗诵一首十四行诗，诗中叙述一位美人家里失了火，人们跑来救火，可是熄灭不了，因为他们须得先用水浇熄自己心年的火焰，这火焰是他们看见了美人而燃起的；此时，贝特丽采再忍不住了，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她回到主厅去，命令她的侍童里恰德托——一个童子，他绝对服从她的命令，而且她好几次觉得，在恋爱着她的——上楼去，拿一个人把在她的寝室门口等候她。她急步穿过那些拥挤着客人的辉煌的厅房，到了一条冷僻的走廊，那里惟有几个守卫兵士倚着长矛打瞌睡。她开了一个小铁门，走上一架阴暗的螺旋形梯子，这梯子是通到四方形北塔内一个穹窿形大房间，公爵夫妇的住室去的。她手执一支蜡烛，走到一个装在石墙内的橡木小橱跟前，公爵的重要文书和秘密信件都保存在这里面。她将那从丈夫身上偷来的钥匙插进锁眼去，正要开锁，可是发现这锁已经破坏了。她拉开小橱的铜门，只看见空无一物的抽屉。她心里明白：穆罗已经发觉钥匙被偷了，已经把信件藏到另外地方去了。

她站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外面，雪块在飞舞，同白色的鬼怪一般。

风怒吼着，有时象人叫号，有时象人啼哭。夜风的呼声，唤起了她所熟悉的那些可怕的旧思想。

公爵夫人的眼光落在“狄翁尼士之耳”圆管口的铁盖上面，这听管是雷翁那图所装置，联络楼下厅房和公爵夫妇寝室的。她走到听管跟前去，揭开那沉重的盖子，倾听着。一阵阵音浪传到她的耳朵，好象人们经过空洞的海螺壳听到的远处海涛冲击声音。参加祝会的人群的喧哗笑语当中，音乐的温

柔声调当中，夹杂有夜风的咆哮和锐叫。

突然，她觉得，不是从下面传来，而是有人在她耳朵旁边低语说：

“伯令聪尼！……伯令聪尼！……”

她喊起来，面孔都苍白了。

“伯令聪尼！……我自己怎么想不起来呢？是的，当然的！我可以从那里知道一切。找他去罢！可是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人家要发现我失踪的……不管它！我要知道一切；我再忍受不住这种欺骗了！”

她记起了，伯令聪尼为了生病，没有参加今晚跳舞会；她对自己说：此时他一定独自一个人在家。她唤侍童里恰德托前来，这侍童正在房门口站着。

“吩咐两个轿夫抬一乘软轿在底下花园秘密小门口等着我。但是，要我喜欢你的话，你就要当心不教一个人知道！听到么，——不教一个人知道！”

她伸手给他亲吻。侍童赶快走开执行她的命令去。

贝特丽采回到她的寝室，披了一件皮斗篷在肩膀上，还戴了一个黑绸面具，几分钟之后，她就坐上软轿抬往雷奇诺门去了，伯令聪尼家就在这城门近旁。

诗人伯令聪尼把他的破旧小屋叫做他的“虾蟆洞”。他虽然得到好多的馈赠，但生活很浪漫，所有的财物都给他喝酒赌钱花光了；所以“贫困”跟着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好象一个不可爱的然而忠实的老婆。”

他躺在一张破烂的三足床上，一根木柴作为这床的第四条腿，垫褥穿了许多洞，坚硬得很。他喝了第三杯劣酒，正在构想一篇给采西丽亚太太那只宠狗的墓志铭。诗人看着火炉内最后一块炭都燃烧完了，无法取暖，只好将那虫蛀的栗鼠皮袍当作盖被，盖在他的纤细的鹤腿上。他听着风的咆哮，心里想着今夜的寒冷。

今晚宫廷跳舞会正待表演他献给公爵夫人的那篇《天国》寓言诗剧的，他没有去并不是因为生病，——他好久就生病了，瘦得这样厉害，据他自己说：“解剖学家可以在他身上研究人类全部筋，肉，骨骼的；”但即使他只剩一口气，他也要参加这个跳舞会。他不去的真固，乃是吃醋：他宁肯在这“虾蟆洞”内冻死，而不愿眼见他的敌手的胜利，这个无耻流氓，这个骗子，什么“唯一者”先生，他的无聊的打油诗已经弄得上等社会那些蠢鹅都头脑糊涂了。

一想到这个“唯一者”，伯令聪尼的苦胆汁就升上心坎。他握起了拳头，在床上暴跳起来。这房里那么冷，使得他不得不镇静，依旧躺下去。他颤抖着，咳嗽几声，把盖被裹得紧紧的。

“那些混帐东西！”他咒骂说。“做了四首十四行诗，关于柴火的，做得如此美丽！可是我一片柴火都没有；……墨水还要冻冰哩，那时我就写不成了。我可以折下楼梯上栏杆来烧火么？有栏杆没有，都不在乎的，——体面的客人不会到我这里来，至于那个重利盘剥的犹太人要跌断脖子，那却不是什么重大的损失。”

可是他还是爱惜他的梯子。他的眼光落在破床下当作第四条床腿用的一根木柴。他考虑一会，究竟整夜挨冷好些，还是睡在动摇不定的床上好些。

风从窗子裂缝钻进来，哭着，笑着，象巫婆在烟囱里面。伯尔拿图下了最后决心，起来拉出支床的木柴，劈成小片，丢到火炉内去，火焰光耀起来，照着这愁惨的房间。他蹲在地下，伸出冻成蓝色的手到炉火前去，炉火就是

这位寂寞诗人的最后的朋友。

“猪狗不如的生活！”伯令聪尼想。“我为什么不如别人家呢？神圣的但丁当时在那没有人知道什么司伏萨家族的时候，曾为我的远祖，有名的弗罗棱斯人，写了几行诗：

伯令聪·贝尔雷，
我看见他走去，
腰围着骨和皮……

当我来到米兰的时候，宫里那些佞幸还不晓得辨别什么叫做八行诗，什么叫做十四行诗哩。让他们知道新诗的美的，不是我是谁呢？希波克冷泉水（20）化成大河，几乎泛滥起来，——这难道不是我的功劳么？现在卡斯塔里之水（21）似乎也流进‘大运河’里去了。但我得到什么报酬！我好象一只狗，躺在狗窝的干草上活活饿死！……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这个穷困诗人，好象我戴了一个假面具，好象我满脸生了麻子。”

他读着他向穆罗公爵诉苦的长诗中几行诗句：

……我一生中听到其他的答话，
只听：位置都有人了，你回家去罢。
怎么办呢？我好象完了蛋！
我不是请求一顶愚冠，——
请你将诗人当作一只蠢驴，
主公呵，他会替你推磨！……

他苦笑着，垂下他的秃头。

现在他蹲在炉火前面，既瘦又长，带着那个酒糟鼻子，活象一只生病的挨冷的鸟儿。

忽然楼下有人敲门。他听到害水肿病的唠叨的老娘姨，睡醒来在那里咒骂，以后就是一阵木鞋子走过砖地的响声。

“那个鬼到这里来？”伯令聪尼十分惊异。“又是那个犹太人来讨利息么？这些该入地狱的异教徒！他们晚上也不让人家安静的……”

楼梯板上踏着响。门开了，一位穿貂皮袍子的贵妇人走进房里来，脸上戴一个黑绸面具。

伯尔拿图跳起来，呆呆地盯着她看。

她一声不响，走向一把椅子。

“当心，太太！”屋主人警告她。“椅子靠背断了。”

然后，他恭恭敬敬地问道：

“高贵的太太光降敝庐，这种荣幸，我应当感谢那位禅灵呢？”

“她一定向我求诗的。一首爱情小诗么？”他心里想。“一定是的，那么我就有点进款了。即使够买这一冬的柴火也好。她这个时候，一个人到这里来，是很奇怪的么？……但我不是默默无闻的！有好多女人暗中崇拜我。”

他高兴起来，走到火炉跟前去，很慷慨地将最后一片木柴也丢进火里去了。

高贵的太太取下了面具。

“是我，伯尔拿图。”

他大喊一声，后退几步，必须扶着门柱才不至倒下地来。

“耶稣！圣母玛丽亚！”他圆睁双眼，说不出话来。“娘娘！……高贵的公爵夫人！……”

“伯尔拿图，请你替我办一件事，我要重谢你的，”贝特丽采说。然后她向周围看看，问道：“没有人偷听我们说话么？”

“放心好了，娘娘！除了老鼠以外没有人听的。”

“那么听我说，”贝特丽采慢慢说下去，一面举起锐利的眼光望他。“我知道，你替公爵写了爱情诗给吕克列沙小姐。你一定有公爵委托的信件。”

他面孔苍白了，眼睛睁得更大，呆呆地对着她看。

“你不要害怕，”她再说，“没有人知道的。我答应你，我要重重酬谢你，如果你给我那些凭证。我要替你装金，伯尔拿图！”

“娘娘，”他终于勉强说出话来了。“不要相信这话！……这是别人造谣的……我没有这种信件……上帝可以替我做证……”

她的眼睛射出怒火，稀疏的眉毛蹙成一处。她站起来，逼人的锐利的眼光没有离开他；她走到他的跟前去。

“不要说谎！我什么都知道了。给我公爵的信，不然你就没有命了！听到么，——给我信！你要当心，伯尔拿图！我带来的人在底下等候。我到这里来，不是同你开玩笑的。”

他跪下在她的面前。“随您的意思，娘娘！我没有什么信……”

“没有么？”她问，屈身向着他，直看进他的眼睛。“你说没有么？”

“没有……”

“等着罢，你这该落地狱的皮条客！我要强迫你说出真话。我用自己的手捏死你，你这杂种！”她喊，同发狂一样，果真用她的温柔的指头去捏诗人的颈项，捏得如此有力，使得他不能喘气，他的额头青筋暴胀起来。他没有反抗，只垂下双手，无可奈何地动着眼睛。此时，他更象一只可怜的病鸟儿。

“她捏死我了！天哪，她捏死我了！”伯令聪尼心里想。“好的，由她捏死……我却不出卖公爵的。”

伯令聪尼一生只是宫廷小丑，只是放浪的光棍，做诗卖钱的人，但他未曾卖主求荣过。他的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比罗曼雅佣兵的血，暴发户司伏萨的血还更纯洁些；现在他准备证明这个。他又想起了但丁的诗：

伯令聪·贝尔雷，
我看见他走去，
腰围着骨和皮……

公爵夫人又清醒了。她带着嫌厌神气，放松了诗人的颈项，一脚踢开他，走到桌子旁边，拿起那盏塌扁的锡灯，灯心快烧完了；她向着隔壁房间的门走去。她早已发现这个房间，她想那里一定是诗人的书房。

伯尔拿图跳起来，站在房门口，要拦阻她的路。公爵夫人没有作声，只盯他一眼，他不由得低下头来，拱起背脊，退到旁边去。

她走进这穷困诗人的书房。房内发出生霉的书籍的气味。没有装潢的墙壁上石灰已经剥落了，现出了暗黑的潮湿斑点。凝了冰的窗子的破碎玻璃，

用破布塞起来。倾斜面的写字台上，沾满了墨水，放着一些鹅毛笔，留下了吟哦时拔毛及咬啮的痕迹，此外还有种种式样的纸张，大约是诗稿。

贝特丽采把灯放在一个书架上，再不理睬屋主人了，开始搜查他的文书。

她翻出一大堆十四行诗，写给会计官的，仆役长的，厨子和酒侍的：带开玩笑，诉苦并请求金钱，柴火，酒，衣服和食粮。在一首诗中，诗人请求巴拉维奇诺爵爷，万圣节时送给他一只塞满棍棒的烧鹅。另一首诗，题为《穆罗赠采西丽亚》，诗中把公爵比做丘比德，把公爵夫人比做优诺，诗人叙述，有一天穆罗赴爱人约会时，半路上遇到雷雨，不得不退回家里来了，因为嫉妒的优诺预感到她的丈夫有外遇，于是从头上扯下冕旒将珍珠当作雨点和冰雹，丢到地下去。

忽然，她看见一个做得很讲究的乌木盒子放在大堆纸头之下。她打开了盒子，里面有一包信，用绳子小心捆扎着。

伯尔拿图一直留心她的动作的，此时吓得合起了双手。公爵夫人先看了他一眼，然后看信。她看见吕克列沙的名字，认出公爵的笔迹，——她知道找到她所要的了：这是公爵的信，以及公爵委托的写给吕克列沙的情诗底稿。她抓起这包信，藏在胸前衣服之内，丢给诗人一袋杜卡，好象人们拿一根骨头丢给狗子一般，——她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房子。

他听到走下楼梯和关闭屋门的声音。他在屋子中间站了好久，仿佛头上打了一个霹雳。他觉得地板动摇起来，好象是在惊涛骇浪中的海船上面。

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躺下去，在他的摇晃的三脚床上，不久就睡得同死人一样了。

公爵夫人回到宫里来了。

客人们已经发觉她的失踪了，大家悄悄地探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公爵是坐立不安的。

贝特丽采走进大厅来，面孔有点苍白，走到她的丈夫跟前，告诉他：饭后觉得疲倦，回到里面去躺了一会儿。

“贝采，”公爵说，抓住她的冰凉的手，这手在他手里轻轻颤动着，“你若是身体不好，那就告诉我，为了上帝的原故！不要忘记，你是怀了胎的。你愿意的话，今晚祝会的第二部分可以推延到明天去。这一切，我是为你而筹备的，我的爱！”

“不，没有推延的必要，”公爵夫人回答，“你放心好了，维科。我好久以来没有觉到象今天那么好过。我是那么快活……我要看‘天国’表演。我还要跳舞哩！……”

“那就好，谢谢上帝，我的爱，谢谢上帝！”公爵说，放心了，恭敬而又温柔地吻着他的夫人的手。

客人们又回到“球厅”里去，那里装设着宫廷机械师雷翁那图·达·芬奇发明的某种机关，为表演伯令聪尼写的“天国”之用的。

大家都坐下，熄了灯火之后，雷翁那图的声音喊道：

“好了！”

一条药线烧起来，不久，排成环状的几个水晶球：就在黑暗当中发光，好象透明的冰球。这些水晶球里面装满了水，给无数花花绿绿的明亮的小火焰映照着。

“看哪，”爱梅里拿小姐指着雷翁那图，对邻座一位太太说，“看他的面孔哪！真是一位魔术师！他还要将整个宫殿举到空中去哩，好象神话中所

说的！”

“不应当玩弄火的，”邻座太太说，“怕要烧掉房子的！”

水晶球背后，藏着一些圆圆的黑箱子。一个白翅膀天使，从一个箱子中钻出来，唱这诗剧的序曲。唱到

大君运转他的圆球……

这句诗时，天使指着穆罗，意思是说：穆罗治理他的臣民好象上帝运转天上的星宿。

此时，这些圆球在机关轴上旋转起来了，配合着奇异的，轻微而好听的响声，好象这些水晶球互相接触而奏出毕塔哥拉斯派所说的那种神秘的音乐。这是雷翁那图发明的一种玻璃钟，用乐键敲击奏出来的。

这些行星忽然停止转动。星球之上依次出现了相应的神灵：丘比德，阿波罗，墨邱利，马斯，狄安娜，维纳斯，萨土恩，一齐向贝特丽采行礼。

水星之神墨邱利说：

“你出现了，古代星宿都黯然无光，
你是天空的明镜，是生命的太阳，
你的美因惑了，迷醉了万神之王，
光明中之光明呵，奇观中之奇观！”

金星之神维纳斯跪下一膝，在公爵夫人面前：

“我的魔力因你而化成埃坐，
从今，我不敢以维纳斯自称，
如同失败的星宿，我屈服于你的光明，
新的太阳呵，欣美你，我藏起了色身。”

月神狄安娜请求丘比德说：

“父呵，让我去服侍女神中的女神。
把我当作女奴，送给米兰国公爵夫人。”

土星之神萨土恩，打断他的勾命镰刀，呼喊说：

“愿你的一生，安乐幸福而和平，
一个黄金时代，有如旧时的萨土恩。”

最后，木星之神丘比德，将希腊的三“优美”和基督教的七“主德”奉献给公爵夫人。以后整个奥林匹斯山，“天国”，又转动起来了，在天使的白翅膀和挂满绿灯——象征希望——的十字架荫蔽之下。男女神灵一齐歌唱一首颂赞贝特丽采的诗，伴着水晶球音乐和观客的喝采声音。

“请问，”公爵夫人问她的邻座卡斯拍·维士孔蒂先生，“这里为什么没有优诺呢，她是丘比德的嫉妒的妻，她从头上扯下冕旒将珍珠当作雨点和

冰雹，丢到地下去？”

公爵听到了这几句话，急忙转回头来，看着贝特丽采。她笑得如此奇异而勉强，使得穆罗心内忽然感觉一阵冷战。但公爵夫人立刻镇静下来，说起别的事情了，她只把衣服里面那包信紧压在她的胸膛。复仇的预感迷醉了她，使得她精神奋发，安静，而且几乎快活的。

客人们到另一个大厅去，那里要表演另一出戏。黑奴，豹子，恶龙，狮子和马人，拉着努玛·滂皮留（22），凯撒，亚古士督和特拉扬（23）等人的凯旋车，还有寓意的图画和文字，表示这些英雄不过是穆罗的前驱而已。最后，一群独角兽拉来一辆车子，上面有一个大球，球上有一个军人躺着，穿着一身铁锈的甲冑。一个裸体的金童，手拿桑树枝（24）从甲冑缝中钻出来，这是表示：感谢穆罗的统治，旧的黑铁时代死去了，新的黄金时代诞生出来。大家非常惊异，因为这个金童乃是一个活的孩子。童子身上涂了厚厚一层黄金，觉得很不舒服：他的受惊吓的眼睛闪着泪珠。

他用着颤抖的忧郁的音调，唱一首歌，向公爵致敬，歌中有如下单调的几乎不祥的叠句：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我回来，换上一副新的美容，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我这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

人们绕着“黄金时代”车子周围跳起舞来。

无穷尽的祝辞，使得大家都厌烦了；人们不愿意听了，但童子还站在那上面，动着渐渐僵硬的涂金嘴唇，带着无可奈何的面孔，仍旧唱着：

“幸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我这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

贝特丽采同卡斯拍·维士孔啻一起跳舞。有时觉得一阵呜咽或惨笑塞住她的喉咙。太阳穴血管跳动很厉害，痛得忍受不住了；她的眼前一片黑暗，但她的面孔还装做无忧无虑的样子，她微笑着。

跳舞完了之后，她离开人群，又静悄悄地溜走了。

公爵夫人到那个偏僻的宝藏塔去，那里，除了她和公爵之外，不许别人进去的。

她从侍童里恰德托手里拿起蜡烛，命令他在门外等候，而自己一个人走进那个高大的房子，里面既暗又冷，同地窖一般。她坐下来，拿出那包信，解开绳子，通通摊在桌子上面。她正要读信，忽然一阵风，带着锐利的呻吟，唿哨和咆哮。从烟囱刮进来，怒吼着，号叫着，吹彻了全塔，几乎把烛火吹熄了。以后，又悄静无声。贝特丽采以为听到了远远的跳舞音乐，还有一种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那是下面地牢之内铁链的响声。

此时她感觉到，有个人站在她背后黑暗的房角。熟知的恐怖袭击了她。她知道，不应当去看的，但她忍耐不住，她掉转头来。房角里，站着她曾有一次见过的：高高的，黑黑的，比黑暗还黑，穿着殓衣，低垂着头，戴一顶修士的风帽，戴得很低，所以面貌看不清楚。贝特丽采要叫喊，要唤里恰德

托进来，可是她说不出话。她跳起来，要逃跑了，但她的双腿抖得很厉害。她跪下地去，低声说：

“是你呀……又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于是，他慢慢抬起头来。

她看见了过世公爵仗·嘉黎亚左的面孔，不是死的，也不吓人；她还听到他的声音：

“请饶恕我，你可怜的，可怜的人……”

他向着她前进一步。一阵非人世所有的冷气侵袭了她。她大喊起来，不是人的叫声了，她失去了知觉。

里恰德托听到这声叫喊，奔进房内来，看见她昏倒在地板之上。他急忙跑去寻找公爵，穿过几条黑暗的只有几处点着卫兵昏暗灯笼的过道，到了灯烛辉煌人群拥挤的厅房里！他疯了一般叫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

是午夜了。跳舞会中笼罩着最放纵的欢乐空气。人们正在举行一种新式跳舞，其中男女舞伴须排成长队依次走过那个“忠实爱人凯旋门”的。一个男子装扮“恋爱之神”，手里拿只长喇叭，坐在拱门上面。底下站着几个“裁判官”。若是“忠实的爱人”走来了，“爱神”吹出温柔的曲调向他们致敬，“裁判官”也喜喜欢欢让他们通过“凯旋门”。不忠实的，则无论如何努力都走不过这魔术门去的，那时喇叭吹出震耳的声音，“裁判官”也拿着糖果乱向他们抛掷，而这些不幸的人在讽刺的评论之下，不得不逃跑了。

公爵刚刚以“最忠实的爱人”资格通过这个拱门，最温柔最甜蜜的喇叭声音欢迎他，好象牧笛吹出的，好象斑鸠的歌唱。

此时，人群分开了。里恰德托冲进厅内来，拼命地叫喊：

“救命呀！救命呀！”

他看见了公爵，就冲到他跟前去。

“殿下，娘娘病了，……快点！……救她去！”

“病了？又病了？”

公爵双手捧着头。

“哪里？在那里？说清楚一点！……”

“在宝藏塔里……”

穆罗举足奔跑，跑得这样急，以至于胸前金鳞锁碰着响，梳得十分美丽的发卷也在他头上跳动，特别的有趣。

“忠实爱人凯旋门”上那位“爱神”还在吹喇叭，最后觉得底下出了什么乱子了，就不响了。

好多人跟在公爵屁股后头跑。忽然全体人群都骚动起来，发生恐怖，好象一群羊拥挤到门口去。“凯旋门”倒了，被人践踏在脚底下。那个吹喇叭的人，刚刚来得及跳下来，只有一条腿脱了臼。

有人喊：

“失火了！”

“果然失火了。我刚才不是说过么，不应当玩弄火的！”不赞成雷翁那图的水晶球的那位太太叫喊，合起了双手。

另一位太太大声叫起来，准备着昏倒了。

“不要慌！并没有失火！”有些人安慰说。

“那么，为什么事情？”另一些人询问。

“公爵夫人忽然病了。”

“她要死了！有人毒她的！”一位廷臣忽然得了什么暗示，冲口而出，立刻便信了自己所说的话。

“没有这事，……公爵夫人刚刚在这里，……她还跳舞哩！……”

“您没有听人说么？过世公爵仗·嘉黎亚左的未亡人，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要替她的丈夫报仇，……用一种慢性的毒药……”

“上帝保佑我们呵！”

隔壁大厅还在奏乐。那里的人不知道此事。人们正在跳“维纳斯和扫鲁士”。女人含着温柔的微笑，用金链子拉着她们的男舞伴，当作俘虏；男人若是发出欣慕的叹息而跌倒匍匐地下时，女人就扮出胜利者的姿势，用脚踏在他们的颈项上面。

一位侍从冲进来，挥舞手臂，对那些乐师呼喊说：

“停止音乐！公爵夫人病了。”

听了这个喊声，大家都转头来看。音乐停止了。惟有一张大提琴，一个重听的半盲的老头子拉的，还在寂静之中响了好久，哀怨地颤动着。

几个仆役匆匆忙忙抬过一架狭长的木床，上面有坚硬的垫褥，床头有二块横板做枕头用的，两边各有一个把手，底下有根横棍安放产妇的脚。这架木床平时保存在宫内藏衣室里，年代很久，司伏萨家各代女主都是在这床上分娩的。这架产妇用床，此时，在跳舞厅中辉煌灯烛之下，盛装贵妇群中经过，引起了奇异而不祥的印象。

大家面面相觑，心里都明白了。

“若是受了惊恐，或者跌了一交的话，”一位老太太说，“那就应当立刻拿红绸剪成小块，拌着鸡蛋清吞咽下去。”

另一位太太则以为红绸没有效力，她必须拿七个鸡蛋胚，放在一个蛋黄里面吃下去。

此时，里恰德托——他已经走到楼上一个厅房来了——听到隔壁房里一声惨痛的叫喊，吃了一惊，停止脚步，恰逢几个女人拿着满篮衣服，暖炉和热水桶急急忙忙在那里经过，他指着房门问一个女人说：

“里面怎么样了？”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他。

另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婆，大约是稳婆，扮出严厉的面孔望着他，对他说：

“走开去罢！你在这里碍手碍脚地干什么？小孩子不要问这种事情！”

房门开了一瞬间，里恰德托看见房内，脱下的衣裳堆里，现出了他所如此无望，如此天真爱着的那个女人的面孔：通红的脸，满头大汗，发束紧贴在额头，张开的嘴不断地喊痛。这童子吓得面无人色了，急忙用手盖住自己的面孔。

他的身边，种种式式的女人在低声商议：保姆，女医，巫姑，稳婆等。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有的主张用蛇皮缠缚产妇的右腿，有的主张将产妇放在铁锅内沸水之上，有的主张拿她的丈夫的头巾捆着她的肚皮，有的主张用烧酒泡鹿茸和胭脂虫给她喝。

“应当拿一块鹰石放在右边膈肢窝，一块磁石放在左边膈肢窝，”一个最热心的衰老女人喃喃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一块鹰石或一块绿玉！”

公爵从房里奔出来，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捧着他的头，呜咽着，好象

小孩子。

“主上帝呵！主上帝呵！我忍受不下去了，……我难过死了，……贝采，贝采，……我有罪的，我该入地狱的。”

他想起了，刚才公爵夫人看见他时，怒冲冲地叫喊：“滚开去罢！滚开去罢！到你的吕克列沙那里去罢！……”

那个热心的老太婆走到他跟前，端来一个锡盘子。

“请您吃这个，殿下！”

“什么东西？”

“狼肉。这是一种老方法：丈夫吃了狼肉，产妇就要轻松些。狼肉，殿下，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公爵扮起无可奈何的面孔，努力吞咽一块坚硬的黑肉，这肉哽在他的喉咙之内没有下去。

老太婆屈身向着他，喃喃念诵：

“我们的父，你在上，
七只公狼，一只母狼，
在天空，又在人间。
清风吹散了不祥，
保佑我们无灾无难。”

神圣呀，神圣呀，神圣呀，——奉唯一的永恒的三位一体之名。急急如律令。阿门。”

御医长路易基·马良尼从病人房里出来，其他的医生陪着他。

公爵赶紧走到他们面前。

“怎么样了，现在？”

他们不响。

“殿下，”最后，路易基说，“凡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做过了。我们希望上帝施恩于……”

公爵抓住他的手。

“不，不！……一定有个办法的，……这样是不行的，……为了上帝的原故！……想个办法罢，想个办法罢！……”医生相互看了一眼，好象占卜者的神气，觉得必须做点事情来安慰公爵。

马良尼皱起了额头，用拉丁话对一个红面孔的青年医生说：

“三两清水蜗牛汤，加上豆蔻和研碎的红珊瑚……”

“放一次血好么？”一个善良而畏葸的老头子问。

“放血么？我也想到了，”马良尼回答。“不幸火星在巨蟹宫，黄道第四宫，而且又受了逢单日子的影响……”

老头子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就不响了。

“师傅，您以为怎样，另一个医生向马良尼说，一个双颊红红的自负的轻佻的人，有着快乐而漠然的眼睛，“蜗牛汤内可以放点三月间牛粪么？”

“唔，是的，”路易基深思地赞同他的意见，一面磨擦鼻梁。“牛粪么，自然，自然！”

“天哪，天哪！”公爵叹气。

“请您放心好了，殿下，”马良尼转脸向着他，“我给您保证，凡是科

学上规定的……”

“滚到魔鬼那里去罢，连你们的科学一起滚罢！”公爵突然叫喊起来，气愤愤地握起了拳头，他再忍耐不住了。“她要死了，她要死了，——你们听到么，你们还用什么蜗牛汤和牛粪……你们这些混蛋！……你们通通要挂到绞刑架上去的！……”

他急得要死，在房里跑来跑去，听着不停息的痛喊。

忽然他的眼光落到雷翁那图身上。他把艺术家拉到旁边去。

“听我说！”公爵昏头昏脑地说着，自己显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听我说，雷翁那图，这些医生合起来都不如你。我知道你晓得种种秘密，……不，不，你不要反驳我，……我知道……唉，我的天，我的天……这种叫喊！……我要说什么呢？对啦，帮助我，我的朋友，帮助我，做点事情……牺牲我的灵魂也愿意的，只要我能够帮助她，——那怕只在短短的时候，只为的不听见这种叫喊……”

雷翁那图正要回答什么话，但公爵已经忘记他了，跑去迎接那些刚走进来的教士和修士。

“来了！谢谢上帝！你们带什么来？”

“一块圣俺布罗曹的遗骸，一条助产女圣马加里特的带子，一颗圣克利斯朵夫的牙齿，还有一根童贞玛丽亚的头发。”

“好的，好的！去罢，祈祷罢！”

穆罗要同他们一起进病人房子去，但恰在此时一声非常可怕的叫喊使得他不得不塞住耳朵逃开了。他跑过几间阴暗的厅房，然后停在几盏灯照耀着的不大明亮的祈祷室内，跪在圣像面前。

“我犯了罪了，圣母呵，我犯了罪了，我这该受咒诅的。我杀害了一个无辜的青年，仗·嘉黎亚左，我的正经主子但你大慈大悲的圣母，惟有你能替罪人说情，请你俯听我的祈祷，施恩于我！我愿牺牲一切，愿为救赎我的一切罪过而祈祷，只要你救救她！拿我的灵魂去罢，我替她死罢！”

无意义的不连贯的思想，拥挤在他的头脑之内，妨害他祈祷。他不知怎样想起了不久之前他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船主在飓风当中船快下沉的时候，向童贞玛丽亚许愿，将来要点一支大蜡烛，同船桅一般大；一个船伙问他；那里有钱买那么多的蜡呢？他回答说：“莫作声！现在我们救命要紧，这个问题以后还有工夫去想的。此外，我希望，圣母得了一支较小的蜡烛也许能够满意的。”

“我为什么想起这种事情呢，我的天！”公爵醒悟起来。“难道我疯了么？……”

他努力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又开始祈祷。

但他的眼前，好象有冰球一样的明亮的水晶球飘浮着，转动着，他也仿佛听到了温柔的音乐，以及那个金童用凄惨的声调唱的叠句：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以后，一切都消逝了。

他醒来时，自以为只过了二三分钟。可是，离开祈祷室，他就看见冬季灰色的晨光从那给雪风吹拂的窗子透射进来了。

穆罗回到罗克阁厅内去。这里万籁无声。一个女人携着一篮襁褓经过。她走到他跟前，说道：

“娘娘产下来了。”

“她还活着么？”他说不出话来，面无人色。

“活着的，谢谢上帝！但是小孩子已经死了。娘娘身体很疲弱，她请殿下下去说话。殿下下去么？”

他走进房里去，看见枕头上——一张面孔，同小女孩子的那么小，两颗凹陷的大眼睛好象给蜘蛛网蒙蔽着的，——一张安静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他走上前去，屈身向着她。

“叫人请伊萨伯拉来……快点……”她轻轻说。

公爵叫人请去。不久，一个瘦长女人，带着忧郁的严肃的面孔走进来，她就是亚拉贡尼之伊萨伯拉，过世公爵仗·嘉黎亚左的未亡人。她走近这临死者床头。大家都离了房子，除了忏悔师和穆罗以外；他们两人也站到旁边去了。

这两个女人互相耳语了好一会儿。以后，伊萨伯拉吻了贝特丽采，同她告别，跪下来，用手蒙着面孔，祈祷。

贝特丽采又喊她的丈夫到床头来。

“维科，宽恕我！不要哭！你想想，——我是永远同你在一起的，……我知道惟有我是你……”

她没有说完，但他明白，她的话的意思是说：“……惟有我是你所爱的。”

她用一种静亮的，好象从无限远地方来的眼光，望着他，轻轻说：

“吻我呀！”

穆罗的嘴唇碰着她的额头，她还要说什么话，但说不出来，只能叹了一口气，用着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在嘴唇上……”

一个修士读送终祈祷文。亲近的人又回到房里来了。

穆罗的嘴唇不肯放开这个永别的接吻。他觉得，她的嘴唇如何渐渐冰冷了；在这最终接吻里，他领受了他的配偶的最后的氣息。

“她归天了，”马良尼说。

众人都画了十字，跪下地去。穆罗慢慢立起身来。他的面孔是呆板的，没有表现痛苦，只有可怕的使人难以相信的紧张。他呼吸困难而急速，好象在十分用力攀登高山。忽然，他挥舞两臂，挥舞得很奇怪而不自然，他大喊一声“贝采！”——便倒在死尸身上去了。

在场的人当中，惟有雷翁那图保持着镇定。他用一种深刻的探究的眼光，观察公爵。在这一瞬间，艺术家的求知欲压过了其他一切的感情。他观察重大苦痛，在人类面容上和肉体动作上之表现，好象在从事一种奇怪的不平常的实验，好象在观察一种美丽的新的自然现象。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毫筋肉抽动，逃过他的无所不见的不动情的眼光。

他要尽可能快地将穆罗的绝望而悲哀的面容，画在他的怀中簿子上，所以他下楼到僻静的厅房去。

这里，蜡烛余烬冒出烟来，溶化的蜡滴在地板之上。在一个大厅内，他从那倒塌的受人践踏的“忠实爱人凯旋门”上跨步而过。恭维穆罗和贝特丽采的那些华美的象征事物，努玛·滂皮留，凯撒，亚古斯督和特拉扬等人的凯旋车，以及黄金时代的车子，在这寒冷的晨光中现出了愁惨和不祥的情景。

雷翁那图走到那业已熄灭的火炉旁边，向四围一看，确定这间大厅内没有旁人之后，便拿出怀中簿子和铅笔，开始描画起来。忽然，他看见那个装扮“黄金时代”的童子就在火炉旁边一个角隅，冻僵了，睡着了，缩作一团，双手抱着膝盖，头搁在膝盖之上。冷却的炭灰的最后热气，再不能温暖他的涂金的裸体了。

雷翁那图轻轻触动他的肩膀。童子没有抬起头来，只迟钝而悲哀地呻吟着。艺术家把他抱在怀里。童子睁开了两颗紫蓝色的害怕的大眼睛，流出泪来。

“回家去！回家去！”

“你家在那里？你叫什么名字？”雷翁那图问他。

“李比，”童子回答。“回家去，回家去！我很不好过，很冷他的眼睛又闭起来了。好象在发谵语一样，他喃喃说：

“不久我就回到你们人类当中，
我回来，换上一副新的美容，
奉了穆罗召唤，我又回来，——
我这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

雷翁那图脱下了披肩，把这童子裹在里面，放在一个椅子之上；然后到隔壁小房子去，唤醒那些趁纷乱的时候喝醉了睡在地板上打鼾的仆人。他从一个仆人口里知道：李比是一个穷困老鳏夫、新布洛列托街的一个面包匠的儿子，他的父亲以二十个斯古独代价将他租给人装扮“黄金时代”的，虽然有些人好意警告他：小孩子会因涂金而死。

艺术家寻找他的温暖皮袍，穿起来，回到李比那里去，把他小心藏在皮袍之内，便离开宫殿了，为的在一家药铺购买必需的药料洗去童子身上的金粉然后送他回家去。

他忽然想起了刚才开始的图画：穆罗面上罕见的绝望表情。

“不相干，”他想，“我绝不会忘记的。重要的乃是：高扬的眉毛上面那些皱纹，以及嘴唇边那种奇异的、明显的好象狂喜的微笑，——在人类面容上，无论最大的痛苦或最大的快乐，都要现出这种微笑，——两个世界，象柏拉图所说的，在基本平面上是分离的，在尖顶上则接合一起。”

他觉得小孩子在他身上冷得打战。

“我们的‘黄金时代’！”艺术家想，含着一种忧郁的微笑。

“我的可怜的小鸟儿！”他含着无限的同情，低声说。他把童子包裹得更加温暖，如此温柔和爱抱紧在他的胸前，使得这个病童子做梦，梦见他过世的母亲怀抱着他，给他唱催眠歌。

公爵夫人贝特丽采死于一四九七年一月二日星期二早晨六点钟。

公爵足有二十四小时以上守在他的夫人尸体旁边。他不理别人安慰，不睡觉，也不吃饭。亲近的人害怕他发疯了。

星期四清早，他叫人拿纸张笔墨来，写了一封信给厄斯忒之伊萨伯拉，过世公爵夫人的姊姊，通知他贝特丽采逝世的消息，信中有一段这样说：“若是我自己死了，那还容易忍受些。我请求您不要派人来吊唁，免得触景生情增加悲痛。”

同日中午，他容纳亲近的人的劝告，吃点东西，但他不肯在桌子上吃，

他叫里恰德托端了一个没有铺布的木板在他面前，就在那上面吃饭。

筹备奉安事情，公爵起初委托给他的秘书长巴多罗买阿·嘉尔哥。但后来关于丧队次序请求他指示时候，他觉得做这种工作很有兴趣，于是就以筹备黄金时代新年祝会时那种热心来指导这次丧事工作了。他努力工作，关心极琐细的事情，十分精密确定黄白大蜡烛的重量，祭台上铺的金绣以及红黑丝绒的尺寸，还有多少小钱，豆子，咸肉，施舍于穷人以为死者灵魂纪念等等。当他寻出布匹来缝宫廷仆役的丧服时，他还要摸摸布料，对着亮光细看，研究质地的好坏。他也为自己特别定做一件“大丧之服”，用粗糙的布料做的，故意弄出许多洞眼和裂缝，使人觉得，他在绝望悲哀之中，撕裂自己衣服。

星期五黄昏的时候出丧下葬。丧队前头是走卒，传令官，他们吹着银制的长喇叭，上面挂着黑绸旗帜，鼓手，他们擂着丧礼进行曲，骑兵，他们戴着面甲，子执丧旗骑在骏马之上，马背蒙着画有白十字架的黑丝绒；以后是各修道院的修士，各教堂的教士，各人手持燃点着的六磅重蜡烛，还有大主教以及他的全体扈从。枢车上面盖着银绣的罩套，立着四个银制的天使，中央戴着公爵冠冕；穆罗随在枢车后面，他的兄弟红衣主教亚斯干尼奥·司伏萨，陪伴着他，还有皇帝陛下的公使，西班牙，拿波里，威尼斯和佛罗棱斯的公使；以后就是枢密顾问，侍从，巴维亚大学博士和学士，体面商人，米兰城每区十二个送葬代表，以及无穷无尽的民众。

丧队那么长，前头已经走进圣玛丽亚修道院，后头还未曾离开官殿。

几天之后，公爵立了一个墓碑，在他的下地即死的小儿子列昂的坟墓之上。碑文写得很有趣，是穆罗自己用意大利文起的稿子，叫梅鲁拉译成拉丁文的：

“吾不幸，未见光明即已辞谢尘世。吾之死，使吾母丧失生命，使吾父丧失贤配。

如此悲惨命运之中惟有一事足资安慰者，即诞生吾之父母皆足以配匹神明：罗督维科与贝特丽采，米兰国公爵与公爵夫人。一四九七年一月某日立。”

这碑文用金字描在黑大理石板之上。列昂的小墓也在圣玛丽亚修道院内，贝特丽采的坟墓近旁。穆罗在那里徘徊了很久。他分担了石工的素朴的喜悦，这石工完成了小墓碑之后，退后几步，远远地望着，偏着头，闭起一只眼睛，心满意足地弹着舌尖，说：

“这不是什么墓碑啦，这是玩耍的东西啦。”

是寒冷的清朗的早晨。屋顶上的积雪在蓝天之下闪着白光。水晶一般明亮的空气里面含着有如铃兰香味的新鲜气息，使人以为是雪的香味。

雷翁那图从寒冷和阳光之下走入了铺挂黑绸的房子，窗板关得密密地，点着丧事蜡烛，——他好象走进一个墓害。贝特丽采下葬后几天公爵简直不肯离开这个阴暗的静室。

公爵同画师谈起“最后的晚餐”，这幅图画从今要点缀贝特丽采的永久安息地了。以后他说：

“雷翁那图，我听说，你照护了那个童子，那晚不祥的祝会上扮演‘黄金时代’之诞生的童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殿下，娘娘奉安那日，他就死去了。”

“死去了？”公爵惊讶起来，但立刻又高兴了。“死去了？……凑巧得

很……”

他垂下头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忽然抱着雷翁那图：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黄金时代’死去了，和我的亲爱的夫人同时死去了。我们把它和贝特丽采一起埋葬了，——它不愿也不能比她多活几时的！不是么，我的朋友，——这不是一种含有深意的巧合么，一种很好的象征么！”

在深切的悲哀之中过了一整年。公爵不肯脱下那件故意弄出裂缝的丧服，也不肯在桌子上吃饭，必须近侍将饭菜放在一块木板之上，端在他的面前。

“自从公爵夫人死后，”威尼斯公使马里诺·萨努托报告说，“穆罗就虔诚起来了。每次礼拜他都参加，他斋戒，绝欲——至少人们这样说——存着敬畏上帝的思想。”

白天公爵还有几次分心到国家大事去，虽然这里也觉到贝特丽采不在了。但晚上则悲痛万分。他时常梦见她，如同十六岁的小姑娘，——当初结婚时，她正是这样年纪，——任性的，恶作剧的，女学生的脾气，纤瘦而微带褐色，好象一个男孩子。她如此腼腆，好多次躲在衣橱里不肯去接待宾客，又如此害羞，结婚三个月之后还同女战士一样用指甲和牙齿抵御他的“爱的攻击”。

一天晚上，贝特丽采周年忌日之前五天，她托梦给公爵，仿佛当初在她心爱的顾士那果别宫，那个清静的大池塘旁边情景。捕了很多的鱼，桶子都装得满满地，于是她想出一种新奇的游戏：他把衣袖卷得高高地，从湿淋淋的网里取出捕来的鱼，一把一把仍旧丢到水里去。她笑了；看见鱼儿恢复自由的快乐，看见鱼鳞在透明池水中急速地闪耀，她也很高兴。光滑的鲑鱼，鲱鱼和鲈鱼，在她手里跳跃：溅起的水珠在阳光照耀之下好象金钢石一般；可爱的小姑娘眼睛和双颊发出快乐的光辉。

他醒来时，枕头上湿透了眼泪。

早晨，他到玛丽亚修道院去，在他的夫人墓前祈祷，同院长一道吃饭，谈了好久的话，关于当时意大利神学家争执得很激烈的问题：圣母玛丽亚童贞受孕问题。天黑时候，他从修道院直接到吕克列沙小姐家里去。

虽然替他的夫人居丧，虽然敬畏上帝，公爵却未曾同他的两个情妇断绝关系，而且还更密切些。近来吕克列沙小姐和采西丽亚伯爵夫人结了很好的交情。采西丽亚被人称为“博学的女英雄”，称为“当代沙浮（25）”，其实是一个简单得有点浪漫的女人。贝特丽采死后，她得到一个好机会，把她从骑士小说读到的好久以前就梦想着的那种恋爱上的慷慨行为，实现出来。她决定，把她的爱，同她的青年情敌的爱，结合起来安慰公爵。吕克列沙起初颇为腼腆而且有点醋意，但“博学的女英雄”用宽宏度量征服了她。无论出于自愿或勉强，吕克列沙终于接受这个奇特的友谊了。

一四九七年夏天，吕克列沙给公爵生了一个儿子。采西丽亚伯爵夫人争着做教母，而且非常疼爱这个小孩，她的“小孙子”，象她自己所说的，虽然她自己也给公爵生下了几个儿女。穆罗的最大的心愿便如此实现了：他的两个情妇成了好朋友了。他委托宫廷诗人写一首十四行诗，诗中把采西丽亚比作晚霞，把吕克列沙比作朝霞，公爵自己，无以慰藉的鳏夫，则比作黑夜，在这两位光彩焕发的女神中间徘徊着，却永久远离了太阳——贝特丽采。

穆罗走进克里威利宫中他所熟悉的舒服的房间时候，看见这两个女人一

块儿在火炉旁边坐着。她们都穿着孝服，同所有宫廷贵妇一样。

“殿下身体好么？”采西丽亚，那个“晚霞”，询问，她和“朝霞”完全不同，但并不减少丰韵。她有无光泽的白皮肤，火红的头发和一双温柔的绿眼睛，同山湖静水一般透明。

公爵近来有一种习惯，喜欢向人诉说身体如何不好。这晚虽然不觉得比平常坏些，他还是扮出一副痛苦的面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您想想看罢，太太，——我的身体怎么会好呢？我心里只想念一件事情，即是如何能快点永息在我的小鸽子旁边，坟墓里面……”

“哦，不，不，殿下！不要说这样的话！”采西丽亚喊起来，合起了双手。“这是罪过！您怎能这样说呢？贝特丽采娘娘听到了要说什么话呢？一切痛苦都是出于上帝的意志，我们只有含着感恩的心情忍受一切……”

“自然，”穆罗附和她的话。“所以我也不怨天尤人，——谢谢上帝！我知道，上帝照应我们比我们自己更周到些。忍受痛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将得到安慰的。”

于是，他紧紧握着他两个爱人的手，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上帝要酬谢你们的，爱人，你们没有抛弃我这不幸的鳏夫！”

他用手帕揩拭眼泪，以后从他的丧服口袋内取出两卷文书。一卷是赐书，公爵将维哲梵诺地方司伏萨别宫广大的地产赐给圣玛利亚修道院。

“殿下，”伯爵夫人惊讶起来问他，“我以为您倒是非常喜欢这片地的，不是么？”

“地么？”穆罗苦笑着回答。“唉，太太，我不单是不喜欢这片地了。人难道非有地不可么？”

伯爵夫人觉得他又要说到死上面来了，于是带着温柔的怪责神气，用她那玫瑰颜色的手掌掩住公爵的嘴唇。

“那一卷文书又说些什么呢？”她好奇地询问。

他的面孔晴朗起来，从前那种快活的俏皮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唇边了。

他给她们读第二卷文书。这也是赐书，里面详列田地，牧场，森林，村庄，猎区，鱼塘，厂屋以及其他附属品，都赏赐于吕克列沙·克里威利小姐和他的私生子仗·保罗。那个以产鱼出名的顾士那果别宫，过世的公爵夫人所爱住的，也列在这卷赐书之内。

穆罗用着因感动而颤抖的声音，朗读赐书的最后数行：

“……此女以其神奇而希罕之爱情专注于我，品德崇高，与我相处，使我感受无限温馨，使我烦恼之心涣然冰释。”

采西丽亚快活得拍着双手，含着泪珠，用一种母性的温柔围抱她的女友的颈项。

“你看哪，小妹妹，——我早对你说过了：他有一颗黄金的心！现在，我的小孩子保罗就是米兰国最富有的人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穆罗问。

“十二月二十八日，殿下，”采西丽亚回答。

“十二月二十八日么？穆罗沉思地重复说。

去年今日，正在这个时辰，过世的公爵夫人出现在这个克里威利宫，穆罗几乎在他的情妇怀抱之内给她捉获了：

他向周围看看。房内一切同去年一个样，一样的明亮和舒服；当时寒风也是这样在烟囱内号叫着，火炉也是这样发着熊熊的有趣的火光，火炉之上一群黏土雕的裸体爱神在跳舞，在玩着那些迫害基督的刑具。铺有绿丝绒的圆桌之上，依然放着那瓶 BaL nea Aponitana，那些乐谱和那只曼陀林。通到寝室和藏衣室的门也都开着，看得见那只衣橱，公爵那日逃避他的夫人时，就是躲藏在那里面的。

他想：那多么好，倘若此时还能再听一次底下敲打屋门的吓人声音，再见一次受惊的侍女冲进房子来，口里喊着“贝特丽采娘娘！”他自己再象被人发觉的贼躲在衣橱里去，听着亲爱的夫人骇人的声音而四肢颤抖！

穆罗垂下头来，两行眼泪流过他的面颊。

“唉我的天！你看，他又哭了，”伯爵夫人采西丽亚着急起来。“尽你的力量温存他罢，吻他罢，安慰他罢！他哭成这个样子，你不害羞么？”

于是，她轻轻地把她的情敌推到她自己的爱人的怀抱中去。

伯爵夫人这种不近人情的友谊，好久就引起吕克列沙一阵厌恶的感觉了，好象那种使人恶心的香气，迫得她要立起身来，走开去。她低下头来，满脸通红。但她不得不接受公爵伸出的手。穆罗泪眼模糊地对着她笑，把她的手压在自己心坎之上。

采西丽亚从小圆桌上拿起曼陀林，扮做一种姿势，恰象十二年前雷翁那图给她画的肖像，那幅有名的“当代沙浮”画里的一样。她弹着，唱着佩特拉克的小曲，关于他在天堂上重见罗拉的：

我的精神遨游于大清，
访寻吾爱，她已不在凡尘。
我看见她在第三圈里现身，
美得多了，却没有那般骄矜。
她伸手给我，叫我静听：
“这个圈子联系了你我的命运；
为了我，你曾遭受万苦千辛。
我呢，黄昏未降早已结束白日的旅程！”

公爵取出手巾，象做梦一般悲伤欲绝地翻起他的眼睛。他呜咽一下，伸出双臂，好象要去拥抱一个虚空的幽灵；他重复最后一行诗句道：

你呢，黄昏未降早已结束白日的旅程！

“我的小鸽子！……是的！是的，黄昏尚未降的！……你们两位知道么，我相信，她此时正在天堂之上望下来，她替我们三人祝福……·哦，贝采，贝采！……”

他轻轻地倚靠着吕克列沙的肩膀，呜咽数声，装做不经意的样子拥抱她的腰。她撑拒着；她害羞的。他偷偷吻着她的颈项。这一切，采西丽亚的锐利的母性的眼光都已看见了；她立起身，将穆罗指给吕克列沙，好象一个妹妹把害重病的哥哥付托给女朋友一般；她自己垫起脚跟，走开了，不是走到寝室去，而是走到与之相对的房间，随手关了门。“晚霞”是不嫉妒“朝霞”的；她由长久经验知道不久也要轮到她，享受了黑头发之后，公爵要更加想

念火红头发的。

穆罗向周围看看。他用一种有力的几乎粗暴的动作抱起月克列沙，把她拉到大腿上来。为过世夫人啼哭的泪珠尚留在他的眼里，但那优雅地波动着的嘴唇已经现出活泼的俏皮的微笑了。

“好象女修士一样，——一身的黑衣服，”他说，乱吻她的颈项。“一身素朴衣裳，你穿起来那么好看！黑的颜色更加显出你的雪白的颈项！……”

他解开了她胸前的玛瑙纽扣，她的玉体忽然呈现出来，在黑色丧服掩映之下更加光辉夺目，吕克列沙用双手盖住面孔……

在有趣地摇晃着的火炉红焰之上，卡拉多棱雕刻的那些裸体爱神或天使仍旧在跳舞，仍旧玩着迫害救世主的那些刑具：钉，枪，苇子，海绒和荆棘。在这动摇不定的火焰反映之下，这些生翅膀的小孩好象是活的，好象在巴库斯的葡萄藤底下，互相眼，互相耳语，俯视穆罗公爵和吕克列沙小姐，他们的圆肥肥的双颊好象就要爆发为哈哈大笑的样子。

曼陀林的含情的叹息和伯爵夫人采西丽亚的歌声，从远处响到这里来：

我看见她在第三圈里现身，
美得乡了，却没有那般骄矜。

火炉上那些小爱神，倾听着佩特拉克的天堂恋爱小曲，在那里嗤嗤笑着，好象疯了一般。

弗郎西斯果·贡察加 Francescò Goonzaga，一四六六——一五一九。

色伯鲁 Zerberus——希腊神话，看守地狱的猛狗。

马人和拉皮特人 Zentallren ulld Lapitheli——拉皮特国王结婚时邀请各地英雄赴宴，云块所生的马人们也在邀请之列。这些半人半兽怪物醉了酒，抢去了新娘，惹出一场大战，结果大败而逃。

洛特林根 Lothringen——即现属法国之洛兰。

弗兰德 Flander——现分属于荷兰和比利时。

安内亚 Aeneas——据传说，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这个英雄带了一些人逃出来，漫游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居于意大利。维琪尔的有名史诗《安内亚》就是叙述他的漫游故事的。

波雅目 Matteo Boiardo，一四三四——一四九四——意大利诗人，著有《钟情的罗兰》。

提秀士 Theseus——雅典英雄，抛弃了救他性命的爱人。

费德拉 Phadra——提秀士之妻，为救提秀士，叛了她的父亲。

美狄亚 Medea——帮助她的爱人约逊偷金羊毛，不惜背叛她的父亲，杀死他的兄弟。

(11) 弗郎哥·沙克雷 Franco Sacchetti，一三三五——一四〇〇——意大利小说家。

(12) 圣克利斯朵夫 St Christophorus——十三世纪时人。

(13) 基辅 Kijew——乌克兰大城。

(14) 罗斯与玫瑰花——意文俄罗斯作 Rosla，与玫瑰花(ro-sa)声音相近。

(15) 安德录美达 Andromeda——亚比西尼亚国王的女儿，献给海怪做牺牲，钉在

一个岩石之上；适逢配秀士经过，杀了海怪，救了她，而且娶她做妻子。

（16）配秀士 Perscus——宙士和丹娜的儿子，梅杜莎就是他杀死的。

（17）安菲特丽特 Amphitrite——海神博塞顿之妻。

（18）赫斯配里登女郎——黑夜之女儿，看守希拉的金苹果。

（19）加尼梅 Ganymed——宙士的美貌的酒侍，是宙士豢养的鹰从伊达山诱到奥林匹斯山上来的。

（20）希波克冷泉水 Ouell Hippokrene——意为“马踢泉”，在希腊赫里恭山侧面，相传系神马别加士脚踢岩石涌出来的，为后代诗人灵感之源泉。

（21）卡斯塔里泉水 Kastalishes Wasser——在巴那斯山下，相传亦为诗神饮用之泉水，南芙卡斯塔里，为了逃避阿波罗，溺死于此泉中，故有此名。

（22）努玛·滂皮留 Numa Pompilius——传说中第二个罗马王，约公元前七世纪时人。

（23）特拉扬 Trajan——罗马皇帝，在位九八——一一七。

（24）桑树枝——桑树枝，意大利文叫做 Moro，和穆罗的名字同

（25）沙浮 Sappho——古代希腊有名的女诗人，公元前六世纪时人。

第九章 双身人

“我请您看看这地图！您看，印度洋内塔卜罗班岛偏西之处，写着：‘美人鱼；海怪。’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亲自告诉我：他觉得很奇怪，他到过那个地方，但没有看见什么美人鱼。……您为什么笑呢？”

“不，不，没有什么，季多。请您说下去罢，我听着……”

“哦，我知道了，我早知道了，……雷翁那图先生，您以为世间本来没有什么美人鱼！那么，对于那些叫做‘司却普得’的东西，您有什么看法呢？据说，它们的脚掌可以翻过来当作遮阳伞用。还有那些叫做‘俾美’的东西呢？它们的耳朵非常大，一边可以做垫被，一边可以做盖被。还有那种树木呢？上面结的不是果子而是蛋，长着黄绒毛的鸟儿从这蛋里孵出来，同小鸭子一样，鸟肉好象鱼肉味道，持斋日子也可以吃的。还有那个海岛呢？有一次几个水手上岸去，升了火，烧好了晚饭，才明白这不是岛而是一条大鲸鱼。——这一切是在里斯本时，一个老航海家告诉我的，他是个信实可靠的人，他凭救世主的血和肉发誓：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以上的对话，是新大陆发现之后五年棕树星期日 前二天，即一四九八年四月六日，在佛罗棱斯皮货巷离旧市场不远货栈楼上一间房子里说的；这个货栈属于鹏波·培辣尔底的商行，他也在塞维拉 开有分行，而且打造船只要往哥伦布发现的新地做买卖去。季多·培辣尔底先生是鹏波的侄子，少时就喜欢航海。他本要参加发斯哥·达·甘马 的世界周航的，可是害了当时初出现的一种可怕的病症，——这病症没有一定的名称，意大利人叫做“法兰西病”，法兰西人叫做“意大利病”，波兰人叫做“德意志病”，莫斯科人叫做“波兰病”，土耳其人又叫做“基督教病”。他请教过所有的医生，他也在一切有灵验的神像面前挂过蜡制的阳具，但都没有效力。他完全残废了，成了半身不遂，但还保持着精神上的活跃；他爱听航海家的经历故事，他读书看图直到深夜，他做梦在大洋航行，发现了前无人知的国土。

航海器具：铜制赤道仪，四分仪，六分仪，测星仪，罗盘，地球仪等，使这房子好象一间船舱。通到阳台去的门开着。由那里可以看到，四月间向晚晴朗的天空渐渐晦暗起来了，有时吹来一丝微风，灯焰便晃动一下。从底下货栈传来外国香料的气味：印度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和丁香。

“不错，就是这样，雷翁那图先生！”季多结束他的谈话，一面用手磨擦那小心包裹着的病腿。“‘信能移山’，这话说得不错的。哥伦布若是同您那样怀疑，那他什么事都做不成功！我们要承认：值得忍受种种难以言传的痛昔的，值得年才三十便有灰白头发的，为的成就这种发现，为的找到了天堂的位置！”

“天堂的位置？”雷翁那图惊讶起来。“您这话什么意思，季多？”

“什么？您还不知道么？您简直没有听说过哥伦布先生在阿佐尔群岛上观察北极星所得的结果么？他由此观察证明说：地球并非球形，并非苹果的样子，象以往人们所假设的，而是梨子的样子，有个突起部分，好象女人的奶头，——天堂就在这奶头上面一座山上，山高得很，山顶碰得到月亮那儿。”

“然而，季多……这是违反一切科学理论的……”

“科学！”季多打断他的话，带着鄙视神情耸一耸肩膀。“您也知道么，先生，哥伦布对于科学有什么意见？我给您引一段他自己说的话，从他的预

言书上引出的，他说：“帮助我成就我所成就的，不是数学，不是地图，也不是什么理性根据，唯一地是以赛亚关于新天新地的预言。”

季多不响了，惯性的关节痛又发作了。他请雷翁那图喊用人来，把他抬回卧房去。

剩下一个人在房里，这艺术家便审查哥伦布研究北极星运动所草的算式，他发现这里面有好多明显的错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何等的无知！”他惊讶起来，“这人是在暗中两手摸索偶然碰到了新大陆；他什么都看不见，同瞎子一个样，——他简直不知道，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以为这是中国，是所罗门的俄斐，是尘世上的天堂。将来，他死时，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哩！”

雷翁那图再读一遍一四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哥伦布的第一封信，他向欧洲报告他的发现：“有大功于今世之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之书信，关于最近发现之恒河以外印度岛屿。”

雷翁那图整夜都在研究算式和地图。有时，他走出阳台外面，看看天上的星，想起这位“新天新地的先知者”，这位具有小孩子精神和心思的幻想家。他不知不觉拿自己盼命运去比较哥伦布的命运。

“他知道得何其少，而成就得何其多！我呢，我有那么多的智识，却一点不能动弹，好象残废的人，同这个培辣尔底一个样。我一生都在努力趋向于未知的世界，可是至今未曾走近一步。人家说，是信仰成就这个事情。可是完满的信仰和完满的知识，不是一而二而一的么？我的眼睛不是比哥伦布看得更远么，这个盲目的先知者？……也许人类的命运本来是如此么：为要知道，必须睁开眼睛，为要成就则又当盲瞎？”

雷翁那图没有留心到夜已经过完了。星星都熄了光了。淡红的曙色映照在屋顶瓦檐之上，在这旧砖屋墙里倾斜梁柱之上。听得见巷内行人嘈杂声音。

有人敲门。他开了门。卓梵尼走进来，提醒师父说：今天，棕树星期六，要举行“火试”的。

“什么叫做‘火试’？”雷翁那图问。

“多米尼哥·达·贝沙修士代表季罗拉漠·萨逢拿罗拉，朱良诺·龙狄内里修士代表敌党，两人要一齐从柴堆火内走过。谁能平安无事从火内出来，就是在上帝面前证明谁的道理是正确的，”贝尔特拉非奥解释说。

“好的，……去罢，卓梵尼。我祝你今天看个好热闹。”

“您不一道去么？”

“不。你看，我忙得很。”

徒弟已经要告辞了，但再努力了次，再做一次请求。

“我来时，路上碰到保罗·索孟齐先生。他通知我，要来接我们，带我们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去，那里什么都看得见。可惜您没有工夫。我想……也许……您知道，师父，‘火试’是定在中午举行的。那时您能够做完工作的话，我们去看还来得及。”

雷翁那图笑起来。

“你一定要我去看这个奇迹么？”

卓梵尼低下头来。

“好的，那时候我大概没有什么事情的。我去就是了。”

到了约定的时候，贝尔特拉非奥回到师父这里来，保罗·索孟齐同他一道来，一个很轻快活动的人，几乎同水银一个样，他是穆罗公爵在佛罗棱斯

的最重要的侦探，又是萨逢拿罗拉的死对头。

“有这个话么，雷翁那图先生？您真地不同我们一道去么？”保罗嚷起来，用着难听的尖锐声音，扮着滑稽的面孔和姿势。“胡闹么！象您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不去看这种物理学实验，那谁个有资格去看呢？”

“人家果真准许这两个人走进火里去么？”雷翁那图问。

“我怎么知道呢？事情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多米尼哥修士当然也不害怕走进火里去的。不是他一个人。两千五百个市民，穷的，富的，有学问的，无知识的，女的，少的，昨天晚上都到圣马可修道院声明，他们愿意参加‘火试’。所以，我可以对您说：这样疯狂的事情，使得有理性的人也都头脑糊涂了！甚至我们的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也害怕起来：果真有个修士平安无事从火里走出来的话，那将怎么样呢？不，先生，倘若这两个人通通烧死了，您试想那些‘哭党’将扮出什么面孔呢！”

“这是不可能的，萨逢拿罗拉决不会相信这个事情的！”雷翁那图深思地说，好象在自言自语的样子。

“他并不相信这个事情，”索孟齐口答。“或至少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个事情。此时若能取消前议，他是很高兴的。可惜太迟了。他把民众煽动起来，现在得到报应了！民众已经满口流涎了，他们要看奇迹，别没有话说。因为这里也含有一种数学，先生，而且同您的数学一般地有趣。既然有个上帝，为什么不显个把奇迹给人看呢？譬如使得二乘二不等于四，却等于五，——以便符合于信徒们的祈求，为的教象你我一般的无神的自由思想家惭愧无地！”

“好的，那么走罢！不是该去的时候么？”雷翁那图说，用着不掩饰的嫌厌眼光看看保罗。

“不错，不错，是该去的时候了！”保罗热心说。“再说两句话就去。您知道么，这整个‘奇迹’是谁挑拨起来的？是我呀！所以我希望您能恰切估计这件事情的意义，雷翁那图先生。除您以外，谁有这个资格呢？”

“为什么恰恰是我呢？”艺术家嫌厌地反问。

“您装做好象不明白的样子！我是一个老实人，您自己也看得出来的；我的心地十分坦白。但我也有了一点哲学气。我知道了修士们拿来搅扰我们的那些胡说一斤值几文臭钱。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是同志，雷翁那图先生。所以我说，现在轮到我們得意的时候了。理性万岁！科学万岁！因为无论有没有上帝存在，——二乘二总归等于四的！”

三个人一起动身走了。大街小巷充满了扰攘的人群。各人脸孔上都含着同样的看热闹和好奇的表情，象雷翁那图清晨在卓梵尼脸孔上所看到的。

在织袜巷离鄂尔圣弥迎勒教堂不远之处，墙龕里立着安得烈·维洛启奥雕的多马使徒青铜像，这使徒正拿他的指头去摸索基督的伤痕，——那里人群特别地拥挤。有几个人很热心地念着墙上张贴的布告，其他的人倾听着：这布告是用红色大字印的八条神学纲要，由“火试”来证明或反驳的：

—上帝之教会必须改革。

—上帝将惩戒教会。

—上帝将改革教会。

—教会改革之后，佛罗棱斯亦将改革，并将超越一切民族之上。

—不信上帝之人将改邪归正；

—以上一切将立刻实现。

—教皇亚历山大第六驱逐萨隆罗拉出教之命令不生效力。

—不承认此驱逐命令之人并无罪过。

雷翁那图，卓梵尼和保罗三人挤进人群当中：他们停住了脚步，听听众人的议论。

“就算是这样好了，朋友，但不由得人害怕起来，”一个老工匠表示他的意见说。“希望不要弄出什么罪过才好。”

“怎么会弄出罪过来呢，菲力浦？”一个青年工匠回答他，带着轻薄的自负的微笑。“我以为绝不会弄出什么罪过的……”

“这是一种试探，朋友，”菲力浦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祈求一个奇迹。可是我们有看奇迹的资格么？经上说的好：‘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莫作声，老头子！你胡说些什么？‘你们若有信心象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上帝必定显出一个奇迹来的，若是我们有信心的话！”

“一定的！一定的！”人群中好多声音附和着他。

“谁先走进火里去呢？是多米尼哥修士，还是季罗拉谟修士？”

“两个人同时走进去的！”

“不，季罗拉谟修士只管祈祷，他自己不走进火里去？”

“为什么不进去呢？他不进火里去，叫谁进去呢？多米尼哥先进去，以后季罗拉谟迟去，他们之后，我们有罪的人也要分享上帝这种恩典，凡在圣马可修道院报过名的人都要走进火里去。”

“听说季罗拉谟神父要叫死人复活起来，——这话可靠么？”

“不错，有这话。先试试火，以后再来显复活奇迹。我自己见过他写给教皇的信。‘人家要给我一个敌手呀，’信内说，‘我们两人一齐到坟墓前去，挨次喊道：出来呀！死人得了谁的命令，从墓内复活起来，谁就是先知者，另一个则是骗子。’”

“等着罢，朋友，还有别的事情哩！只要你们有信心，你们还可以亲眼看见人子的面孔，看他怎样驾云而来哩。还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异兆和奇迹哩。”

“阿门！阿门！”群众叫起来。面孔都灰白了，眼睛射出疯狂的火光。

群众涌动起来，把这三个人带着走。卓梵尼还看一眼维洛启奥雕刻的像。无信心的多马正拿他的指头抚摸救世主的伤痕，在他脸上那个温和而狡猾，无畏而含疑问的微笑当中，卓梵尼看出了与雷翁那图微笑相似的神气。

到了执政府广场附近，他们更加觉得拥挤，保罗不得不恳求一个保卫团骑兵，在那儿经过的，领他们到议会门前石砌的看台去，那里留下几个座位给外国公使和本城体面市民的。

卓梵尼有生以来未曾见过如此广大的民众。不仅整个广场，连一切阳台，高塔，窗子甚至屋顶上都挤满了人。有些人攀缘在装在墙内的铁灯台上面，在栅栏，屋檐和承溜上面，有些人甚至挂在那令人晕眩的高处，好象在空中飘荡。人们为争位置打起架来。一个人跌下来了，立时死在地下。

街口都给木架和链子封锁起来，只留下三条街可以通过，保卫团把守在街口，只让不带武器的成年男子一个个地走进广场来。

保罗指着柴堆给两个同伴看，并对他们解释其中的构造。从看台脚下那只代表本城徽志的青铜狮子开始直到“比萨檐”下为止，叠起一堆狭而长的木柴。中间有条小路给受试的人经过的，路底铺着石，沙和黏土，两旁木柴砌成的墙壁涂着柏油并撒着火药。

从瓦克雷查街走来了方济谷会修士，——萨逢拿罗拉的敌党，背后，多米尼会修士也来了。季罗拉谟修士穿着白绸道袍，手里捧着圣体函在太阳之下闪光，多米尼哥修士则穿一件火红色丝绒衣服，他们两人走在最后。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上帝，”多米尼会修士们歌唱道，“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上帝呵，你从圣所显为可畏！”（11）

民众应和着修士的歌唱，并用震撼的叫声回答道：

“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12）

鄂堪雅柱廊今天用木板隔成两半，萨逢拿罗拉的敌党占住靠近议院那部分，他的本党则占住其他部分。

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点火了，——可以走进火里去了。

每逢主持这次“火试”的委员们从旧宫走出来的时候，民众便肃静无声了。但他们只到多米尼哥修士身边，低声同他说话，以后又回宫内去。朱良诺·龙狄内里修士不见了。

不安和紧张到了几乎不能忍受的地步。好多人垫起脚跟，伸出颈项，为的看清楚一点，另有些人则在画十字，手摸念珠，做一种素朴的幼稚的祈祷，反复念着同样的话：“显一个奇迹罢！显一个奇迹罢！显一个奇迹罢，主呵！”

没有风，郁闷得很。清早起就可以听到远处的雷声，愈响愈近来了。太阳晒得热烘烘地。

有几个体面市民从旧宫内走到看台上，他们都是议院议员，穿着深红色的长袍子，好象古代罗马人穿的。

“老爷！老爷！”一个小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跟在他们背后叫喊，鼻梁上架着圆眼镜，一根鹅毛笔插在耳朵后头，大约是议院的书记。“会还未曾开完哩。我请你们进去一下，正要投票表决哩……”

“魔鬼抓他们去罢，连着他们的鸟票！”一个市民回答他。“我已经够受了！那些愚蠢的演说，害得我耳朵都痛起来。”

“他们还等待什么呢？”另一个人问。“这两个人既然愿意烧死，就让他走进火里去罢。事情不就完了么？”

“但是我请您想想，……这是人命重案啊！……”

“蠢东西！世界上少掉两个呆子，并不是什么不幸事情啊！”

“您说他们要烧死么！但他们应当按照教会的一切章程以及经典的规定来烧死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问题！……”

“如果是神学问题，那应当派修士向教皇请示去……”

“这里说不上教皇不教皇，修士不修士。我们应当想想民众，诸位先生！若是能够恢复本城安静的话，我们自然可以牺牲一切神甫和修士的，不仅可以促成他们进火里去，而且可以叫他们进水里，空气里和土地里去。”

“进水里去就够了！我提议：拿一个大桶装满水，把这两个修士都浸到里面去！谁从水里出来没有沾湿的，谁的道理就正确。这个办法至少是没有危险的！”

“诸位听到刚才的新闻么？”保罗窃笑着插口说，毫无一点敬意。“我们的可冷的朱良诺·龙狄内里修士吓得尿屎直流。人们替他放过血，免得他

吓死了。”

“你们只是在那里开玩笑罢了，诸位先生，”一个具有聪明而忧郁面孔的尊严的老头子说。“我听到本城头等公民说这样的话时，我不知道活着好还是死了好！真的，我们的建立本城的祖先一定要垂头丧气的，倘若他们料想到后代的人能够堕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

那些委员总是急急忙忙在议院和柱廊两方面奔跑。谈判似乎得不到一个结局。

方济谷会的人断定说：萨逢拿罗拉在多米尼哥的袍子上行了魔术。多米尼哥于是脱下了袍子。里衣上也可以行魔术的。他只好走进宫里去，脱得光光地，然后穿起另一个修士的衣服。人家不许他到季罗拉谟修士身边去，怕萨逢拿罗拉再给他行魔术。人们也要求他放下手里拿的十字架，他同意了，但他声明：没有捧着圣餐，他是不肯走进火里去的。这里，方济谷会的人便宣布：萨逢拿罗拉一派人想把基督的血和肉烧在火里。

多米尼哥和季罗拉谟无论如何向他们解释，都不成功，——无论如何说明圣餐是烧不了的，火只能烧去可灭的“样相”，不能烧去永存的“实体”。说到这里又爆发一种经院哲学的论争了。

民众开始发出怨声。

此时，天上盖满乌云了。

旧宫背后狮子街那里忽然传来几声狮吼，原来那里一个园子中豢养着几只狮子作为佛罗棱斯城的徽志。狮子饿了，拖长了吼声，大概因为这天人们忙着布置“火试”，忘记去喂狮子了。

这好象是广场上那只青铜狮子的怒吼，气愤它的民众的无耻的。

但民众应和着这猛兽的吼声，用一种更吓人的人类饥饿的呼喊。

“快点！快点！进火里去，季罗拉谟修士！显一个奇迹罢！显一个奇迹罢！显一个奇迹罢！”

萨逢拿罗拉正在圣杯前祈祷，好象忽然清醒起来。他走到柱廊边缘，用着惯常的命令姿势高举他的手臂，禁止民众喧哗。

但民众不肯沉默下来。

后排“比萨檐”下“狂党”群中，有人叫喊：

“他害怕了！”

这声叫喊立刻传遍了群众。

“狂党”的铁甲骑兵向后排冲过来。他们要冲到柱廊这里来，冲向萨逢拿罗拉身上，把他践踏在马蹄底下。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那些讨厌的伪君子！”愤怒的声音狂喊着。

野兽般的面孔出现在卓梵尼眼前。他闭起眼睛，不愿看见；他以为再一瞬间，人们就要抓住季罗拉谟修士，把他撕裂成碎块了。

但恰在此时发了一声响雷，一个闪电照彻天空，大雨倾盆而下，佛罗棱斯人好久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大雨了。

这阵急雨并不长久。但雨过之后也就谈不上什么“火试”了。木柴堆成的两壁中间那条道路，成了一条湍急的水沟，仿佛从屋顶檐溜倾注而下的。

“好呀，那些修士！”人群中有人笑道。“他们要进火里去的，如今却陷入水中了。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哩！”

一队兵士护送萨逢拿罗拉通过狂怒的群众。

暴雨之后继以微雨。

贝尔特拉非奥的心痉挛起来，当他看见季罗拉谟修士如何踉跄脚步，低垂着头，风帽直盖到眼睛上，白绸袍子溅满了污泥，在濛濛细雨之中匆忙走过。……

雷翁那图看着卓梵尼的苍白面容，便握着他的手，领他出了人群外面，好象当年焚烧“虚荣品”的时候一个样。

第二天，艺术家又坐在培辣尔底家那个船舱般的房子里面，正在向季多先生说明：哥伦布关于天堂的位置在梨子形地球的奶头上那种见解，是荒谬无稽的。

季多起初注意听他的话，也提出异议，反驳他，后来忽然不响了，沉起了面孔，好象为真理原故气愤雷翁那图。不久他又喊腿痛，叫人抬回卧房去。

“我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他难过呢？”艺术家自问说。“他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一个奇迹，——同萨逢拿罗拉的门徒们一个样！”

他翻阅一本旧簿子，眼睛偶然落在几行字上，那是那个可纪念的日子，民众围攻他的家里，向他索取圣钉那日写的：

“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绝不从任何动力取去它的必然影响的规律和方式。因为如果一种动力欲将一个形体推动到百寸距离之处，这形体半路碰到障碍了，于是依照你的命令，这反跃力便造成新的运动，使得那段未走之路恰恰给新的运动和冲击所代替了。你的必然性是何等神性的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你以你的法则强迫一切效果依照最短道路去追随各自的原因。这便是一个奇迹！”

于是，他想起他那幅“最后的晚餐”，想起基督的面孔，他寻找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未寻找到。他现在觉得，上面这几句话，关于最初推动者的，关于神性必然性的，以及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话的人的完满的智慧中间，必定有某种关联存在。

晚上，卓梵尼来了，报告这天的消息。

执政府命令季罗拉谟修士和多米尼哥修士二人离开国境。“狂党”探知这两人还在踌躇不肯走的时候，便携带枪械和大炮，跟随无数的民众，把圣马可修道院包围起来，而且攻进祈祷室去，修士们正聚集在那里做晚祷。他们起来抵抗，拿燃点着的蜡烛，烛台，木制的和铜制的十字架做武器。在火药的烟雾和火灾的光照当中，他们的样子是很可笑的，好象疯了鸽子，同时又是很可怕的，好象魔鬼一般。一个修士爬到屋顶上去，从那里丢下石头。另一个修士则跳上祭台，站在耶稣钉十字架像面前放火枪，放一枪便喊一句：“主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修道院被攻破了。修士们劝萨逢拿罗拉逃走。但他同多米尼哥两人宁愿束手待缚。他们被送往监牢去了。（13）

执政府的兵士无论如何努力——或者装做努力——都不能保护这两个囚徒，免受群众糟塌。

有些人从背后打季罗拉谟修士的耳光，一面模仿“哭党”的歌调哼着：

“说呀，喂，说呀，上帝的伟人！谁个打你的？说呀！”

另有些人四体落地在他的脚前爬来爬去，好象在街上泥泞里寻找什么东西，他们学着猪叫说：

“小钥匙呢！小钥匙呢！有人看见季罗拉谟的小钥匙么？”

这话是暗示萨逢拿罗拉说教中时常爱提起的那把“小钥匙”，他恐吓着

要拿来开启罗马的“腐臭柜子”的。

当初加入圣军的小孩子，当小检察员的，现在拿烂苹果和臭鸡蛋向他抛掷了。

那些挤不进人丛中来的，则从远处喊着同样的骂人的话，好象百骂不厌似地：

“懦种！懦种！懦种！犹大！叛徒！屁精！巫士！敌基督者！”

卓梵尼一直跟随萨逢拿罗拉到旧宫里面那个监牢大门口。

季罗拉谟修士走进监房门的时候——他直到行刑之时，未曾离开这个监房——一个滑稽家伙用脚踢他屁股，喊道：

“你的预言都在这儿实现了！”

第二天早晨，雷翁那图带着卓梵尼离开了弗罗棱斯。

一到米兰，画师就专心致志于拖延了十八年之久的工作，——“最后的晚餐”中救世主的面容。

就在没有成功的“火试”那一天，即一四九八年四月七日棕树星期六，法兰西国王查理第八完全出人意外地死去了。

他的讣告，对于穆罗，不啻是晴天霹雳。因为以路易十二（14）之名继承法兰西王位的，乃是司伏萨家的不共戴天之仇人——奥尔良公爵。他是前朝米兰公爵的女儿瓦棱茜娜·维士孔蒂的孙子，他自以为是伦巴底全土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现在他计划占领这个国土，并要把“司伏萨强盗窝”捣毁成灰。

查理第八未死以前，米兰，穆罗宫廷里，曾举行一次“学术辩论会”，公爵觉得很有兴趣，决定两个月之后还要举行一次。好多人以为为着即将到来的战争之故，穆罗会停止这等二次辩论会的。他们想错了；穆罗是最会装假的，他故意向他的敌人们表明：他并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表明：在司伏萨家温和统治底下，伦巴底全土更加繁荣“黄金和平的花果”，复兴起来的科学和艺术，而他的宝座并不是专靠武力维持的，也是靠他成为全意大利最开明的君主，成为文艺保护人这点荣名来维持的。

在罗克阔堡那个大“球厅”里，聚集着巴维亚大学的博士，教授和学士，戴着四方形的红帽子，披着大红缎面鼯鼠披肩，戴着紫色的羚羊皮手套，腰带旁边还挂着绣金的荷包。宫廷贵妇一律穿着华美的跳舞衣服。穆罗脚下宝座两旁坐着吕克列沙小姐和采西丽亚伯爵夫人。

卓尔曹·梅鲁拉一篇演说宣布开会。他把公爵比喻做配里克列（15），厄拍米农达（16），西庇阿（17），加图（18），亚古士督·梅成（19），特拉扬·提多（20），以及好多其他的伟大人物；他证明：新雅典（米兰）是超过旧雅典之上的。

然后开始一场神学的论争，关于圣母玛丽亚童贞受孕的。

以后是医学的论争，关于美女是否比丑女更富于生产力？——鱼胆治疗托比亚（21）是否自然？——女人是否是不完全的自然产物？——救世主在十字架上被枪扎穿时流出的水是由体内那个器官出来的？——女人是否比男人好淫些？

以后是哲学的论争，关于基本原素是多型性还是一型性问题。

“这个题语表示什么意思？”一个没有牙齿的，生就一双婴孩样浑浊眼睛的老头子，含着恶毒的微笑问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经院哲学博士，他总要如此精细判别“实质”和“外相”，使得没有人听懂，以此来弄得他

的论敌头脑糊涂。

“基本原素，”另一个人发表意见说，“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属性。但每种行为不是实体便是属性，所以基本原素不是行为。”

“我的意见，”第三个喊道，“认为每个被创造的实体，无论精神的或肉体的，都是属于物质的。”

经院哲学老博士只摇摇他的头，好象他的论敌们所能反驳的话，他预先都知道了，他只吹一口气，就可以将他们的诡辩通通吹破了，好象蜘蛛网一般。

“我们可以假定，”第四个发挥说，“世界是一株树，那么树根就是基本原素，树叶就是属性，树枝就是实体，花就是有理性的灵魂，果就是天使本质，而上帝就是照料这株树的园丁。”

“首级基本原素是一元性的，”第五个叫喊说，没有听别人的话，“次级的是二元性的，三级的则是多元性的。一切又都是趋向于统一。——*Omnia unitatem appetunt*。”

雷翁那图总是同往常一样，一声不响孤单地听着，有时唇边现出一种聪明的微笑。

休息了一会之后，一位数学家，方济谷会修士路加·巴楚里（22），拿出水晶做的多面体模型给大家看，并证明毕塔哥拉斯定理，关于那构成全宇宙的五个最初创造的有规则形体。然后他朗诵一首诗，诗中这些形体自颂自赞说：

科学的最甜蜜最美丽的果实，
早已刺激远古一切哲人，
去探寻我们的隐秘的原因。
我们辉映着无形体性的美丽，
我们是一切世界的本根。
柏拉图欣羡我们的奇妙的和谐，
还有毕塔哥拉斯和欧几里（23）。
我们充塞了永存的天体，
多么完美呵是我们的样态，
一切形体都从我们领受度量和法则。

采西丽亚伯爵夫人在公爵耳旁说了几句话，一面指着雷翁那图。穆罗唤艺术家到身边来，请求他参加辩论。

“先生，”伯爵夫人自己也对他说，“请您给我一点面子……”

“你看，连太太们都请求你哩，”公爵说。“不要再谦让推托了！有什么关系呢？你给我们说些真正有趣味的东西。我知道，你的头脑装满了奇奇怪怪的事物……”

“请您原谅，殿下！我心里很愿意的，采西丽亚太太。但真的，我不会。我不能够……”

雷翁那图没有装佯。他确实害怕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他也不能够说。他的言语和他的思想中间有一条永久的鸿沟间隔着。他仿佛觉得，每一个字，不是说得过火，便是说得不够，不是改变了意义，便是撒谎。他在日记簿上写下来的意见，也常常改作，涂抹或修正。谈话之中他时常讷讷不能出口，

时常糊涂了，中断了，找寻恰当字眼，但寻不着。他把那些演说家和著作家称做爱说闲话的人和糊乱涂鸦的人，但他暗中却欣羨他们。完全平凡的人却能圆滑而流利地说话，这事使他生气，同时又使他诚心喜欢：“上帝究竟拿这种才能赐予好多人的！”他心里这样想。

但雷翁那图愈加坚决拒绝，太太们就愈加顽固请求。

“先生！”她们把他包围起来，燕语莺声联合请求他。“请您！看哪，我们大家都请您！说一点罢，说点真正好玩的东西！”

“说点将来人类要怎么飞的。”馥狄里基太太提议说。

“还是关于魔术的好！”爱梅里拿小姐反对这个提议。“关于役鬼术！这是很有趣味的！关于关亡术！怎样唤死人从墓中出来的……”

“莫挖苦我，小姐！我敢向您说，——我从来未曾唤过死人……”

“好的，总是一样的。那么说点别的事情。但要是真正能使人骇怪的。而且不要数学……”

雷翁那图从来不会拒绝他人的请求，无论请求的是谁，是什么事情。

“我的确不知道，小姐，”他惶惑地说。

“他答应了！他答应了！”爱梅里拿拍手呼喊说。“雷翁：那图先生要说话了。你们听哪！”

“什么事情？怎么样？是谁呀？”那位神学院院长问，他因年老迟钝，耳朵重听。

“是雷翁那图！”他的邻座，一个青年医学学士在他耳朵旁边喊。

“关于雷翁那图·比萨诺，那个数学家么？是不是？”

“不是。是雷翁那图·达·芬奇自己说话。”

“达·芬奇？是博士还是学士？”

“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连大学也未毕业哩。是个艺术家罢了，他就是画‘最后的晚餐’的那个雷翁那图。”“是画家么？他要讲演关于绘画的事情么？”

“恐怕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事情。”

“自然科学？难道现在的艺术家变成科学家了么？雷翁那图？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写过什么东西？”

“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他没有发表过一本书。”

“没有发表过一本书么？”

“据说，他用左手写字，”旁边有人插口说。“用一种秘密字体，为的不让人家懂得。”

“不让人家懂得么？用左手写字么？”那位院长愈听愈加惊讶起来。“好的，那么一定是些很有趣味的东西。是不是？为的工作疲倦之后消遣一下，我想。为的教公爵和这些漂亮娘儿们开心一下。”

“也许是有趣味的东西。我们等着瞧罢。”

“好的。您早应当这样说的。自然，宫里的老爷太太们要寻开心的。这些艺术家是滑稽的人物！他们晓得逗人家发笑。那个呆子布发马谷，据说也是这样一个滑稽人物，……好的，我们要瞧瞧这个雷翁那图是什么样的人……”

他把眼镜揩拭干净，为的能看清楚一点这将要表演的把戏。

雷翁那图最后一次向公爵投射求饶的眼光。公爵微笑着皱起了眉头。采西丽亚伯爵夫人点着指头恐吓他。

“我若不说几句，他们更加要恼恨我的！”艺术家心里想。“我不久又须请求青铜来铸那个‘巨像’了。……唉，不管他，总是一个样的，我随便给他们说些东西，只为了敷衍他们。”

他下了最后决心，走上讲台去，向到会的学者们看了一眼。

“我须得预先声明，诸位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脸红起来，好象小学生，“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只为了满足公爵的愿望，……这话就是说，——我要说，……我以为，……那么干脆一句话，我要说点关于贝壳的事情……”

接着，他说起那些化成石头的海栖动物，那些海藻和珊瑚的痕迹，在离海甚远的岩洞和高山上发现出来的，由此证明，自从远古以来，地球表面有如何重大的变迁：现在是大陆和高山，从前则是海底。水本是自然界的活动力量，自然界的‘车夫’，它创造并毁坏山岳。海岸渐渐向海中央伸张去；夹在陆地中间的内海渐渐露出海底，结果只剩下一条河床，流入大洋去。譬如波河已经排尽伦巴底全土的水了，整个亚德里亚海将来也要如此的。尼罗河将来要把地中海变成沙丘和平原，同埃及和利比亚一样，那时要从直布罗陀（24）那里流入大洋的。

“我确信，”雷翁那图做结论说，“学者们以往所忽视的动植物化石之研究，将要建立一种簇新的科学之基础，关于地球的，关于地球的过去和未来的……”

雷翁那图的思想是如此明瞭和确定，无论他态度如何谦逊，仍是如此充满对于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与巴楚里的模糊的毕塔哥拉斯派幻想和博学博士的死经院哲学完全两样。所以他的话说完之后，好多人面孔上显出了彷徨失措的神气：“现在怎样呢？怎么办呢？喝采呢，还是嘲笑呢？是新的科学呢，还是一个无知者的夸诞呢？”

“我们诚心希望，我的亲爱的雷翁那图，”公爵深思地微笑着说，好象大人同小孩子们说话一样，“我们诚心希望你的预言实现出来，希望亚德里亚海干了，那时候那些威尼斯人，我们的敌人，就要因在他们的海港里，好象螃蟹困在沙滩上一般了。”

所有的人都附和着笑了，笑得过分地喧闹。方向已经有了，宫殿定风旗便随风飘动。巴维亚大学校长迦卜里尔·皮洛凡诺先生，一位银丝头发的壮伟老头子，面貌很庄严，但是非常平凡的，他的有礼而谨慎的微笑，附和着公爵的屈尊的笑语，说道：

“您刚才告诉我们的话，是非常有趣味的，雷翁那图先生。我只要提醒一点，即是：这些小贝壳，——自然界中一种偶然的，虽然好玩却完全无邪的玩艺儿，您想在这上面建立一种新科学，——我们若是象过去人们所做的，拿洪水来解释它们的起源，那不是简单得多么？”

“是的，是的，洪水！”雷翁那图抢着说，现在他不腼腆了，宁可说态度十分自然，好多人以为太不客气，甚至以为有点僭妄。“我知道，大家都说是洪水。但这种解释不得当。请您自己判断一下；按照量过洪水的人自己所说的话，当洪水时水面高过最高的山以上十五寸。那么由狂涛涌来的贝壳，一定是从上面沉下山去的，——从上面的，迦卜里尔先生！——不是从旁边的，更不会在山底下，在地内岩洞里面；此外，也一定是没有次序的，随波涛高兴涌到那里就是那里，决不会在同样高度，一层叠一层的，如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样子。而且还请您注意以下的事实，——这是很有趣味的：那些共

同生活的动物，如软体动物，乌贼，牡蛎等，总是聚集在一处，反之那些单独生活的动物，又是单独存在的，恰恰同我们今天在海滩上所能观察到的样子。我自己屡次考察过贝壳化石的位置，在托斯堪那（25），伦巴底和毕孟（26）等地方。您也许要说：这些动物不是波涛涌来的，乃是随着洪水上涨升到高地来的。但这种反驳也不难答辩。因为这些动物行走很慢，同蜗牛一样，即使不更慢些。它们不会游泳，只能依靠介壳的运动在沙和石头上爬，每天至多只能爬三四寸远。那么，请您告诉我，迦卜里尔先生：据摩西说，洪水只有四十天长久，这样一种动物怎能于这短短时间内爬过那隔在蒙费拉山和亚德里亚海岸间二百五十迈尔的道路呢？惟有那些看不起实验和观察的人，才会说那种话，他们是凭照书本，凭照饶舌文人的幻想，去判断自然界的，而没有相当的兴趣，用自己眼睛去看看自己所说的东西。”

来了一阵难受的沉默。大家都觉得校长反驳的理由是很薄弱的，他把雷翁那图看作生徒是不对的，雷翁那图反而可以把他看作生徒。

最后，穆罗的宠臣，宫廷星士俺布罗曹·达·罗萨特先生，征引老卜里尼（27）的话提出另一种解释，他说：这些化石不过表面上现出海栖动物形态，其实是由于星宿的神异影响而发生于地土之中的。

雷翁那图听到“神异”两字，不禁唇边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厌烦的微笑。

“但您将怎样解释这种事实呢，俺布罗曹先生？”他答辩说。“即是：同一个星宿对于同一个地方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的动物化石，不仅动物种类不同，而且年龄也不同。我恰好发现出，人们检查贝壳的截断面，可以详细算出这些动物活了几年，甚至于零几个月，好象在牛羊角上或树干上计算年龄一样地精确。您要怎样说明，有些是原封不动的，有些是破损的，有些里面还含有沙，泥土，蟹螯，鱼刺，鱼齿，或者给波涛滚圆的石粒，象海滩上所见的呢？还有高山岩石上留下的叶子的薄痕呢？还有附着于贝壳之上的化成石头的压成丝团的海藻呢？这一切从那里来的呢？难道都是星宿的影响么？若是要这样判断的话，那么我相信，整个自然界中就没有一种现象不能拿‘星宿的神异影响’来解释的！那时，除了占星学以外，一切科学都是胡说的了……”

经院哲学老博士请求发言，得到发言之后，他便指责：这个论争根本走错了道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发掘出来的化石问题是属于低等“机械”科学，与形而上学没有相干，那就不值得讨论，因为今天的会不是为讨论非哲学问题而召集的；或者是属于真正的最高科学——辩证法，那么人们只能按照辩证法的规则来讨论，即是把思想提高为纯粹精神的观照。

“我知道，”雷翁那图说，现出更加无可奈何，更加厌烦的神气。“我知道您说的什么意思，先生，这一点，我自己也曾仔细想过了。但那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么？”老头子含着讥讽笑起来，忽然现出了恶毒的面相。“若是不对的话，先生，就请您指教我们！请您好心指教我们罢：您的意见认为什么才是对的？”

“哦不，我绝不要……我敢对您说……我只要谈一谈贝壳……您看，我以为……总而言之，没有什么高等科学和低等科学的分别，有的只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科学……”

“建立在经验之上么？哦，哦！那么请您允许我问一句：如此说来，您将置形而上学于何地呢，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卜洛丁（28）的，——

以及论到神，精神和世界的古代一切哲学家的？难道这一切都是……”

“不错，这一切都不是科学！”雷翁那图安静地回答。“我承认古人的伟大，但其伟大之处并不在这个方面。在科学范围内，他们是走错了道路的。他们要去认识那非认识力所能及的东西；而认识力所能及的，他们反而不屑一顾了。他们自己走错了路，还要领导别人走入错路至好几个世纪之久。人们既然谈的是一些不可证明的东西，他们自然不能达到一致的见解。每逢没有合理证据之处，人们便以大声叫喊代替之。可是，真正知道的人，是无需要叫喊的。真理的话只有一种，这话一说出来，争论者的叫喊必然都要止息的。若是还有叫喊的话，那就证明真理还未曾发现。难道在数学上有人争论：二乘三等于六或等于五么？争论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或不等于两直角么？这里，一切矛盾都在真理面前消失了，所以为这科学服务的人能够和和平平地享受这个科学，而在那些冒牌的诡辩的科学则不然。……”

他还要添加几句话，但看了论敌一眼之后，他便不响了。

“好呀，雷翁那图先生，我们现在牵涉到那么远了！”经院哲学博士笑得更加恶毒。“我知道，我们两人可以互相了解的。不过惟有一点我不明白，——请您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样呢？我们关于灵魂，上帝，死后生命的知识，——这些都是与自然经验没有相干的，都是‘不可证明的’，加您历说，但业已被《圣经》证明为颠扑不破了的，——这些难道是……”

“我没有说这个话，”雷翁那图沉起面孔打断了他的话。“我所说的没有牵涉上帝启示的圣书在内，因为这些圣书乃是最高的真理……”

人家不让他说下去。会堂中发生普遍的骚乱。有些人叫喊，有些人哗笑，有些人从椅子上跳起来，气愤愤的面孔直对着他，另有些人则只鄙夷不屑地耸耸肩膀，转开了面孔。

“够了！够了！”——“让我来回答他，诸位先生！”——“还用得着回答么，胡闹！”——“胡说！”——“我请求发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切难道不值一个臭蛋么？”——“人们怎敢说这种话？”——“我们的圣母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呀！”——“邪说！邪说！无神论！”

雷翁那图不响了，他的面孔是安静而忧愁。他感觉到他的孤寂，在这些自以为替科学服务的人们中间。他看见那条鸿沟，隔在他自己和他们中间。他不是气愤他的那些敌人，而是气愤自己，因为他不会及时沉默，不会避免这回争论，因为他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仍旧给幻觉的希望所诱引了，以为只消将真理告诉人家，人家就能够接受的。

公爵，他的底下的高官，以及宫廷贵妇等，对于这个争论觉得非常好玩，虽然他们好久就未曾听懂一句话了。

“好得很！”公爵高兴得喊起来，磨擦着他的双手。“简直是一场大战。看哪，采西丽亚太太，他们就要打架的。那边那个小老头子，气得发疯，他全身颤抖，举起拳头来吓人，帽子也脱下来了，正在挥舞着。还有那个穿黑衣服的，坐在他背后穿黑衣服的，看哪，满口都是泡沫！这一切为的什么呢？为的——那些化成石头的贝壳！这些学者真是奇异人物！他们确实是很苦恼的。还有我们的雷翁那图哩！他平时是那么安静的……”

大家都笑了，看这些学者的辩论快活得很，好象在看公鸡打架。

“现在我须得援救我的雷翁那图了，”公爵说，“不然，那些红帽子先生要把他撕成碎块的……”

于是他走进那些咬牙切齿的战士中间。他们就不响了，纷纷让开道路，

好象人们泼了油在狂涛之上：穆罗的微笑就已足够调和形而下学和形而上学的冲突了。

他邀请客人吃饭，而且和颜悦色地添加几句话说：

“诸位先生，你们争论过了，你们争得疲倦了。现在，够了！你们也必须补养一下。我敬请诸位就座！我希望，我的煮好的那些鳞介，产自亚德里亚海的——谢谢上帝，这海现在还未曾干掉——不至于象雷翁那图先生的化成石头的贝壳那样，惹起如此激烈的争论罢！”

筵席上，路加·巴楚里正坐在雷翁那图身边，在他耳旁低语道：

“别人向您进攻时，老朋友，我没有帮您说话，请您不要见怪。他们没有正确了解您。然而您本可以同他们相调和的，因为彼此都不妨害。人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当走极端的，那么一切就可以和解，可以一致了……”

“我完全同意您，路加师兄，”雷翁那图回答。

“那就好！凡事总要和和平谅解的。莫怪我说直话，——为什么要争吵呢？形而上学是很好的，数学也是好的。大家都有立脚地。你让我们一点，我们让您一点。老朋友，对不对呢？”

“对得很，路加师兄！”

“好了，好了！那么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各人得到各自的权利……”

“一头牛犊吃两头母牛的奶，”艺术家心里想，一面望着这位修士兼数学家的狡狴的面孔，面上生着两颗伶俐的老鼠眼睛，懂得如何调和毕塔哥拉斯和阿葵诺之多马士的。

“祝您健康，师傅！”雷翁那图的另一个邻座，那个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举起酒杯，带着内行人的面孔，屈身向他。“您很巧妙地引诱他们上钩了，叫魔鬼抓去罢！您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譬喻！”

“什么譬喻？”

“又来了！这不漂亮，师傅！我以为您无须乎瞒骗我。谢谢上帝，我们俩都是内行人！我们决不会互相拆穿的……”

老头子狡猾地动眼睛：

“您问：什么譬喻么？我要告诉您的，地土好比是硫磺，太阳好比是盐，海洋的水曾经淹过山顶的，好比是水银，那个活动的液体。如何？是不是？”

“不错，嘉黎屋托先主，正是这样！”雷翁那图笑起来。“您把我的譬喻解释得很恰切！”

“我把它解释出来了么？看哪！可见，我也懂得一点！而那个化成石头的贝壳正好比是炼金术士的秘密，那个‘智者之石’，它是由太阳（盐），地上（硫磺）和水（水银）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这便是金属间神圣的相互转变。”

老头子举起了食指，扬起了给他的炼金术火炉烧焦了的眉毛，发出了一种善良的天真的笑声。“而我们的那些戴红帽子的学者先生，竟至于一点也不懂得！现在，我们喝一杯祝您的健康罢，雷翁那图师傅；而且敬祝我们的科学炼金术繁荣发达罢！”

“我高兴得很，嘉黎屋托先生！现在我明白了，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我答应您，以后不再在您面前装佯了。”

筵席散后，客人都告辞走开了。公爵只邀请了少数几个人到一间阴凉而舒适的房子里去，叫人拿来了酒和果子。

“哦，好玩，好玩得很！”爱梅里拿小姐兴致勃勃他说。“我从未曾想到会如此滑稽有趣的。说老实话，我以为我一定要厌烦的。然而比跳舞会还更有趣味哩！这样的学术辩论会，我天天都喜欢来听的。他们如何气恼雷翁那图，如何叫喊！可惜他们不让他把话说完。我还想听听他说起他的巫术，说起役鬼术哩！……”

“我不知道，是否确实的，——也许只是一种传说，”一位老贵族说。“据说雷翁那图脑子里有如许异端邪说，以至于再不信仰上帝了。他专心去研究自然科学，以为做一个哲学家还比做基督教徒好些……”

“胡闹！”公爵很坚决地宣布说。“我认识他的。他有一颗金子做的心。惟有说话是那么勇敢，实际上他连一只跳蚤都不肯伤害的。人家说他是危险人物。好，人家找到一个该当害怕的人了！异端裁判法庭那些神父大人无论如何叫喊，——我是不容许人家伤损我的雷翁那图的一根头发的。”

“后代的人也要感谢殿下恩德的，”巴达沙·卡斯蒂容尼（29）行了一个恭敬的鞠躬礼说，他是乌比诺宫廷的一位漂亮先生，到米兰作客来的，“殿下保护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可说世间特有的艺术家。可惜他如此忽略艺术，他的精神又如此专注于奇奇怪怪的幻想……”

“您的话说得不错，巴达沙先生，”穆罗赞同他的意见。“我时常对他说：丢弃这一切哲学罢！可是您知道那些艺术家的脾气的。简直没有办法，无论怎样说，他们都不听。他们都是些怪人……”

“殿下这话说得非常之对，”一位高官插口说，他是盐税局长，早就要说点关于雷翁那图的事情了。“他们都是些怪人！他们时常想出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不久之前，我到雷翁那图的工场去，为的请他在一只赔嫁箱子上画一幅寓意画。‘师父在家么？’我问。——‘不，他出去了；他很忙，没有工夫替人画画。’——‘他忙着什么事情？’我问。——‘他要确定空气的重量。’——我以为人家在嘲弄我。但以后我碰到雷翁那图。‘真的么，师傅，您在那里研究空气的重量？’——‘不错。’他说，望着我，好像望一个呆子。空气的重量！您觉得怎样，太太？一阵温柔的春季微风有几磅几两几钱重？”

“这还不希奇哩，”一位生就一副愚蠢的好虚荣的面孔的青年侍从说。“我听说，他发明了一只小船，无需用桨可以逆流而上。”

“无需用桨？完全自动的？”

“是的。用轮子，靠水蒸气的力量。”

“一只小船，——用轮子？恐怕是您自己杜撰出来的罢？……”

“我敢用我的名誉向你保证，采西丽亚太太，这话我是从路加·巴楚里修士那里听来的，他还看过这机器的图样哩！据雷翁那图的意见，蒸气含有很大的力量，不仅小船，连大洋船都推得动哩！”

“听哪听哪！我早就说过了啦！这就是巫术，就是役鬼术啦！”爱梅里拿小姐喊了起来。

“不错，他是个怪人，这是不能否认的，”公爵带着善意的微笑做了结论。“但我还是喜欢他。有他在场，就有很多的趣味，决不会沉闷无聊的。”

沿着维塞里拿门外一条冷静的街道，雷翁那图转回家来。道旁山羊在吃草。一个给太阳晒褐的童子，拿着竿子赶一群鹅。黄昏的天空是明亮的。惟有北方看不见的阿尔卑斯山上面，压着金边的云块，同石头一般沉重。云块

中涧，一颗孤寂的星在天边闪烁着。

雷翁那图心里想着他亲见的两次斗争：佛罗棱斯的奇迹斗争和米兰的学术斗争。他感觉这两种斗争好象“双身人”，“此身”与“彼身”是何等相似，同时又是何等差异！

一座摇摇欲倒的小房子外面的石阶上，坐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姑娘，正在咬着一块夹有烧葱头的黑面饼。

雷翁那图停止了脚步，招呼小姑娘到面前来。她含着惊惧眼光望着他，但后来显然信任他的笑容了；她也微笑着，用着她的赤裸的褐色小腿小心走下石阶来，阶上乱七八糟堆着厨房垃圾，蛋壳，螃蟹壳等。他从袋里拿出一个橙子，糖渍的，而且涂了金，外面还用纸头小心包裹着，这种糖果，宫里很多，他在宫里宴会时常爱藏几个在袋里，为的散步时候送给街上的小孩子。

“是金做的么？”小姑娘低声说。“一个金做的球球啊！”

“不是球球，是一种果子。你咬一口看看，里面甜得很。”

小姑娘不能决定咬下去。她望着这从未见过的糖果，没说一句话，心里快活得很。

“你叫什么名字？”雷翁那图问。

“马鸦。”

“马鸦，你听过公鸡，山羊和驴子一道出去钓鱼的故事么！”

“没有。”

“你要我讲给你听么？”

他用他的姑娘样的温柔雅致的手，抚摸着她那柔软而散乱的头发。

“来罢，我们坐下来罢。等一等，我还有些茴香饼。我知道，那个金果子，你舍不得吃的。”

他伸手到袋里去摸索。

石阶上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看看雷翁那图和马鸦，和悦地对两人点点头，就坐在纺车旁边。

以后屋子又出来了一个驼背老太婆。她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同马鸦的一个样，大概是小姑娘的祖母。她也看了雷翁那图一下，忽然合起了双手，当她认识了他的时候。她屈身在那个纺纱的女人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那个年轻女人跳了起来，喊道：

“马鸦！马鸦！快点来！”

小姑娘还在迟疑。

“快点回来，你这没家教的丫头！等着罢，我要把你……”

马鸦吓怕了，赶快走上石阶去。祖母夺过了她的金果子，丢到围墙那边邻家院子去，那里有猪的叫噪声音。小姑娘哭了起来。但老太婆在她耳边说几句话，手指着雷翁那图。马鸦立刻停了哭声，圆睁两颗惊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雷翁那图。

雷翁那图别转脸去，垂下头，不作一声，走开了。他明白，老太婆认识了他，听人说过他是个巫士，现在以为他要用他的“恶眼”来迷惑马鸦了。他加紧了脚步，好象逃跑的样子；他头脑如此糊涂，手还在袋里摸索着现在没有一点用处的茴香饼。

在这对受惊吓的无邪的小孩子眼光面前，他感觉到孤独，比较在那称他做无神论者要打死他的疯狂的群众面前，以及那嘲笑真话如同嘲笑疯子梦吃的学者们集会面前，还更孤独些。他感觉到自己同别人隔离得这样远，好象

孤独的黄昏之星在无希望的明亮的天边上一个样。

回家以后，他就走进他的工作室。这屋子连着布满尘埃的书籍和那些科学仪器，在他看来，比一间牢房还更愁惨些。他坐在桌旁，点起蜡烛，拿出一本簿子，专心从事于不久之前开始的关于形体在斜面上运动法则之研究。

数学能使他宁静，好象音乐一样。这天晚上数学也给予他的心以熟知的惬意的宁静。演算完了以后，他从桌子抽展里拿出他的笔记簿，他的左手用照镜式字体写下了在学术辩论会时引起的思想。

“书蠹和文士，亚里士多德的徒子徒孙，饰着孔雀羽毛的乌鸦，拾人牙慧的应声虫，——他们鄙视我这个发明家。我可以回答他们好象当初马留士（30）回答罗马贵族一个样：‘你们拿他人的事业替自己增光，而我自己的事业的果实你们却不要我享受哩。’

自然研究家和古人应声虫，这两种人物中间之差异，好象一种物体和这物体在镜子里面的映象之差异一样。

人们以为我不是同他们一样的文士，因此我没有权利写和说关于科学的意见，因为我不能够正确表达我的思想。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强处并不在于语言文字，而在于经验，经验就是一切善于著书的人的教师。

我不愿意，我也不能够，象他们一样，去繁征博引古人的著作；我依靠那比书籍更真实的东西，依靠经验，它是一切教师的教师。”

蜡烛光不甚明亮。他晚上不眠时的唯一朋友，那只猫，跳到桌子上来，淡漠地咕噜着，献媚着。那颗孤独的星从窗子生尘的玻璃照进来，更遥远地，更无望地。雷翁那图望着这颗星，心里想着马鸦那双注视他的无限惊怖的眼睛。但现在他不难过了，在他的孤独地位上，他又明亮而坚定起来了。

惟有他的心坎最深处，他自己也不认识的地方，激起了一种不可解的苦恼，几乎是良心咎责，好象冻结的河流的冰盖底下涌出一般热泉，仿佛他果真有什么事情需要对马鸦负咎的。他要宣告自己的无辜，但他不能够。

第二天早晨，雷翁那图要到圣玛丽亚修道院去，为的继续画基督的面容。

那个机器匠左罗亚斯特罗，携带簿子画笔和颜料箱，在屋子门前等待他。艺术家走出院子时，看见那个马夫那斯塔曹在屋檐底下很勤奋地用刷子洗刷一匹灰白相间的牝马。

“贾宁诺怎么样了？”雷翁那图问。贾宁诺是他的一匹心爱的马。

“很好，”马夫懒懒地回答。“但是那匹斑马走不动了。”

“斑马么，”雷翁那图很不快活他说。“好久了么？”

“四天了。”

那斯塔曹没有看主人一眼，不作声，很不乐意地更加用力去刷马屁股，刷得马焦躁起来，四脚乱踏。雷翁那图要看看那匹斑马。那斯塔曹便引他到马厩去。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走到院子，为的用新鲜泉水洗脸的时候，他听到了那种尖锐的高亢的有点女性的声音，这是师父所特有的，每逢他突然发起那种暴烈的然而对任何人都无危险的脾气的时候。

“是谁呀，——是谁呀，告诉我，你这羊头，你这蠢才，——是谁叫你去喊兽医来医马的？”

“可是，我请您想想，师父，——马有病了，总归是要医的……………”

“医什么东西！你以为这些臭油膏就……”

“ 油脂不相干的。但是那些话，——那些咒语……您完全不明白的所以您这样发气…… ”

“ 滚开，到魔鬼那儿去罢，连着你的那些咒语！这个糊涂庸医哪能医马呢，他不懂得马身体的构造，不懂得一点解剖学…… ”

那斯塔曹抬起他的肿胀的昏睡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的主人，而且扮出一种看不起人的面孔来说道：“ 什么解剖学！…… ”

“ 混帐！滚你的蛋，离开我的屋子！ ”

那个马夫连睫毛都没有动。根据长久的经验，他知道主人突然的愤怒过去了以后，自己会来请求他留住的，因为雷翁那图素来着重他是个识马性的人，又很爱惜马匹。“ 我本来要请求老爷准许我告辞的， ” 那斯塔曹回答。“ 老爷欠我三个月工钱。还有干草哩，——那不是我的过错。马可没有给钱买燕麦。 ”

“ 什么？有这回事？马可哪能不给钱呢，我已经嘱咐了他？…… ”

马夫耸耸肩膀，别转脸去，表示他不愿意继续谈论这件事情。他象煞有介事地咳嗽了几声，又去洗刷马匹，好象要在马身上出气一般。

卓梵尼一面有趣地微笑着注意听他们谈话，一面用手巾揩擦那给冷水弄红了的的面孔。

“ 师父，怎么样？我们去么？ ” 亚斯特罗问，他等得不耐烦了。

“ 等一等， ” 雷翁那图回答，“ 我要问问马可燕麦的事情，看这奴才撒谎没有…… ”

他走进屋里去。卓梵尼跟随着他。

马可在工场里用功。同往常一样，他十分精确地遵照师父的一切规定，拿一把铅制小调羹，照着那张填满数字的表格，在量那画阴影用的黑颜料。他的额头流出汗珠，颈上青筋暴胀起来。他喘息着，好象在把一块大石头滚上山去。紧闭的嘴唇，拱起的背脊，顽固地高耸起来的红发束，以及那双带着臃肿而粗大指头的红手，——好象在表明：坚忍和努力足以克服一切。

“ 哦，师父，你还没有走么？我请您……您还有工夫替我审查这个算式么？我一定算错了的。 ”

“ 好的，马可。现在我先问些别的事情。真的么，你没有拿钱买燕麦给马吃么？ ”

“ 当然我没有给钱买燕麦。 ”

“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朋友？我却同你说过了， ” 艺术家继续说下去，用着渐渐变成惶恐不安的眼光看他的管家的严肃面孔，“ 我却同你说过了。你无论如何必须给钱买燕麦的。你忘记了么？ ”

“ 我记得。但没有一个钱。 ”

“ 你看，我也想到这一层了。又没有钱了！你试想想，马，你考虑一下，——马必须吃燕麦的！ ”

马可没有回答，他只气愤愤地丢开了画笔。卓梵尼看出这两人面上表情完全改变了，现在师父变成了徒弟而徒弟变成了师父。

“ 请您听我说，师父， ” 马可板起面孔说。“ 您请求我替您管家，叫我不要把这类事情麻烦您。为什么现在您又同我说起这类事情呢？ ”

“ 马可， ” 雷翁那图带着怪责神气喊道，“ 马可，我上星期才给您三十个弗罗磷！ ”

“ 三十个弗罗磷！请您算一算：还了巴楚里的帐四个，给那个叫化子嘉

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两个，给刽子手五个，他从绞刑架上偷了死尸给您做解剖用的，此外为修理温室的火炉和玻璃，我又花了三个，那里养着您的那些癞虾蟆和鱼虾，而且那个生着条纹的魔鬼就整整花了六个金杜卡哩.....”

“你说的是长颈鹿么.....？”

“不错，就是长颈鹿。我们自己连饭都没得吃，还要养这种该入地狱的言牲！您要怎样处置它，就处置它好了，——它总归要饿死的.....”

“既然如此，马可，就由它死去罢，”雷翁那图回答。“那时我就解剖它。它的颈骨构造是很有趣味的.....”

“颈骨构造！唉，师父，您没有这一切癖嗜就好，什么：马啦，死尸啦，长颈鹿啦，鱼虾啦，以及诸如此类的盲牲，——那时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过活了，无须乎向什么人低头。每餐有一块面包吃不更好些么？”

“每餐一块面包！好象我自己除了每餐面包之外还希冀什么更好的生活！此外，我很明白，马可，你一定高兴得很，倘若我的一切动物通通死去，——这些我费了好多辛苦，用了好多金钱才弄来的，我如何需要它们，你简直想象不到。你总是要贯彻你的意志。”

师父的声音如此失望和怨恨。马可沉起面孔不响了，而且低下头来。

“这怎么好呢？”雷翁那图说下去。“我们将成了什么样子呢，马可？没有燕麦！这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从来未曾穷到这种地步的.....”

“一向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后仍旧是这个样子的，”马可回答。“有什么办法呢？一年多了，公爵没有给我们一个大钱；俺布罗曹·费拉里天天都推说：明天，明天，.....他简直是戏弄我们.....”

“戏弄我们？”雷翁那图喊起来。“等着罢，我要教训他一顿，看他还敢戏弄我们不敢！我要到公爵面前控告他去。是的，那个俺布罗曹，我要吓唬他一下的，——但愿上帝降给他灾殃！”

马可只做了一个手势，好象要说：倘若某人吓唬了某人的话，那决不是雷翁那图吓唬这位宫廷会计官！

“不必谈这话了，师父！真的，算了罢！”他劝告说，他的僵硬而顽固的面容忽然换上了一副良善，温柔而带点施恩人的表情。“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总归能够想到办法。您一定要的话，那我仍可以想法，使得喂马的燕麦也有着落的.....”

他知道，为这目的，他必须动用自己的一部分钱，这钱他平时准备寄给他的生病的老母亲的。

“不单是买燕麦的事情！”雷翁那图喊起来，精疲力竭地坐落在椅子上面；他的眼睛动起来，眯成一条缝，好象面前吹着一阵猛烈的冷风。“听我说，马可。我还有别的话对你说。下个月，我一定要用八十个杜卡，因为我.....那是.....我借了债.....唉，不要这个样子看我！.....”

“借债？借谁的债？”

“那个钱商阿诺图。”

马可完全无望地合起了双手。他的红发束摇晃起来。

“那个钱商阿诺图么？好，我恭喜您！我一定要说，您这事情做得好！您知道这家伙是个畜牲么？比犹太人，比回教徒还更混帐些！他不是基督教国的人。唉，师父，师父，您做了什么事呢？您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雷翁那图低下头来。

“我十分迫切需要钱用。不要恼恨我！……”

停了一会之后，他用畏惧的可怜的声调添加两句话说：

“拿帐簿来。也许我们发现出一些意外的款项。”

马可虽然确信一个大钱也不会发现出来，但因为除了顺从他的突如其来的不能持久的激动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慰师父，所以只好照他的愿望去拿帐簿来给他看了。

雷翁那图远远看见帐簿拿来时候便苦恼地皱起了额头。他看这本绿色封面的熟悉的大书，用着平常人看自己身体裂开大缝的伤口时一样的面孔。

师徒两人埋头在帐目上面。这位大数学家，现在连加法减法都要算错了。这中间，他忽然发现了几千杜卡的款项没有着落。他追寻着，在他的钱柜里面，在一堆布满灰尘的纸头里面；但找不到所寻的东西，反而找到了一些无用的亲笔写得很详细的小帐单，譬如一张关于沙莱诺的外套的：

绣银缎子	十五里拉四索独
红丝绒做滚边用的	九里拉
带子	九索独
纽扣	十二索独

雷翁那图气愤愤地拿来撕碎了，一面咒骂着将纸片丢到桌子底下去。

卓梵尼从师父的面孔上看出了人性弱点的表情；此时，他想起了一个崇拜雷翁那图的人所说的话：“在他身上，一个新的赫尔谟·特里斯墨季斯托神和一个新的底但族普罗默德结合起来。”他含笑想道：“他原来如此：不是神，也不是底但族，乃是一个人，同我们大家一样。我为什么害怕他呢？哦，你这可怜的，可爱的人！”

两天过去了。果然不出马可所料，雷翁那图忘记了钱的事情，好象他从来未曾想过这件事。第二天，他就向马可讨三个弗罗磷，为的购买一件洪水以前的化石，而且扮着这样天真的面孔，使得马可不好意思拒绝他，害他难过，只好从那为母亲积下来的自己的私蓄里，拿出三个弗罗磷分他。

无论雷翁那图如何请求，宫廷会计官总不肯支付他的薪俸。那时公爵自己也缺少钱用，因为拿了好多钱去准备同法国的战争。雷翁那图到处借钱，凡是认识的，他就去借，甚至借到自己徒弟的私蓄去。公爵连那座司伏萨纪念像，也不叫铸成了。黏土塑像，铸铜模型连同铁架，金属熔液的导管，铸床和熔炉，通通造好了。但艺术家拿他开的需要的青铜的单子送上去时，穆罗吓了一跳，发起脾气来，拒绝接见他。

一四九八年十一月底，雷翁那图为饥寒所迫，没有办法，写了一封信给公爵。雷翁那图的遗稿中有这一封信的底稿。信内零碎的，不连贯的句子，好象一个人的结结巴巴的说话，他感到十分羞惭，不懂得如何去求乞：

“爵爷，我知道，您正忙于国家大事；但我又害怕，我今缄默，将来要激起我的恩主的愤怒；所以我敢提起我的不值一顾的穷困，以及陷于停息地位的艺术……

……自从两年以来，我没有领得一个钱薪俸，……其他替殿下服役的人大都有外水可赚，他们能够等待；但我，以我的艺术，——这艺术，我却愿意为某种能获利的事情而放弃的……

……我的一生都替殿下服役，而且我时时准备着奉行一切命令的……

……关于纪念像的事情，我简直搁起不说，因为我明白，时局……

……我心里很难过，为的赚钱维持我的衣食，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而去从事一些

不相干的事情。五十六个月之久，我须得维持六个人的生活，而我只得到五十个杜卡……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去使用我的能力……

……我应当想想荣誉呢，还是顾念每餐的面包？……………”

十一月某天晚上，雷翁那图疲惫得很回到家里来，这一整天他都用来同人家谈话，很费力气的谈话，——同那位慷慨的卡斯拍·维士孔蒂先生，同那个钱商阿诺图，还同刽子手，他索取两个怀孕的女人尸首的钱，若不付他，他要到异端裁判法庭那里告发去的。他先到厨房里去，为的烘干他的衣服，以后亚斯特罗给了他钥匙，他就到他的工作室去了。他走近房门时，听见房里有人说话。

“门是锁着的，”他心里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有歹人在里面么？”

他细心听着，认出了他的徒弟卓梵尼和凯撒的声音；他猜到他们在偷阅他的秘密文字，他从来未曾拿给人看的。他要开门进去，但他设想如果这样当场捉获了他们，他们将拿甚么面孔对他呢？他自己替他们惭愧。他脸红起来，向周围一看，仿佛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于是垫起脚跟，离了房门，穿过整个工场，到了另一边才喊起来，声音特别大，他们一定会听到的：

“亚斯特罗！亚斯特罗！拿火来！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安得烈！马可！卓梵尼！凯撒！”

工作室内的声音停止了。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仿佛玻璃杯坠地被碎的声音。以后窗子开阖一下。他还静听着，不肯走进去。他的心里没有气愤，没有痛苦，只有噁心和嫌厌……

雷翁那图并没有猜错：卓梵尼和凯撒果然是从院子爬窗进来，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翻腾，偷阅他的秘密文字，图画和笔记。

卓梵尼脸色苍白，拿着一面镜子；凯撒屈身在镜子上面，读着其中映出的雷翁那图的反面字体：

“‘太阳之颂赞

我必须怪责厄比鸠，因为他曾说过：太阳实在只象我们看见的那么大。苏格拉底看不起这个崇高的星球，以为只是一块炽热的石头，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愿意我能使用颇为尖刻的字眼去责备那些人，他们宁愿去崇拜人，而不愿崇拜太阳……’

我可以不念下去么？”凯撒问。

“不，我请你，”卓梵尼说，“把这篇东西念完。”

“‘那些崇拜类人的神灵的人，他们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即使人身变做同地球一般大，那仍旧比最小的恒星还要小些，仍旧是宇宙中一个渺茫的小点子罢了。此外，一切的人都是要腐朽的……’

奇怪得很，凯撒惊讶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崇拜太阳，而那个以自己的死克服了死的，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存在。”他翻过一页。

“这里还有点东西。你听着：

‘欧洲各处广大的民众，都要痛哭一个死在亚洲的人……’

这话，你懂得么？”

“不懂，”卓梵尼低声说。

“说的是受难日星期五（31）！啊！我再念下去：

‘你们这些数学家呵！你们拿出光来照照这种胡说罢！没有肉体，精神是不能存在的；没有肉，没有血，没有骨，没有舌，没有筋的地方，也就不能有声音和运动。’

以下的给他涂抹了看不清楚。现在结论来了：

‘至于其他一切关于精神的定义，那我都让神父大人和民众导师说去，他们都是依赖上天降下的灵感去认识自然界的一切秘密的。’

哼，这些纸头如果落在异端裁判法庭的神父大人之手，雷翁那图先生一定不会太平的。……这里还有一个预言：

‘人们要无所夺事，要轻蔑穷困和劳动，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住在宫殷里拿了不可见的财宝去换取可见的财宝，而且要说：这是崇奉上帝的最好的方法。’

这里说的是出卖赦罪书的事情啊！”凯撒解释说。“萨逢拿罗拉能够说出这个话的。这是投一块石头到教皇花园里去……

‘那些死了千年的人要喂养那些活着的人。’

这话我不懂，对于我太高深了……哦，不错，自然。‘死了千年的人’就是那些殉道者，那些圣者，修士们利用他们的名义来敛钱……

‘他们要对那些有耳朵而不能听的东西说话，要在那些有眼睛而不能看的东西面前点灯。’

说的是圣像。

‘女人们要向男人们述说她们的情欲和她们的秘密丑事。’

说的是忏悔。你说好不好，卓梵尼？怎么样？一个怪人！你试想想：他这类谜语是为谁而想出来的？而这里面又没有什么真正的恶事。不过是一种消遣，一种游戏，拿褻神的思想来游戏……”

凯撒翻过几页，再念道：

“‘好多靠所谓奇迹来谋利的人都在欺骗愚蠢的民众，至于揭穿他们欺骗的人，则要给他们铲除了。’

这话说的一定是萨逢拿罗拉的火试和那打破奇迹信仰的科学。”

他放下簿子，眼睛看着卓梵尼。

“够了么？还需要别的证据么？事情是完全明白的。”

贝尔特拉非奥摇摇头。

“不，凯撒，这一切都不是铁证。……如果人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那里他完全坦白地说……”

“完全坦白地？不，小朋友你莫想这个！他的本性原是这样的。一切都是两可的，他是狡狴而多遁辞，同女人一个样。所以他这样喜欢谜语。你试捕捉他的过犯看看。他自己还不认识自己。在他看来，他本身就是最大的疑谜。”

“凯撒这话有道理。”卓梵尼心里想。“宁可有公开的褻神思想，而不要这种讥讽，不要无信心的多马的这种微笑，他拿指头去抚摸救世主的伤痕……”

凯撒拿给他看一张用橙黄色铅笔画在蓝纸上的小图画，夹杂在机器图样和算式中间的，画的是圣母同她的儿子在沙漠中的情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指头在沙面上画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图形：圣母教她的儿子几何学——一切科学的源泉！

这幅奇怪的国画，卓梵尼看了很长久。他要读底下写的字，拿镜子放在旁边。凯撒看进去，他刚刚读了开头几个字：“必然性，——永久的导师……”雷翁那图的声音就在工场响起来了：

“亚斯特罗！亚斯特罗！拿火来！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安得烈！马可！卓梵尼！凯撒！”

卓梵尼吓了一跳，面孔苍白了；镜子脱了手，掉在地下，破碎了。

“不祥的兆头，”凯撒笑起来。

好象被人发觉的窃贼，他们赶忙将那些纸头放回抽屉里去，捡起镜子碎片，开了窗子，跳在窗板上，攀缘着雨水管和缠绕屋墙的葡萄大藤，爬下院子去。爬时，凯撒抓不着东西，掉下去，几乎跌断了腿。

这天晚上，雷翁那图在数学里得不到往常的宁静。他时而站起来，在房里踱方步，时而坐下去，开始一幅图画，立刻又搁到旁边去了。他的灵魂里发生一种无名的苦恼，好象他必须下个决心，但不能够。他的思想总要顽强地回转到同一点上面去。

他想着：卓梵尼如何从他这里逃到萨逢拿罗拉那里去，以后又转回来，回来之后有一时是很宁静的，专心致力于艺术，但自从那次不祥的火试以来，尤其自从那个“先知者”被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米兰以来，他变得比前更加愁惨，更加无助的了。

师父看出：卓梵尼何等苦痛，要离开他，但不能够；感到：徒弟心里爆发一种斗争，这心太灵敏了，一定要感觉痛苦，然而又太软弱了，不能克服内中的矛盾。雷翁那图好多次觉得，他必须把卓梵尼撵走，把他驱逐出去，为的拯救他；但没有勇气这样做。

“只要我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就好！”艺术家在考虑着。

他苦笑起来。

“我迷惑了他，他中了我的魔术！众人的话也许是实在的：我有一双‘恶眼’……”

他走上那阴暗而陡峭的楼梯，敲着卓梵尼的房门。没有人回答，他自己开门进去。这小房子内阴暗得很，听到雨打屋顶和秋风萧瑟的声音。挂着圣母像的一角有盏小灯摇晃着。一个黑色的基督钉十字架像挂在白墙之上。贝尔特拉非奥和衣伏在床上，很不惬意地缩成一团，好象一个生病的小孩子，

膝盖头曲得弯弯地。面孔埋藏在枕头之内。

“卓梵尼你睡着了么？”师父问。

卓梵尼跳了起来，轻轻喊了一声，伸出双手，好象撑拒的样子，圆睁两颗迷乱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师父，含有无限的惊怖，好象在马鸦的眼睛里所表现的。

“你怎么样了，卓梵尼？是我呵！”

贝尔特拉非奥好象清醒过来，慢慢地用着他的手揩拭眼睛。

“啊，是您么，雷翁那图师父？……我好象……我做了…个可怕的梦……那么是‘您’么？”他再问一次，用着锐利的眼光不信任地注视他，仿佛未敢完全断定似的。

师父坐在床边，把手放在卓梵尼的额头上。

“你发热。你病了。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卓梵尼要转过脸去，但忽然他又注视雷翁那图，他的嘴角垂下来，颤抖着。他合起了双手，低声恳求道：

“师父，撵我走罢！……自己，我是不走的；但我不应当再留在您这儿了；因为我……是的，是的，我做了卑鄙的行为，……我背叛了您……”

雷翁那图抱起他，拉他到身边来。

“你说什么话，小弟弟？上帝保佑你！我看出来了，你何等地痛苦！如果你以为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那么你知道我饶恕你一切的。也许将来有个时候，你也饶恕我……”

卓梵尼静静地抬起了他的两颗惊讶的大眼睛，由于一种不可抵御的冲动把身体紧贴在师父身上，把他的面孔埋藏在师父胸前，丝一般柔软的胡子里面。

“即使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说，一面呜咽着，全身都颤动起来，“即使有一次我离开了您，您可不要以为我不爱您。我自己不明白我究竟怎么样了，……可怕的思想迫害着我：我要发疯了，……上帝抛弃了我，……哦，您不要以为……不，我爱您过于世界上任何人，过于我的第二个父亲，本涅德托修士。没有人能象我那样爱您……”

雷翁那图温柔地微笑着，抚摸他的头，他的沾湿了眼泪的面颊，安慰他，好象安慰一个小孩子。

“好的，好的，现在不要哭了！我知道你爱我的，我的可怜的愚昧的小弟弟，……一定又是凯撒同你说了什么话罢？”他添加几句说。“你为什么听他的话呢？他是聪明的，然而是不幸的，他也爱我，虽然他自以为恨我。有好多的事情，他不懂得……”

卓梵尼忽然静止了；他停了哭，用一种奇异的探索的眼光直看进师父眼睛中去，他摇摇头。

“不是，”他慢慢说，好象用了好多力气才说出话来，“不是，并不是凯撒，而是我自己……不，不是我自己，——是‘他’……”

“他？——谁呀？”师父问。

卓梵尼更加紧贴在师父身上。他的眼睛又因为惊怖而圆睁起来。

“不，不是……”他轻轻说，几乎听不到。“我恳求您，……不要谈起‘他’……”

雷翁那图觉得卓梵尼在他的怀抱里颤抖起来。

“听我说，孩子，”他严厉地，然而亲切地说，不是完全自然的，却象

医生同病人说话一个样。“我看出了你有什么事情存在心里。你必须告诉我一切。我要知道一切。听到么，卓梵尼？那时你会轻松些的。”他想了一会，再添加一句说：“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谁呀？”

卓梵尼畏惧地向周围一看，将他的嘴唇凑在雷翁那图耳旁，一面喘息着低声说：

“是您的——‘彼身’呀……”

“我的‘彼身’？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做梦看见他么？”

“不。醒着时候……”

雷翁那图瞪眼看了他一会；在某一瞬间，他有种印象，以为卓梵尼在说谵语。

“雷翁那图师父，前天，星期二晚上，您没有到这里，没到我的房子里来么？”

“没有。你自己不知道么？”

“哦，我知道的……那么，您看，师父，那一定是——‘他’了……”

“你怎么会想到我是个‘双身人’呢？我有个‘彼身’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雷翁那图觉得卓梵尼自己愿意叙说一切；他希望，徒弟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可以轻松一些。

“怎么一回事么？是这样的。‘他’到我房里来，同您今天一个样，也是这个时候，也坐在我的床边，恰象您现在的样子。‘他’说话做事，都同您一样，面貌也同您一样，但——好象是镜子照出来的。他不是使用左手的。我立刻想到：也许不是您；‘他’知道我这样想，但‘他’不露出来。‘他’装做仿佛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个。直至‘他’临走时，才回头问我：‘卓梵尼，你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彼身”么？如果你见到的话，你不要害怕！’那时，我便明白一切了……”

“你现在还相信么，卓梵尼？”

“我哪会不相信呢，既然我见过‘他’，象我现在见到您一样？……而且‘他’同我说过话……”

“关于什么事情？”

卓梵尼双手盖住了面孔。

“你还是说出来好，”雷翁那图劝告他，“不然你存在心里，只有苦恼罢了。”

“说的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贝尔特拉非奥回答，同时用无望的恳求的眼光看着师父，“一些吓人的事情。他说，宇宙间一切只是机械学罢了，一切都好象那个生有转动的腿的可怕的蜘蛛，那是‘他’，——不，那不是‘他’那是您发明的……”

“什么蜘蛛？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一定在我房里见过战争机器的图画罢？……”

“以后他还说，”卓梵尼说下去，“人们所称为神的，其实乃是永恒的力，这力推动这个生有血淋淋铁腿的可怕的蜘蛛；而且在神看来，一切都是同样的：真和假，善和恶，生和死。人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逃过他，因为他同数学一个样：二乘二绝不会等于五的……”

“好的，好的。你不要难过！够了。我已经知道了……”

“不，雷翁那图师父，再等一会。您还未曾知道一切。请您听我说下去，

师父！‘他’说：基督也是空来一趟的，——他死了，并未曾复活，未曾以死克服了死，而是在坟墓中腐朽了。‘他’说这话时，我哭出眼泪来。‘他’怜悯我，要安慰我：‘不要哭’‘他’说，‘我的可怜的愚昧的小弟弟。没有什么基督，只有爱，只有伟大的爱，它是伟大的知识的产儿。凡知一切的人就爱一切。’您看，‘他’总是拿您的话来说！‘从前，’‘他’又说，‘爱是从柔弱，从奇迹信仰和无知里出来的，现在则是从刚强，从真理和知识里出来的了，因为那蛇没有撒谎：你们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们就变成同上帝一个样。’听了这话以后，我就明白‘他’是从魔鬼那里来的，于是我咒诅‘他’。但‘他’走开了，又说：‘他’还要来的……”

雷翁那图如此注意听他说，仿佛这并不是病人的谰语。他觉得，卓梵尼的眼光，现在差不多安静下来了，在控告他，直刺进他的最深秘的内心去。

“但最吓人的，”徒弟轻轻说，同时慢慢离开了师父的怀抱，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最吓人的，却是‘他’说这些话时，含着笑容……是的，是的，完全同您现在一样……您……”

卓梵尼忽然变了颜色，扭歪了面孔；他把雷翁那图推开了，用着刺耳的疯狂的声音叫喊道：

“你……你……又来了……假冒别人的样相来了……上帝在上，——滚开去罢，灭了罢，你这该入地狱的！……”

师父抬起头来，用着命令的眼光看他，说：

“上帝保佑你，卓梵尼！现在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离开我好些。你记得，《圣经》上说过：‘惧怕的人在爱里来得完全。’（32）你若是完全爱我的话，就不会惧怕的，就会明白：这一切只是梦吃和迷信，我并不是众人所想象的那种人，我并没有什么‘彼身’，我也许比那些骂我做敌基督者差遣的人还更真诚地信仰我的基督和救世主。前途珍重，卓梵尼！上帝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雷翁那图的‘彼身’不会再来探望你的……”

他的声音颤抖起来，表现出没有气愤的无限的忧愁。他站起来，要走开了。

“果真是这样么？我拿实话告诉了他了么？”他反省着，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得，他准备要撒谎了，如果必须撒谎才能拯救卓梵尼的话。

贝尔特拉非奥跪下来，吻着师父的手。

“不，不，我以后再不敢了！……我明白，这是梦吃。……我相信您，……您一定知道，我将排除这类可怕思想的。只须您饶恕我，师父，请您饶恕我呀！不要抛弃我呀！”

雷翁那图用着说不出的同情眼光看他，屈身向他，吻着他的头。

“那么，当心哪，卓梵尼！你要记得，你许诺了我的，……现在，”他用惯常的安静的声调再说，“我们赶紧下楼去，这里冷得很。你未曾完全复原以前，我不放你上楼的。此外，我有一件迫切的工作，——你可以帮助我。”

雷翁那图领了卓梵尼到工场旁边他自己的寝室来，煽起炉里的火；火辟拍响着，令人舒适的红焰照亮全室时，他说必须预备一块木板，为一幅新图画之用。

雷翁那图希望，病人能因劳动而宁静下来。

果真是这样。卓梵尼渐渐产生工作的兴趣了。带了一种正经严肃的面孔，好象从事于非常有趣和重要的活动，他帮助师父将一种毒药水——溶解在酒精内之二硫化砷和升汞——灌注在木板之上，防止生蠹。然后，他们上了第

一重料，把所有接缝和裂口都用雪花石膏，扁柏漆和乳香的混合物涂满了，并用一块平滑的磨铁去磨平高低不齐的地方。工作落在雷翁那图手里总是轻松而迅速的，好象游戏一般。他一面做工，一面教授种种经验，譬如教人如何捆束画笔，从那包在铅头内的最粗最硬的猪鬃笔，到那插在鹅毛管内的最细最软小栗鼠毛笔，又如教人为使留色剂容易干燥起见，须在其中搀和那带有赭石的威尼斯绿等。

松脂和乳香的令人舒适的新鲜气味，充满了房间，激起了工作的兴趣。卓梵尼用全身力量，拿一块羚羊皮沾着热麻油摩擦那块画板。他的身体温暖起来，再不发冷战了。他停了一会儿，为着喘气；他将他的红晕的脸转向师父。“摩擦下去，不要害怕疲倦，”雷翁那图鼓励他。“油冷了，就吸不进去的。”

卓梵尼拱起背脊，分开两腿，咬紧嘴唇，提起精神再做下去。

“好，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雷翁那图问。

“很好。”卓梵尼回答，快活地微笑着。

其他的徒弟也到这温暖的明亮的房间来了，围着那个盖满丝绒般柔软的黑煤烟的伦巴底式大砖灶，那里听着萧萧细雨和飒飒秋风十分舒服。那个时常怕冷的然而总是无忧无虑的安得烈·沙莱诺来了，那个独眼怪左罗亚斯特罗·达·佩勒托拉也来了，还有雅可波和马可·督终诺。惟有凯撒·达·塞斯托没来，——每逢这种友谊的聚谈时，凯撒总是不在的。

雷翁那图将木板放在旁边，让它干燥；他教徒弟们用什么方法去提取真正纯净的油，调颜料用的。人们拿来一个大瓦盆，里面盛着澄清的核桃稀浆，这些核桃用新鲜水浸过六次了的，现在分泌一种白色液料，表面厚厚一层琥珀一般黄的脂肪飘浮着。雷翁那图拿棉花搓成几个长条子，同灯芯一样，一端放在盆子里，另一端则垂在一个白铁漏斗上，这漏斗插在玻璃瓶颈里面。油升到棉花上面来，由那里滴下瓶子，透明的，同金子一般的颜色。

“看哪，看哪！”马可呼喊，高兴得很。“何等纯净！我做的，总是浑浊的，无论我滤过多少次。”

“你一定没有把核桃的外皮剥掉，”雷翁那图解释说。“以后要显在画布上的，弄得一切颜色都昏暗了。”

“你们听到么？”马可得意地喊。“最美妙的艺术作品会给薄薄一层核桃的皮弄坏了，可是，每逢我说必须数学一般精确遵照师父所有法则去做的时候，你们总要取笑我。”

徒弟们专心注意看着师父制油，一面闲谈着，说笑着。夜虽然深了，却没有人想去睡觉。他们不断地将柴火丢进炉内去，每丢一片，马可就要心痛一下，但他们不理睬他的。好象偶然的聚会所常见的情形一样，笼罩着一种没来由的普遍欢乐的气氛。

“我们来讲故事罢，”沙莱诺提议，于是他就先讲一个，讲得有声有色地：一个教士复活节星期六往各人家里祝福去，到一位画家工场里时，使用圣水洒在一幅图画之上。“你为什么这样？”画家问他。——“这是我的好意，因为书上写的有：一件好事将从上面得到百倍的酬赏。”画家没有回答甚么。可是教士走时，画家从楼上窗子倒了一桶冷水在他头上：喊道：“现在从上面百倍酬赏你了，为了你弄坏我的图画这件好事。”

故事和笑话一个跟着一个说下去，——愈说愈加有趣。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但最快活的还是雷翁那图。

卓梵尼看见师父十分爱笑。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面上显出天真的素朴的表情。他摇摇头，揩拭眼里的泪珠，爆发一种清脆的笑声，这对于他的高大身材强壮体格是很不相称的；他发气叫喊的时候，也是这个高亢的女人样的声音。

半夜时分，大家觉得肚子饿了，没有吃点宵夜不肯上床睡去的，尤其因为晚餐颇为淡泊。——马可款待师徒们是很刻薄的。

亚斯特罗把储藏室里所有一切通通搬来了：一块残馀的火腿，一点乳酪，几十个橄榄，和一块陈旧的小麦面包，没有酒。

“你把酒桶摇过没有？”别人问他。

“摇过了，而且翻转过来了，但一滴都没有流出来。”“呵哈，马可马可，你怎样款待我们呢？没有酒，我们将怎么办呢？”

“你们只晓得喊：马可，马可！没有钱，我有什么办法呢？”

“钱有了，酒就要来了，”雅可波喊起来，一块金币抛得高高地，用手掌接着。

“你哪里得来这块钱，小鬼？又是偷来的么？等着罢，我要把你的耳朵扯下来的！”雷翁那图点着指头威吓他。

“不，不，师父，这钱，我不是偷来的，凭着上帝说话：若不是掷骰子赢来的话，我情愿坠落地狱，情愿烂掉舌头！”

“好，你要当心，若是拿赋子的酒来款待我们的话……”

雅可波跑到邻近的“绿鹰”酒店去，那里还未曾关门，因为瑞士佣兵要喝通宵的。这小孩子带了两锡罐酒转来。

酒使得大家更加欢乐。小孩子斟着酒，好象加尼梅，把酒罐举得高高地，使得红酒起了玫瑰色泡沫，白酒起了金黄色泡沫。他心里高兴，能够用自己的钱请客；他做出种种滑稽的姿势，在房里跳来跳去，假装醉鬼的嘶哑声音唱着一位披开革的修士的无耻歌曲：

见鬼去罢，道袍，念珠和风帽，
哈哈，嘻嘻，嘻嘻，哈哈！
年轻的姑娘啊，你这般美貌，
同着你，我们现在要来胡闹……

或者游方学者作的一首巴库斯弥撒的颂诗：

谁个在自己酒内搀和了水，
包管他下地狱时候全身淋漓，
热烘烘的炉火升在地狱门里，
魔鬼要把他烤焦了，才放他进去。

卓梵尼觉得，他有生以来吃饭和喝酒，从未曾象现在这样快活过，现在在雷翁那图家里，吃着这种石头一样的乳酪，藏了多日的面包，以及喝着雅可波的可疑的也许真是偷来的钱买来的酒时。大家喝酒恭祝师父的健康，恭祝他的工场的光荣，恭祝大家脱离贫困，各人并互相恭祝。最后，雷翁那图对徒弟们看了一眼，含笑说道：

“诸位朋友，我听说：圣方济谷把忧郁叫做最大的罪过，他而且说：凡

是要求得上帝恩宠的人，就应当时时刻刻欢乐。所以我们为了圣方济谷的智慧干一杯酒罢，——我们恭祝在上帝之中的欢乐罢！”

大家都有点惊讶，但卓梵尼懂得师父说这话的用意。

“唉，师父，”亚斯特罗带着怪责的神气，摇摇头说，“您说什么欢乐。我们怎能谈得上欢乐呢，当我们还象毛虫，还象粪蛆那样，在地下爬来爬去时？别人为什么事情干杯，我不管。我自己则为人类的翼翅，为飞行机器而干杯！必须到了有翅膀的人类飞上云端去时，才有真正欢乐可言。什么重力，什么机械学法则，都叫魔鬼抓去罢，这些只会妨碍我们……”

“不对。不对，小朋友，没有机械学，你是飞不了的！”师父笑起来，打断他的话。

众人散开之后，雷翁那图仍不让卓梵尼上楼去。他帮助徒弟在他的寝室里安设一个床铺，就在渐渐熄灭的舒适的炉火旁边。然后他拿出一幅彩色铅笔画，给卓梵尼看。

这画上少年人的面孔，卓梵尼觉得很熟悉，起初他以为这是一幅肖像画。有点象季罗拉谟·萨逢拿罗拉修士，他少年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又有点象米兰放高利贷的人人憎恨的犹太富人巴鲁果的十六岁的儿子，——一个多梦的爱梦想的少年，他完全耽溺于“卡巴拉”神秘学说，做犹太法士们的生徒，法士们认他做以色列未来之光的。

但贝尔特拉非奥细看这个生着丛密的淡红头发，低下颌头和肥厚嘴唇的犹太童子时，便认出是基督，——自然不是圣像画上所见的基督。可是，他觉得这样的面孔从前见过的以后忘记了，现在忽然记忆起来。

头垂着，好象一朵花在柔弱的草茎上；那两颗低垂的小孩子般无邪的眼睛，使人预感到橄榄山上那次最后的挣扎，那时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便对门徒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就稍往前进，俯伏在地，祷告说，“阿爸，我父呵，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说：“我父呵，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他和死相挣扎着，祷告更加恳切，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他祈祷什么呢？”卓梵尼思索着，“必须要成就的事，他怎能求其不成就呢？这事本是他自己所愿意的，他就为这事而到世界上来的。难道他同我一般懦弱么？他也必须流着血汗，同这个可怕的仿佛相挣扎么？”

“你怎么样了？”雷翁那图问，他刚才有一会离了房子，此时才回来。

“好象你又……”

“不，不，师父！哦，你不知道，我何等舒服，何等轻松，……现在什么都过去了……”

“谢谢上帝，卓梵尼！我同你说过了，就要过去的。留心着，以后不再有这种情形……”

“以后不会再有了，请您放心！现在我明白了，”——他指着这幅图画——“我明白了，您爱他，没有人象您那般爱他，……即使您的‘彼身’，”他添加几句说，“再显灵在我面前，我也知道驱逐他的方法了：我只消提醒他这幅图画就够了。”

卓梵尼从凯撒口里知道，雷翁那图已经画成了“最后的晚餐”中的基督面容。他要看一看。他向师父要求过好多次；雷翁那图答应他，但总不带他去。

一天早晨，师父终于带他到圣玛丽亚修道院膳堂去了。在约翰和西庇太儿子雅各中间，十六年来留下的熟悉的空白地方，在开向黄昏天空和锡安山远景的窗子方框地位上，卓梵尼看见了基督的面容。

几天之后，向晚时分，卓梵尼从炼金术士嘉黎屋托·萨克罗布斯果家里穿过干培拉那运河旁边荒凉的区域走回家里来：师父委托他到那里拿一本希罕的数学书的。

暴风和温暖之后，现在来个平静而寒冷的天气。路上污秽轨迹里积水之处布满脆弱的冰条；低下的云几乎碰到了落叶松的淡紫色的光秃树梢，树上有残破的乌鸦巢。天黑得很快。惟有极遥远的天边还留下一长条黄铜色的晚霞。运河水没有结冰，安静的，沉重的，铁一般的黑水，好象没有底似地深。

卓梵尼思索着雷翁那图画的两幅基督面容，虽然他不愿承认这思想，而且努力用他的精神的一切力量屏除出去。他只须闭起眼睛，便看见这两幅画同活人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幅同他相亲切接近的，充满了人类弱点，那个在橄榄山上流出血汗挣扎着，小孩子一般祈求着一个奇迹的人的面容；另一幅则是超人地安静，聪明，陌生而可怕的。

于是卓梵尼思想，无论有如何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二者也许都是真实的。

他的思想紊乱得很，好象在发热病的时候。他的头如火烧着。他坐在窄狭黑运河岸一块石头之上，猜疲力竭地拱着背，他的双手捧着那颗垂下的头。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好象亚赫龙河（33）岸一个钟情人的影子，”一种讥讽的声音说。卓梵尼觉得有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吓了一跳，转回头来，看见了凯撒。

在那好象生尘的蜘蛛网包围着他的冬天暮色里，在那留有残破乌鸦巢的淡紫色的光秃的落叶松树底下，凯撒的瘦长的身子，他那幅窄狭的苍白的生病的面孔，以及那件灰色大衣，看来真象一个不祥的幽灵。

卓梵尼站起来，两人一声不响地并肩走着。惟有他们脚下干枯叶子发着响声。

“他知道，我们近日偷翻他的纸头么？”凯撒终于问起来。

“他知道，”卓梵尼回答。

“自然他不生气的！我早就料到了。什么都宽恕！”凯撒笑起来，恶意而勉强。

他们又不响了。一个乌鸦呱呱叫着，飞过运河去。

“凯撒，”卓梵尼轻轻问，“你见过‘最后的晚餐’上基督的面容么？”

“见过了。”

“你的意见怎样？你喜欢不喜欢？”

凯撒急忙转过脸来。

“你呢，你喜欢不喜欢？”他问。

“我不知道，……我觉得……”

“坦白说罢！你不喜欢，是不是？”

“不然。我喜欢的。不过我不知道。……好几次我有一种思想，以为这恐怕不是基督！……”

“不是基督？那么是谁呢？”

卓梵尼没有回答，只放慢他的脚步，垂下头来。“听我说，凯撒，”以后他深思地说，“你见过另一张基督面容的画稿么，用彩色铅笔画的，差不多画成小孩子的样子？”

“我知道，——画成红头发的低下额头的犹太青年的样子。他的面孔好象老巴鲁果的儿子，那个杂种。你提到这幅画，有什么意思？你更喜欢这幅么？”

“不，……我不过这样说。你看，这两幅基督的面容何等地不同！”

“不同？”凯撒惊讶起来。“你说什么话！这却是同一个人的面容，‘最后的晚餐’里面的不过更老十五岁罢了。……此外，”他再说下去，“也许你有道理。但是，即使是两副不同的面容，也是相像的，同‘双身人’的两个‘身子’一样。”

“‘双身人’？”卓梵尼重复他的话，全身震动起来，立住了脚步。“你怎么说，凯撒？‘双身人’？”

“不错。为什么你这样害怕？你还未曾注意到么？”

两人又不响了，继续走去。

“凯撒！”贝尔特拉非奥忍耐不住了，忽然喊起来。“你没有看出来么？师父在‘最后的晚餐’里所画的那位全能者，全知者，能够在橄榄山上挣扎直至于流出血汗么？能够做人性的祈祷，象小孩一般祈祷，恳求一个奇迹么？——‘我知道必须要成就的事，我就为这事而到世界上来的，现在我求其不成就？阿爸，我父呵，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这个祈祷里，却包含一切，听到么，凯撒，却包含一切！没有这个祈祷便没有基督。无论是什么智慧，我都不愿意拿这个祈祷去交换。没有这样祈祷的，就不是人，他就不会痛苦，象我们一样痛苦，就不会死，象我们一样死……”

“你以为这样么？”凯撒慢慢他说。“确实的，……不错，不错，我懂得你的意思了！哦，当然，‘最后的晚餐’里面的基督是不会如此祈祷的……”

天完全黑了。卓梵尼须得努力才能看见同伴的面孔：他觉得这面孔好象改变得很奇怪的。凯撒忽然停住了脚步。他举起手来，用着沉重的庄严的声音说：

“你要知道他画的是谁么，既然不是那个在橄榄山上祈祷的，既然不是你的基督？那么，听我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它造的，’于是‘道成了肉身。’（34）你听到么：上帝的理性，道，成了肉身！他的门徒们从他口里听到‘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都惊惶，气愤而恐怖起来，惟有他是安静的，无论对什么人，他都亲近而又隔远，对那挨近他的胸怀的约翰是如此，对那出卖他的犹太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生也没有死，没有爱也没有恨；在他看来，惟有天父的意志，那永恒的必然性：‘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话也是你的基督说的，当他在橄榄山上祈求一个不可能的奇迹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两个是‘双身人！’感情属于尘世，观照的理性则是超出感情之外的。你记得么？这是雷翁那图说的话！使徒们，这些伟大人物的面容和动作之中，他把尘世间一切感情都画上了，但说‘我已经胜了世界’（35）‘我与父原为一’（36）这些话的人，乃是观照的理性，乃是超出感情之外的。你也记得雷翁那图关于机械学法则所说的话么：‘你的正义是何等奇妙呵，你，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他的基督就是这个最初推动者，就是一切运动之起点和中心，而自己是不动的；他的基督就是永恒的必然性，在人类中便自知为并自爱为神性的正义，为天父的意志：‘公义的父呵，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

他们里面。’（37）听到么：爱是从认识出来的。‘伟大的爱是伟大的认识的产儿。’惟有雷翁那图一个人了解主这些话，而且把这些话化身在他的基督像里面了，这基督是爱一切的，因为知道一切的。”

凯撒不响了。在这愈来愈暗的寒冬暮色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并步走了好久。

“你还记得么，凯撒，”卓梵尼终于说出话来，“三年以前。恰好同今天一样，我们也是在这郊外走着，争论关于‘最后的晚餐’的事情？那时你嘲笑师父，你断定说：他永远画不成救世主面容的。我反对你的意见。现在你站在他方面来反对我了。你知道，我绝没有料想到，你。恰恰是你，能够这样评论他的！……”

卓梵尼要看看同伴的面孔，但凯撒急忙别转脸去。

“我很高兴，”贝尔特拉非奥做结论说，“你在爱他。是的，凯撒，你爱他也许更甚于我。你要恨他，但你爱他。”

凯撒慢慢转回来他的苍白的扭歪的面孔。

“你说什么话？我爱他！我为什么不爱他呢？我要恨他，但我必须爱他；因为他在‘最后的晚餐’中所成就的，没有人了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如我这般了解，我却是他的最切齿的仇人啊！”他又佯笑起来。“但是人的心不是很奇怪的么？我们既然牵涉到这样远，那么我就告诉你实话，卓梵尼。我却是恨他的，我恨他比那时还更利害些。”

“为什么呢？”

“倘若只是因为我要有我自己的个性呢？你听到么？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愿只做他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脚指头！雷翁那图的徒弟都是些鸡雏在老鹰案内。科学的规则，量颜料的小调羹，以及什么鼻子表格，——马可喜欢，就让他喜欢去罢！……我却要知道，雷翁那图着是事事都依照他自己定下的规则，他如何能够创造救世主的面容！哦，当然，他教我们，他的鸡雏们，如何照老鹰的样子飞翔，——出于他的好心，因为他怜悯我们，好象怜悯他的看家狗养下的那些瞎眼小狗，或者他的那只跛马，或者他陪伴去刑场为的看脸上筋肉抽动的那些罪犯，或者秋天时那些翅膀冰僵的蟋蟀。他象太阳一样，把他的用之不尽的恩惠也赐予我们。……不过你知道，朋友，各人有各人的嗜好的！有些人甘心做那冰僵的蟋蟀，或者一条毛虫，师父象圣方济谷一般，从地下捡起来，放在青叶子上，免得给过路的人践踏死了。但另有些人，……你知道，卓梵尼，譬如是我罢，我宁愿他干干脆脆把我踏死，无须乎假惺惺的……”

“凯撒！”卓梵尼喊起来。“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开他呢？……”

“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离开他呢？你象一只飞蛾，已经给烛火烧焦翅膀了，还要飞进火焰里去。我也许要在同一个火里烧死的。然而，天晓得？我还有一种希望……”

“什么希望？”

“唉，一种不相干的，也许狂妄的希望。虽然如此，我仍旧设想：倘若另有一人出来，不象他，却与他同等，——不是佩鲁基诺，不是波果农（38），不是菩提色利，也不是大曼特雅（39）。我知道师父的价值，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的，——而是一个完全未知名的人物！我只愿见一见另一个人的光荣，只愿向雷翁那图先生表示：一个蒙他的恩没有给他踏死的虫豸如我，居然能够去崇拜别人，能够伤犯他，——因为他虽然蒙着羔羊的外皮，虽然

怜悯一切，宽恕一切，他的内心仍然蕴藏着魔鬼的骄傲！……”

凯撒活没有说完，就停住了。卓梵尼觉得，凯撒用着颤抖的手来握他的手。

“我知道，”以后凯撒用完全不同的，几乎腼腆的恳祈的声音说，“我知道，这决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谁对你说：我爱他？……”

“他自己。”贝尔特拉非奥回答。

“他自己？哦，哦！”凯撒说，说不出地错愕。“那么他以为……”

他的声音窒息了。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大家忽然明白：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各自思想和痛苦都应付不暇了。

一到岔路口，两人就分手了，没有告别，一声不响地。

卓梵尼踉踉跄跄地走他的路，低垂着头，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走向哪里去，——在笔直的长运河岸上光秃的落叶松树中间荒凉地方走，运河里面静止的沉重的铁一般黑的水，没有反映一颗星光，——他带着僵硬的纷乱的眼光反覆着：

“‘双身人’！……‘双身人’！……”一四九九年三月初，公爵的会计官完全出人意外地支付给雷翁那图以积欠了两年的薪俸。

那时流行一种传说：穆罗听到威尼斯教皇和法兰西国王订立了反对他的三角同盟的消息，吓得很利害，他决定法国大军一攻进伦巴底来的时候，他就要逃往德国，到皇帝的宫廷去。为着保证逃亡期间臣民能忠实于他起见，他于是减低了租税，还清了欠款，而且赠送许多礼品给他的近臣。不久之后，雷翁那图得到了公爵的一件恩赐。赐书中这样说：

“罗督维科·马利亚·司伏萨，米兰国公爵，将前属于维塞里拿门外圣维多修道院之产业共土地十六亚克及葡萄园一座，惕赠于著名艺术家佛罗棱斯人雷翁那图，达·芬奇。”

艺术家准备向公爵谢恩去。接见时间约定在黄昏的时候，但雷翁那图直等到深夜才得见面，因为穆罗事情忙得很。他整个白天都消磨于同会计和秘书谈话，审查军需，兵械，大炮，火药等数目单；他置身在无穷无尽的欺骗和背叛网子里面，解开旧的结而系下新的结，——在这网子中，若是他可以做主的，象蜘蛛一样，那他是高兴的，但现在他觉得倒象是陷入蛛网的苍蝇了。

国家大事办完以后，公爵便走到布拉曼特走廊去，这走廊靠在米兰宫殿一条壕沟旁边。夜是寂静的。有时可以听到喇叭声音，卫兵的拖长的呼唤，以及吊桥上生锈的铁索的震响。

侍童里恰德托拿来两枝蜡炬，插在墙上铁烛台里面，此外还端给公爵一个金盘，盘内盛着切碎的面包。由于火光所引诱，几只白天鹅从一个角里出来，在壕沟的黝黑水面上游了过来。公爵倚着栏杆，丢下小块面包到水里去，看着天鹅如何捡起来吃，如何无声无息地用胸膛冲破水面。这些天鹅是过世的贝特丽采的姊姊伯爵夫人厄斯忒之伊萨伯拉所赠送的；这是曼士亚明楚河（40）平静的港汊出产的动物，这一带富于芦苇和垂柳，自古以来就有好多的天鹅生活着。

穆罗一向喜欢天鹅，最近特别地关心它们，每天晚上都要亲手喂它们。

这是办理国家大事，忙于政治，战争，自己的和别人的阴谋苦心焦思之后，他的唯一的休憩。天鹅使他回忆到他的童年时代，——那时他也曾在维哲梵诺幽静的盖满绿萍的池塘之上亲喂天鹅。

但这里，在米兰宫殿壕沟之内，夹杂在炮眼，高塔，火药库，子弹堆和大炮管子里头，在月光底下淡蓝银色烟雾当中，他觉得这些幽静的纯洁的白水鸟比平时更加好看些。天鹅底下映出一重天空，水面几乎是辨不清楚的；天鹅轻轻地摇摆着，在水面上滑过，四面八方都给星星包围着，很神秘的同幽灵一般，夹在两个天空中间，——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天空，——对这两个天空同时是隔远而又接近的。

公爵背后一个小门响了；那位侍从普斯忒辣探头出来。

他恭恭敬敬行了一个鞠躬礼，便走到穆罗身边，呈给他一张纸头。

“什么东西？”公爵问。

“库藏官波贡绰·卜塔先生交来的，——是一张军械，子弹和火药的数目单。他说十分抱歉，此时还来搅扰殿下，但是开往摩塔拉的运货车天亮时就要出发了……”

穆罗抓起纸头，揉成一团，丢到地下去：

“我同你说过好多次了，叫你晚饭以后不要再拿国事来麻烦我！我的天，我相信，不久，人家夜里也不让我安眠的！……”

侍从鞠躬倒退到门口去，一面喃喃几个字，声音很低，公爵若是不喜欢，就可以当作没听见的：

“雷翁那图先生，……”

“哦，对啦，雷翁那图。你为什么早不提醒我呢？让他进来罢。”

以后他又把脸转向他的天鹅去，心里想道：

“雷翁那图不会搅扰我的。”

穆罗的肿胀的黄面孔，连着两片纤细的，狡猾而凶险的嘴唇，现出了一种善意的微笑。艺术家走进走廊里的时候，公爵就用看他的天鹅时那种微笑来迎接他，一面还不停地丢面包块到水里去。雷翁那图要跪下去，公爵阻止他，并吻着他的额头。

“欢迎，欢迎！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你好么，我的朋友？”“我必须向殿下谢恩……”

“算了罢！这一点哪能酬谢你呢？只须给我时间，我还要按用你的功绩赏赐你的。”

以后他就同艺术家闲谈起来，问他近来的工作，发明和计划，尤其关于公爵所认为最不可能的和最近于神话的东西，关于潜水钟，滑水鞋和人类飞翼。但雷翁那图一提到当前事情时候，譬如宫殿的设防，马特散那运河的开凿，纪念像的铸造等，——公爵便扮起厌烦而无聊的面孔，中止了谈话。

公爵忽然沉入于深思状态，近来他时常如此的；他默无一语，垂下头来，现出了离群返己的神气，好象完全忘记他的客人了。

雷翁那图向公爵告辞。

“好，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公爵心不在乎地向他点点头。可是当艺术家已经走到门口时，公爵又喊住他，走到他身边，双手放在他肩头之上用着一种忧愁的眼光深深看进他的眼睛去。

“前途珍重！”公爵说，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前途珍重，我的雷翁那图！谁知道，我们两人还能再见一面么？……”

“殿下要离开我们么？”

穆罗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

“是的，我的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我们聚首一处有十六个年头长久了，由你的方面我只有得到好处，而你大概也未曾从我得到什么坏处的！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罢：千百年之后，人家提到雷翁那图的名字时，也会好意想到穆罗公爵的。”

艺术家本来不喜欢什么感情激动的场面的，碰到这种必须说几句客气话的机会，他也只能够说这么两句：“我希望能有好多条生命，一齐都替殿下办事……”“我相信你的话，”穆罗说。“你将来有个时候也要想起我的，而且要怜悯我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便高声呜咽起来，用力拥抱雷翁那图并吻着他：

“好，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雷翁那图走了以后，穆罗还在走廊内坐了很久，玩赏他的那些天鹅。他的心里发生一种感情，非言语所能表达的。他觉得，雷翁那图混杂在他的暧昧的也许有罪过的生活里面，就好象这些白天鹅游泳在米兰宫殿壕沟的黑水之上，夹杂在炮眼，高塔，火药库，子弹堆和大炮管子中间，——同样地无用而美丽，同样地纯洁而童贞。

惟有将烬的火炬慢慢滴下来的蜡泪，打破深夜的寂静。蜡炬的淡红色光辉与浅蓝的月光融成一片，那些天鹅梦一般神秘地给星星包围着，同幽灵一般夹在两个天空中间，——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天空，——对这两个天空同时是隔远而又接近的，它们轻轻地摇摆着，跟着底下它们的“彼身”在暗黑的水面滑溜而过。

虽然夜很深了，雷翁那图从官里出来之后，还要到圣方济谷修道院去，他的徒弟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正在那里养病。四个月之前，同凯撒谈论两幅基督面容以后不久，卓梵尼便害起一种热病了。

这是一四九八年十二月末某天，卓梵尼去探访他从前的师父本涅德托修士，在那里遇见一位从佛罗棱斯来的客人，多米尼会修士巴果罗师兄。由于本涅德托和卓梵尼两人请求，巴果罗修士便给他们讲述萨逢拿罗拉死时的情况。

死刑定在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早晨九点钟执行。刑场设在旧宫前面执政府广场，即是当初焚烧“虚荣品”和举行“火试”的地方。一条临时搭成的长木桥的尽头叠起一个柴堆，柴堆上面耸立一个绞刑架，——一根粗大木柱插在地内，上面连着一根横木，三条绳圈和铁链挂在横木之上。无论木匠装置这根横木时，如何努力去缩短它或延长它，这绞刑架看来总好象是十字架的样子。

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同“火试”那日一样多，广场上人头攒动，窗子，阳台，以及屋顶都充满了人。

死囚从官门走出来了：季罗拉漠·萨逢拿罗拉，多米尼哥·本维奇诺和雪尔卫斯特罗·马鲁飞。他们在那条长桥上走了几步，就立在教皇亚历山大第六特派来的魏松主教的公案前面。主教站起来，握着季罗拉漠的手，用着吞吞吐吐的声音宣读开革教籍文书。他不敢抬起眼来，萨逢拿罗拉却直盯着他的面孔。开革文书最后两句话，他读错了：“separo te abEccleSiamilitante atque triumphante，——我驱逐你离开这在争斗的和在胜利的教会。”

“*militante, non triumpante; hoc enim tuum non est*, ——在争斗的，但不是在胜利的，因为这不属于你的权力之内。”萨逢拿罗拉纠正他。

人们将死囚的衣服脱了，只留下衬裤没有脱，叫他们向前走去。他们还须停住两次，一次在教廷委员们的公案前面，听着宗教法庭的判决书，另一次则在“弗罗棱斯共和国八人委员会”的公案前面，听着奉民众名义的死刑宣告。

走到桥尽头时，雪尔卫斯特罗修士踉跄一下，几乎跌倒了，多米尼哥和萨逢拿罗拉也跟着踉跄起来。事后知道，原来是街上的顽童，从前在“圣军”里充当小检查员的，躲在桥底下，用削尖的棍子从木板缝里刺上来，为的刺伤这些走上绞刑台的人们的脚板。

那个痴呆的雪尔卫斯特罗·马鲁飞修士应当第一个上吊的。他带着疯癫的面相，好象不知道来此做什么的样子，走上了梯子。刽子手将绳圈套住他的颈项时，他双手攀着梯子，抬头望天，呼喊道：

“主呵，把我的灵魂交到你手！”

然后，忽然象明白的人一样，一点不怕，也不用刽子手帮助，从梯子上跳下来。

多米尼哥修士很快活，不耐烦地等待着轮到他，双脚轮流跳踏着。人家向他做个手势时，他急忙走到绞刑架来，面上堆下了笑容，好象他一溜烟就要升上天堂去似地。

雪尔卫斯特罗底尸首悬挂在横木的一边，多米尼哥的，则悬挂在另一边。中间的地位等待着萨逢拿罗拉。他走上梯子，然后站住对底下看，眼光向群众瞟了一下。忽然寂静下来，恰象他在圣玛丽亚大教堂说教时那般的悄静无声。可是当他将头套入绳圈去的时候，有人喊道：

“显一个奇迹罢，先知！”

没有人懂得：这话是讥讽呢，还是疯狂信仰的一种叫喊。

刽子手把他踢下梯子。

一个老年工匠带着温和的虔诚的面孔，已经在柴堆下守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当萨逢拿罗拉悬挂起来时，他便赶快画了一个十字，将他的燃点着的火炬插进柴堆下面去，口中念着萨逢拿罗拉当初焚烧“虚荣品”柴堆时所念的话：

“奉圣父，圣子和圣神之名！”

火焰烧得很高，但风把它吹向旁边去。群众骚动起来，互相拥挤着，吓得奔跑了。听见呼喊：

“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个奇迹！火烧不着他们的！”

风止了，火焰又高烧起来了，烧到了死尸。捆绑季罗拉谟双手的绳子给火烧焦了，断了，手放松了，垂下来，好象在火里动着。好多人觉得好象萨逢拿罗拉最后一次给民众祝福。

柴火熄灭以后，只有烧焦的骨头和肉块挂在铁链上时，萨逢拿罗拉的徒弟们拥挤到绞刑架去，要去收拾殉道者们的骨烬。但保卫团把他们赶开把残余骨肉装在一个小车上，车向旧桥去，要从那里倾下河内。但半路上那些“哭党”居然偷到了一点灰，还有一部分所谓萨逢拿罗拉的没有烧去的心……

巴果罗修士讲完以后，拿一件这种尸灰做的法物给听讲的人看。本涅德托修士拿起来，吻了很长久，而且用他的眼泪沾湿了它。

以后，这两个修士便做晚祷去了。卓梵尼一个人留着。

他们回来时，看见他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下一架耶稣钉十字架像前面。他的僵硬的指头还紧握着那件法物。

卓梵尼陷在不生不死的状态，足有三个月之久。本涅德托修士没有片刻离开他。更深夜静在病人床头坐着，倾听他胡言乱语时，这位善心的修士时常惊吓起来。

卓梵尼幻想着萨逢拿罗拉，雷翁那图，以及那幅圣母像，她用指头在荒漠沙上画着几何图形，教小耶稣以永恒的必然性的法则。

“你祈祷什么呢？”病人在说不出的痛苦当中时常反反复复这样说。“你不知道没有奇迹么？不知道这杯不能从你面前撤去么，恰象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而不会成为别的样子？”

还有一个异象使他苦痛。两个完全不同的，然而象“双身人”一样酷肖的基督面容：一个充满了人类的悲痛，懦弱——那在橄榄山上祈求奇迹的人的面容；另一个则是可怕的，陌生的，那个全能者，全知者的面容，那个成了肉身的“道”，一切运动事物之最初推动者。二者好象两个永远面对面互相决斗的敌手。卓梵尼仔细看他们的时候，那个谦逊者，悲痛者的面容，就渐渐昏暗了，模糊了，变成雷翁那图当初替萨逢拿罗拉写照的那个鬼怪，——而且指责着他的“彼身”，称之为“敌基督者”……

本涅德托修士救了贝尔特拉非奥的生命。一四九九年六月初，卓梵尼已经相当恢复健康能够走路的时候，不管这位善心的修士如何恳求和警告，他仍旧回到雷翁那图的工场去。

同年七月底，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的大军，在鄂比义，卢森堡之路易和仗·查谷漠·特里武佐（41）的统率底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攻进伦巴底来了。

克利斯朵夫·哥伦布 Christophorus Columbus，一四四六——一五〇六——他于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

里斯本 Lissabon——葡萄牙首都。

棕树星期日——每年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当年耶稣于是日进耶路撒冷，据《约翰福音》说，是日好多人手拿棕树枝出城迎接他。

塞维拉 Sevilla——在西班牙南方。

发斯哥·达·甘马 Vasco da Gama，一四五〇——五二四——周游世界之第一人。

阿佐尔群岛 die Azorische Inseln——在大西洋中，共有九岛。

以赛亚 Jesaja《旧约》的一位先知，这预言见《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二十二节。

俄斐 Ophir 古代犹太人传说产金子的地方，见《列王纪上》第九章第二十八节。

“不可试探主……”——见《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又见《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

“你们若有信心……”——见《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

（11）“你们要将能力……”——见《诗篇》第六十八第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

（12）和散那！和散那！……”——见《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按这是耶稣进那路撒冷时，民众欢迎他的话。

（13）萨逢拿罗拉之塌台——马嘉维利在所著的《君主论》中，论到这件事，他认

为萨逢拿罗拉之失败在于没有武装。当群众开始对他不信任时，他没有办法来保护他的信徒们，也没有办法来强迫不信他的人信他。他是个拙劣的政治家，他所开始的道路不能彻底走下去。

- (14) 路易十二 Louis XII, 一四六二——五一五。
- (15) 里克列 Perikles——纪元前五世纪时雅典政治家，当时希腊文化最为发达。
- (16) 厄拍米农达 Epaminondas——纪元前四世纪底比斯大将。
- (17) 西庇阿 Scipio——纪元前二世纪罗马执政。
- (18) 加图 Cato——纪元前二世纪罗马政治家。
- (19) 梅成 Mäcenas——罗马骑士，亚古士督凯撒之亲信，死于纪元前八年。
- (20) 提多 Titus——罗马皇帝，在位七九——八一年。
- (21) 托比亚 Tobias——《旧约》伪经《托比亚书》人物。
- (22) 路加·巴楚里 Luca Paccioli——意大利数学家，约生于一四四五年。
- (23) 欧几里 Euklid——纪元前三世纪希腊几何学家。
- (24) 直布罗陀 Gibraltar——地中海流入大西洋之海峡。
- (25) 托阉堪那 Toscana——意大利中部，佛罗棱斯城即在此区域内。
- (26) 毕孟 Plcment——意大利东北部。
- (17) 老卜里尼 Plinius der Aiterer——罗马学者，死于公元七九年。
- (28) 卜洛丁 Plotin——新柏拉图派哲学大师，死于二七〇年。
- (29) 巴达沙·卡斯蕾容尼 Boldassare Castiglioni. 一四七八——五二九——当时一个有名的作家。
- (30) 自士 Cajlis Marliis, 纪元前一五七——八六——罗马大将，建立几次大战功。
- (31) 受难日星期五——耶稣钉十字架之日。
- (32) “惧怕的人……”——见《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 (33) 亚赫龙河 der Acheron——希腊神话，冥间之河名。
- (34) “太初有道……”——见《约翰福音》第一章。
- (35) “我已经胜了世界”——见《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
- (36) “我与父原为一”——见《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 (37) “公义的父呵……”——见《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五节和第二十六节。
- (38) 波果农 Borgognone, 一名 Ambrogio da Fossano, 一四六〇——一五二四。
- (39) 曼特雅 Andrea Mantegna, 一四三——五〇六。
- (40) 明楚河 MIncio——波河的一个支流。
- (41) 仗·查谷谟·特里武佐 Gian Giacomo Trivulzio, 一四四八——五一八。

